大清王朝三雄

一代忠烈左宗棠

熊 诚/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王朝三雄/熊诚著. — 兰州 :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3.2

ISBN 7-80608-768-0

I. 大... II. 熊...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6316 号

责任编辑 : 管卫中

封面设计 : 龙 龙

版式设计 : 赵 兵

大清王朝三雄

熊 诚/著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社 址 :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

邮 政 编 码 : 730030

电 话 : (0931)8454246

印 制 :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

地 址 : 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

邮 政 编 码 : 101314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 620 千

印 张 : 36

版 次 :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1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608-768-0

定价(全三册) : 79.80 元(单册定价 26.60 元)

前 言

左宗棠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这位文人出身的军事家以铮铮铁骨和天赋才能担起了匡复社稷的重任，为暮气沉沉的清廷带来一线生机，可以说他以其英雄品格创造了一段历史。

—

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左宗棠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他是在福州北门六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他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这大厦还能维持多久？

接到丧折后，慈禧太后的心情是复杂的。“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言犹在耳，可左宗棠走了。走了也好，这个汉人太强硬，太无拘束，甚至在万寿圣节也不参加行礼，但态度是要表的，要不然还会有谁去为朝廷卖命呢？于是诏谕追恩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

就在慈禧太后下达诏谕后的一个夜晚，福州暴雨倾盆，忽听一声劈雷，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

而城下居民安然无恙。老百姓说，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

左宗棠死了，左公行辕标着“肃静”、“回避”字样的灯笼，已被罩以白纱的长明灯代替，沉重的死亡气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盏盏白灯，宣告着时代强音的终结。这是一个奋起抗争、抵御外侮的时代，左宗棠是中流砥柱。而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的左宗棠，这个风光了半生的男人，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法国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攻占台湾岛，他们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式，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雄狮子。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个个是狮子，而一群狮子被一头羊领着，个个就成了羊。左宗棠一死，便群龙无首了。

英国人松了一口气。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有“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左宗棠发现了，下令侍卫将其立即捣毁并没收公园、逮捕人犯。端坐在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中的左宗棠，身穿黄马褂，头戴宝石顶戴，三眼花翎，手执鹅扇，面容饱满，威严无比。只要他进入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了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左宗棠死了，就不需要对中国人那么恭谨有加了。

俄国人松了一口气。左宗棠把他们从新疆赶走，把他们侵占的伊犁收回。他甚至用兵车运着棺木，将肃州行营前移几百公里于哈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准备与俄军决一

死战。左宗棠一死，中国再没有硬骨头了。

李鸿章松了一口气。一个月前，他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左宗棠领衔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千古骂名”。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弄得李二先生狼狈不堪，李鸿章恼怒这个湘人不懂中国国情。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杀鸡给猴看，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将他们充军流放。左宗棠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眼看就要翻过案来，左宗棠死了，好了，一了百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躲在京城的李鸿章面对这个与自己争斗了三十多年的政敌的死亡，终于松了口气。他再也不用顾忌，可以放肆地弓着腰在世界列强面前周旋，抖抖索索地在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了。

死，对于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活着的人，是一种绝望的痛苦。大清的中兴重臣，林则徐、曾国藩……一个一个地死了，茫茫九州，哪里还听到复兴的呐喊？大清气数尽了。

也好。左宗棠死了。有人幸灾乐祸，躲在阴暗角落里窃笑不止，反证了死者的强盛——他触犯一些人的私利。你要保家卫国，他要攻城掠地，而有的同僚甘愿当亡国奴，堂堂中华民族只剩下这强者的呐喊，他们怎么不会惧怕他呢？中国历史上，有谁像左宗棠一样所向披靡，铁腕收复大片国土？苏武饮血茹毛，威武不屈；张骞关山万里，沟通西域；班超投笔从

戎，西戎不敢过天山；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史可法慷慨殉国，魂傍梅花……他们留下的仅仅是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是仰天长啸的悲壮，是可歌可泣的精神，让后人无限的敬仰和吹嘘，而没有谁比得过左宗棠，给后人收复六分之一的大好河山，留下任我驰骋的广袤疆场。

于是历史有了定论：左宗棠乃千古一人。

二

左宗棠是时代造就的英雄。在那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大清有了指点江山的豪情，没有了秋风扫落叶般的暮气，在没有他之前，大清帝国像一个垂暮的老人，靠药物在维持生命的延续。

左宗棠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道光六年（1826），15岁的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道光九年，18岁的左宗棠开始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这些书讲的是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的学问。正是这些不算是正统的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础。道光十二年，左宗棠以监生身份参加湖南乡试，中第18名。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左宗棠最初的心态是复杂的、迷离的。他后来说，“读书当为经

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他没有在悲观中走向人生的沉沦，没有像有些酸酸的文人一样从此寄情山水，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生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

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三十年后的同治五年三月，左宗棠在福州寓所为儿女写家训时，也是写的这副联语。

1838年，左宗棠取道江苏南京，谒见赫赫有名的老乡陶澍，陶澍是连任了十年的两江总督，是当时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陶澍对左宗棠的到来，显得格外热诚，他们有过一段缘分。

那是一年前的春天，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幅对联让他怦然心动：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幅对联，表达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走进公馆，迎面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

一县好山为公立，

两度涿水俟君清。

意思是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我的知己！这位 60 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

左宗棠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时任涿江书院山长。陶澍决定推迟归期，与素昧平生的左宗棠彻底长谈，共议时政。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公爱才，欣然答应了。

于是，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陶澍甚至以一代名人之尊，提出要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惟一儿子，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左宗棠正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军国大事，开始了解外夷的船坚炮利与世界大势。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朝廷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左宗棠开始初试锋芒。以至几年后的 1849 年，民族英雄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老家读书的左宗棠。

去见林则徐是在夜里。37 岁的左宗棠行色匆匆，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水中。林则徐笑曰：“这就是你的见面礼？”

林则徐一见他，混沌的眼睛顿时一亮，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可以托付终身大事的人找到了。他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了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

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年逾花甲的林则徐是用滴血的心说这段话的，好比临终托孤，后来左宗棠征战新疆，带的就是林则徐绘制的地图。此刻，左宗棠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暗暗立下誓言，决不负重托！临别，林则徐还写了一幅对联相赠：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这是传世名言，左宗棠将这对联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时时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林公，愧对知己。回福建后，林则徐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

左宗棠的名字引起了京城的注意。

三

左宗棠是一个孤独的人，真有些“世人皆醉我独醒”。面对山河破碎，为什么总有那么多“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人？康乾盛世，那威武雄壮的号角，那扣人心弦的马蹄，那冠盖如云的排场，那翠华摇曳的仪仗，已是昨日辉煌。一个王朝的开始，总是群英聚会，大气磅礴。到后来，没有了征战，没有了拼杀，没有了锐气，皇宫就渐渐滋生享乐和荒淫，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后宫女人怀里长大的爱新觉罗子孙，志短才薄，一付弱骨，哪里谈得上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他们在重复前朝衰弱的历史。

左宗棠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看得远，在大众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他走得太快，常常环顾四周却发现空无一人；他想得太深，冥思苦想之至旁人难以企及。比如，左宗棠希望能够阻止国破家亡的悲剧发生，他要抗争。别人可不是这种心态。虽然这国家已经病入膏肓，巍峨的皇宫摇摇欲坠，四面寒凉。皇上没有强健心态，尽管他试图振作；朝中的大臣七嘴八舌，争权夺利。左宗棠想，这国家也不是满族人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是我中华民族的。无论民族的苦难是如何深重，国家的处境是如何困窘，他的心应当也只能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因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这个民族的热血。现在既然是满人统治，保卫朝廷，就是保卫国家。怀着这种传统心态，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邀请，决定出山辅政，入巡抚衙门主幕戎机。

咸丰九年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写了一道奏疏，其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潘祖荫是吴县才子，后来官至刑部尚书。他的两句话，让左宗棠的名字一夜传遍全国。此时，左宗棠正做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潘将一个无官无职的幕僚的作用看得这么重要，这么高，身系国家安危，决不敢夸大其词。几年后，左宗棠果真迭建奇功，成了大众心目中的英雄了！

有本事的人大多生性傲岸，瞧不起平庸的人。永州镇总兵樊燮到巡抚衙门办事，左宗棠给他冷板凳，还用言语嘲讽他，樊燮哪里受过这窝囊气，一状告到京城，说左宗棠是“劣幕”。

咸丰帝也很气愤，下令要湖广总督官文处理此事，若属实则将左宗棠就地正法。官文窃笑，樊燮告状是他的一手策划。这个满州权贵，早就想杀鸡给猴看，杀了“劣幕”的左宗棠，可以借此打击日益强大的汉人势力。此时，国家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奇变，西方列强的洋枪炮在瞄准中国，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而无能妒贤的小人，却还在搞内耗，躲在密室进行阴谋暗算。

总有些正义的力量。保荐左宗棠的人很多。早在道光末年，咸丰初年，陶澍、林则徐、胡林翼、贺长龄、郭嵩焘等就曾上疏举荐左宗棠才可大用。潘祖荫说，个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湘勇保住了本省，还支援了湖北、广西、贵州，所向无不捷，固然是骆秉章调度有方，实则由左宗棠运筹决策。如果左宗棠走了，湖南就会垮台，东南大局也就完了。

咸丰帝终于心动，赦免了左宗棠。已是暮气沉沉的朝廷，多么希望有一点阳刚之气！

四

新疆告急！

乾隆时代，清军平定西域大小和卓叛乱，收复全部土地，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把西域命名为新疆。新疆其实一点儿都不新，这是一片自汉代就属我国的神圣领土。同治六年（1867年），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宣布脱离清廷。俄国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

瓜分西北。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消失了。

十年后的一日早朝，权倾朝野的三朝重臣李鸿章向慈禧太后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63岁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说话了：“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

左宗棠铮铮铁骨：“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数十年来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交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馀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徒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在左宗棠看来，“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倘若一枪不发，将万里腴疆拱手给别人，岂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民族情感在左宗棠心里最为浓烈，最为深刻，当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到来之际，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为和平而战，为捍卫民族的光荣而战，直至最后胜利。

看起来是“海防”与“塞防”的分歧，是两个人的辩论，

两种思维方式的争执，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对滚滚硝烟笼盖的天山南北，一个是要坚决扑灭硝烟、平息浩劫；一个是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李鸿章有一批支持者，自从独掌淮军，平定捻军功居第一后，历任湖广、直隶总督，官拜文华殿大学士，他是安徽合肥人，而左宗棠是湖南人。李鸿章在眼里看不起这个湖南人，认为他三试不第，要想入阁拜相是不可能的事情，左宗棠不介意，在同治十三年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向皇帝写奏章，准备赴京参加殿试，已是陕甘总督的一品大员，怎么可能去参加当官晋级的入门考试呢？两宫皇太后聪明，马上下道谕旨：特升东阁拜为东阁大学士。李鸿章闻讯丧气，无奈之下还要写信祝贺。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坚毅不拔之人，江淮平原，水乡曲港，则人性柔和，其间也不乏圆滑怕死之辈；李鸿章属于后一种人。他说的话，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他以“海防”重于“塞防”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实在骇人听闻。生命一旦失去了民族感，就会在一瞬间变得卑贱起来，而无论物质上是如何殷实和富足，地位是如何高贵和显赫。虽然李鸿章后来热心洋务，以图自强，后人有过一些赞誉，但在收复新疆问题上的态度，伤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于是他成了卑贱的代名词。

快快擂响收复新疆的战鼓吧！中华民族已经忍无可忍了，在民族利益上的一味退缩，怎么可能获得和平与安宁？比如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滥杀无辜，向洋人屈膝讨好，换来的是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左宗棠拍案而起，“中国有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类！”为此与曾国藩失和，他主张用战争换

和平，用战争维护国家的统一。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强硬主张，终于得到了两宫皇太后的首肯。在朝廷看来，危急关头，更能显示忠臣良将爱国的热忱，考验出他们的赤胆忠心。

没有风，没有月，没有人送行，左宗棠是在一天夜里出京的，慈禧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他要去兰州作出征的准备。这个刚毅、坚韧、雄心未老的湖南汉子，面对内忧外患，且“兵疲、饷绌、粮乏、运艰”，他信心百倍。“六十许人，岂尚有贪功之念？所以力承担者，此心想能见之。”他带着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背负着千万中国人的重托，心胸燃烧着正义的烈火，他将要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

撤换了一批骄横荒淫的满州军官，整训了队伍，左宗棠率领六万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了，这是光绪二年（1876）春天，总督府响起了三声炮响，左宗棠的队伍一路西行，浩浩荡荡。这是一条官道，车辚辚，马萧萧，汉唐以来，多少人在这里长途跋涉，远赴绝域，开辟了今天的疆域，祖宗遗业，岂能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丢掉？

左宗棠是真正的军事家，一是因为自身的天赋才能；二是大战场下与之对阵的大体上是处于同层次的对手；三是收复新疆的石破天惊的功业。当年在长沙，翼王石达开最大的遗憾是放走了偶遇的左宗棠，惊呼放虎归山，他日与太平军对阵的必定会是此人，后来果不出所料。左宗棠指挥部队与太平军、回军、捻军作战，双方的强悍使战争和品格相当不俗。姑且不去评价这些大战胜负的意义，单从进行战争的地域，从两湖到两广，从淮南到淮北，数万大军互相对峙，这样壮阔的舞台堪称

战争史上的奇观。那战斗何等惨烈，马蹄击溅，金属碰撞，喷射的热血染成漫天彩虹。多少次化险为夷，左宗棠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投入战斗。他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强者，是善于扼住命运咽喉的伟丈夫。他从司令部的参谋做起，在万锋箭矢间逐步成为叱咤风云的统帅。

收复新疆的战争没有退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下，猎猎长风卷起大纛。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决胜负，这是一场维护民族尊严的战争。征战的将士情绪高昂，出奇制胜。这是为祖国的统一和完整而战，于是冷血变得沸腾，怯懦变成了红眼的怒狮。左宗棠引以为自豪，湖湘子弟在血雨腥风中冲锋陷阵，在追求和捍卫战争精神，实际上也是在重塑自己的民族精神。

一年后，新疆全境收复。这是晚清历史最扬眉吐气的一件大事，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

左宗棠藉此进入了中国历史上伟大民族英雄的序列。

五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最辉煌的是收复六分之一的国土，这是他个人的荣耀和骄傲，更是国家之福，浙江巡抚、左宗棠的老友杨昌^唵在清廷恢复新疆建省后到西域，所到之处，杨柳成荫，鸟鸣枝头，人来车往，当即吟出一首《恭诵左公西行甘棠》：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与唐代诗人王之涣慷慨悲凉的“春风不度玉门关”相映照，玉门关外，何止杨柳撩起的春意呢？我上小学时就读过这首诗，小小心田，对英雄无限景仰。后来我去新疆，在昭忠祠见到左宗棠题写的集唐句门联：

日暮乡关何处是，
古来征战几人还。

我知道，我的这位老乡自从请纓西征，白发临边，就没有打算过还乡的，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抒发了这样的抱负：“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折，岂可避难就易哉！”他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纵然是万丈深渊，也百折不回。宁愿马革裹尸。一个人一旦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他就荣辱皆亡，名利皆亡，他的人格就伟大了，左宗棠创造的激动人心的业绩，提示了生命的大义，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左宗棠本是一个文人，然而却是一个为政治而活的文人，戎马倥偬间，留下了不少的对联和诗章，忧国忧民之情，读来荡气回肠。左宗棠是一个官吏，然而却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官吏。他的官当得够大的了，从一个布衣到一品大员，威风八面。假如他拿着俸禄，鱼肉百姓，或者换一种活法，那么，中国历史就会少了一个民族英雄，我们今天可能会站在历史的彼

岸叹息祖国的河山残缺。

一个民族成员的人格不仅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品格与精神风貌，而且直接影响到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与其说破碎山河成就了左宗棠的功名，不如说是左宗棠创造了这一段历史。第一次赴京会试，二十二岁的左宗棠就打量西北，关注新疆的置省与屯垦。

他写诗说：

两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砂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收复新疆了，左宗棠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在林公像前默默悼念，他没有忘记完成这一使命是林公当年的嘱咐和期待，他甚至以陶澍、林则徐的继承者自居，在陶林二公祠写对联：

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
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正是这位注重于经世致用而不是娴熟八股的人，担当起了匡复社稷主权的重任。左宗棠的历史存在，深邃地透视出民族之魂。左宗棠精神、左宗棠人格，典型又真切地体现了中国传

统文人精神的精髓。可以说，左宗棠以他全部的生命塑造了传统文人的精神典范。

我们深情地呼唤左宗棠，呼唤他的忠烈品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都实在太需要英雄品格的净化。

作 者

2002 年 11 月

目 录

第一章 宗棠深夜诞生，疑是牵牛降世 (1)

余夫人 38 岁生下一个肚脐硕大的儿子，当晚，杨老夫人梦见牵牛星从天而降，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在屋外徘徊良久的左观澜看到产房里一片白光。

第二章 经历苦难童年，更显少年英才 (24)

几乎每一个见过左宗棠的人都认为他必成大器，不到 10 岁的左宗棠每一言论往往让父兄辈瞠目结舌。游方大夫的一番话让 10 岁的左宗棠不以为然，却把左观澜惊出一身冷汗。

第三章 年少父母俱丧，中举喜报而悲 (34)

县试、府试连战连捷，左宗棠还没来得及体味其中的幸福，父母双丧立刻把他抛入谷底，除了左宗棠，几乎每个人都想到游方丈夫的预言。

第四章 无奈只掌教鞭，意外一攀丹桂 (41)

左宗棠的卷子生生被从小山一样的遗卷中挑抉出来，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皇恩浩荡。

第五章 登船拜见林公，湘江沅夜畅谈 (65)

不管他愿不愿意，左宗棠作了“倒插门”，他怎么也想不到，和温娴柔美的妻子相伴而来的，竟是在翁家一住九年。

第六章 中年身处乱世，位卑不忘忧国 (82)

三次进京，三次铩羽而归，左宗棠疑心今生要终老于农桑之间了。

第七章 伯乐举荐何用，无奈屈居人后 (106)

左宗棠不乏封疆大吏的赏识，但一纸功名，却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夜深更长，纵横啸傲间，他突然发现，耳边出现几茎斑白的须发.....

第八章 辅佐中丞有功，深得国藩赏识 (130)

长沙舟中，林则徐忽然起身指向窗外：“宗棠，那边岳麓山头，两颗将星比翼生辉，莫非是足下和我吗！”

第九章 幕府充满戎机，主政尽显才华 (155)

太平军兵劫江南，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挥兵横扫江浙皖湘的，竟然是个 40 多岁的农夫。

第十章 为办福州船政，缓赴陕甘就任…………… (180)

飞骑接二连三地驰入大营，骆秉章眉头渐解，突然，他起身向端坐在一旁的左宗棠长躬一拜：“左兄真神也！”左宗棠沉默良久，欣然大笑。

第十一章 五十上阵督师，西域把酒临风…………… (205)

十年生聚，当左宗棠头顶闽浙两省总督顶戴时，已经是半百之人了。把酒临风，左宗棠第一次老泪纵横。

第十二章 奉命署理伊犁，举国名声显赫…………… (230)

李鸿章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是他的北洋水师要员居然不得不由左宗棠的学生、部下担任。

第十三章 转战甘肃四境，西征平定叛乱…………… (254)

在甘肃境内，左宗棠遭遇劲敌，连失大将，生平第一次遭逢败绩。心情压抑的他大肆屠杀回民百姓。

第十四章 收复新疆失地，边陲西域永固…………… (279)

一个是当朝首辅，一个是封疆大吏，，清廷两位中兴重臣，于公于私，各有心事。

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在情形并遵旨密陈各折片，所称关外应先收复乌鲁木齐，而南之巴、哈西城、北之塔城均应置重兵

以张犄角，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防大有所妨，所见甚是……

第十五章 战功卓著，官至军机…………… (304)

春风不度玉门关。湘阴老家，夫人展开家书一看，上面左宗棠赫然写道：“此番自忖断不能生还……”

就在左宗棠回京后的第三天，朝廷就下诏，任命左宗棠为军机处大臣并在总理衙门上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参与朝中的政治、军事、外交大政……

第十六章 昔日抬梓出征、今日告老归湖…………… (328)

自古以来有四个常胜将军，汉韩信、唐李靖、宋岳飞、大清左宗棠。

第十七章 自古英雄多舛，宗棠瞬息京华…………… (350)

虽然只有九个月，但对左宗棠而言，耳闻目睹，长了一生的见识。

第十八章 暮年有心杀贼，但却无力回天…………… (359)

马尾岸边，面对一海残红，左宗棠手指正东，溘然而逝。

第一章 宗棠深夜诞生，疑是牵牛降世

余夫人 38 岁生下一个肚脐硕大的儿子，当晚，杨老夫人梦见牵牛星从天而降，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在屋外徘徊良久的左观澜看到产房里一片白光。

农历的仲冬，农夫们亦将其称之“小阳春”，尽管还是冬天，但却已是残冬季节了，严冬的寒意已渐渐远去，但是却没有春天的阴雨绵绵，也没有夏日烈焰炎炎的灼热与秋天漫天飞舞的落叶。在这个季节里的傍晚，农人们最喜欢走出家门，聚在房前檐下闲话家常，在微风习习、竹叶轻摇和虫鸟呢喃中发出阵阵谈笑。多少年来，这仿佛就是农人们的一种惯例和习俗。

左氏家族自南宋时期搬迁到湘阴东乡左家坳以来，经过几百年的变迁，他们不仅在这里扎下了根，而且还由原来的破落家族逐渐发展为湘阴县城中的一个大家。祖上曾经有几位先人中过进士，做了地方官。在左氏家族的鼎盛时期，也曾广置田产、大兴土木，是方圆数百里内屈指可数的大户人家之一。若

千年之前，那围住左家大屋数十间房舍的一人多高的白粉墙，不知吸引了多少人的目光；也不知有多少心高气傲的农家子弟站在墙外暗下决心：一定要勤奋上进，潜心治学，挣得这样一份产业！也要让自己光宗耀祖。

然而，时势的变幻令人难以预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左氏家族就已经无人踏上仕途了，加之接连几次天灾的打击，尽管并不是很大，却也渐渐掏空了原本还算殷实的家底。到了左人锦的祖父辈，终于支撑不住，正式分家。家族产业早已是一个空架子，分到各支更是寥寥无几；虽然几家人仍旧在一起，但房屋已各归其主了，人也自谋生路，渐渐地疏于往来。就这样，一个延续几百年的大族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了。

在靠近晒谷坪的一处房舍中，就住着左人锦一家，左人锦就是左宗棠的祖父。

大清帝国嘉庆十七年十月初六日。

夜幕悄悄笼罩了大地，天色已经渐渐昏暗，继而转至浓黑了。满天的繁星渐渐地明朗起来。天穹也显得更加高远了，尤其是人们传说中的那颗牵牛星不时地明明灭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一弯新月悄悄地从竹林旁边爬上了天空，散发出淡淡的黄色光芒，给月光下的左家大屋笼罩上一层神秘莫测的气氛，仿佛在这家宅院里即将发生一件玄妙无穷的事情，给人一种无限的想象空间。

左家大屋的晒谷坪里，和往常一样，又聚起了一堆人，但不知怎么地，这天晚上人人都有一种心绪不宁的感觉，一种莫

名的紧张压迫在每一个人的心头。有人不自然地扭动着身子自我解嘲地说：“怎么这么闷呀？是不是天要下雨？”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明白，仲冬时节，湖南的雨量少，更何况是夜繁星满天，月上枝头，一点也没有下雨的迹象。终于有人率先离去，众人也便纷纷各自散开，准备回家。

可是没等大家走远，身后的晒谷坪里，忽然响起了噼里叭啦的声音，接着就是一阵狂风呼啸而来，将旁边的竹林吹得摇摇晃晃地摆动，继而一阵紧似一阵，直吹得连人都站立不住。惊诧的人们回头看时，却发现左家大屋上方，刚才还星光辉映的天空，突然之间被一团浓黑的乌云遮得严严实实。那突如其来的乌云仿佛一团黑墨，端端正正地罩住了左家大屋，罩住晒谷坪和它周围的一小片农田。倾刻之间瓢泼大雨从云中倾泻而下，打在屋上、地上噼啪作响。真是天意难测啊，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大雨虽有铺天盖地之势，却只落在左氏产业的产业范围内，即使是刚刚跨出晒谷坪的农人，也未曾淋到半点水珠！人们不禁在心底觉得不可思议。

如此的暴风骤雨，来得如此突兀，实在有悖常规常理，令众人不知所措，一个个都呆若木鸡像被钉在那里一样，只见天空一道曲折的电光闪过，如天龙骤现，不见首尾，随即传来一阵沉闷的雷声，从东北滚向西南，隐隐逝去。稍过片刻之后，风雨闪电如初来时一般，又在顷刻间尽数散去，留下被水冲过的大屋和谷坪，分外明净，令人产生清新肃穆的感觉。那些呆若木鸡的农人才缓过神来。刚才的奇异现象使他们不由得产生

了一种震撼和恐惧，他们都缄默无语，大气都不敢出，匆匆忙忙各自赶回自己的家中，心里也在作着各式各样的遐想与猜测。

在左人锦家的东厢房里，也有人看到刚才的这一幕怪异现象，这个人就是左人锦的妻子杨老夫人。

年近八旬的杨老夫人，也是出生在半耕半读的人家，从小耳濡目染，也算是知书达理的女性。嫁给左人锦以后，虽然家贫，丈夫左人锦却也遵循先父左逢圣的遗训，从未放弃过读书习经，始终着意于功名，闲暇之时，还和妻子一起谈古论今，诗文对句。很自然，杨夫人成了远近闻名的才女。夫妻二人也精明能干，而杨夫人比丈夫还年长三岁，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不是抱金砖吧，杨夫人倒是也把家中的大小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对家人又十分体贴，这就使左人锦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圣贤书上，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

正如在晒谷坪上拉家常的农人一样，那天晚上，杨老夫人也同样感受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一场暴雨下来，她的心情也正如那浓墨的乌云一般凝重，天有异象，必然有大事发生，吉可使举国共庆，凶可令天地同悲，是吉是凶，目前还无法推测和预料，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便自然地笼罩着她。

这样，杨老夫人又很自然地联想到那已即将分娩的儿媳。她对儿媳余氏生第二个孩子左宗植的时候，由于受了风寒而大病一场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虽然侥幸捡回了一条性命，又几经调养身体有所好转，但从此以后，始终身子虚弱。这次自怀

上第三个孩子以来，腹中的胎儿一直闹个不停，她深受其苦，尤其是眼前临近产期，不是痛得大汗淋漓，就是睡得昏昏沉沉。而细心的杨老夫人却发现，今天儿媳却一反常态。午后杨老夫人到儿媳房中去探望，却看到她正在收拾东西，并且面色红润，精神爽快，一改平日里的那副病容；就在刚才暴雨以前，他们用过晚饭，好多天来都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更没有精力做家务的儿媳，还抢着去洗碗，家人怕她动了胎气，一直反对，这才让请来帮忙照顾的春姑去洗了。精神回转，对产妇来说固然是件好事，但毕竟有些一反常态，又突如其来下了这场奇怪的暴雨，多思多虑的杨老夫人不免为此担忧起来，是吉是凶难以预料啊！

就在她沉思之际，突然眼前一黑，一双小手捂住了她的眼睛。

杨老夫人知道，一定是两个孩子在捣蛋，就假装生气的样子厉声喝道：“别胡闹了，宗植！”

果然不出所料，正是这两个小家伙，长孙左伯敏，已经有14岁了。他个性纤弱内向，不善言辞，但心思细密，做事规规矩矩。弟弟左宗植可不一样，他上个月刚满8岁。平日总和哥哥在一起，但终究还是小孩子习性，总喜欢调皮捣蛋，因此杨老夫人就知道是这个小调皮鬼；跟祖父、父亲读书的时候，虽然年纪小些，可得到长辈的称赞却比哥哥多，深得家人喜爱，因此也就时常原谅了他的种种顽皮举动。好在哥哥天性宽厚，即使知道家人有时宠着弟弟也不以为然，兄弟俩能够相互

扶持，手足情深。让长辈们都十分称道。

左宗植松开捂住奶奶眼睛的双手，嬉笑着问道：“奶奶，你在想什么呀？刚才我和哥哥叫你都没有听见。”

杨老夫人也笑了，她说：“是奶奶刚才在想着你妈妈哩！”

宗植又天真地问道：“想我妈妈？想我妈妈做什么呀？”

杨老夫人答道：“想她是再给你添一个弟弟呢，还是一个妹妹呀？”

宗植马上一本正经地说：“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要妹妹做什么？我不要妹妹，要弟弟。”

杨老夫人又问伯敏道：“伯敏，你是要弟弟还是要妹妹呀？”

伯敏像一个大姑娘似地，还未开口就羞红了脸，他笑着回答说：“弟弟妹妹都一样，只要母亲身体健康就行。”

长孙毕竟已经是个小大人了，说出的话到底成熟一些，杨夫人欣赏地看了长孙一眼，又问两个孙子：“你们去向母亲问安了吗？”

兄弟俩相视一笑道：“我们刚刚去看过母亲。”宗植补充道：“奶奶，母亲今天的精神格外好，和我们说了好长时间话哩！”

小孙子的这一句话，又勾起了杨老夫人那根压抑的神经，她一下子又失神了，满脸的愁绪，半晌没有回应孙子的话。小兄弟俩不知所措，愣了半天，两人面面相觑，不敢作声，杨老夫人回过神来后，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掩饰着说：“奶奶老了，

精神一天不如一天了，总想歇息着，你们也早些回房去吧。”

小兄弟俩向杨老夫人道了别，向外走去。宗植一出门，就抱怨伯敏道：“我们还没告诉奶奶刚才那一场暴雨的事哩！”伯敏说：“明日再说也不迟。”

杨老夫人听到孙子们的谈话和渐渐远去的脚步声，真的感到有些困倦了，就宽衣睡下了。可是睡了好久，却又睡不着，神思仍然留在今天的反常事情上，她忽然又回想起，公爹左逢圣临终之时对她的嘱托：

“人总是要死的，我死之后，你要好好辅助人锦维系这个家庭，他为人刚直，乐善好施，但他又很粗心，难免对家人照顾不周，你比他又长几岁，并且素来能识大体，端庄贤淑，我对你甚是放心，日后，家中事无巨细，都靠你了，千万要记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坏了我们左家读书人的名声。

想我左家，自南宋时期搬迁到这湘阴东乡以来，已有几朝进士为官，不仅门庭光耀，而且人丁兴旺，只是自我这一代起，三代单传，人丁单薄了。想必也是祖宗的阴德歇息了，走过这一段后，一定会兴旺发达的。如今观澜年纪尝幼，我想看他成家立业，只怕是没有机会了。惟愿上天念我祖上行善积德，历来守得清贫，以耕读为本，保佑观澜学有所成，日后能步入仕途，谋得一官半职，为朝廷效力，重耀我左家门庭。你们夫妇二人，要正确引导，不可一味溺爱，不可一日荒废了礼义诗书……”

想当年，刚过不惑之年的杨氏，如今已成为年近八旬的杨

老夫人，丈夫左人锦与其父一样，一生也只做了一个秀才，再也与功名无缘了；公爹寄予厚望的独生子左观澜，如今已是而立之年了，虽然也是满腹经纶，博古通今，却不知为何总是考场失意，不得已教私塾为生。

杨老夫人就这样神思飞越地想着，她觉得好像是自己辜负了公爹的一片厚望，心中涌起一股隐隐的不安。朦胧之中，她突然看到窗外白光一闪，正觉得好奇，又听见几声低微不清的呼吸，仿佛是在叫着她，让她走出去。还没等她醒悟过来，身子却像是被一股无形的神秘力量所控制，恍恍惚惚地穿上了衣服，走出了门外。

当她走到晒谷坪前，但见满天繁星密布，颗颗闪闪灼人，将一块晒谷坪照得通亮，竟同白昼一般。星光底下，谷坪当中，赫然站着一位男子。乍一看，这人中等年纪，一副农人的打扮，头戴竹笠，脚蹬草鞋，仲冬天气，却穿着一身单衣，但仔细观察，却发现他的斗笠和鞋都是金光闪闪，通明锃亮，像是纯金打造的；衣着单薄却丝毫没有寒冷之意，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温暖的气息；可是说他中等年纪，面皮却又特别光滑，嘴生软须，手上还拿着一根长长的竹枝，显得有几分滑稽。不知什么缘故，本来杨老夫人与他素不相识的，但从心底涌起一股亲近之感。这感觉就像是亲情一般。

杨老夫人正要开口问话，只见那男子先向他作揖道：“老夫人，深夜打扰，冒犯了，请你老人家多多原谅，但此事势在必行，实非小仙无礼。”

一听对方自称小仙，杨老夫人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问道：“小仙？请问，你是哪路神仙？”

那男子答道：“在下乃上界牵牛星，特奉天帝旨意，下凡转世，了却 74 年尘缘。机缘巧合，正应着这湘阴东乡左家将生之子。原本是天机不可泄露，但近年内左家将有一劫，虽然小仙已劳金甲神人护体，性命无妨，但只恐家中有变，坏了前世的缘法，又需重投凡间。因此天帝特许将投胎之事告诉老夫人，请老夫人日后千万设法将此新生小儿保在左公逢圣门下，不可违背天意。”

这语气说得郑重，杨老夫人听了，急忙问道：“还请神明示，左家将有何等劫数？能否避之？”

只见那牵牛星缓缓摇头，不肯回答，只是说：“老夫人，请放心，左家并无大劫，只须小有变迁即可化解，上天自有安排。还有一事相求：今夜之事，万望老夫人只字不能吐露，即使是自己的亲夫君也是如此。但等老夫人百年之后，才可宣与人知。切记！切记！”一阵清风吹过，晒谷坪上又恢复了往日的漆黑，仿佛从未有过刚才的这一幕。

此生此世未能料到能亲见上界的人，杨老夫人虽然心乱如麻，但也觉得受宠若惊；家中的儿媳正在待产之中，那么，这个待产的孙儿即是牵牛星转世了，想来必是有一番造化，更是惊上加喜，喜上加惊；只是苦于不知左家究竟将遇何劫，能否作化解或防范；更不知自己百年之后，如何将这个秘密告诉于家人……真是千头万绪，一时难以理清，情急之下她不由得高

声叫道：“仙人留步！”可是，晒谷坪上却早已是空空荡荡，牵牛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片苍茫的夜色……

耳边忽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萍妹，你怎么啦？”真真切切是丈夫左人锦在叫喊自己的闺名。

杨老夫人睁眼一看，自己却是好端端地躺在床上，旁边既没有晒谷坪，又没有什么牵牛星，只有丈夫关切探询的目光，这才使她从刚才的梦境中回到现实中来。

左人锦说：“我今夜念书念得晚了些，回房见你睡得正香，不忍心打搅你。想必是白天过余劳累，夜里睡得不安了吧？近日媳妇身体不适，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呀！我们都已这把年纪了，体弱多病，你要自己注意保重身体。”

过了半晌，杨老夫人仿佛才从刚才的梦境中缓过神来，说道：“适才做了一个怪梦，没什么。现在什么时候呢？”

左人锦回答道：“快到寅时了，快睡吧。”

丈夫左人锦睡下后，杨老夫人仍然在回味着刚才梦境，她总觉得似幻似真，让她神情恍惚。梦中的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与牵牛星的对答也犹在耳际回响，句句真切，同时杨老夫人也觉得自己或许是受了今天暴风雨的影响，自己又担心儿媳生产的事，所以才一时精神恍惚，做了这个怪梦。

杨老夫人正这么想着，门外忽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还有春姑惊怕失措的声音：“老夫人，老先生，先生娘子生了！”

杨老夫人和左人锦一听，连忙惊坐起来，披衣下床，开门问道：“怎么这么快，一点声息也没有就生了呢？”

春姑脸色苍白地说道：“谁也没料到，上半夜里娘子精神还很好，与我拉了半个时辰的家常，等左先生去了，才上床睡觉，我将娘子安顿歇息后，见她也没什么不妥，也就睡下了。刚刚合上眼，听到一声婴儿的啼哭，竟生了！就连娘子自己都有所不知，像是睡梦中生的！”

听了春姑这一番述说，左人锦和老夫人夫妇惊得目瞪口呆，一时间也不知所措。

春姑继续说：“老先生，老夫人，如今娘子吓破了胆，娘子先生去了也不知如何是好，你们还是赶紧过去看一看吧！”这老两口才如梦初醒似的，跟着春姑匆匆忙忙赶往厢房。

经过这么一小段路程，杨老夫人总算稍稍安定下来了一些。她不由自主地想起刚做的牵牛星降世的梦，儿媳就产下一子，莫非真的是牵牛星托梦，这孙儿果真是仙人转世么？如果真的是这样，左家真的会兴旺发达了，这孙儿即是左家的希望了！杨老夫人想到这里，忍不住快步走到儿媳的床前，抱起刚刚生下的婴儿，仔细地端详起来：小婴儿仍在啼哭着，声音洪亮，犹如铜钟，双耳大垂，浓眉之下一对扑闪扑闪的眼睛，真是一副大富大贵之相。不过，更为奇怪的是，本来是大哭着的婴儿，杨老夫人抱起之后，居然就一声不响了，只是将眼睛闭起，杨老夫人用手轻轻地又抚开他的双眼，只见那两颗又黑又圆的眼珠，炯炯有神，刚一睁开，就开始骨碌碌转起来，仿佛要看清周围的一切。杨老夫人感到这孩子的确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看这么惹人喜爱的小孙子，左人锦心中也无限高兴，他对儿媳宽慰道：“古时有‘庄公寤生，惊姜氏’，终成有所作为的君王；今日这孩子也生得奇异，虽说在我们这等人家，难得有帝王之命，却也不一定没有出相入将之才，或许这孩子将来能够飞黄腾达，封爵拜相。”

本来，生产时余氏受惊不小，但毕竟还是母子情深，经公爹这么一番宽慰，心中遂由和平转为惊喜，方才的惊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余氏从婆婆手中接过婴儿，柔声细语地哄着。左观澜又恭恭敬敬询问父亲道：“爹爹，前日里我已拟好了婴儿的名字，不知是否妥贴，还望爹爹指教。”

左人锦道：“什么名字，说来听听。”

左观澜道：“我想即从他两位兄长之序往下排，就唤作宗棠吧？”

左人锦捋着胡须，沉吟半晌道：“也好，不过，那表字呢？”

左观澜道：“表字还没想好，那就有烦爹爹费费心吧。”

左人锦又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诗经》有载：‘昔周时召伯巡行南国，以布父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后人思其德，爱其树而不忍伤。’这孩子你既然已取名宗棠，如今出生之时又很奇异，与召公之事很有几份暗合，左家寄希望于他将来能够位比召公，行惠政，利百姓，不辜负我左氏的列祖列宗，我想就把他的表字唤作季高吧！”

这一天是 1812 年 11 月 9 日。

光阴荏苒，转眼五年过去了，五年前那个生得极不平凡的孩子左宗棠，如今已成为一名小顽童了。就在这一年，他幼小的心灵里开始留下了第一道阴影。

这一年是嘉庆二十二年，北方遇受百年不遇的大旱，黄河断流，田地干裂，整个长江以北，数月之内都是碧空如洗，万里无云。农夫们天天烧香许愿，希望上苍降雨，可不管怎么求神祈祷，老天还是那么一副老模样，没有半点降雨的迹象。秋收季节愈来愈近，大地一片茫茫，偌大的庄稼地里，除了几株不到半人高的干枯玉米之外，再也见不到别的任何东西了，没有什么可收的。农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辛辛苦苦大半年的成果付之东流，也只能望天兴叹，真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眼看连树皮都要被啃光了，再这么下去，只有等死了。于是，便有了成群结队的难民向黄河以南大迁移的局面。

相比而言，江南固然是鱼米之乡，地肥水美，物产丰富，但由于大量难民南移，人口急剧膨胀，很快就显出了人多地少的局限了。即使是有慈悲之心的人，暂时还有余力供给一两餐饭，却也很难招架长期的、连绵不断的南下人群。渐渐地，也都关门闭户了。大街小巷，到处都充塞着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饥民，官府里那少得可怜的救济更是杯水车薪，尽管还偶尔有一些大户带头施舍一些菜粥，但街头巷尾仍然饿死有不计其数的人。

湘阴虽是一个弹丸之地，情况也大致相同，左宗棠的祖父左人锦这回可是真的急坏了。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双眉紧

蹙，不停地唏嘘叹息。左人锦的老伴杨老夫人，已于两年前就卧病在床，而思维却是十分清楚，看到丈夫愁眉不展，长吁短叹的样子，就轻声询问道：“人锦，这些日子老看你不舒心，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听到妻子的询问，左人锦缓步走到床前，看着与自己几十年风雨同舟相依为命的老伴，不无伤感地说：“由于今年北方干旱，近日来北人大量南迁，尽管抛尸遍野，可南下饥民却还是有增无减，让人看着实在是心寒啊！”

左人锦的为人，作为妻子的杨老夫人是最了解的——他为人乐善好施，古道热肠，最怕见到别人受苦难，见到这种情形，就全对自己什么也不顾了，恨不得以身替代。知道他说了这些之后，一定会有下文的，就没有接过他的话茬，只是轻轻地将手伸过去握住他的手背，静静地等着他的下文。

果然，左人锦像受到鼓舞一样，继续说道：“今日里众乡亲聚齐，大家一致想讨个法子，对北来的难兄难弟们尽一点微薄之力。最后商定，明日在郭家墩施粥救济灾民，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但愿能多救出几条性命。这样济世救民的好事，我们理当鼎力相助，只可惜我一介穷书生，终其一生仍然是碌碌无为，我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

左人锦说得无限感叹，杨老夫人听了也受到了很大的感染，她主动提及道：“也只得开义仓了。”所谓“义仓”是左人锦仿照古人仓法提出的，建议乡人共同设立一座谷仓，每年都将各自的收入匀出一点，积蓄起来，以备荒年，再开仓放赈。

左人锦说：“义仓在前年的水灾中已经放了不少，现在已是所剩无几了。”

杨老夫人知道丈夫的心思，过了一会儿，又说道：“也不那么打紧，就把家里的那几棵青菜你先拿出来吧，好歹我们还种有几分薄地，挺过这一阵，也许就会好起来。”

左人锦说：“本来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

左人锦吞吞吐吐了半天，欲言又止。杨老夫人见了，追问道：“人锦，你今天是怎么啦，可是什么，我们都是一辈子的夫妻了，有什么不好说的。”

左人锦终于鼓起了勇气，继续说道：“左人贵已借给我十五两银子，代我买了谷，行了这善事。可我再用什么还给他呢？”

这左家庄全是姓左，都是一个老祖先下来的。左人贵是左家大屋第二层的屋主，与左人锦是同曾祖的兄弟，自左氏族分家以来，左人锦一家仍世代以耕读为本，生活日渐困苦，而左人贵的祖父却铤而走险，带着儿子在长江上放了几十年排，挣了不少银子。到左人贵这一代再不愿受那样的奔波劳累，便拿着银子在城里开了一家小杂铺，做起了小本经营。如今也算得上是湘阴地面上数得着的小富户。只是这左人贵为人心胸狭窄，也许是小本商人的原故，平常总是精打细算。左人锦这种读书人家，终究从心里看不起这等小商贩，所以平常两家也来往很少。

杨老夫人一听，就八九不离十地猜中了丈夫精神不振的原

因，她试探着问道：“这铁公鸡能那样发善心，自愿拔毛吗？”

左人锦答道：“他自然是不会无条件地发善心的。”

杨老夫人说：“我就知道他是早就打好了算盘的。不过，你也不必太过虑，到时候我自然会有办法的。”

听了妻子的话，左人锦不知说什么好，他不知道妻子是在安慰自己，还是真的有办法。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终于还是没有说出来。最后，他起身握了握妻子的手，轻声说：“你好好歇着吧，我先回书房去了。”

翌日，就是施粥的日子了。郭家墩的三岔路口挤满了水泄不通的人，成群结队的饥民蜂拥而至，排成八条长龙；负责施粥的、运粥的，维持秩序的，还有其他帮忙的，川流不息，人来人往。左人锦带着三个孙儿也参加了这个行列。

长孙左伯敏，这时已经成为十八岁的大小伙子了，他一手搀扶着祖父，一手拉着小弟弟宗棠，缓慢地走着。他是在家中师从祖父与父亲读书的。身材长得高挑，面色微黑，清瘦的脸庞上有一双深陷下去的眼睛，显得十分憔悴。十三岁的左宗植尚未脱小儿的稚气，也跟在祖父后面。走到了之后，便与小弟弟宗棠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主要是来看热闹，偶尔也帮一些小忙。

热腾腾的糊粥一桶桶地搬了上来，饥民们一个个都争先恐后，也顾不了烫嘴，狼吞虎咽，他们吃了一碗又一碗后，似乎也露出了满足的神情，左人锦看在眼里，心中却并无多少快乐。他的目光中，饱含着各种复杂的情绪。有时那目光还追随

着活蹦乱跳的小孙子左宗棠。现已成年的左伯敏对此感到有些不解，他以为祖父是怕小弟弟有什么闪失，便对宗棠叫了起来。

左人锦也没有理会左伯敏，他一把搂过笑眯眯跑来的左宗棠，问道：“季高，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小宗棠一拍胸脯，骄傲地答道：“我也来帮忙赈济饥民！”

左人锦又问：“这些饥民把你的粥都吃了，你再也没有饭吃，怎么办？”

小宗棠回头看了看那些衣衫破烂的饥民，转过身来对左人锦说：“杜少陵不是有诗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吗？我天天都吃饭，饿一顿算得了什么？”

左人锦一听，不禁老泪纵横。身旁几个孙儿见此情景，都吓坏了，不知祖父为何突然大放悲声，他们一个个都面面相觑，大气不敢出。

他们哪里知道，左人锦那天告诉杨老夫人的话，仍然只说了一半，剩余的一半，他仍然没有勇气说出来：那左人贵在城里照看杂货铺的儿子也是三代单传的一根独苗，且至今尚无子孙，他很担心偌大的家业无人继承，很早就有心从亲友中继续一个儿子，选来选去，只选中了年纪尚幼且聪明灵慧的左宗棠。可是左人锦一家人向来不与左人贵一家来往，因此就一直埋在左人贵的心中没有提及过。谁料机会终于来了，一贯乐善好施的左人锦这回因无力资助饥民而深感内心不安，左人贵一看，机不可失，便乘虚而入，主动提出借给他十五两银子，并

且自己也拿出一百两来救济饥民，条件似乎也不那么难，那就是施粥以后，将左宗棠过继到左人贵的名下，那十五两银子可以不还；但如果违约，就要以左人锦家的东厢房作抵。看来，这个左人贵的确不是省油的灯，他的算盘的确打得很精。

左人锦的确是出于无奈，才得以让左人贵这样算计的。本来左人锦是不肯答应这个条件的，因为小宗棠是全家上上下下的宝贝，不仅出生之时即有异相，而且小小年纪已显出与众不同的聪慧，仅仅四五岁，就能将《三字经》、《千字文》倒背如流，是有发展前途的有用之才；更何况骨肉相连，他怎能忍心割舍呢？

左人贵便摇起如簧之舌，说道：“我说人锦兄呀，你读了那么多书，怎么就不开窍呢？咱们都是一个祖宗下来的，还不就是一家人吗？你那小孙子过继到我儿子名下，不就是前屋到后屋的事吗？你也能经常看到，又不是远隔千儿八百里的，是我的孙子，也还是你的孙子，那孩子到我家后也决不会贱看他。有什么想不开的，再说，你眼下也需要钱来赈济灾民，我知道，你们读书人对于这样的事更是不甘落后于人的，因为这种举动，用你们读书人的话说是积善积德呀，哪有不参与施舍之理呢？”

就这样，左人锦经不住左人贵的三番五次的劝说，思想开始有些动摇了，他想：左宗棠出生后，家中人口又多，本来就不够宽裕的家庭生活更为艰难了；儿媳又体弱多病，乳水也不足，小儿多靠喂养，因此落下个身子小肚脐凸现的毛病。自己

的老伴又长年卧病在床，也需要人照料，的确有些难以承受。如果小孙子过继到左人贵家，起码衣食不愁，从眼前的情况看，也有能力供他日后读书，并且左人贵还答应，承担他们两老的身后之事，也允许小孙子宗棠为他们披麻带孝，更为重要的是，左人贵借给自己十五两银子是小事，他还承诺拿出一百两银子救济灾民，一百两银子能救活多少条性命啊！如若不答应此事，岂不是为一己之私断送了许多饥民的生命吗？权衡再三，他终于答应了。

那日在妻子面前，他本想将此事和盘托出的，但他深知平日里，老伴最疼的就是这个孙子，总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怎么也开不了口，现在又听得这小孙子对答如流，的确秉承了自己的个性，以至仁至性为本，便更加觉得自己办了一件错事，或许会使自己遗恨终生的。怎不由他悲从中来，心如乱麻呢？

三兄弟看着祖父那一副悲伤表情，一时不知所措，好在此地离家不远，左伯敏赶忙扶着祖父往家去。不知谁在身后说了一句：“这老爷真是一副菩萨心肠啊！”

左人锦被孙子们搀扶着回到家里，但他仍然抑制不住泪如雨下，杨老夫人大惊失色，问三个孙子道：“你爷爷怎么啦？”三个孩子都默默地摇了摇头。待左人锦收住泪后，他无力地摆了摆那只苍老的手，对孙子们说道：“去吧，去吧，你们先都出去吧！”

三个孙子齐声答道：“是，爷爷。”说着就都满腹狐疑地走

出了门。

孙子们走后，屋里只剩下这对患难与共的老夫妻。

整个屋子的气氛很凝重，很静，静得能听见绣花针落地的声响，静得能清清楚楚听到对方的呼吸声。沉默了好一阵子之后，杨老夫人再也忍不住了，她轻声地问道：“人锦，到底是什么事让你如此伤悲？”

良久，左人锦才慢慢地抬起头来，一双泪光闪烁的老眼充满愧疚地看着妻子。那两片嘴唇不停地翕动着，脸上的肌肉因为激动而颤抖起来，又沉默了一会儿，他才最后狠心，带着凄厉的语气叫了出来：“萍妹，我……我对不起你呀！”

接着左人锦声泪俱下将事情的全部都告诉了她，杨老夫人用最大的克制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听着丈夫讲完，她的心宛如沉入了无底的深渊，无休止地坠落下去。好不容易听完最后一句，她便像虚脱了一般，眼前一阵眩晕，只觉得天旋地转，坐在床上的身子猛然直挺挺地向后倒在床上……

听完了左人锦的话，杨老夫人一时因急火攻心，晕了过去，一时之间，左家上下乱作一团，又是掐人中，又薰香草，大半天的时间过去了，杨老夫人才悠悠醒来。她没有多说话，屏退众人，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直到掌灯时分，这才单独将左人锦叫到他的身边。又让人把小宗棠也叫到床前，非常疼爱、非常慈祥地叫道：“季高，你过来。”接着她伸出手来，爱怜地抚摸着他的头发，递给他一个非常精致的锦囊，说道：“这里面是奶奶刚才写的一封信，现在奶奶把它交给你，你要好好

收着，现在不要打开。等奶奶去了以后，你就把它交给祖父，让他读给你听。”

小宗棠本能地觉得事情有些奇怪，但他的小脑袋暂时还想不到这一天发生的事与他有什么关系。他只知道，既然祖母说要让他收好，他就小心翼翼地解开衣扣，将锦囊放在贴身的衣袋里，接着他们奶孙二人又闲聊了一会，杨老夫人便让他回房休息去了。

小宗棠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奶奶！次日凌晨，他还在睡梦之中，就被母亲摇醒，母亲一边流着泪为他穿上黑衣，带上臂上的黑纱，系上麻绳，告诉他，祖母已经去世了！

五岁的小宗棠简直惊呆了，他似乎不太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昨晚上奶奶还在与他促膝谈心哩，怎么会一夜之间，慈爱的祖母就会撒手而去了呢？五年来，小宗棠一直是祖母伴随着他的日常生活起居，对他关怀备至，呵护有加。甚至比母亲还要显得亲近些。每当他学倦玩累或者受到责骂的时候，他总是首先想到祖母，头一件事就是跑到祖母房中去寻求安慰，祖母就会将他揽进怀里，给他讲一个美丽的故事；两年前，祖母染病，行动不便，但她的厢房仍是小宗棠最爱去的地方，尽管有时他并不懂得祖母在说什么，但只要看到那慈祥的面容，听到那熟悉的声音，他就会感到满足和安宁。

祖母就这样匆匆地去了，小宗棠也感到了从来未有过的伤心，他一摸胸口，突然记起祖母昨夜的嘱咐，就请母亲带他到

祖父那里去，他从怀中取出锦囊让祖父拆开。这一拆，家中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杨老夫人在那封遗书里记下了五年前的一个秘密：小宗棠出生的那一天前后所有反常现象，以及梦见牵牛星下凡的情景，得谪天机。清晨宗棠便在母亲的睡梦中悄然落地，她又是如何一惊一喜等等，一点一滴都写得清清楚楚，从此这段故事就伴着左宗棠的终生。

与此同时，祖母还告诉祖父，那借的十五两银子并不是没有办法偿还——祖母一生省吃俭用，勤俭持家，暗中节约了三十两银子，原意是百年之后给儿媳余氏的，以备急用。祖父和左人贵都不知道这一节，所以才不得已立了宗棠过继的文书。

事实上，左人贵名为过继，实为买儿，左人贵正是算定了左人锦无力偿还，又不会忍心割让祖屋，才肆无忌惮地提出如此要求的。苦于如今白纸黑字明明白白，无法更改。

然而，牵牛星降世节外生枝，看来这一回事，正应了当年牵牛星所说的劫数。无论怎样，上界仙人曾经特意托梦叮嘱，那就断不能再违背天意，将宗棠过继到左人贵一家了。左家世居湘阴，清贫耕读，到了这一辈似乎已是山穷水尽，以后恐怕更是苦于生计，况且左人贵早已费尽心机，意在宗棠，既然一计不成，以后一定会贼心不死，还会再打主意的，不如远远地避开他，只留下西厢房让儿媳余氏两个女子居住看家，左人锦和左观澜则带着伯敏、宗植、宗棠三兄弟离家远走，另谋出路。

经过思虑再三，左人锦除了按老妻的遗言行事以外，也找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来。但她说等自己下葬后他们即刻便走，一家人都难以从命。于是，祖孙三代共同葬了杨老夫人，为他守孝百日后，随即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还有一箱书，带着杨老夫人留下的银子，离开了家乡湘阴东乡左家坳。

由那时起，两年后，一家人几经辗转，最后终于在府城长沙落了脚，祖父和父亲在贡院东街找了一间房子，开馆授徒。因为两人忠厚诚实，教导有方，远近都有人送子受教，又有祖母留下的银子作底，所以还能够勉强算得上度日安泰，并也小有积蓄，总算是柳暗花明了。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祖父因思念祖母，愁肠百结，不得其解，而且对借银让屋一事耿耿于怀，不能原谅自己，就在快到祖母周年祭日之时，终究支持不住，郁郁而逝了。

在小宗棠的心中，对于这两年所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完全适应过来，祖母留下的遗言他当年只是一知半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了解增多了，但仍然还是似懂非懂。他不明白，祖父为什么生前总会经常摸着他的头叹息；父亲看他的眼神，又为什么总是带着几分期许，似乎又夹杂着一丝无奈？小宗棠生性孤傲，与年龄相仿的孩子不太合群，而他最好的伴侣是祖母给他的锦囊和遗书！因为天资过人，父亲教的功课他总是比别人先领会。

第二章 经历苦难童年，更显少年英才

几乎每一个见过左宗棠的人都认为他必成大器，不到 10 岁的左宗棠每一言论往往让父兄辈瞠目结舌。游方大夫的一番话让 10 岁的左宗棠不以为然，却把左观澜惊出一身冷汗。

左宗棠在课堂上神游万里，左观澜看得清清楚楚。自父亲去世以后，塾馆就靠左观澜独立支撑，经济状况更不如从前，加之葬礼又开销了一大笔银子，积蓄已经是所剩无几了，生活开始拮据起来。常言道：“病不自医，子不自教”，但由于无钱去聘请塾师，左观澜也只好将在别的塾馆里从师的左宗植、左宗棠兄弟俩叫了回来，跟自己的弟子一起上课，没过多久，左观澜便发现这小儿子经常会想起祖父祖母来。

放学以后，左观澜便来到左宗棠的房中。左宗棠见了，忙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叫道：“爹爹。”

左观澜点点头问道：“今天的书你都温习熟了么？”

左宗棠答道：“孩儿都温过了。”

左观澜有心看一看这个上课总是走神的儿子究竟功课怎么样，便问道：“你背一遍给我听听。”

左宗棠道：“是。”于是便朗朗地背诵起来，背完之后，没等父亲再问，左宗棠说道：“孩儿心想，人皆必以修身为本，然修身者未必即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男儿自当以修身为根基，以治国平天下为标准。爹爹以为孩儿的话说得是否正确呢？”

左观澜一听，高兴地说：“好，好！”他没有想到这个孩子表面上看神不守舍，还居然能将课文学到心里去，而且小小年纪就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和气概，的确不可小看了。看来母亲大人的梦幻的确有些应验，这样，也不枉老父老母和自己对他的一片苦心啊！

想到这里，他手指着墙上的一挂条幅问道：

“季高，你还记得这两句诗吗？”

左宗棠不用看，就知道父亲说的是祖父为他作的那两句诗——“青毡长物付诸儿，燕颌封侯望予季。”自迁到贡院东街这座寓所以来，就将其书成了条幅，挂在左宗棠房中的墙上。那诗还是他四岁时，祖父一时兴致所至，欣然而吟，几年来，他抬头可见，早已熟记于心，并且作诗那天的情景每每想起，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秋高气爽的日子，他随祖父在梧塘塾屋启蒙读书。讲完一篇，天色还早，祖父见窗外天高云淡，清风扫面，屋后的土山上红叶飞舞，风景怡人，一时间竟童心大发，带着小孙子去后山玩耍。

走到山上，小宗棠看到地上落着很多毛栗子，高兴得手舞足蹈，央求祖父给他弄开来吃。祖孙二人便在山上吃起了毛栗子。几颗下肚，小宗棠算是饱了口福，忽听祖父说：“那年你伯敏大哥在这里念书的时候，我们也来过山上采毛栗子，他那时和你一般大，也是吃得津津有味的，以后几天都还念念不忘，还想再来，被我训了一顿，才没有再提了。”回想往事，祖父不由自主地捋着胡须，微笑起来。

小宗棠问道：“大哥也喜欢吃毛栗子？”

左人锦道：“是啊，你的几个哥哥、姐姐都喜欢吃。”

又玩了一阵，见天色渐晚，他们才收拾东西回了家。一到家中，只见小宗棠在身上翻了遍，从衣裤兜里捧出一大把毛栗子来，堆放在桌上。祖父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带那么多回来。小宗棠用童稚的声音认真地回答说：“我已经吃过了，哥哥、姐姐还没有吃，我带回来给他们都尝尝。”

这天晚上，一家人围在饭桌旁，吃着小宗棠带回来的毛栗子，左宗植突然发现弟弟一颗也没吃。便问道：“小弟，你怎么自己不吃？难道你不喜欢吃毛栗吗？”

“不。”小宗棠恳切地答道，“祖父说你们都喜欢吃，如果我吃了，你们就吃的少了。刚才我在山上已经吃过了，不必再吃。”

祖父一听此话，就觉得这孩子从小就会为他人着想，谦恭礼让，便大加赞赏道：“汉朝的孔融四岁能让梨，后来做了北海之相；今日我左家有了四岁能让栗的季高，日后说不定也能

封候拜相，胜似北海孔融哩！”激动之下，他立时走入书房，写下了两句诗送给四岁的小孙子：“青毡长物付诸儿，燕颌封候望予季。”

这两句诗用的是《晋书》和《后汉书》中的典故，经祖父解释，才知道是说读书人家境贫寒，家中没有什么好东西，日后光大左家门风就靠这个面相奇特的小孙子了。祖父、父亲和左宗棠自己，都经常用这两诗来激励自己，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够成为现实。

见父亲现在又提到此诗，左宗棠知道这是父亲对他的欣赏和爱惜，赶忙肃然作答道：“孩儿谨记在心。”

左观澜道：“记得就好，你一定要时刻记住祖父对你的期望，好好读书，将来不仅要修身齐家，还要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

又过了一段时间，塾馆到了放农忙假的时候。其实长沙城中，没有几个农家子弟，并不需要特意给学生放假回家帮忙。但正值天气炎热，依照惯例，也就以农忙为名，歇几天馆，让塾师和学生都消消暑气。

一天傍晚，左观澜带着左宗棠去湘江桔子洲头游泳。本来左家父子都是读书人。平日里总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喜静不喜动，除了学习诗书礼仪以及日常起居劳作外，并无任何消遣。另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每年夏天天气开始热起来时，都喜欢去河里泡一泡，游一游。

而左观澜和左宗棠两人喜爱游泳的原因倒并不一样：左观

澜已过不惑之年，长年苦心攻读，却没有取得一个功名。是因他生性淡泊，对于荣华富贵并不十分在意，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是那个时代的特定意义，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他左观澜也不例外。因此，常年缩在小塾馆里教书带徒，总觉得对不起儒家学圣，有负于列祖列宗。正因为如此，他教导学生才格外严格，要求他们通读集注，逐句逐章仔细琢磨，对于自己的三个儿子更是严上加严，稍有不合格之处就要招来责难；也因为如此，他总喜欢到近水之地，看着大江流水滚滚东去，不仅能体会到孔夫子“逝者如斯夫”的感叹，而且也能让人的心胸开阔自由。此时下水一游，顺则可休憩身心，随波飘荡；逆则可振臂而上，搏浪击风，在科举的考场上无力施展才华，而在自然的大考场上却可以施展几分力量。

而左宗棠又是怎样的一番心境呢？他毕竟还是小小年纪，整天钻在古书堆里，对他幼小的心灵来说，也显得非常的枯燥单调，能够在水中游嬉，也是一种身心的放松。玩累了，躺在水上，感受着周身柔柔的水波轻轻荡漾，看着夕阳西下的桔子洲头泛出一层金黄色的光芒，心情宁静而又开阔。更何况他人小志高，不懂人情世故，也不知世事艰难，总认为自己学的是经邦济世之学，更是为他增添了一股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豪气，促使他奋发图强。

左家父子就这样各怀心思，在江边呆了一个时辰，有说有笑地往回走，路过浮桥桥头时，迎面走来一个人。只见此人瘦高身材，身穿一件长衫，一阵山风吹过，他的腋下夹着一个长

木箱，右手执着一根竹竿，竿顶的纸幡上三个大字赫然入目：“张半仙”。原来这是一个收摊回家的算命先生。

本来，左观澜向来不喜欢这种三教九流之人，也不相信相面之说，一看对面是个算命的，就连忙将左宗棠拉在一边，想走得远一些，谁知没等他走出两步，那个人却已经到了他们跟前，还大声说道：“这位小兄弟竟生出如此一副奇相，实在是可喜可贺呀！”

左观澜一听这种油腔滑调的道理，心中更生厌恶，只是礼节性地略略拱了拱手，算是个回礼，而脚下丝毫未作停留，拉着左宗棠的手继续往前走。可那算命先生却不依不饶，跟着转过身来赶上几步说道：“先生请留步，你这小公子实在是相貌奇特，且听我一言。”

左观澜心中暗暗生气，冷冷回答道：“对不起，在下从来就不相信测字相面这等邪说，你还是另找他人去吧。”

“先生此言差矣！相面一事，大有学问，怎称‘邪说’呢？古有吕公、管辂，观星相、断吉凶，分毫不谬。《孔子三朝记》有载：‘尧取人以状，舜取人以色，文王取人以度’，看先生是读书人模样，想必你一定知道这句话吧？”

左观澜一听，心中暗暗纳闷：听这算命先生所言，竟似非等闲之辈，且听他胡说几句倒也无妨。当下停下脚步，默不作声。那张半仙悄然一笑，摸了两下胡须，放下手中的家什侃侃而谈道：“这位小公子额如川字，三庭平分，五岳朝拱，六府高强，是难得的上等骨相；兼双目黑如点漆，灼然有光，主有

富贵；右掌宽厚，主有官位；右耳长大，主有长寿。只可惜……”

张半仙说到这里，故意卖起关子，而左观澜却脱口而出地追问了一句：“只可惜什么？”

“先生听在下之言？”张半仙继续卖关子道。

望子成龙之心，天下为父母者皆有之。关心自己孩子将来的前途和命运，也是每一位做父母的心愿。听了这算命先生讲了一路，左观澜似明非明，被挑起了兴趣，反而谦逊地说道：“请先生赐教。”

此时的张半仙却哈哈大笑起来，又拿起左宗棠的右手，细细端详了一会儿，正色道：“恕在下直言，小公子虽然玉树芝兰，骨格清奇，非同俗类，然而面相欠缺了些。两颊下垂，眼角微闭，虽无性命之忧，但恐命途多舛。掌纹原主黄金万两，却又横生枝路，只怕破了财运，此生没有大富之时了。”

左观澜道：“钱财倒是小事，请问先生，这面相可有补救的办法？”

那张半仙又道：“常言道：‘面随心转’。骨相是人生来所定，更改不得；面相却是后天所成，或许能有改变也未可知。两颊下垂，暗指根基虚浮，中年以前恐怕难有造化，切忌自暴自弃，白白错过机遇；眼角微闭，不是容人之相，日后如有官发之日，千万要礼贤下士，广罗人才，不能心胸狭窄，独断专行。”

这边张半仙信口道来，那边左观澜静静地听着，在心中默

念了一回，不禁问道：“难道人的际遇真的是生来注定的吗？”

张半仙正色道：“先生之言又差矣！骨相虽早有其指，可供贤王良相择人而保，但人心深奥，机巧奇玄，非博古通今典籍，参透天地玄黄，洞悉世态人情者，不能有所察。即使生来一副好骨相，自己不懂利用，走错了方向，也是枉然；即使面相有所不足，而能够扬长避短，谨慎行事，亦可谋得中上之资；而那贤达之人，或受皇上指点，或自家参悟，能以先天之奇相，揉后天之长进，必能前程似锦，造福万民！因此说，定既是不定，不定即是定，相由天生，亦由人主，各人造化如何，就看他能否顺天行道了。”

张半仙这一席话，说得左观澜哑口无言，呆了半晌，才悠然叹道：“先生远见卓识，明察秋毫，所思高深玄妙，在下自愧不如，不过，在下仍有一事不解：先生如此见识，为何不赴官场，走仕途，做一辅世之才，却反而浪迹江湖，干这挂牌设摊的事情？莫不是考场失意断了功名之想？”

“哈哈……”算命先生仰天长笑道：“考场失意自然也是曾有过的。最关键的还是在下久有闲云野鹤之心，功名利禄倒并不以为念，天长日久，疏懒惯了，官场中那些繁文缛节、尔虞我诈，也不敢随意涉足。况且，当今之世，吏治腐败，朝政黑暗，在下的确不敢恭维，还不如退避三舍，隐居江湖。”

这时，一直站在一旁听两个大人说话的左宗棠突然开口说道：“这回可就是先生的不对了。男儿大丈夫，当以济世匡国、造福苍生为己任，万事以‘忠孝仁义’四字当头，为国为民，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纵有那些贪官污吏鱼肉百姓，假公济私，那就更应该挺身而出，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岂有退避之理？”

“好，好！”算命先生与左观澜同时击掌叫道。虽然两人一个知道幼子天资聪颖，一个看出左宗棠天生异相，但他们都没想到，竟能以如此小的年纪，如此短的时间里，说出这样一番慷慨激昂的话来。那张半仙欣赏地看着他笑道：“小公子少年卓识，可钦可敬，日后必定能谦政为官，清心救世，为君主分忧，为万民做主。只是人各有志，庙堂之高，自有小公子这样的‘忠孝仁义’之士鼎力支持，江湖之远，也自能容在下这样的凡夫俗子相命测字，只为自己勉强养家糊口。”

算命先生话一出口，左观澜立刻就面红耳赤，嗫嚅道：“在下今日出门，没有带钱，先生可否随我去家里一趟。”

算命先生又说：“不要紧的。我整日里为人占卜吉凶，相几张脸，测几个字，多是察言而观色，说些趋吉好利的话，也不过是骗几个钱而已。小公子如此奇人之相，我这一辈子也没遇到几个，今日得见，便如读书之人见到好书一般，决无再收银钱之理。望日后好好培育小公子，令其所谋有成，建功立业。在下这就告辞了。”说完，拿起放在地上的东西，飘然而去。

自这番奇遇后，左观澜对这小儿子的期望又深了一层。每天上完课，只要还有精力，就再给他另外补习一会儿。小宗棠精灵聪慧，这样一来，就更是日进千里，不知不觉中，又是几

年过去了。左宗棠学识日增，两位兄长也不甘示弱，双双考入县学，中了秀才，更让小弟宗棠悉心治学，长进很快。到了12岁时，已经读完了四书五经，博闻强记，作文运笔如飞，深得父亲和兄长的赞赏。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12岁这一年，家中却再一次遭到了打击——小宗棠的长兄突然暴病身亡！这一变故无异于给左家雪上加霜，全家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大哥的死，令宗植、宗堂两兄弟伤心不已，父亲左观澜更是悲痛欲绝。与两个弟弟相比，大哥虽然资质略逊一筹，但他从小就温良恭顺，对上尊敬，对下谦和，极为忠厚质朴，现在猝然而逝，任凭父亲兄弟怎么呼唤，再也听不见了……

左伯敏死后，运回湘阴老家下葬，母亲余氏闻讯立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十月怀胎，养育二十五载，还未曾见到他成家立业，居然就离开了人世。白发人送黑发人，母亲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安葬之后，怕余氏守着新坟过于悲伤，父子三人商定，与她一起回了长沙，远离这个伤心之地。

第三章 年少父母俱丧，中举喜极而悲

县试、府试连战连捷，左宗棠还没来得及体味其中的幸福，父母双丧立刻把他抛入谷底，除了左宗棠，几乎每一个人都想到游方先生的预言。

元宵佳节，玩狮子、玩龙灯，是湘中地区自古以来的风俗。有人玩、有人唱，挨家挨户，热闹非凡。玩狮赞唱从进门、拜年，到送财、送子、庆寿，到最后谢东家、出门，每一项都可以玩出许多人物和故事，并伴以相应的歌谣。一个“狮词王”一次可赞唱百儿八十首，随机应变，出口成章，上至天文地理、名人、典故，下至花草鱼虫，日常起居，无所不及。左宗棠兴趣广博，也很喜欢这类民间传唱，便与好友一起，这天也走出了书房跟随在玩狮子、耍龙灯的队伍后面。

这时，玩狮子的人在一家门前唱起了一套《相公求名》：

“锣莫打来鼓暂停，麒麟越耍越传神。再到堂前玩一套，相公过年去求名。相公过年去求名，随带书

童向前行。步行一路求官去，状元打马转回程。”

这一唱，恰恰触动了左宗棠的心事。

左宗棠少年英才，县试之后，一路过关斩将，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次年又参加长沙举行的府试。这一次，因同榜之中，以年长者为首的原因而屈居第二名。此时此刻的左宗棠正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然而就在他全力以赴，准备最后向院试冲刺的时候，却从新化意外地传来了母亲余氏病故的消息！这消息对于左宗棠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母亲的死，不仅仅给左宗棠在感情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重要的是，依照清朝的例律，丁忧期间，除非有皇上的手谕，否则任何人不得参加公共事业和政界活动、必须守制三年。这就是说，左宗棠要想再往考场一搏，必须等三年以后了。

世上的事情，往往都是祸不单行——母丧之后，父亲左观澜由于伤心过度，没过多久便也一病不起，追随老妻而去了。这样一来，左宗棠赴考的日子就推到了六年以后，并且他也成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身边做伴的，只剩下一个好友张声。

“季高，你来看，那个人是不是欧阳兆熊？”张声急经地问。

居忧几年来，左宗棠没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心思转向了“经世致用”的学问文章。性格似乎改变了不少，但仍像以前一样刚直孤傲，不愿向人低头，因此常为生计所累。左、张二人，偶尔不免要好友欧阳兆熊的一些接济，心中虽然羞愧，但

也无可奈何。幸好欧阳这个人生性豁达爽朗，没有半点施恩图报的心思，令左、张二人深为感动。

来人走近了，果然是欧阳兆熊。他的年龄介于张声和左宗棠之间。欧阳家在湘潭是有名的官宦之家。但他自己却无意于功名，喜欢舞刀弄枪的闲散生活，交游极广。由于长年习武，豹头环眼的他显得体格健硕，神采奕奕，于飒爽之中又带着一丝文人的潇洒灵秀，气度不凡。他老远就叫了起来：“季高，奉兹，久违了！”

左宗棠道：“小岑兄，别来无恙？”

三人落座寒暄了几句后，欧阳兆熊开口说：“季高，我今日来，你猜是为何事？”

左宗棠对张声笑道：“我看，小岑兄是越来越古怪了，他倒问起我来是为什么事了，这是唱的哪出戏呀！”

三人都大笑起来。欧阳兆熊说：“我这次来，是想给季高做个大媒！”

左宗棠一听，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就不以为然地说：“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喽！”

“谁说是儿戏？”欧阳兆熊正色道，“我是认真的，真的准备给你做个媒人。”接着他便将原委细说了一遍：女家家长叫周衡，是湘潭的大财主，家产殷实，但人丁不旺，一辈子盼着生个儿子，可是直到四十岁才相继生了两个女儿。眼下大女儿年方二十，名叫贻端，字筠心。周老爷想给她招赘一个上门女婿，日后给自己养老送终。因为两家是世交，欧阳兆熊又结交

甚广，周老爷便将物色人选的事委托给他了。

当时一听这话，欧阳兆熊就立刻想起了左宗棠，他想到了这个左宗棠虽然家境渐衰，是一个孤儿，但是他正是年轻才俊，胸罗万象，现在正丁忧在家，但日后必有出头之日，前程不可限量；与周大小姐又恰好同庚，正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当时欧阳这么一说，周家也觉得不错，就请欧阳过来征求左宗棠的竟见。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一下子让左宗棠听呆了。他虽已到了弱冠之年，但家中无长又功名未就，因此，从来没有想过成家之事。突然之间谈到这个话题，难免觉得有些毫无思想准备。

见他沉思不语，欧阳又劝道：“这周大小姐我从前也见过几面。的确是端庄娴静，美丽温柔，而且博览群书，知书达理，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姑娘。你如果能娶得她为妻，将来一定是一个贤内助，那可真是你的福气啊！”其实，欧阳在心中还有一句更重要的一句话没说，那就是你左宗棠娶了周贻端，至少可以改变目前这种窘迫的生活状态。

可是左宗棠仍然有一些顾虑，他说：“我一介贫民，功不成，名不就的，拿什么娶妻？”

欧阳兆熊道：“你平日里常说：读书最为第一要事，读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功名，同时也是为了明白事理，学做圣贤，不在功名一路，凡品学兼优的君子，即使不登科第，也是自尊自贵的。没有功名这不是推脱的理由。”

左宗棠道：“当然，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功名，但没有功名

又怎么能够自立呢，所以为功名而读书，也是人之常情。”

左宗棠的一番话说得欧阳光熊和张声一时无言以对，房中一片沉默。过了一会儿，左宗棠又诚恳地说道：“小岑兄，我相信你的眼光，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也很需要一个贤良能干的人扶持。只是明年就是乡试之期，我寒窗苦度多年，总不能白白错过。请你代我转告周老爷：季高功名未就，不敢轻言婚嫁之事。如果周家愿意等一年，我明年乡试得中，一定上门提亲！”

左宗棠因为丁忧未能取得生员的资格，于是千方百计凑了一百零八两银子，纳资为监生与二哥宗植一起参加道光十二年的乡试。这一年他二十一岁。

考试结束后，左氏兄弟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是左宗棠却不知道，他的试卷在几位考官手中辗转反覆，几经周折，终于得见天日。按照惯例，每次乡试的试卷都由助考官先阅，选中的送主考官重审，淘汰的就称之为遗卷，不再有录取的机会。这年的主考官是御史徐法绩，助考官是翰林编修胡鉴。左宗棠的试卷就被胡鉴划为遗卷一类。

但是，这一年恰逢道光帝五十寿诞，为了纪念设寿恩科，特地诏令主考官将未被选中的遗卷重新搜阅一遍，以示皇恩浩荡，绝不会遗漏人才。就在这样的复阅之中，左宗棠的试卷才与其他五份一起，从五千份遗卷中脱颖而出，并被列为“搜遗”之首。

发榜之时，左宗棠被录为十八名举人。左宗植则荣登榜

首，领了“解元”之冕。左氏兄弟双双中举，发榜当日，张声、欧阳兆熊买酒菜，要为他们俩兄弟庆祝一番。四位好友共济一堂，想起昔日左家开馆授徒的热闹景象，感慨万分。左宗植、左宗棠兄弟念及相继去世的祖父母、父母和大哥，更是肝肠寸断，悲从中来，忍不住抱头就痛哭了一场，旁边二人也陪着伤感。

兄弟二人感伤了好一会儿工夫，终于渐渐地平静下来。欧阳兆熊打趣地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你们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呢？恐怕你们前世都是姑娘家吧？”

欧阳兆熊的这一句话倒提醒了左宗棠，他猛然想起自己的诺言——要去周家提亲。这时左家除了两个在湘阴已嫁了人的姐姐外，只有二哥左宗植，婚姻大事，自然要请二哥出面。当下让欧阳兆熊向二哥说明了来龙去脉。

左宗植听后，不禁大喜过望。他斟上一杯酒，跪到家中父母的灵位前说道：“父亲、母亲，如今孩儿和小弟都考中了举人，小弟又即将成家娶妻，我们左家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了！但愿您们在天之灵保佑我们万事顺利，光宗耀祖！”

湘潭辰山桂在堂，上上下下张灯结彩，装点得焕然一新。屋外的大坪里摆着酒席。四面的邻人都赶来吃流水席，觥筹交错，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有些身份的人带着礼物而来，被仆人引进正厅，主人周衡夫妇亲自在里面相陪。

这一天，是周家招女婿的日子。

乡试发榜的第二天，左宗棠就请二哥左宗植、欧阳兆熊前

往周家提亲，随后又登门拜访，让岳丈家看看这个上门女婿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天，周家大小姐贻端在门内偷窥，只见自己的夫婿中等身材，虎背熊腰，下巴坚毅，正是传说中的“颌虎飞而食肉，此为万里封侯之相也。”又听他与双亲对答如流，谈吐从容，进退有度，一派学子风范，一颗芳心早已暗许在这个人身上。而左宗棠见岳丈家资业雄厚，两老待人慈和，也觉得自己入赘并没有多么亏欠。两下情投意合，婚事即刻便定了下来，便选择了良辰吉日完婚。

往事如烟，四年过去了，四年之中，左宗棠先后两次赶京赶考，可惜时运不济，名落孙山了。昔日的左宗棠那种豪情满怀的气概早已消磨了许多。

第四章 无奈只掌教鞭，意外一攀丹桂

左宗棠的卷子生生被从小山一样的遗卷中挑抉出来，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皇恩浩荡。

渌江，是湘江的一条支流，蜿蜒百里，形似玉带。醴陵县城就像一颗明珠，镶嵌在这条玉带上。道光十七年，当时二十六岁的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的邀请，来到醴陵渌江书院主持教学。

渌江书院是醴陵县一座小有名气的学馆。算起办学历史来，前后共有百余年。但是，学馆停停办办，时兴时衰，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几个有真才实学而又善于管理学生的先生。就在左宗棠之前，有一位饱读诗书，却又两轮乡试落榜的老生员主持渌江书院，可仍然是不得要领。调皮的富家子弟把书馆当成逍遥玩耍的场所，想来就来，想去就去，有时甚至一连几天不见人影，就是坐在课堂上，常常也是心不在焉，摇头晃脑，还经常在外面结伙闹事，而一门心思要读书的也只好陪着耗时间。老先生今天点一句，明天点一节，之乎者也，难有收效。

醴陵乃鱼米之乡，富足之地，光滑、细腻、精致、各式各样的瓷品远销各省及海外。五彩缤纷、形态各异的烟花炮竹生产于醴陵城乡的家家户户，因此，富豪商贾很多，当官的人也不少。这些人望子成龙心切，对培育子弟的惟一基地——渌江书院的教学现状日渐不满。也不知是哪一位领头，串联当地的有志之士，联名修书一封，直接呈送到巡抚衙门。诚请巡抚大人吴荣光为他们物色名师来主持渌江书院的工作。

就这样，两次会试落第，科场失意的左宗棠被巡抚大人吴荣光邀请，来到了醴陵渌江书院。

刚开始，面对一个个顽劣弟子，面对一缕缕探询而又期盼的目光，左宗棠决心从学规抓起。也就是说，首先整顿学风。左宗棠用了几个夜晚的时间对朱熹所著的《小学》进行了研读，从中借鉴，制订了八条规定，作为渌江书院的学规。无论出身贵贱，家庭背景如何，只要在这个书院就读的学生，在学规面前一律平等。有位正七品官陈托总的儿子顽劣成性，不仅自己不读书，还一贯地撩拨其他学生，且不说迟到早退已成习惯，就是出入学堂也总是如入无人之境，还经常影响他人研习功课。左宗棠决心就从这个学生那里开刀，整治学风学纪。他抓住这位陈公子一次迟到为由，罚他在课堂门口站了半天。整个上午，课堂内的学生都大气不敢出。而这位陈公子也在课堂外站着不敢挪半步，左宗棠侃侃而谈，安静地上了整个上午的课。次日，惧怕左先生的陈公子没有来上学。第三天，这位陈公子在家人的带领下来到学馆，左宗棠搬出宣布不久的学规，

以“未经请假，擅自旷课”为由，直截了当地拒收了这名学生。

从此，学规便成了不仅仅只有学生，同时也是家长必须遵守的纪律。左宗棠的这一手果然奏效，狠狠地压住了以前管理松懈所造成的顽劣之风。接着，左宗棠又发给每一个前来就读的学生一个笔记本，要求他们把所学功课及心得体会，每天都记在本子上。日落时分，书院大门落锁，授课先生便对学生的功课一一进行检查，没有完成的，或完成得不合格的，就不准出门回家。每月初一、十五这两天，又将学生这半月来的学习心得笔记，进行仔细检查考核，对优秀者给予褒奖，对不明者悉心细细解说。左宗棠的这种做法深受学生和家長赞同。在传道、授业、解惑之余，即教学之余，还时时给学生讲一些做人的道理。勉励和督促学生铭志苦学，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以“苦”字为先，“劳”字为本。不出几个月，左宗棠的严谨治学、教授有方的名声便传遍了整个醴陵。

就在左宗棠在淶江书院孜孜教学，自得其乐时，醴陵县令却正为一桩大事犯愁，那就是两江总督陶澍即将路过醴陵，回乡扫墓。县令犯愁的是，如何接待这位总督大人。

陶澍，湖南安化人，少年得志，仕途畅达，二十五岁中进士，以后历任地方要职。在嘉庆、道光年间，曾连任十几年两江总督。任职期间，在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人的协助下，在兴修水利、治理河道、改革盐政等诸多方面都取得

了很成功的政绩，颇负盛名。他还多次微服私访民间，秉公执法办理案件，在湖南颇受士大夫阶层崇拜。此时的左宗棠虽然与陶澍未曾见面，却听说过有关他的许多政事，早已在心里就有了仰慕崇拜之情，“湘潭人寻布”的故事，在左宗棠的脑海里印象颇深。

“湘潭人寻布”的故事，讲的是湘潭有一位农夫，挑了一担柴要进城去卖，离家之前，他老婆把织好的一匹白布放在他的柴担上，对他叮嘱道：“你进城去把这匹布卖了，然后给我买些棉花回来，我再纺织成布去卖，多赚几个钱。”

农夫满口应承，一定办好这种事，挑着柴担，带着布匹高兴地去了。

当农夫挑着柴刚刚走进湘潭城，就被一个财主的老婆叫住，买下了他的柴。

农夫非常高兴今天运气这么好，一进城就把柴卖了，收了柴钱，卸下柴就往回走。大约走出约一里的路程，农夫猛然想起那匹白布遗忘在财主家里了，急忙回去寻找。找到买柴的财主家，财主老板不但不承认收藏一匹布，还反咬一口说农夫诬赖撒泼，要扭送他去见官，农夫没有办法，只好自认倒霉。因为买卖当时没有第三者在场，没有人证，布匹没了，也没有物证。如果真的去见官，那不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吗？到时候，丢了布匹还要吃官司，岂不是更倒霉吗？

农民想到这里，只恨自己记忆差，低着头憋着气，一边走一边唉声叹气：“唉，怎么办呢？回去如何向老婆交待？这布

匹可是她日日夜夜辛辛苦苦几个月的心血和汗水啊！”走着走着，一不小心撞在一个人身上去了，那人责备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为什么撞到我身上来了呢？”

农夫一惊，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穿戴整洁、气派不凡的男人，身后还紧跟一个年轻的后生。似有些像是听差人的模样，也是眉清目秀的。

农夫忙向那人赔礼道：“先生，对不起，都怪我一时没看路。”接着又往前走。

可是那人却不依不饶，追上一步问道：“你是不是有什么想不通的事，说来我听听。”

农夫心里正憋着一肚子气，他想，人家是财主，是有钱人，说与不说也是白搭，说出来别人也不会相信，弄不好还会招惹是非，引火上身。便连连说道：“得了，得了，还是不说的好的，我自认倒霉吧。”

那男人却仍然不肯罢休，进一步追问道：“你到底有什么事，不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农夫一听，急了，心想，今天是怎么啦，是不是倒霉透顶，丢了一匹布，还要吃官司，躲了吃官司，又遇上个管闲事的，纠缠不休，农夫只好把心一横，索性一个竹筒倒豆子——来了一个底朝天，将卖柴丢布的事一五一十全说了。

那被撞的男人听得很认真，他说：“哦，有这等事？你放心好了，我帮你把布找回来。”说完，就硬拉着卖柴的农夫走进路边一家酒馆。

你道那好管闲事的人是谁？他就是微服私访的陶澍。他把农夫带到酒楼之上，向农夫问明那财主家的住址后，便将他安置在隔壁房中休息，又派人拿着自己的名帖去把那财主请来。

财主一看是总督大人的名帖，连滚带爬地赶到酒楼。陶澍把他请进房中，一边品着茶，一边闲聊着，并向财主要过他手中的一把折扇，反复把玩，这财主正在纳闷，他想，不知总督大人找他到底有什么事。只听陶澍开口说道：“你这把扇子做工十分精巧，图案也很雅致，我想找人仿制一把，不知可否借我一用？”

财主一听总督大人要借自己的扇用，更是有些受宠若惊，他忙不迭地说道：“大人若是喜欢，小人奉送便是，一把小小的折扇，怎可言借？”

陶澍含笑道：“扇子只借用一个时辰，定要奉还的。”说完，便将折扇交与下人，下人拿着折扇出去了，好一会儿还没回来，财主心里更是纳闷，不知总督大人那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走也不敢走，问也不好问，只坐在那里干着急，一时之间，真有一种如坐针毡的味道。

大约一个时辰过去后，下人回来了，将扇子交给陶澍，对他说：“大人吩咐的事情已经办妥。”

陶澍又将折扇交给财主说：“让你久等了，请你回家吧。”

财主告别陶澍，走出酒楼，心中仍然是恍恍惚惚的，被陶澍的这一系列举动给弄糊涂了，心中一直百思不得其解，闷闷沉沉地走进家门，可回家一看，全家人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一样，但一见他平安地回来了，心上的石头才算落地。财主更是糊涂了，正要开口询问，他的老婆忙问道：“总督大人没有为难你吧？”

财主真有一种如坠五里云雾的感觉，忙问他老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

财主的老婆说：“你不是以扇子为凭证，派人回来取那匹白布赎罪的吗？”

“你们在说什么呀？取白布赎什么罪？”财主迷惑地问。

财主老婆提醒道：“就是那个卖柴的农夫丢在我家里的那匹白布呀。”

这时，财主如梦初醒，责怪老婆道：“都怪你贪财，差点害得我要吃官司，幸亏陶大人给我面子，今后这种昧良心的事千万不能做了。”

农夫这边也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清头脑，正在纳闷。陶澍的下人便将他叫了过去，让他看看，这白布是不是他的。

“没错，正是我那婆娘织的那匹布。”农夫说完，便连忙向陶澍叩头谢恩。辞别了陶澍将布匹背到市场去卖了。

回乡扫墓，是这次陶大人在江西阅兵顺道而来的。从江西到湖南安化，途中必须经过醴陵。对于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小小的醴陵县令自然是要竭尽全力招待，尽量办得隆重体面一些。为了准备陶大人下榻的馆舍，这位县太爷可是煞费苦心，他挑选了一处新建的四合院。

这座四合院座落在渌江河畔，面对江中小岛状元洲，风景

宜人，环境幽雅。由于是新近落成的，所以是四壁皆空，日学家什倒是容易准备，县令想到陶大人是位大学者，不可无楹联字画。为此，县令特地召来了本县的文人墨客，为陶大人即将下榻之处撰联作画。而左宗棠作为在醴陵地面已经小有名气的年轻塾师，这回也被县太爷邀请去了。

这一天，醴陵上空碧空如洗，阳光灿烂。开道的锣鼓声，鞭炮声响过之后，两江总督陶澍的轿子抬进了醴陵县县城。在县令的陪同下，他走进了灰墙青瓦的下榻馆舍。只见大门、侧门、厅堂、厢房内外，处处都有新写的对联，悬着新裱的字画，陶澍看着看着，不由得放慢脚步，这是一副字体刚劲、笔力浑然的对联：

春殿语从容，二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月，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中说的“印心石”，就是陶澍年轻时随父读书的“印心石屋”，位于他家乡小淹石门潭边。因为潭中有一块石头，矗立在巨流之中，形状像一块印章，陶家书房便起名“印心石屋”。

有一次，道光皇帝召见陶澍时，听他谈起幼年读书的事情，这位皇帝一时心血来潮，就提起笔来为陶澍题写了“印心石屋”的匾。这是陶澍一生引以为荣的一件事。

这副对联，既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景仰和欢迎，又道出

了陶澍一生最值得引以自豪的这段经历。

陶澍便问跟在身边的知县道：“这副对联出自何人之手？”

知县忙答道：“这是本县淶江书院教习左宗棠所撰。”

陶澍接着笑道：“此乃何方圣贤？”

县令答道：“这左宗棠乃湘阴人氏，其功名虽只一举人，然而却是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实乃当世少有。尤其可贵的是，此人长期潜心史地，埋首兵书，天下山川了如指掌，古今战事如数家珍。”

“哦！有这样的人物，可否请来一见？”陶澍兴致盎然道。

县令忙答道：“卑职遵命，这就派人去请。”

夜色渐浓，淶江在银色的月光下静静地流淌，闪着银色波光。状元洲上芳草凄凄，刚刚摇曳过舞姿，慢慢地又隐入了夜色之中。醴陵城内，一队公差衙役在巡视，他们保护的重点，就是淶水河畔的两江总督陶澍临时下榻的那一座四合院。四合院内灯火通明，坐在厅中的一老一少两位男子，正在促膝长谈。老者年近花甲，他就是陶澍；少者，就是左宗棠，年仅二十六岁。陶大人注视着眼前这位后生，只见他双目炯炯有神，生机勃勃，身材不算十分高大，但体魄健壮，举止得体，礼仪有态。左宗棠所论经邦济世的学问，绝不是寻章摘句的雕虫之辈可以比拟的。陶澍非常欣赏左宗棠，而对陶澍早已仰慕的左宗棠，平日里那一腔为国为民立志报效的想法无处倾诉，也无人倾诉，今日得此机会，便在请教中一吐为快。从盐政谈到海运，从学问谈到国事，这一老一少，一直谈到雄鸡报晓，东方

发白。

翌日，陶澍周游醴陵，察视民情约左宗棠一路同行，又是边游边谈，十分投机。就因为结识了这样的一位忘年之交，陶澍特地推迟了一天回乡的日期。这位两江总督大人认定：眼前这位年轻人日后的前程定会超过自己，这是一匹千里马，定会有驰骋沙场的那一天！

一年后，左宗棠第三次进京会试落第。归来途中，受陶澍再三邀请绕道去江宁拜访了陶公，并结下了历史罕见的儿女姻亲。这次会晤不到一年，陶澍病故于任上，他的家眷迁回安化老家。

左宗棠不忘陶公嘱托，在安化陶公馆一住九年，悉心教导陶澍之子陶恍。陶家作为几代书香门弟，官宦世家，藏书极为丰富。还有明清几朝的宪章和陶澍的奏疏与书信，左宗棠在授课之余，遍读了所有的图书文献，对世事的复杂、政治的得失，又有了更新的认识与了解，无疑，这对他后来的人生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陶澍的孤儿寡母带着一大笔家资回到穷乡僻壤的安化小淹，当地本族和邻里都以为他们可欺，甚至都想来侵占其财产。面对这种情况，陶夫人有些不知所措。左宗棠便对她说：“对于族中的一些困难户资助一些，团结大多数，对于那些无赖的非分要求，或是明目张胆的想来敲诈，得给他点颜色看看，您别着急，由我来对付。”

听左宗棠说后，陶夫人等很赞成他的建议，便择定一个日

子，把陶澍族中的几个头面人物请来。在酒席进行中间，陶夫人拿出一部分钱财，主动分送给本家中的几户穷苦人家。左宗棠走到大门口，伸手把门旁的一只重五百余斤的大石狮子抱了起来，并一直搬到酒席宴前，对那几位陶家族人说道：“从今以后，如果再有谁来胡搅蛮缠，就恕我无理啦！”

说罢，左宗棠又抽出宝剑在院中舞了起来，只见寒光闪闪，却不见左宗棠的人影儿，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几个好闹事的年轻人见了，一个个吓得缩头咋舌，悄悄地溜走了。从此，陶家的孤儿寡母便平安无事了。

在安化陶家的九年，左宗棠饱览了陶澍遗留下来的丰富的典籍藏书，深研了清朝宪章，实践了自己“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雄心。然而，此时的世界风云正在变幻着，西方列强对大清帝国早已觊觎已久。而满清王朝仍然是一种闭关自守的政策。

1840年，英国侵略者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爆发了，而堂堂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化历史的泱泱大国，却在这场战争中以惨败而告终。

左宗棠这时正在安化，消息闭塞，用他自己形容的话说就是“如蛰瓮中”。但他身居乡野却非常关心时局，总是千方百计打听外面世界的消息。他勤奋地阅读各种书籍，上至夏商西周，下至当今朝纲、史传、野史、官书文书，各种记载都悉心搜集。他还根据以往阅读的《海防记载》心得，分析当时的形势，提出了“练垒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

调发、编泊之船，凡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等工具措施。可是，此时的左宗棠只是一介书生，无职无权，纵有满腔的爱国热忱与报国之良策，也只能是徒有伤悲，空发感叹了。

置身于偏僻寂静的安化乡间，已近而立之年的左宗棠心情十分沉重。这一年，他二十九岁了。生日那天，他独自提着一壶老酒，来到安化小淹的印心石潭前，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一边独酌独饮，一边吟诗道：

犹作儿童句读师，
生平至此乍堪思；
学之为利我何用？
壮不如人他可知。
蚕已过眼应作茧，
鹊虽绕树木依枝。
回头二九年间事，
零落而今又一时。

在此期间，正是道光皇帝派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州办理禁烟。这位反帝斗争的先驱到广州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即收缴了英国商人二万多箱鸦片，并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但是，英帝国主义分子并不甘心，他们立即调兵遣将，公然开来大型兵舰，向清政府

提出照令，要求赔偿没收销毁的鸦片，还要割让岛屿，否则，就要实行武力报复。

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上至道光皇帝，下至一班昏庸无能文武大臣，早被英国的炮舰吓破了胆子，又立刻派一个投降卖国的大臣琦善去和英国侵略者议和，将坚决禁烟的林则徐扣上“误国殃民”的罪名，撤职查办，后来又发配到新疆。

左宗棠此时虽然身处偏僻的山村，却谨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认真研究了对付英国侵略军的战守策略，先后写出了六篇军事战略的文章，即《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和《善后》，在这些文章中，左宗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战前、战后以及战争期间各种谋略和方法的运用。另外，左宗棠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抗敌措施，如增设碉堡、简练兵卒、更造船炮等。

他还建议清政府，应该充分发动海上渔民、水勇，调动广大贫苦百姓的积极性，投身到抗敌斗争中去。鼓励他们乘坐小艇，趁黑夜用火炮奇袭英国侵略军。

左宗棠认为，英国侵略者劳师远征，舰船、兵员不足，供给困难，只要举国上下，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坚持抗战，是完全可以打败敌人的，决不能屈辱求和，更不能割地赔款，不战而降。

多少个日日夜夜，左宗棠奋笔疾书写完了这份论策，然后把它拿给在长沙养病的老师贺熙龄，希望自己呕心沥血写的这份论策对于朝廷有所益处，在对抗英国侵略军时发挥作用。

然而，令左宗棠失望的是，昏庸无能的清政府，此时已经是投降派当道，谁又能把一个乡野私塾的一个穷先生写的东西当一回事呢？退休在家养病的贺熙龄，也是无能为力，只有同情的份儿了，他不得不报以无可奈何的叹息。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左宗棠感到国势垂危，前途茫茫，再加之自己的一腔报国热忱也付之东流。他不由得想要逃避这丑恶的现实，决定仿效东汉末年的诸葛亮“躬耕自食，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韬晦哲学，过起隐居生活来。

1843年，即道光二十二年，左宗棠将自己在陶家坐馆，每年所得的报酬二百两银子，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钱，在湘阴东乡的柳家冲，买了七十亩地。左宗棠自己设计规划，建造了一座小庄园。在园内，除了有稻田之外，还有坡地和池塘。他在园内的大门门楣上亲自题写了“柳庄”两个字，他很高兴地说道：“今天，我左宗棠也总算有个家了。”

原来，左宗棠早在二十一岁时，参加乡试完毕，就入赘周家了。乡试发榜，虽然中了一名举人，但生活还是不能解决。在那个时代，招赘周家，对于男人来说，是十分难堪的事，这就表明他还不能自主，不能养活妻子。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左宗棠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好在周家无论老幼都丝毫没有轻视这位招赘入门的女婿，尤其是妻子贻端更是知书达理，贤淑温良，这给左宗棠的精神是一个莫大的慰藉。

入赘两年后，左宗棠才向自己那位孀居的岳母提出，在另一个院落里借了房子，自立门户。这是一个座落在湘潭辰山的

处所，那屋子叫做西楼，依山傍水，环境幽雅。贻端夫人自小就熟读诗书，博古通今。而左宗棠自幼对于八股文就不感兴趣，两次会试落榜了之后，讲求实用的学问。有一段时间里，他把自己关在西楼之上，专心致志地研究地理。他对妻子说：“夫人，我有这样一个计划，根据古今书籍的记载和现有的几份地图，绘出一份全国地图来，然后再画出分省、分府的地图，并加上详细的说明文字，你以为如何？”

贻端支持他说：“好呀，这是有利于国家的大事，我赞成。”

平日里，左宗棠在书房读书、写字，妻子周贻端便点上一炉香，煮上一壶茶，也在一旁正襟危坐，拿出一本书默默地读着。夫妻二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历史，探讨学问，有时候左宗棠忘了某个典故，或是遇到不熟悉的地方，需要查书时，周夫人便从书架上抽出书来，帮他翻阅查找。

婚后几年来，无论是去应试，还是去陶家坐馆，每次离家，夫妻俩总是难舍难分，缠缠绵绵。细心的贻端夫人担心左宗棠一个人在外孤单，怕他思念家人，便特地送给他一个枕头，并亲手绣了一副“渔村夕照图”在枕套上面，只见一叶轻舟系在绿杨树下，远山笼翠，碧水含烟。她还在画旁绣上自己写的一首小诗：

小网轻舟系绿烟，
潇湘暮景个中传；

君如乡梦依稀候，
应喜家山在眼前。

常年在他乡异地作客的左宗棠，每当孤枕寒衾，难以成眠时，一阵阵乡愁油然而生，万种思念一齐袭来，但是，当他枕在贤妻亲手绣的图案上，心中默念着这首美丽的小诗，顿时心中就踏实了。

这时候，左宗棠清楚地看到，与自己同辈的人，有的考中进士，有的点了翰林，都飞黄腾达了。而自己却仍然在这乡间僻野默默无闻，贫穷潦倒得如一个无枝可依的鹊鸟，只能赘居在周家，心中不免有些惭愧。

由于家境贫寒，左宗棠不得不长期寄居湘潭周家，他是多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结束这种“入赘”生活啊！多么想荣归故里，光宗耀祖！然而，上苍似乎总在与他过不去，三次进京会试，三次落第，三年一次，三三得九，整整九年，耗费了他多少宝贵的时光啊！功未成，名未就，如之奈何！从小即负经世之才有什么用？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又有什么用？都三十岁的人了，左宗棠不得不考虑后半生的生活了。于是，通过自己几年的努力，终于安了“柳庄”这个家。

三十年来，左宗棠一直读书教书，与文章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土地主。他在柳家冲七十亩薄田附近置了一份房产，用土砖垒了一圈围墙，建了一个简陋而又不失气派的大门。大门上横悬着一块匾额。匾额之上，是他亲手所

书的“柳庄”。

走进围墙门，是一块土坪，栽有十几棵桔树和桃树。走进堂屋，便可见一条幅高悬于壁，条幅上写着“湘上农人”四个字，家什虽然简朴，但却透着一种整洁随和的气氛。整栋房屋后面，是为了抬高灌溉水位而砌成的一条渠，小渠沿围墙而走，穿墙向外流去，形成“流觞曲水”的风格。

按照古农法耕作七十亩农田，主要栽种水稻，每年清明前后播种，重阳时节收割。左宗棠是一位思想活跃的文人，在农事上也不呆板地仿效古人。他利用每年几次往返安化与湘阴的路途之中，走访农家，观察农田，将别处好的种子、好的耕作方法带回柳庄，督工耕作，平均亩产都高于一般的农户。他还利用空地栽种了一些茶树、桑树和竹子，充分利用地形地利，并开创了湘阴产茶的历史。

有一年的春天，左宗棠的岳母，湘潭周老太太带着儿孙来到柳庄。刚进柳家冲，就看到一大片稻田秧苗茁壮，桃红柳绿，屋舍井然，不禁笑在眉头，喜在心里。三寸金莲迈不了大步，但双脚移动的频率却加快了许多，刚看到“柳庄”二字，女儿贻端带着外孙、外孙女就已经迎候出来了。一一见过之后，左宗棠首先恭恭敬敬地对岳母大人说：“岳母大人，今天让小婿给你露一手，蒸一回米酒为您老人家接风洗尘。”

“真的？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蒸米酒？”岳母惊喜地问道。

左宗棠不无得意地说：“前些时期，小婿从了高师学得此法，还没有亲手试验一次，今日就此机会，让我试试怎样？”

左宗棠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势。还没等岳母回答，就已经吩咐家人动手。周老太太眯着双眼看着已经开始忙碌起来的女婿，心里有几分惬意。

左宗棠早从邻家友人那里借来了一套酿酒的工具，家里的大小人等都全体动员起来，架锅的架锅，套磨的套磨，端水的端水，拿柴的拿柴。左宗棠从厢房的粮仓里取来去年收割的糯米和粟米，找来用木香、青藤、地绵、鸟药、黄荆之类草药制成的曲料，汲屋后泉水制出糟醅，然后点火熬沥。一天两天，大火小火文火，三天四天，便逐渐渗发出一股酒香，五天六天，就已经是浓香扑鼻了。清香诱人的米酒由左宗棠双手捧呈到周老太太面前，岳母大人见一介书生竟能酿制出色香味醇的米酒，心中不胜欢喜，她连抿两口，不断地称赞道：“好酒，好酒，味纯，味香，贤婿你自己也快喝呀！”

左宗棠端起自己亲手酿制的米酒，一仰脖子将酒喝下，哈哈大笑道：“赊八百里洞庭当春酒，韵味无穷啊！”

务农生涯，也给左宗棠带来别具韵味的乐趣。这期间，他还撰写了一部农学著作，自拟书名为《朴存阁农书》。他在博览群书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自己虽然阅读的书籍可称千万册，但赏心悦目的不过数种，而有实用价值的书还是不多。自古以来，传世的农书更是少见。泱泱华夏，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为本，务农是人生的第一要义，为何不趁此机会，为耕作的人写一本书呢？

这样的想法持续了好几年，左宗棠从此便处处留心农事上

的学问，孜孜不倦地收集着书写着。为了证实“深水插秧，浅水耗田”这句农谚的可靠性，他不仅询问了几十位种田行家，还亲自下种扶犁掌耙，插秧抛苗。他写《朴存阁农书》将农事分门别类写了10多篇，对于乡居所必须的常识，诸如栽种收割、畜牧乃至筑墙、挖沟等等，都一一作了叙述。曾经有人说，左宗棠务农，不仅为养家糊口，确实是有志而又有兴趣对农学做一番探索和研究。

就在搬到柳庄的第四年，天下大旱。从五月中旬起，天就没有下雨，一连四个月，滴雨未见，田畴龟裂，赤地烫燃。地里的禾苗枯得像秋后的茅草一般，哪怕是一点火星即可点燃。

夜里，蛙声干嚎，暑热难挡，左宗棠在床上辗转反侧，一把大蒲扇摇个不停。忽然，一股南风混杂着燃烧枯苗杂草的烟味飘进房内，“不好了，着火了！”左宗棠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扯了件汗衣，趿着拖鞋跑出了大门，一股浓烟正从左宗棠家一片大田中升起，一片片的明火在田垅中迅速蔓延开来。“苍天啊，你怎么这么绝情呀！竟让我们农夫颗粒无收！”左宗棠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吞噬着干枯的禾苗，痛心地流下了泪水。

天气大旱，在那个年代人们认为是旱魃鬼为灾，他们到处求神拜佛，希望能赶走旱魃鬼。湘阴乡下方圆数百里，一场接“雷神大帝”接“观音娘娘”的自发活动一个接一个行动起来了。左宗棠作为乡间贤达，自然也被卷入了这场闹剧。

东方发白，天刚蒙蒙亮，燥热的田间小道上、屋舍内已人声鼎沸。震耳欲聋的炮声此起彼伏，一支由24个身穿家织白

布长衣的行香徒，抬着一只用竹子扎成，糊上白纸，龇牙裂嘴的旱魃鬼，牵着几只黑狗从田垌中由东向西，由北向南游过来，游过去。24 人的队伍后面，十几套锣鼓擂得天摇地动，一条布制的乌龙，上下飞舞，舞龙人身着红背褡，头扎羊角巾，汗如雨下，尘土飞扬。接着舞龙队的是一队男子汉抬着一排高架，高架上坐着一对金童玉女，一路浩浩荡荡，热闹非凡。

队伍行至柳庄门前，锣鼓声歇，一位“礼生”唱将起来：

枳枫木，烧桂香，
今日神灵大开光。
开光开光开眼光，
开起眼光看十方；
开光开光开耳光，
开起口来吃十方；
开光开光开灵光，
开起手画十方；
开光开光开肚光，
开起肚盛米汤；
开光要开日月光，
开起日光照四方，
香肉驱邪鬼，
神煞尽收藏。

歌唱声中，乌龙起劲地飞舞。左宗棠家人从家里取出数挂鞭炮，燃放起来。请神的队伍又启动了，沿着田间小路游将下去，如此一连七天，人困马乏，财也耗了，雨，却仍未见一滴。

道光二十八年，连续两年旱灾之后，雷公似乎被臣民的忠诚所感动，从三月起，就开始淅淅沥沥，连绵不断地下起了倾盆大雨，将资水、沅水灌得满满的，饱受旱灾之苦的饥民们又被洪水所困。靠近湘江不远的柳庄，早已成为一片沼泽。左家储存的稻谷，还没有到浸种的季节就受潮发芽了。只好碾碎做了猪饲料。在贫困交加中，左宗棠一家 12 口人都相继病倒，无一人幸免。柳庄内每天都有几只药罐子在煎熬中药，左宗棠拖着并未愈痊的身子，四处告贷无门，只得靠典当度日。家中所有能值几个钱的东西都当出去了，换回食物充饥，买回中药治病。一天，左宗棠对长吁短叹的妻子说：“夫人，你还记得杜甫的《同行歌》么？”

自幼就饱读诗书的贻端，自然对杜甫的这首诗背得烂熟，只是此时此刻早没这种闲情雅兴了。

左宗棠继续说：“我若将其中一句‘男呻女吟四壁静’改动一字，就切合现在的情景了，夫人一定知道改动哪一个字。”

贻端仍无心对答，她手里正在补缀着一件破了手肘处的内衣，没精打采地问道：“改动何字？”

左宗棠说：“就将‘静’字改为‘空’字，男呻女吟四壁

空，不是正切合现在的情景么？”

貽端苦笑地点点头，又摇摇头。

这是左宗棠人生中最苦的一段经历，也是他人生的低谷阶段，当时他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

数十年来一鲜民，孤雏肠断是黄昏。
研田终岁营儿脯，糠屑经时当夕飧。
五鼎纵能隆墓祭，只鸡终不逮亲存。
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嘱儿孙咬菜根。

然而，在全家饿病，四壁空空，终日处在男呻女吟的情况下，他仍然强打精神经常出门为救灾奔跑，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士找有钱人家劝捐，并在族里积谷备荒。

这时候，灾民们从洞庭湖、湘江沿岸纷纷逃来，扶老携幼，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灾民经过柳庄，一路病死的、饿死的随处可见。左宗棠就把族里积备的粮食都拿出来，每天煮几大锅稀饭，施舍给过路饥民，他又懂一些医术，亲自配制一些药物，免费给患病的灾民服用，救活了许多人。

几年来，先是旱灾，后又是水灾，左宗棠全家经常节衣省食，省下些钱，积些粮食去周济穷人。后来，在左宗棠的倡议下，他在族中建立了“义仓”，并且自己带头买了几百石谷捐入义仓，找了几位公证人管理，这个义仓维护了多年，救活了许多人。

在当时，左宗棠不过是一个“寒士”，主要靠那塾师微薄的薪水维护生计，但是左氏家族“七代秀才”受儒家人道主义思想的熏陶，虽然自己贫寒，却仍然有乐善好施、挤贫济困的传统美德，遇到比自己更困难的，丞待相助的人，总是千方百计给予帮助。

第一次参加会试落第，在京城盘桓了半年的左宗棠，还是好友胡林翼送他二百两银子，才有路费得以返乡，一天傍晚，他投宿到路边的一个小客店内，吃过晚饭，他正在房中休息，忽然从隔壁房间传来了争吵声，他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四、五个大汉，围着一个贫苦的老太婆要债，他们大声责骂，老太婆被逼得哭哭啼啼，寻死觅活，看那样子十分可怜。那些人骂了一阵后，临走时恶狠狠地向老太婆抛下一句话：“你别想赖债，明天我们再来和你清算。”

待那些人走了以后，左宗棠便向老太婆询问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老太婆的儿子在鸦片战争中被洋鬼子用枪打死了，老头子想念儿子得了病，为了治病欠下了他们三百两银子，现在丈夫死了，实在是没有银子还债。

第二天，那几个大汉又来了，左宗棠走过去对他们说：“老太婆到了这种地步，你们就是把她逼死也是没有用的。我是一个过路的旅客，想帮帮忙，但身上的银子也不多，我只能拿出二百两银子替她还债，你们看行不行？”

一名大汉对他说：“你替她还了二百两，那还剩一百两，

怎么办？”

左宗棠劝告道：“我是见老太婆可怜，才代她还债的，那剩下的一百两，你们也就别要了吧！”

这时围观的人也劝说道：“就是呀，这位过路的先生能无偿地代她还债，你们的那一百两就别要了，如果真的为这一百两银子逼出了人命，怕你不吃官司！”

那几个大汉只好同意了。左宗棠立即请了店主当证人，拿出了自己的二百两银子给了那帮人，这才算了结了此事。

老太婆千恩万谢，口中念道：“我这一生总算没有白活，遇到你这样一位活菩萨了！”

周围的人也都来恭维，左宗棠对众人说道：“大家想想，她的儿子是在保家卫国中被洋鬼子杀害的，我们将心比心，也应该帮她一把呀，帮助她也是应该的。”

左宗棠的一席话说得大家纷纷赞赏。然而，当左宗棠在人们的一片啧啧之声中离开那家客店时，又要为返乡的路费发愁了。

第五章 登船拜见林公，湘江彻夜畅谈

不管他愿不愿意，左宗棠作了“倒插门”，他怎么也想不到，和温娴柔美的妻子相伴而来的，竟是在翁家一住九年。

那是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林则徐从云南回到福州老家养病，途经长沙。本来这时的林则徐已经是年迈体弱，请假回福州老家调养的，来长沙只是路过，并无公务在身，所以不打算惊动地方，文武百官一概免见，只让巡抚大人骆秉章给快马两匹，他自己已派了一名随从和跟随自己多年的老仆林忠一起，去湘阴柳庄将左宗棠先生请来一会。

林忠领命与一名随从，快马加鞭赶到界头铺，直奔柳庄而来。

长沙这一年的冬天并不很冷，岳麓山上的绿色只是显得比盛夏时浓重了些，但丝毫没有冬日的萧条味道。月亮已经从平缓的岳麓山脊上爬上来，洒得桔子洲上一片清辉。夜未阑而人

已静，虽然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那时的中国都处于多事之秋，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只要雨点还没有打在身上，依然可以高枕无忧，也仍然可以吟风弄月。如果说在整个大清帝国里还有那么几个清醒者的话，那么，左宗棠算得上是一个。

湘江江畔的夜风，让人平添了几份清醒，月光如水静静地洒下一片银辉在桔子洲头，越是让人感到景色的美丽，就越是让人于清醒中感到痛心疾首。不远处，传来了几声沉闷的更鼓，在冬夜的苍凉中是那么的单薄。这样的天气，除去本来就住桔子洲头的人家以外，湖上可以说是万籁俱静。左宗棠却一个人坐在湖头平缓的沙地上，看着江水出神。

水声近在咫尺，但他却不敢走到水边，即使他知道在这样的夜色里，自己的身影不会在水中映出，也不敢想象凭水临风的情境，因为那是年轻人的事，对左宗棠来说，就不免太过奢侈而且荒诞了。事实上左宗棠很早以来就怕站在水边，无论是水声还是水流，都会残酷地映照出他的年龄。

尽管如此，他还是抑制不住一次比一次更强烈的到江边来的冲动，这似乎已是他必不可少的刺激，让他可以不时地在自己的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上仔细地扎一下针，让自己痛出一身冷汗。

不知什么时候，月亮已经高高地悬挂山顶，影子映在江中摇曳成明晃晃的一片。

“徐公”，左宗棠不自觉地吟哦出来，声音不高，但被江风和水面反弹过来，在夜半更深时，却仿佛一片雷鸣。连左宗棠

自己也被吓了一跳，许久许久才缓过神来。

“林则徐”三个字的确是左宗棠近来时常挂在脑际挥之不去的。胡林翼的举荐一石激起千层浪，把左宗棠本来就不曾真正冷寂的热情重新点燃起来，而且在压抑之后，愈烧愈烈。

就是现在，左宗棠也不知道自己婉言谢绝了进入林则徐幕府的决定是否正确。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他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陶家的恩情和陶澍的临终嘱托，固然让左宗棠抛置一旁，但为此舍弃这次机会，很难想象左宗棠还要这样维护多久，毕竟，自己已是三十七岁的人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以半生庸碌无为，左宗棠几乎不敢想象自己今后的情形。正如他不敢走近水边，让水映出自己的容颜一样，岁月的确是无情的。

知恩图报与个人功业、国家大计相比，孰重孰轻？如果以个人功业衡量，固然不足以让左宗棠离开陶家而急起于湘中，但以国家大计而言，儿女之恩就不足为道了，左宗棠惟一有把握的是，自己能不能如自己所预感和设想的那样，出于湘中，立于朝廷，成为真正的中流砥柱？

左宗棠需要一个机会。

林则徐也恰恰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但他却拒绝了，或许这是他后半生最大的憾事或是悲哀。

一阵阵江风吹过，左宗棠在心里又一次默念着自己写给胡林翼的一封信，仿佛这样一遍一遍地念着，就能够借着冥冥之中的神力把这声音传给林则徐，多少平复一点自己的遗憾，多少给自己一点慰藉。

左宗棠对自己这封信的主要部分，早已倒背如流了：

“……天下士之粗通道理者，类知宫保，仆久塾狭乡，颇厌声闻，宫保无从知仆，然自十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载数事，仆则实有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之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尔！尔来公行踪所至，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鸟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槁，未著客籍之一士哉……”

很显然，左宗棠对自己颇为自负，可是这样的自负能否有使自己一显身手之时，这就全取决于他自己了，既然他无法最终摆脱陶澍的影子，那么他就注定一生只能在湘江边上对着江水山月长歌浩叹了。

“先生，回去吧？”周乔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左宗棠的身后。

左宗棠一阵感动，因为自己离家在长沙陶府坐馆，貽端夫人虽然远在湘阴，但几乎时时处处都能看到她的影子。周乔年纪不大，但在周家从小到大十几年，早成了周夫人最得力的仆役，这次为着自己要到长沙，周夫人特地将周乔交给他，随侍

起居，家里的内内外外就靠贻端一个人支撑了。

“周乔。”左宗棠不由地叫了一声。

周乔说：“夫人吩咐过，叫左乔，这也是让我不要忘记照顾好先生的意思。”

周乔一边说着，一边走到洲头一棵半高的柳树底下，从搭在水面上的柳条中哗啦啦地划出一条小船，左宗棠稳步走上船。

左乔说：“姑老爷，这些天我一直看到你心事重重，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不过，我也大概觉察出来了一点；您是不忍心离开陶家，可在我看，你终究不是久住人下的人。也许我说得不对，但您这样长期下去总不是个办法。要么索性安心在陶家，要么早点另作打算，毕竟……”

左乔说到这里打住了，其实他不说出来，左宗棠也能猜得出十之八九——毕竟，他左宗棠已是快 40 的人了，回想起自己初赴湘阴童子试时，看着那些三四十岁还谨小慎微地把卷子捧上去的老童生，自己当时还觉得是那样难以理解。谁知命运这样捉弄人，时至今日，这种景况不是正落到自己的头上来了么？

片刻的沉默之后，左乔又说道：“姑老爷，你看那么多书，有那么多学问见识，我说什么其实都在你心里摆着，我只请姑老爷别辜负了我家小姐，别辜负了陶大人、胡大人的一片好心。其实，我家小姐早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不让我讲给您听，可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小姐说，姑老爷您是一条龙，

决不是一般的人！”

左宗棠依然沉默着，没有说什么。船舷外水花一滚，一条尺把长的鱼倏地从水里跳上来，翻个跟头，又窜到江里去了。溅起的水纹在桨声里荡开，把水里的月影冲成无数银光闪闪的碎片……

再说林则徐一路颠簸劳顿进入湖南境蚋，心境豁然开朗。在林则徐的眼里，湖湘一带更比云贵多了几分亲切。林忠本来还担心林则徐会见物伤情，回想起自己十几年前任湖广总督时的情形，所以一路上变着法子地要分散林则徐的注意力。即使如此，船从云贵一进湖南，林则徐立刻观察出了环境的变化；与其说是景物风土不同，倒不如说是一种感觉，多年在两湖的苦心经营，在别人眼里看来并无二致的湘贵山水，林则徐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分得清楚。

而林忠更没料到的是，林则徐并没有像他所料的那样，在湘中山水间感慨唏嘘，相反，湘中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似乎格外赋予林则徐一种活力，让他在船上每每兴奋不已，像是又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在后面激励着他，让他突然之间精神焕发起来。

终于，在此后的不久，林忠找到了答案——那是船到长沙码头的当天，林则徐就派他到湘阴柳庄送一封信给左宗棠。林忠一路想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令林则徐如此地器重，居然还特地在回籍的路上，专程安排一次会面，而且，听说这个左先生还是一介布衣年近40岁，这更让林忠疑惑不

解；野无遗贤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一个快 40 岁的人，仍然是功不成名不就，沉寂乡野，其人其才到底怎样，恐怕还是值得怀疑的。看来老爷如今确实有些老了，否则，再怎么思贤若渴也不至于请一个老布衣啊！但不管怎样，林忠对林则徐的话总是言听计从，几十年如一日地忠心。

柳庄并不难找，林忠差不多是在回想着过去听过的评书段子中找到柳庄的，他没想到左宗棠在这里声誉还是很好的，他第一次向人询问左宗棠的住处时，立刻就有人很热情地给他指点，并从那些人嘴里了解到，这位老先生已经在前两江总督陶澍大人府里作茧自缚当了多年的教书先生并兼管家，与陶大人还是姻亲！林忠一听，不禁对左宗棠产生几分敬畏。因为这个陶大人曾经还是林则徐的上司，对林还有过提携之恩。

当林忠被左宗棠非常客气地迎进俭朴得有些寒碜的书房时，一眼就看到了书房的那幅对联：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此时此刻，林忠才从心底相信，左宗棠这人确实非同一般。

很难用言语说清，林忠给左宗棠的那封信，对左宗棠而言有多重的分量。虽然林忠早已自报了家门，但宾主落座后，左宗棠也实实在在地把林忠双手呈上的信接到了手中，一眼瞥见

信封上“林緘”两个字，就不啻接过了一块千钧巨石。虽然他左宗棠从来没直接与林则徐有书信来往，但林公的字他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左宗棠在陶家对林、陶二人的书信来往经常细心研读，因此他一眼就可以断定：这信的确是出自林公之手！

半个时辰之后，经过林忠的再三盛情邀请，左宗棠让林忠先行一步，他随后就到。林忠一听欣然答道：“这样更好，林忠就此告辞，恭候左先生的到来。”

自林忠送信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也可以说是左宗棠最狼狈的时间，即使是科举失意，入赘周家，衣食不能自给的那段时间，就尴尬狼狈而言，也不过如此。而惟一不同的是：在周家的日子只是一个等待，一种企盼，企盼着有朝一日可以腾空而起，万里长风直入东海；而今天，这机会明明白白地摆在自己的面前——那晚桔子洲头的月色仍然清晰，但没想到事情竟有这么大的变化，真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了！

左宗棠原以为这些年来来自处乡间，早已荣辱不惊，宠耻皆忘，没想到一接到林则徐的亲笔信竟让自己心跳不已，看来，自己还差得远着哩！

夕阳西下，左宗棠匆忙地赶往长沙码头，只见西边半天红霞。林则徐的官船很显眼地停靠在码头边，船头上一面“林”字大旗迎风招展，让左宗棠立刻想起林则徐在自己想象中的那一绺长须。官船装饰简朴，除了必不可少的定制以外，再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与沿着码头排列的其他商船相比，甚至还有一分寒碜。左宗棠远远望去，就不由得暗自称道：单从这一

点，就可以看出林公的为人、为官的风格，可知数十年来的身名实在是名副其实，自己确实没有敬慕错人。想到这里，左宗棠的心里释然了。他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码头上那些闻讯赶来的各级、大小官员一样，大踏步地从他们中间穿过，走到江边一撩袍带，两步就跳上了跳板，在那些身着官服的官员们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就已经站在船头上了。

船舱门口，林忠面带微笑地迎着左宗棠，只见左宗棠从怀中掏出写好的拜帖，躬身递给林忠。嘴中朗朗说道：“湘阴学生左宗棠特来拜见林大人，请代为通报。”

林忠接过拜帖向左宗棠连连点头道：“请左先生稍候。”说完转身回舱里去了。

左宗棠与林忠的对话，很简单、声音也不高，但还是被码头上刻意侧耳倾听的人们听得清清楚楚，话虽简单，但谁都能从两人的语气中听出了某种默契。这些惯于察言观色的钻营者，自左宗棠在码头上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感觉到了什么，现在一看到林、左二人的那种默契，立刻议论纷纷。

开始，左宗棠从人群后面冲到船上，把这一大群平日里不可一世的老爷们，抛置脑后的行为，本来就够他们恼火的了，现在一看这阵式更是压抑不住了。

只听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五兄，这人是谁呀？”

“谁知道，不过看他那身打扮，也不像是个怎么了不起的人物。”

“他有什么了不起，这小子就是左宗棠，三考不第，都快

40岁了，却什么也不是，能了不起来吗？”

“我看，话也不能这么说。据说此人颇有才干，就连两江总督陶澍还和他攀儿女亲家呢？”

“依我看啦，那是陶大人老糊涂了，沾上这样的亲家不是一辈子的霉气吗？再怎么说明，他姓左的不也只是个教馆的私塾吗？竟敢如此无礼地跑到我们前面去？”

“也真是的，这姓左的也太狂妄了！”

“他与林大人会不会……”

“嘿，林大人初到长沙，哪认得什么左宗棠呀，难道还会是林大人特地请他来的？我看不是那么回事，八成这小子的拜帖里夹有银票！”

“上去，把他揪下来，凭什么让我们这些朝廷命官等在一个白丁后面……”

“上，上去，我们手里也有银票！”

码头上立刻骚动起来，挤挤撞撞地往林则徐的官船涌去，可是到了跳板上，前面几个带头的人又迟缓不敢往前上，毕竟船头上那面“林”字大旗本身就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使他们不敢造次。

船舷上，左宗棠斜着身子，冷眼看着这群穿着大清官服的人群。

正在这时，管家林忠一声高喊：“林大人送诸位大人！”

什么？林则徐送客了。所有的人都惊愕了，左宗棠也有些惊愕，他心中一阵激动：难道林大人是特为自己，才辞谢了这

些前来拜谒的官吏吗？

这时，只见林忠走近左宗棠说道：“让你久等了，左先生。我家老爷特为先生屏退了左右，正在里面等着您。有请！”

林忠的话很平缓，但这几句话的份量无异当年陶澍第一次与之相见的那么激动。左宗棠连忙向舱内一抱拳，报门道：“湘阴学生左宗棠拜见林大人！”

所有的人都盯着左宗棠，左宗棠在想着林则徐。他从未有过的虔诚，迈步向舱内走去。

船舱里面传来了林则徐的声音：“真是湘阴左季高吗？可把你盼来了！”

随着话音，船舱门帘掀起处，稳步走出一位老人，看年纪在七十岁左右，中等身材，典型的南方人方正平和的长相，但那眉宇间仍然有塞北尘漠的肃杀凛然，尤其是颌下的那一捋胡须，与浓眉下那一双虎目，让左宗棠立刻就联想到，刚才在船上看到的那面迎风舒卷的官旗，还有那中心绣着的楷体“林”字的素白月光。

林忠赶忙恭敬地叫了一声“老爷”后，转过身来向左宗棠介绍道：“这就是我家大人。”

林则徐高声道：“不用介绍了，我和季高神交已久了。”

左宗棠道：“大人的英名，神州共仰，我左宗棠区区一介草民，仰慕大人久矣，今日得见，实乃三生有幸！”

林则徐道：“季高不用客气了，这可不像当年与陶公会晤的左宗棠了。”

左宗棠立刻意识到，林则徐是在责备自己趋于世故了，而少了应有的“书生本色”，更看不到陶澍、胡林翼、贺长龄所赞赏的那个左宗棠的本色。想到这里，左宗棠不觉惭愧至极，一时无语。

还是林则徐首先打破了僵局。他说：“季高，古人云，百闻不如一见。今天果然见季高有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的胆略和胸襟，今天所到诸君，虽不全是国家寄望之栋梁，也是湘江岸上的一时豪俊，季高能从中脱颖而出，超越上船；而后又全然无视于衣冕，的确是不同凡响，少有，少有啊！”

左宗棠一听，这才明白，林则徐刚才在船舱里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显然刚才的那一幕林则徐早已看到了。不过，他心里还不清楚，这位一生混迹官场的林大人会怎么看待此事。

这时，天几乎已经全黑下来了，只能看到船上影影绰绰的几个人影。而岸上则亮得多，大小官员的随从提着灯围绕在左右，映出一双双向官船上张望的眼睛，其实，这些眼睛什么也看不清，反而却正好让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左宗棠心想，这不正像是大清朝吗，瞪大着一双肉眼，却不知道在看什么，相反，自己却早已被别人看了个透。左宗棠悄悄地看了一眼林则徐，只见林则徐静静地看着岸上，若有所思。

伫立良久之后，林忠突然意识到不应该就这么站在船头上，而应该回舱里去。他不希望老爷与这位左先生当着这么多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大小官员们这样地畅谈。他知道，老爷在官场里并不是很有人缘，相交的也仅仅都是一班同样不得人缘的

朋友。老爷已经到了官场开缺的时候了，而这个左先生显然还不行，于是他忙走上前去对林则徐说道：“老爷，还是回舱细谈吧。”

林则徐这时才回过神来，他看了看左宗棠，又看了看岸上的灯光和人群，他微微地点了点头，感念林忠的一片苦心。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就更难以控制，或者说不愿再控制自己的情绪，每当这时，总是林忠及时地提醒他；而左宗棠则是大不以为然的，他似乎觉得林则徐不应该这样畏畏缩缩，我左宗棠一介草民尚且不把这等事看在眼里，你一个堂堂的朝廷二品怎么会这样呢？

左宗棠心里这样想着，很自然地看了一眼林则徐，却发现林则徐也正看着他。四目相对，两人几乎同时笑了起来，此时此刻，在两个人心里，有了一种同样的感受：那就是很久没有这样开心地笑一次了。

左宗棠与林则徐进舱之后，分宾主坐定，很自然地谈起了国家大事。左宗棠说：“当今天下言兵事者，在将即不在兵。我堂堂华夏非无可御敌之兵，而是没有可以统带御敌之兵的将帅。林大人一定不会忘记十年前的虎门之事，那时并非我大清无险可守、无兵可战，而以举国八十万之师，竟然不能制胜劳师远征的英军四千之众。我以为，其败在将不在兵，不在战而在守之间的抉择。如果当时以林公之英明。绝不会有这样的后果！”

左宗棠越说越激动，他情不自禁地指天画地，全然不像是

在面对一个颇有威望的朝廷命官，而像是在对一位老朋友阐述自己的陈见，更不像在总督官船之上，倒像是在乡间田野，左宗棠也全然忘记了自己乃是一介布衣，完全无所顾及了。

林则徐也越听越来精神，他被左宗棠的一席话所深深的感动。他真的没有想到，这些话竟然是眼前这个一脸忠厚、个头不高的中年汉子说出来的，他道出了林则徐居官多年的切肤之痛。所有这些痼疾，既非一朝一夕，更不可以轻发议论的，而左宗棠以一介布衣，放胆直对着他能这样毫无掩饰地说出来，本身就完全可以证明左宗棠对他披肝沥胆、言无不尽了。更何况左宗棠还有这种出类拔萃的见识？

林则徐的内心活动，左宗棠并没有注意，他完全沉浸在自己要表达的内容当中。多少年来，他由迫不及待地向他人倾吐自己的兵机韬略，渐渐地在无数的冷嘲热讽或是麻木不仁中学会了闭上自己的嘴，等待着一个可以了解自己人倾吐，如今，他终于等到了。

左宗棠像打开了闸门的洪水，滔滔不绝地演说着：“我大清朝自然国运长久，但自入关以来，已有两百多年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如今面对洋枪洋炮的威力，更是不知所措了。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更有那些饱食终日，庸碌无为之辈，妄自揣测、临阵失措，令战局一发不可收，为了苟且性命，竟做出丧权辱国的勾当……”

林则徐听着听着，不禁脱口而出地说道：“若是我朝早日有了季高，时局或许不会如此……”

很显然林则徐的原意是想说，如果中国多出几个左宗棠这样的人，国事或许不会这么暗淡。但话一出口，也知道自己失言；无论是陶澍还是胡林翼，在向林则徐提起左宗棠时无一例外地摇头叹息一番左宗棠的科场失意，致使英才埋没民间，可是现在却是旧事重提，实在有些不适时宜了。

的确，林则徐的话一出口，令谈兴正浓的左宗棠的内心掠过一丝灰暗和激愤，但转眼之间又消失了。

林则徐迅速找到了一个新的话题，他说：“当今天下，其当务之急是什么呢？”

左宗棠知道林则徐既是在掩饰刚才的尴尬局面，又是在考自己，因为以林则徐的才干，这种问题，应该早已胸有成竹了。而左宗棠也没多加思索就脱口而出说道：“当务之急，首在防务。”

林则徐一听，只觉得这样的答案还是第一次听到。洋人不断侵略和贪得无厌是有目共睹的事，大清朝的武力不支，也不是秘密，但即使如此，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见解还是颇让林则徐失望的。这与刚才左宗棠的谈吐及远见相比较而言，实在太不相称了。左宗棠继续说道：“防务的确是当务之急。首先，洋人觊觎大清不是一朝一夕了，所谓的谈判只不过是形式而已，而所谓的要求更是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因此，战端必然要起，防务之紧急，可见一般。其次，今日之防务废弛，也不是一天两天之误，实在是由内外而引起的，为长远之计，当然应该先修内政，但国事如此，兵事如此，又将奈何？”

林则徐终于听懂了左宗棠的“当务之急在防务”了。他暗暗地点头。

左宗棠接着说：“宗棠数年来无所用心，只是于舆地之学略有涉猎，我以为国家之大患不惟东南沿海，也在西北边陲，甚至西北之忧有甚于东南。只是西北边界绵长，而又多年经营不力，俄国人还有英国人都已磨刀霍霍，窥视已久……一旦开战，沙俄就会由于地理上的优势，粮饷就会源源不断，且西北远离中原，朝廷节制调度多有困难，一旦有了变故，很难应付！”

林则徐一听，连连称道：“说得好，说得好！”

林则徐戍伊犁数年，对于西北防务中的隐患深有感触。他说：“季高，我在西北几年，局势的确如你刚才所言。让人痛心的是，西北非不富庶肥沃，如果经营得当，广开垦植，决不亚于东南，但西北屯政不修、官员不力，使根基浮动，我本有志于新疆效命，但又蒙圣上皇恩——入关，使之事业未成，实为一大憾事啊！”

此时，东方已经发亮，左宗棠便要告辞。林则徐却谈兴正浓。他说：“季高，你先不要急着走。”说着他缓步走到舷窗前，用力推开窗扇，一束猩红的阳光从窗口射了进来，映得林则徐的脸上全是朝霞的颜色。左宗棠跟着林则徐来到窗前，林则徐握住左宗棠的右手，指点着窗前的红日说道：“朝廷不能早日用你，实为一大憾事，但又何常不是一件好事呢？有了这些年的磨练，才有了今天的左宗棠。当今之日，国威不振，以

我观之，你为国效力之时已经为时不远了；而厚积薄发，中年任事，正可有一番作为，比起廉颇、姜子牙来，你却还是这一轮朝阳啊！”

左宗棠听了，心潮澎湃，伏身便拜，嘴中说道：“我左某铭记大人的指教，永志不忘！”

林则徐伸手扶起左宗棠走回舱中，命林忠拿来文房四宝，展纸挥毫，当即写下了一副对联：

此地有崇山、峻岭、藏林、修行；
足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林则徐写完，对左宗棠说：“季高，我老了，西北边陲之事，非足下莫属了。这里有一个书匣，有我在新疆数年收集整理的数据，沙俄军政情况和草拟的战守计划，还有这副对联，一并交给你，但愿足下在西北一展鸿图，也不枉我整理之功啊！”

左宗棠双膝跪倒，接过书匣说道：“左宗棠谨受教训，决不辜负大人的重托。”

第六章 中年身处乱世，位卑不忘忧国

三次进京，三次铩羽而归，左宗棠疑心今生要终老于农桑之间了。

咸丰四年，春寒袭人，湖南湘阴的白水洞。这里千百年来都是宁静的，如同世外桃源。如今却也不再宁静了。为了躲避太平军的骚扰，成群结队的人都躲进了这深山老林。

左宗棠一进山就忙于安身，他将棚子屋草草搭成，顶上盖的是高粱秆叶加茅草，墙壁是用竹片卷着稻草扎成的，然后胡乱拌些泥浆，留个气孔当窗，开个缺口当门，左宗棠把一家老小就安顿在这种陋室里。兵荒马乱的年代，实在讲究不了许多。

在白水洞一带崇山峻岭的山沟里，这里二三家，那里三五户，炊烟四起，鸡犬相闻。其中有一户是左宗棠的至交虞绍南的亲戚，也多亏了虞绍南，左宗棠才算能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找到这么一个万无一失的避难之所。隔不几天，绍南不是送柴送草，就是送米送菜。而更要感谢虞绍南的还在于他每次都带一些山外的情况来告知左宗棠。要不然这“山中方七日，世上

已千年”的漫长日子就更难熬。

在这深山洞里居住的几户人家，的确如同桃花源中的人一样，世世代代与外面隔绝，从来不受外界干扰。世事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没有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痕迹。就连流落街头的乞丐，偷鸡摸狗之辈，也都从来不光顾这深山野岭，真算得上夜不闭户哩。

躲进了这块风水宝地，让人有一种身心陶醉、高枕无忧的感觉。左宗棠这个“湘上农人”，这几年有了田园耕作的习惯，到山中安置好了以后，也在山坡上整出几块火烧地，种上几种早春菜，似乎有起码住上一年半载的打算。其实，他也只是为了活动一下筋骨而已。

左夫人贻端从来没有穷到这步田地，连灶台都是用三块土砖架起来的，做起饭来满屋是烟，她不会烧这种现砍现烧的树枝柴，如果不是那几户人家百般照顾他们，总是把一捆一捆的干柴禾送给她烧，她就真的成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这时候的贻端，最怕的就是做饭，做一次饭就是受一次罪，屋子里浓烟滚滚，呛得人难以忍受，左宗棠总是让大儿子孝威带着弟弟、妹妹到外面去玩。他两口子就只好在烟灶旁受呛了。贻端夫人掌铲，宗棠生火。

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也不知道山外天翻地覆到了怎样的程度，当然，他也不想知道，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要躲避外面的天翻地覆。左宗棠带着自己研读的书籍：《海国图志》、《西域释地》、《圣武记》，还有老友王柏心的著作《枢

言》，于考场上结识的学者徐松著的《西域水道记》等等。在所带的行囊中，他总是宁愿少带一两件御寒的衣服，也不愿从中精简出这些书。虽然他身居这深山野岭，但是他仍然没少看书，没少想事，想的还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想的是世事苍桑，民族社稷的安危与存亡。

这一天，刚刚吃完野菜煮饭，左宗棠正想读一读顾炎武的《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方輿纪要》，在他心目中，明清之间的这“二顾”堪称超人、学者。读他们的书，他总是圈了又圈，点了又点，每一本都通读了几遍。他的读书札记里更是记下了很多“二顾”的见解。临出门时，贻端夫人为了轻装，偷偷地将包括这两本书在内的好几本厚书从行囊中抽掉，左宗棠也佯装不知，待夫人一转身又悄悄地将书塞进了衣包。没有书的日子实在难熬。现在他把书取出来，想起能多带几本书，尽管自己在路上多流几滴汗，他也心甘情愿。

读书人都喜欢清静，左宗棠也是一样，外面孩子们玩疯了，笑呀、叫呀、追呀、打呀、闹呀，实在难得安静，他便端了条矮凳往后山竹林里去，打算这一天看完平常三五日还看不完的书。逃难逃出了这绝好的读书场所，他心里倒有几分惬意。

而贻端夫人心里却挺着急的，因为米筐里剩下的米只能勉强维持一两天，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左宗棠似乎并不太操心家务，成天泡在书堆里。贻端夫人既有对丈夫的怨恨，又有对丈夫的理解，因为她自己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女性，但她想对

书再怎么痴迷也不能饥饿着肚子读书呀！在这孤山野岭必须能首先生存下来，才能谈得上读书。她房前屋后到处找这位一家之主，来到后山才发现他对书出神入化的痴迷样子，出于无奈，不得不打扰他的雅兴，说道：“季高，明天就没有米下锅怎么办？”

对于家庭的责任，左宗棠还是非常明确的，自己毕竟是一家之主。眼看没有米下锅还能安然读书，那是因为他早已安排好了。听妻子这么一问，不动声色地在心里算了算日期，便宽慰妻子道：“不用你着急，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全是我操心的事。虞绍南就住在这低华岭，他早已说好了，就这两天送米来。绍南和我胜于手足之情，你就放心好啦！”

正是这几天，湘阴东乡来了一群人要“请”左宗棠。这天，来“请”左宗棠的人快走近界头铺了，一个兵丁阴阳怪气地说：“老百姓都管我们叫‘粮子’‘大兵’，我们哪里是什么兵呢？这真是活冤枉，我们也不吃皇粮，怎么就叫我们‘粮子’呢？”

一个卒长模样的人，听了这个兵丁那傻乎乎的话，冲他说：“那你要人家管你叫什么呀？真是傻小子！”

兵丁们听了卒长这么一说，又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了：“怎么不好叫？我们头戴红巾，叫我们‘红巾军’不是很好么？我们都信洪大哥洪天王的教，叫‘教门佬’也行吧？你是当官的，管你叫‘官老爷’不也是可以的吗？”

“乡绅们见咱们就跑，那是他们怕财产被我们掠了，干嘛

穷老百姓见了咱们也躲呀？”

卒长说：“怕你傻，傻兵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穷老百姓跑，这位左宗棠怎么也跑起来啦？咱们大帅不是说过，这‘太平天国’的太平二字还是左宗棠上次在长沙大营给叫出来的哩！”

卒长说：“什么真的假的，真的与我们无冤无仇，我们移花接木把他给请去，哪儿请来的还送回哪儿去。这假的遇着咱们了，假的也就真了。可东山这么大，到哪儿去找呀？”

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着，到了路口的大树下。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将斜靠在路边大树下打盹的一个汉子惊醒，这汉子就是躲避官兵追捕的彭老七，一见是当兵的，他也本能地抓起衣服就要跑，却被几个兵丁拦住了。

彭老七急了，他怕引起误会，忙向他们表白道：“我是个穷老百姓，种田的，卖艺的。”卒长说：“什么一会儿种田的，一会儿卖艺的，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彭老七连连说：“卖艺的，卖艺的，就是耍拳脚的。”

一个兵丁走上前去试他的手脚，想掰开他的胳膊，果然如铁板一般，点点头说：“不错。”

彭老七一看他们这打扮，猜测道：“你们是太平天国的人吧？”

兵丁把眼睛一横，说道：“你问这个干什么？你是本地人吗？人家都躲着我们，你怎么倒在大路旁睡觉，安心吗？”

彭老七说：“我是浏阳人，东窜西窜，太累，没想到在这

里歇息一下就打起了盹。”

“浏阳在东边大山那边，怎么躲兵倒往这边来了？”

彭老七忙解释说：“大军有所不知……”

卒长说：“嘿，不要叫大军，你不是说也是穷人吗？天下之人，凡男子皆为兄弟，凡女子皆为姐妹。”

彭老七忙改口道：“啊，兄弟，我不是逃难躲兵的，不，其实也还是逃难的。”

彭老七一听卒长这么说，知道刚才的猜测是对的，他们就是太平天国的人，但却仍然还是语无伦次。

兵丁们一听越发怀疑起来，一个兵丁说：“你吞吞吐吐地干什么？到底是干什么的，是清兵的探子？”

彭老七一听，更是急了，他忙说：“不，我是从九死一生中逃出来的。我们穷人太苦，日子没法过，穷人结成一伙，吃大户，打官绅，向老天爷讨还公道。”

“公道？讨什么公道呀？这天下早已没有公道了，我们都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入了天地会。”

“这么说，兄弟，你们都是起义的？”

“对啦，我们都是天王手下的人，你呢？”

“唉呀，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我也是天地会的，官兵们说我们是造反、是叛逆、是暴动，到处抓我们、杀我们，我是半夜三更抱个没妈的小女娃跑出来的。”

“你的小女娃呢？”

彭老七一提起小女儿，就止不住呜咽不止，说：“是我把她丢了，冲散了，我有事只离开了一会儿，回头就不见了。唉，我钻天入地、左左右右、上上下下，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着她的影儿，就坐在当时与她走散的树下等她。”

卒长问：“你既是浏阳人，那你知不知道‘征义堂’的事？”

这彭老七一听“征义堂”三个字，更是怒火中烧，他说他一定要为那些难兄难弟报仇。原来他就是其中一员，可他还不了解冤家对头除了知府江忠源之外，还有什么人。经太平军将士一说，他才知道真正的冤家对头还有左宗棠，他家就在这界头铺进去不远的柳庄。彭老七正负失女之痛，又燃起一股复仇之火，拎起衣包就要往柳庄走。卒长告诉他说他们就是来“请”左宗棠的，左宗棠现在已经逃到东边大山里去了。

兵丁更明了地说：“什么请不请的，就是来抓他的。”

彭老七一听说是要来抓他的冤家对头的，劲头更足了，只见他“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愿随太平军一起进山捉拿左宗棠，他说：“官兵说我们天地会就是太平军，要抓我的就是他，因为我是到江西去找你们的。”

一个兵丁问道：“你去找过我们？”

彭老七就把那过去的光景一五一十地说了。原来，浏阳东乡的天地会管自己的组织叫“征义堂”。为了求生存，一方面藏藏躲躲，一方面派人四处联络，这个多次出外联络的人就是小哑女的爹爹彭老七。这一天他刚刚出了浏阳地界，就因走漏

了风声而被官兵追捕，幸亏彭老七眼明手快，溜之大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后来，“征义堂”的首领周国虞把他们的总部从当大路的吴家坝迁进了山沟里的裴家河。心想，这下官兵就奈何不了他。

谁知巡抚大人张亮基下令，岳州知府江忠源亲自带兵清剿义民，而江忠源的军帐中就有个军师，就是这个军师给江忠源出谋划策的，这个军师不是别人，正是初次出山，什么官职也没有的左宗棠。是功是过，“征义堂”一节记在张亮基与江忠源名下，但知情者都知道这件事的功过责任在左宗棠一身。

江忠源照左宗棠的指点，一到大围山区就张榜告示，捕诛巨魁，赦胁从。一时间，义民组织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破坏，抓的抓，杀的杀，山里风声鹤唳，遍地草木皆兵。义首周国虞率众拼杀，毕竟山民徒有匹夫之勇，且为乌合之众，纷纷败退，一个个人头落地，江忠源杀得兴起，此诛彼连，累及数百人，一时间血流成河……彭老七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抱着女儿逃命，结果后来又逃散了的。事有凑巧，彭老七的女儿又被左宗棠夫妇遇上，并收为义女。

彭老七就这样如实地讲了“征义堂”被斩草除根的那血淋淋的一幕，领着这一队太平军去报仇去了，暂且将寻找小女秀英的事搁置一边。

两天后，来“请”左宗棠的这一伙人翻过大山，见村就进，逢人就问，冲坳角落，上上下下，到处搜寻，圈子越划越小，离左宗棠躲身的白水洞也一天比一天近了。可是，栖息在

这深山沟里的左宗棠火烧到眉毛却一点也不知情。孝威依然每日领着哑巴妹妹和孝宽、孝勋在房外的地坪里玩耍；贻端每日里忙里忙外，看到小哑女哥哥弟弟玩得起劲，渐渐认定她是女儿了；左宗棠虽然是在逃难中，而读书的兴趣仍然不减，小哑女有时淘气，也攀到他的膝上待一会儿，引他开心。一个小小的心灵怎么会把不是父亲的人当成父亲？或许这是偶然，或许这就是缘份，这是很难说清楚的。

这天，贻端刚把剩下的米煮了最后一餐饭，一家人吃过饭后，该干什么仍然干什么，四个孩子依然在地坪里玩他们的游戏，贻端在收拾桌子，左宗棠在“巴哒，巴哒”地抽着旱烟，他心里想：莫非绍南到午时才送午饭米过来？

就在这时，虞绍南背着一袋米，从山脚下的羊肠小道上匆匆忙忙地往山上赶着，那步子很有些乱，眼睛还不时往后看看。孝威认识这位世叔，远远地就看到了他，连忙往陋室里喊道：“爹，虞叔送米来了！”

相距还老远，虞绍南立刻示意孝威别嚷嚷，并挥手让他把弟妹带进去。自己也三步并作两步奔到地坪里就压低声音叫唤道：“三哥”。左宗棠听到孝威喊，早已迎了出来。一看到虞绍南的那个样子，就敏锐地意识到有情况。果然，没等他开口，虞绍南就一把拉住他说：“快，山下有当兵的找你，说是请你去，上面有事找你。”

左宗棠不慌不忙，以为巡抚衙门有事要找他。谁知听绍南讲完后，心里觉得不对劲，太平天国派人来找他，那事情就不

是很妙。因为他知道这次太平军是从北面打过来的，到了岳州，“征义堂”事件很有可能已经与自己扯上瓜葛了。虞绍南也认为凶多吉少，还是避一避为好，就让他匆匆地收拾行装，领着一家子从后山的小路，到南岗冲郭筠仙那里暂时住一两天，并交代说：“今晚不管筠仙那边有没有过夜的地方，你们都不要再回来，这里由我来应付。”说着就抓过孝勋往正在慌慌张张清理衣包的贻端怀里送，又让孝威、孝宽跟着左宗棠，不由分说地就将这一家五口往后山撵，自己准备将哑女领着，可是哑女不肯离开“爹娘、哥哥、弟弟。”左宗棠只得放下刚刚抱起的孝宽，又抱起哑女。贻端到底是女人心细，她示意虞绍南赶紧处理锅里的五双碗筷，虞绍南会意，把他们送往后山后，这才逐户去导演一出空城计。这家留一句“拜托了”，那家留一句“拜托了”，山民们都会意地点点头。然后再赶回茅棚把凡是可以看出这儿不止住着一个人的痕迹都消除掉，碗筷也有意留下一双不洗，多余的鞋子也送到山民那里去，一切都掩饰得天衣无缝后，虞绍南这才放心了。

左宗棠他们一行六人翻过山后，小路隐没在深深的茅草丛中，带刺的灌木丛又挂着衣角、又刺痛皮肉，孝宽哇哇地哭起来了，左宗棠“嘘”了一声，孝宽就不声不响了。小哑女不知道上哪儿去，为什么要走，但她心里似乎明白，她一刻也离不开这个爹娘，甚至连原来的那个爹也正在渐渐地淡忘了。

山下不远处，左宗棠看到，筠仙老兄的茅草屋已经隐约可见。

山这边，上山的羊肠小道上，彭老七领着“太平天国”的官兵上来了，出现在几户山民的茅草棚前。彭老七操着浏阳口音的长沙话，问一个坐在门口的老妈妈：“请问大奶奶，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姓左的呀？”

老妈妈想起刚才虞绍南的嘱托，回答说：“没有姓左的，我们姓郭。”

卒长也问老妈妈：“有人躲兵躲到这里来吗？”

山民们从容地回答说：“有，有，你看，他就是一个。”他向这边茅草棚呶了呶嘴，示意那棚子里住的人就是。

一个兵丁问道：“他姓什么？”

山民答道：“好像是姓于吧，他跟隔壁余家是本家。”

卒长立刻跑过去，站在门口往棚里试探着叫了一声：“老余。”果然虞绍南应声出来了，说：“叫我？官大人，有什么事呀？”

卒长有些失望地说：“走吧，不是找你。”

彭老七心里也有自己的盘算，能找到左宗棠报仇更好，找不到左宗棠，也顺便找一找自己丢失的女儿。他也不问成年男人女人，专门问老太太和小孩：“老人家，你可曾见到过小哑巴女孩吗？”

对于这件事，虞绍南没有跟山民们对好口，对这突如其来的一问，让她们很自然想起在小坪里玩的小哑巴女孩的形象，竟差那么一分毫，险些脱口而出一个“有”字来。山民一怔，虞绍南更是眼珠子转个不停，心急如焚，眼神中在阻止着说

“不能说，一说出哑女就露馅了，左先生一家就要倒霉了。”山民们都还不曾意识到此人与哑巴女孩的关系。

年已七旬的老妈妈，虽已过古稀之年，倒也不痴不呆，笑了笑说：“我们家的几个娃娃都是伶俐俐齿的。”说着就把几个娃娃都拉到身边，这个一声“奶奶”，那个一声“外婆”地叫着，彭老七有些失望。

本来虞绍南不会抽旱烟，却拿起左宗棠一时忘记拿走的旱烟袋巴哒巴哒地抽起来说：

“我姓虞，你们几位官大人找谁？”

卒长说：“我们找，不，我们是来请左宗棠先生的。”

彭老七趁此机会溜进棚里。

虞绍南假装糊涂地说：“这个左宗棠是男还是女呀？”

卒长说：“去你妈的，别罗嗦了，走吧。”于是一挥手，示意手下人就要离去。

彭老七非常得意地拿出五双筷子、五只碗，冷笑一声“嘿嘿，你逃难，你家里有几口人？”

虞绍南回答说：“嗨，穷人家几只碗都舍不得让人家打破，让官爷们笑话。我就一个单身汉，喏，刚吃过饭的碗还没洗呢！”

彭老七仍然不死心，又问道：“我在路上走散了一个女儿，你见没见到过？三四岁，有这么高。”说着他用手做了一个比试动作。

虞绍南心里有些紧张，他没料到这个人突然间又话锋一转

问起小哑女来，他也跟着说道：“这么高，梳着两只小羊叉辫？”心想，那小哑巴女孩很可能就是他的女儿。

彭老七一听，来精神了，他向卒长示意，让他多呆一会儿，或许还能捞到什么，对虞绍南连连说道：“对，对，不错，你在哪儿见到过？”

虞绍南这时有心要耍弄他们，便说道：“正月初五，我上湘阴城去，在街上见到了一个没人认领的小女孩，不过，恐怕不是你要找的小女孩。”

彭老七一听，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要说是在城里，就是在长沙城他也要去找啊！急切地继续追问道：“你怎能知道不是我要找的呢？”

虞绍南更是假戏真作，俨然那就是一个实事似地说：“唉，她可是个哑巴呀，站在雨里淋得个透湿，哭得眼睛都红肿起来，真是可怜呵，问她是哪里的孩子，爹娘呢？她总是咿咿呀呀的。”

彭老七更是眼圈红红的，声音已经有些哽咽地说：“没错，没错，她就是哑巴。”

卒长在一旁听得不耐烦地说：“得啦，你去找你的女儿吧，我们走了。”

彭老七说：“我跟着你们一起走，我只是顺便找找我的女儿。”

这一群人就这样顺着原来的路下山去了，山民们，包括那位老奶奶在内，都开心地笑了。

十几天过去后，左宗棠逃难归来，回到柳庄就一心务农，他一双赤脚草鞋，一副下地耕作的架势，解下系在腰间的围兜，拭着喂过猪后的双手，取过早烟袋，装满一袋烟，瞥见书架上层层叠叠的线装书，抚念仕途，不胜感慨。近些天来，连日整理藏书，浮想联翩，唏嘘叹息，怅然若失道：“唉，读书，读书有什么用呢？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读书了。”焚书的念头不知什么时候就产生了。而且这决心是早已下定了，只是连日来还未能真正下决心把他喜欢的书付之一炬。貽端夫人也不知他心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总是叫孝威别让哑女——这个已被左宗棠取名小芳的小女孩，去打扰爹爹，说爹在书房读书是不能吵闹的。孝威倒是早已习以为常，可就是这小哑巴，初来乍到，不但不懂得规矩，而且对什么也感到新鲜，并且偏偏爱到书房去缠着左宗棠叽叽喳喳的。左宗棠心乱如麻，任哑巴怎么可爱，他也高兴不起来。小哑巴不明白爹今天是怎么回事，把书架上的书一擦一擦地抱到坪里去，也傻乎乎地帮着往外搬。左宗棠见了又好气，又好笑。但也没理他，就任她去了。

地坪上的一个角落，已经乱七八糟地扔了一大堆书。左宗棠此时此刻再也不当它是传世之宝，过来过去就在上面踩着，小哑女也许觉得这很好玩，也故意在书堆上，上上下下地践踏着。左宗棠见了，不知怎地心里又有些隐痛，一种莫名的痛惜，于是他又将哑女拉开，噘着嘴不许她糟蹋书。这下可把小哑女搞糊涂了，心想，我明明看到您从书上踏来踏去的，怎么我踏就不行呢？难道就只许大人踏，不许小孩踏吗？但不管怎

样，小哑女还是很听话的，她乖乖地呆在一边，左宗棠不由得又顺手拿起一本《皇朝经世文编》，瞄了一眼。在过去，这样的书，他可是非常珍惜的，这不仅仅是一本好书，而且还有一段难忘的师生之情：

那还是在道光十年十月，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因奔母丧回到长沙。左宗棠前去拜访那一天，左宗棠来到贺府，师生相见，格外亲切，格外投机，左宗棠求老师借几本书给他读读，贺长龄非常乐意借给他，问左宗棠看不看魏源与他一起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左宗棠接过来翻了翻，当即就捧在手里读了起来，贺长龄说：“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读完的书，你就拿回去读吧。”

左宗棠每次贺家之行，总要借上三五本书，但却总是一次只能还一两本，贺老师也不催他还。贺长龄想，书到了真正懂书的人手里，就不必催他还了。

可是，这本书居然要被扔进书堆，准备付之一炬。这怎不令他有些惶惶不安呢？岂只是不安，简直就有些不像话了，左宗棠不得已又将这本书拾了起来，放在一旁。虽然贺老师早已作古了，可是又怎能辜负老师一片苦心呢？

但是，就在地上书堆里，像这样既有阅读价值，又有不寻常来历的书又何止一本呢？这么一来，又能烧几本呢？他一想起老师、朋友、家人对自己寄予的厚望，就觉得焚书不仅是一种叛逆行为，而且也辜负了所有的亲人；但是，当他一想起三试不第，以及初入仕途，又连连失意的种种遭遇，又觉得就是

这些书害苦了他，还不如没读这些书的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他就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中煎熬着，好几天神情恍惚。

到底烧不烧，烧哪些书，留哪些书？左宗棠斟酌了又掂量，掂量了又斟酌，思绪越来越乱。一个人对于某一件事犹豫不决时，那是最难捱的。左宗棠越想越气，终于站起来，一脚踢去，把掂量再三的从书堆中选出来的打算留着不烧的书又几脚踢进书堆中，嘴里骂道：“读了三四十年书，人生忧患识字始，懂得越多忧患就越多。瞧那些泥腿杆子多快活，他们似乎就没有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季高呀，季高，何必自找苦吃，何必杞人忧天、瞎操闲心呢？”左宗棠揪着自己的头发，撕扯着自己的胸膛，一副无可奈何的读书人的苦状，让人很自然地由衷生起一股怜惜之情。

小哑女见他把选取好的书又踢乱了，心理很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以为大人们该这么做，也就跟着哇哩哇啦地将书踢来踢去地玩。左宗棠也没理她。

房里，贻端夫人在喂孝勋吃奶，听到院坪里的声响，起身往外一看，天啦，怎么回事呀！她立刻对身边的孝威、孝宽两个孩子说：“孩子，快去看看，你爹今天是怎么啦？”

院里的草坪上，左宗棠若有所思地来回踱着，一个声音在对他：“烧掉它，全部烧掉它！”而另一个声音却在对他：“疯了，你真的疯了吗？你怎么能学秦始皇呀？”孝威和孝宽这时来到他的身边，他也没有留意，孝宽人虽小，但却很能体谅父亲的心情，他感到父亲的心情不好，想往左宗棠的怀里依

喂，谁知左宗棠一把将他推开。孩子被父亲这冷酷的举动吓坏了，哭起来了，左宗棠一愣，又忙将他拉进怀里，哄着他说：“是谁惹了我们小宽宽呀？呵，宽宽乖，不哭。”小芳也凑过来与哥哥亲着。左宗棠掏出火镰点燃手里的烧纸捻子，口中念念有词地说：“别人七月十五烧纸钱，八月十五烧宝塔，爹今天三月十五，烧个书宝塔给你们看看。”他说着，把孝宽从怀里放下，一吹纸捻，就把书给点燃了。

孝威毕竟大些，他惊讶地大声问道：“爹，你怎么把书都烧了呀？”

左宗棠充耳不闻，他觉得一个小孩子家，没有必要给他讲许多道理，因为再讲多些他也不懂，就简单地回答道：“烧，烧掉它，留着也没用。”孝威觉得不对劲，这与爹平常的言行完全不一样，于是他一边叫喊着，一边回家去叫妈妈。

火真的烧着了，孝威跑到厨房门口，烧书的火光早已使贻端大吃一惊，她忙将孝勋放在摇篮里，一边扣衣服一边往外跑，与喊叫“妈妈”的孝威撞了个满怀。

贻端着实受惊不小，老远就冲左宗棠叫喊道：“季高，你今天是怎么啦？”只见她三脚两步地冲过来，没命地一阵猛踩，把火扑灭后，又大声问道：“你疯了呀，季高！你这是干啥？”

几个孩子都哭起来了。而左宗棠却仍然愣愣地说道：“不烧了它还占地，留着也没用！”

贻端忿忿地说：“谁说没用，你没用，孩子也没用呀？你是疯了，还是喝酒了？”

左宗棠申辩道：“谁喝酒啦？我是不读书的了，没有这些书要省许多事，柳庄是庄稼汉的柳庄，不是读书人的柳庄。”

贻端更是火了，她说：“庄稼人咋啦？庄稼人就不读书呀？你不用，我有用，孩子有用！”

左宗棠仍然坚持着说：“有什么用？”

贻端气愤之极，她说：“真没用，我也留着糊帮子做鞋。”

左宗棠真的有些歇斯底里，他突然狂笑起来，高声嚷道：“孩子们，这下你妈妈可发大财了，她要给你们糊好多好多的帮子，做好多好多的鞋！留着吧，留着吧！”

贻端慌忙地整理着地上的乱七八糟的书，懒得理他，她突然捡起一本上面盖有“陶澍藏书”印章的书说道：“你看看，你这个疯子，这是文毅公的书，是孝瑜她公公的书，你对得起人家吗？你怎么向少云和孝瑜交代，你就这样回报人家一片苦心吗？疯子，疯子，疯子！”贻端一口气说了三个疯子，左宗棠只是耷拉着脑袋，呆若木鸡地站在一旁，再没有说话。

贻端又和孩子们一起把一摞摞的书往回搬，往书架上排好。并把烧得难看的书放在一边，准备好好地包一包，左宗棠还在书案旁坐着发愣。贻端一边摆放着书，一边数落着他的愚蠢行为说：“在我们柳庄，书比几亩田，几块地重要得多。六月六关公晒战袍，书原来是你的宝贝，你的命根子，今天你烧书，那就是说你不要命了。”

平日里孝威在几个孩子中是一个比较乖顺的孩子，今天也站在妈妈一边，像大人一样批评着爹爹，他说：“爹呀，你连命都不

要了吗？”说着，就用指头点了点爹的鼻子。左宗棠也没生气，反而将他搂在怀里，一声不响地听着他们母子俩的批评。

从书堆里又清出了好几本大舆图，贻端火气更大了，便冲着左宗棠说道：“你看看，你看看，连这个也烧了！”她指着那大舆图，翻出一幅折得好好的用丝线绣的彩色地图，“哎呀，你这个人啦，连这样的一幅图你也能下手，这可是我一针一线替你绣了三个多月才绣成的呀！你今天是吃错了什么药呀？是什么妖魔付上你的身了，请驱鬼先生来驱赶走吧！”

贻端的一番数落，并没有让左宗棠清醒许多，他仍然没精打彩地说：“贻端，糊帮子的纸，家里不是很多吗，这些书真的很恼人，还不如一把烧了，化为灰烬更痛快。”

一听这话，贻端盯着看了好半天左宗棠，她不由得泪如泉涌地说道：“季高，我跟你穷一辈子，苦一辈子，我没有一句怨言，你进京赶考，没盘缠，我一百两压箱银子统统给了你。古有‘徐孟母，择邻处’，望子成龙，我周贻端也是望夫成龙，用心良苦呀！你如今倒好，成了泥鳅不说，还自甘堕落！”

左宗棠理屈词穷，只摇头搪塞道：“妇人之见。”

贻端真想痛快地大哭一场，她厉声反问道：“妇人之见？那么何为君子之见？你成了大器，不仅为你们左家，也为我们周家，为湘阴、为整个湖南增添一点光彩，我也想得开些啊。你这样颓废消沉、自甘堕落，叫我如何想呢？”

左宗棠一听妻子提起“考”字，就振振有词地说：“我在城南书院，一年考八次，次次得头名。”

贻端说：“城南书院的考试，能取功名吗？”那些都是学堂的考试，不能算一回事，要到考棚里去关上两三天的那种分试、会试、殿试上出名才行。提起科举考试，左宗棠的气更大了。本来考试是选拔人才，而他从十五岁开始考起，考来考去，考了几十年，却什么也不是。于是，他再一次掏出火柴就要去烧它个痛快，嘴里说着：“这世道，谁稀罕什么才不才的呀？读书？屁用！一钱不值！”

贻端听了，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她一把夺下左宗棠手中的火柴和纸捻子，不许他胡来，拽他坐下，自己也拿了把椅子坐下，对他说：“读书不一定就硬是要去做官！”

左宗棠一听，不禁冷笑道：“不要说好听的话了，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什么？读书就是要为国家做事，为国家做事说白了，不就是当官吗？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没有一官半职，怎么为国家出力？”

贻端对左宗棠这几句话没有反驳，而是对他说起了这多年来，自己为了丈夫有所长进，红袖添香，常常陪伴着左宗棠挑灯夜读。她说：“你自己想想，哪一次我不是陪着你读书到深夜呀！你读到三更，我陪到三更，你读到半夜，我陪到半夜，夏天为你打扇，冬天为你添柴加火。你没有考取功名，我没丧失信心，你倒丧失信心起来了！”

左宗棠忿忿地说：“三试不第，能不丧心？”

贻端鼓励地说：“三试不第，就不能再考吗？四试，五试又如何？”

左宗棠一听，连连摇头，慨叹道：“哟，我的夫人，我左某前前后后已经是十三试了，不是我的文章不好，我也遇到了好几位伯乐，可认识我的伯乐又都是几个小官，品位很低。”

往事如烟，又浮现在左宗棠眼前……

历历在目的往事，让左宗棠感慨万千，贻端一边听着他的讲述，一边替他把书往书架上放。正放着，一份夹在书中的考卷掉落在地上，她拾起来一看，那是左宗棠第一次参加京试的考卷，已经被火燎去了一个角，但文章的题目“置省”两个字依然无损。在道光三年，左宗棠就独具远见卓识，认识到西部边陲急需引起朝廷重视，否则国将无宁日，他的这一见解比他写这篇文还要形成得早。关注新疆和整个大西北，可以说是左宗棠从小读书就形成的思想。

但是，一提起这篇文章，左宗棠就更是火了，痛恨偌大一个朝廷，却没一个知音，虽然文章掷地有声，却不料丢在水里竟连一个泡泡也没有。他说：“如果林则徐当主考官，我左宗棠才有出头之日。”

一句话又勾起了贻端对往事的回忆。

她还清楚地记得，与左宗棠成亲的那一年底，左宗棠赴北京赶考，那时他们还住在湘潭周家的西阁楼。有一天，贻端正在为即将出世的孝瑜准备衣服、屎片，左宗棠一脸晦气地从外面回来，贻端以为他遇到什么麻烦。只听得他唉声叹气地说，这大考年的，可是自己却考不成了。赴京赶考在当时的确是一件大事，仅仅盘缠就需要几十上百两银子，一般的贫寒人哪里

有这一笔资费呢？那时候时兴族下资助，左氏宗族的人已经这个三两的，那个五两的为他凑够了一百来两银子，又怎么会考不成呢？中了举的人都有资格参加会试。原来左宗棠行前正值年关，去长沙大姐家省亲。朱家姐夫很穷，且不说年关难过，就连一日三餐也难以为继，没有油的菜还好说，竟连盐都少放。越是穷人越是借不到，挪不来，正在啼饥号寒中。左宗棠虽穷，毕竟没有穷到这步田地，心想大姐太苦，百两银子数给了大姐，一母同胞的亲姐弟，他不拉一把，还有谁会拉呢？所以一回到湘阴，就是一脸的沮丧。

贤淑的贻端并没有埋怨他。夜深人静后，她忽然在床上翻过身来，对丈夫说：“你打点行装去考吧。”

左宗棠笑道：“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到的，遥遥数千里地，拿什么去考呀？”

或许这是贻端经过思前想后作出的决定，她为这件事已经煞费苦心，所以她一直没有睡着，她接着说：“我把压箱的钱给你去考。”

左宗棠半晌无语，将信将疑。贻端起身从箱子底下取出一叠银元，又从手腕上摘下镯子，从耳垂上解下坠子，髻上抽出簪子，一齐交给左宗棠手中说：“去吧，如果不够，我再去借。”

左宗棠不知所措，喃喃地说：“这……”

贻端平静地说：“这什么？你说够不够？”

左宗棠连连点头道：“够了，够了。不过，夫人，这镯子、坠子、簪子我就不要了。”左宗棠准备将它们物归原主。

贻端坚持说：“宗棠，你就拿着吧，家里的事你不必担心，只要你有了出息，再苦再穷我也甘心，你不中进士，我就是穿金戴银又有什么意思呢？”

左宗棠被妻子的一片肺腑之言深深地感动，他仍然是不知如何是好，说道：“这……”

贻端也非常理解丈夫的心，说道：“唉，你这个人啦，你放心吧，我相信，我跟着你总会有一天要苦出头来的，苦是暂时的。”

左宗棠还在犹豫地说：“那你……”

贻端深情地说：“别管我，你只管一心一意去赶考。”

就这样，左宗棠肩负着族人的重托与妻子的厚望，走进了京城，进了考场。这篇“置省”的文章可以说是他使出了浑身解数，自己也寄希望于能够一鸣惊人，鲤鱼跳龙门，谁料却是名落孙山。现在，贻端无意中又将它翻了出来，这一鸣没有惊人，鲤鱼也没有跳出龙门。但文章他却是花了不少心血写成的，怎么能一气之下就往火里扔呢？这不是对自己的心血和劳动的一种践踏吗？

左宗棠也无心作很多解释，反正整个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竟无人识得西北边疆的重要，应当置省，应当戍边。当官的不会认认真真地为国为民举荐德才之人，写了文章又有何用。读书也是报国无门，徒增惆怅和悲伤。但贻端却不是一般的女性，她说：

“留着它，日后定会有用处的。”

左宗棠被夫人的那种远见卓识所折服，他不再笑话夫人留着糊鞋帮子的话了，他也知道，那是夫人有意这么说的，她怎么会舍得用书来糊鞋帮子呢？于是他感慨地对夫人说：“你都认为是真知灼见的，而那些官大人们却视之为无稽之谈，狂言乱语，口口声声说荒漠之地，争它何益。我如果不读书，不懂得什么疆域，不也会人云亦云地跟着大喊大漠大漠，寸草不生，有了不多，无了不少，不操这份闲心该有多好？夫人，你叫我怎么不灰心丧气要烧书啊！”左宗棠一巴掌踏踏实实地拍在书案上，站起来说：“我想从此以后，学一个陶渊明，学一个南阳诸葛，绝意仕途，隐姓埋名，终老田园，又有何尝不好呢？只是苦了你，尽心尽意守着我，却到如今仍然是什么也没守着，我实在是惭愧！我吃了读书的多大的亏呀！”

贻端稍稍想了想说：“你说的倒也是，不过话还是应该说回来，不是有一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吗？你才刚四十出头，才到中年，正是如日中天的年龄，正是做事的年龄，来日方长，还没到丧志的时候呀！姜子牙不也是八十三岁才入相吗？”

左宗棠听完夫人的这一番开导与安慰，心情舒畅了许多。他突然问道：“你是说我还不老？”

贻端说：“老什么呀！就是真的老了我也不嫌你。是金子总有发光的时候，是千里马，终究是会驰骋疆场的，书是不能烧的啊！”

左宗棠默默地点了点头，他从心底佩服这个跟随自己同甘共苦几十年的糟糠之妻。

第七章 伯乐举荐何用，无奈屈居人后

左宗棠不乏封疆大吏的赏识，但一纸功名，却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夜深入长，纵横啸傲间，他突然发现，耳边几茎斑白的须发……

山中的生活很清静恬然，但白水洞里每一个人都能看出左宗棠内心的焦灼，自从郭嵩焘来过之后，所有的人都非常自觉地不提左宗棠出山的事，但生活要恢复到以前，显然是没有很大的可能性。

因此当胡林翼写给左宗棠的信被辗转送到山上，交给左宗棠手里时，所有的人都在期待着什么，包括左宗棠自己，一看信封上熟悉的“胡缄”二字的时候，他自己就本能地觉得，这将是自己命运的一次真正转折。信中写道：

……张中丞两次备礼派专人来请先生，一阻于兵，一计已登贤，昨日中丞来信，言思君如饥渴，中丞肝胆血性，一时无两。林文忠荐于宣宗皇帝，是以

大用。先生最敬服林文忠，中丞林文忠一流人物也。去年冬，曾以大名荐于程制军，而不能告知先生，固知志有不屑也。林翼非欲浑公于非地，惟桑梓之祸见于甚明，忍而不言，非林翼所以居心……

不看则已，一看不由得让左宗棠出了一身冷汗。他一直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最有道理的，可一接到胡林翼的信，才明白自己险些酿成大错，尤其是胡林翼在信中批评他“先生之自为计则得矣”，更是振聋发聩，也是左宗棠许久没有听到过的警策之声。左宗棠看着看着，不由心潮起伏，或许，几番起落之后，自己终于迎来了一鸣惊人的机会。

左宗棠便大声叫道：“贻端！”

周、张二位夫人听到左宗棠的喊声，都不约而同的来到门口。本来，从那一封信送进来那一刻起，两位夫人就非常不放心信里的内容与左宗棠的情绪，这下听到叫声，都忙不迭地跑进来。而一看左宗棠的神情，周贻端和张茹这才算有些放心了。

左宗棠说：“哦，你们俩都来了，也好，快找人去请郭先生过来，准备酒菜！”

话音刚落，郭嵩焘竟从门外迈步走了进来，并说道：“左兄是要找我吗？”

与左宗棠一样，今天的郭嵩焘也和上次在这里不欢而散的判若两人，满面春风。人还没有走进屋，郭嵩焘就一路向屋里

的左宗棠拱手。他说：“今天，我可是请自来，不过，我还是不知道那酒菜是不是为我所准备的？”

左宗棠向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因为这才是自己一贯熟识的郭嵩焘。便立刻抢行几步，到屋外把郭嵩焘迎进屋来，二人仿佛有了很自然的默契，彼此谈笑风生，又像是当年在长沙时那样。

这边两位夫人也看得有些莫名其妙，她们看到左宗棠和郭嵩焘都这么高兴，就相视一笑，赶忙下去准备酒菜去了。

郭嵩焘问：“季高，今天是不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可不要瞒我呀？”

左宗棠道：“郭兄，你就别故弄玄虚了，还要我说，我今天有什么高兴事，还瞒得过你？我看你就是冲着这事来的，不然，你会在这个时候到我这里来，这么巧？”

郭嵩焘仍然说：“这可真是冤枉，我只是路过，顺便来讨酒吃的。”

左宗棠道：“别装糊涂了，我看你是写卷子行，编瞎话，一点也不圆。说实话，你是不是也收到胡林翼的信？”

左宗棠可真是一语道破天机，郭嵩焘只好赔笑了。他说：“季高，果然是高人。怎么，我收了别人的来信，也要你来知道？”

左宗棠道：“我不单知道，你收了胡林翼的信，还知道是胡林翼在信中让你过来的。”

郭嵩焘一听，忙摆手道：“好了，好，我也不跟你绕弯了，

再等一下，你就要把什么也说出来了。哎，不怪别人，怪只怪胡林翼害我呀！”

郭嵩焘说着，作出一副哀告无门的样子，把左宗棠给逗笑了，他自己也笑了，笑过之后，郭嵩焘很认真地问左宗棠道：“季高，胡林翼在给 my 的信里说他要劝你出山，还说张亮基为人处世不在林文忠之下，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让我也来劝劝你，不知你到底意下如何？”

左宗棠仿佛是要诚心听一听郭嵩焘的意见似的，故意避而不答道：“你以为，我是应该出山，还是不出山？”

“季高，”门外传来周夫人贻端略带责备的声音，“都几十岁的人了，怎么还和小孩似的，净跟人家瞎逗，郭兄是来问你的，你怎么倒问起别人来了？”

随着话音，周夫人和张夫人二人就端着几样酒菜进来了，在桌上摆好，毕竟是夫妻一起生活多年，很了解左宗棠的个性，周夫人在外面一听，就知道左宗棠已经打定了出山的主意，现在不过是跟郭嵩焘兜兜圈子而已。

郭嵩焘很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左宗棠不仅性格狷介，而且一旦情绪上来，与至亲至近的朋友开起玩笑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也往往让人吃不消。尽管左宗棠向来方正得很，但偶尔来两句玩笑，就更让人有一种吃不准的感觉，因此很难得不得罪人，郭嵩焘想左宗棠以如此的性格去官场中混，真的不知是喜还是忧。便说道：“左兄，你要是真能出山，那可是国家之大事，民族之大幸也！”

本来，郭嵩焘准备继续说道：“但就你的性格而言，未必对你是一件好事。”但是，话说了一半，他还是打住了。好在此时的左宗棠只顾高兴，丝毫没有觉察，倒是周夫人似乎有所感觉，因为郭嵩焘看到他伸到自己面前倒酒的手微微抖了一下。他不由得抬头看了一眼周夫人，发现周夫人也在看自己。郭嵩焘忙掩饰地端起面前的酒杯，起身祝酒说道：“祝左兄出山马到成功，一展鸿图！”

贻端接着说：“好，也加我们姐妹俩一杯！”周夫人也满满地倒了一杯酒，端了起来。继续说道：“郭兄、季高虽然有那么多人看得起他，愿意帮他，但他毕竟在家里闲散惯了，加之他的脾气又不好，以后官场里有什么事情，还须你们多多关照了。”周夫人说完，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吃得满脸通红，鼻涕眼泪一齐流了下来。她接着说道：“我不能喝酒，你看我这样子，郭兄，你就和季高多聊一会儿，我就少陪了。”周夫人说完，淡然一笑，但眼圈却分明有些红了。

郭嵩焘望着周夫人远去的背影，他更加确信，周夫人与自己有着一样的担心：如果只论政防兵略，安定一方，郭嵩焘相信，在这湖湘三江四水，左宗棠其人不说是独一无二，那也是极少有的，但如果单论为官，也就是说，单论为官之道，左宗棠就恐怕是难以游刃有余，左右逢源了。甚至，还少不了要跌上几跤的。而惟一让郭嵩焘值得安慰的是，张亮基应该会大力起用，保护左宗棠，别的不说，就这样三番几次的礼遇相聘，在本朝以来，怕是很少见的，同时，左宗棠还有一位知书达

理、聪慧贤良的夫人，也可以随时提醒相助。这个左宗棠真是一个天生不合时宜的人，又给了他一个不可多得的贤内助。所有这些，再加之在朝野的那些朋友的帮助，这么看来，左宗棠出山建功立业似乎是早已注定的事，官场的险恶风浪，也必定会冲过去的。

“郭兄，你在想什么？”左宗棠突然问道。

郭嵩焘被这一问，才缓过神来答道：“噢，我在想左兄出山后，湖南局势即将有一变，你我也不致还要天天躲在这白水洞里了。”

左宗棠道：“是呀，安居乐业，国泰民安，这本是我左宗棠的夙愿。不过……”

“不过什么？”郭嵩焘看到左宗棠欲言又止的样子问道。

左宗棠道：“如果在升平盛世，我也还是愿意再过这样的日子，与郭兄一起结庐青山。”

郭嵩焘道：“一言为定，左兄！”

左宗棠言语之中避讳了“太平”二字，然而，他当时无论怎样也想不到，自己这次出山，竟然与“太平军”结下了十几年的冤结。而所谓“结庐青山”，自他走出乡野之日起，就只能是一个奢侈的梦想了，那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了。

次日告别妻子，左宗棠领着仆人左乔向长沙进发。

数日后的一个午夜时分，左宗棠又看见了长沙的敌楼和垛口。左乔静静地在左宗棠身后半步远的地方，与左宗棠一前一后伏在蓬乱的草丛后面，前方不远处就是太平军的兵营，距离

很近，就连营外巡逻的士卒的五官都能看清。

尽管天早已黑了下來，但一轮明月却高高地挂在天际之上，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左乔吸了一口凉气，看着趴在前面的左宗棠，他看不到左宗棠的脸，但他可以猜测到，左宗棠的心里也一定很紧张，此时此刻，任何一点意外，都有可能将主仆二人送回“老家”去。

但是，选择这样的天气潜入长沙城，却是左宗棠确定下来的：目前长沙城四面都被太平军所围，要进城，惟一的办法就是从太平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从一座座的营盘之间的空隙摸进去。长沙城已近在眼前，左乔知道城头上已经做好了接应他们的准备，然而，左乔不得不暗自捏一把汗，那是因为左宗棠非说越是在月亮如白昼的日子，敌人的防备就会越松懈，因此他就选定了这个几乎是送死的日子。尽管在以往无论是大事小事，事后常常证明左宗棠是正确的，但这一回比以往任何一回都是不同的，这回可是拿自己的生命作赌注啊！而且，据左乔所知，左宗棠也是第一次办这种事情，单凭嘴说怕是不行的，谁敢担保那不是纸上谈兵呢？

月亮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亮一点，左乔斜着眼看着天，仿佛星星也赶着热闹满天都是。左乔又朝身后看看——那是刚刚被他和左宗棠绕过来的几座营寨。如果在此被人发现，那可真是死路一条。

左宗棠轻轻地叫了一声“走”。便蹑手蹑脚地向左边一个草坑里爬过去。左乔一边屏住气紧张地看着不远处全副武装的

太平军巡逻队，一边紧跟着左宗棠的后面爬了过去。就这样蹭了好一阵子，再又爬几步，待左宗棠与左乔终于绕过最后一层营寨，摸到长沙城下时，已经差不多过了两个时辰，左宗棠疲惫不堪地靠着城墙慢慢地站起来，看着远处太平军的点点营火，还心有余悸。而左乔却多少缓过一点劲来，笑嘻嘻地看着左宗棠说道：“如果夫人知道我们是这样过来的，说不定会吓昏过去的。”

左乔的这一句话，又把左宗棠的思绪带回了山中草庐，周夫人那永远和顺的脸庞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想，这次出山如果谋事不成，恐怕是今生再也难以相见了！左宗棠想到这里，心中不由得涌起了一丝悲哀，他猛然地把头晃了几晃，像是要把这一切抛置九霄云外去似的，因为他知道，到了长沙已经是别无退路了，只有奋力向前，不成功则成仁。

左宗棠横下一条心，对左乔叫道：“左乔，叫城。”但他仍然像是把这几个字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左乔奇怪，好不容易到了城下，怎么又好像老大不情愿似的呢？左乔心里有些搞不明白，老爷的心思到底怎样。

左乔仰着头对城上叫喊了几声，城头垛口立刻就有人擎着松明火把向城墙底下回话，周围十几张机弩一齐对着下边。左乔一看，吓得直哆嗦，再也喊不出来了。

左宗棠没法，只得自己亲自叫起来：“湘阴左宗棠到了，这个人是我的仆役左乔，前来投奔张大帅。”

城头之上早已做好了准备，片刻之后，从城上垂下两只吊

筐。左宗棠和左乔一人一个，坐了进去，一拉吊筐的绳子，绳上的铃铛“叮叮”作响，城头上的士卒一用力，两只吊筐被一起拽起。可是走到一半，却突然停在半空，再也不往上升了，接着上面喊道：“你们都把头抬起来！”

这说话的还是刚才的那个士兵，左宗棠明白，这是要看一看真假，他抬头一看，正看见城头上黄冕在探着脖子往下看。接着，又听到说：“是的，没错，就是左宗棠，快拉上来。”

左宗棠和左乔就像一筐食品被士兵们七手八脚地从墙外面弄到垛口里面，几个士兵还嚷着叫“轻点，轻点。”这让左宗棠觉得很有几分滑稽可笑，他想，难道自己真的老到这种地步吗？磕碰颠簸一下，就会摔碎？

黄冕忙走上前来说：“季高兄，请不要见笑，这是张大帅的吩咐，不能让你有丝毫的差错。”

左宗棠道：“我从外面长毛的围营里，一步一步爬过来就没有差错，怎么会到了城里还会有差错呢？”

“季高兄，你在城外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到了城里，我们自然要尽心尽力而为之。”黄冕这么说，左宗棠会心地点了点头。他不由得回过头来再望长沙城外，只见太平军的连营铺天盖地，远远地仿佛就要与天边剩下的几点残星接成一片了。直到现在，左宗棠也不敢想象自己是怎么样就和左乔一起爬了一夜潜进了长沙城，而从自己双脚迈出吊筐的这一步起，就已经没有退路了。“尽力而为之”，左宗棠想想黄冕的这句话，四十年来，自己一直在闲散之中，等的不就是这样尽力的机会

吗？如今，这机会真真切切地摆在眼前，但不知成败如何，未来的命运究竟是怎样的。

与左宗棠未来之时想象的张大帅的形象有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的，一致的是在见面之前，左宗棠已经通过各方面了解到张亮基的为人，是林文忠一路的人物；不一致的是，虽然在未来之前，左宗棠已经做好了各种充分的思想准备，相信长沙城里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完善的条件，让自己一展身手，但即使如此，他仍然没有想到张亮基竟然倚重、相信自己到这种程度。所有这一切的确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就在见面之际，张亮基就非常坦诚地把长沙的军政防务全部交给了他，这怎么不让他一介农夫有些受宠若惊呢？

相处一段时间后，左宗棠才真的发现，张亮基确实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与一般的封疆大吏确有不同之处。与张亮基相比，那些人实在是太可笑太愚蠢了，他们常常是饱食终日一事无成，却还偏偏自视极高，不难想象，如果当时不是张亮基来主持湖南军政，而是别人，那么，也就很有可能在后来的历史上，或许就有不大不小的改动，而左宗棠的名字也许会永远沉默了。

正因为如此，左宗棠就不能不感激张亮基，尽心图报了。受人之托，谋人之事，而更重要的是，张亮基实际的权力绝对下放，让左宗棠处理太平军政事务，左宗棠也不负厚望，到长沙的第二天，就给张亮基提出了一个颇具胆识的建议。

这天，张亮基的巡抚正堂之上，每一个人都是一副忧心忡

忡的神情，远方官兵与太平军的攻防炮声时缓时急，直震得居中的堂匾也瑟瑟地抖动，偶尔，从房檐上还会“沙沙”几声震下一小撮泥土，愈发衬得这幢古老的房屋，再也经不起风吹雨打了。

坐在巡抚大堂之上的张亮基，脸色苍白，神情黯淡——昨夜，他又在城头上巡视了整整一个通宵，那时也正是左宗棠被吊筐提到城头之上的时候。不过，左宗棠是在此时在坐的大小官员的议论中才得知的，张亮基本人却是未发一言。初来乍到，左宗棠希望能更多地看一看周围的人，看一看这些不管他是否愿意，都必须与之风雨同舟的人们，因此，他十分谨慎地让自己站在大堂之上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角落里，只是静静地听着，静静的观察。

在这大堂的一角，左宗棠也在为自己心中的微妙变化暗暗发笑。因为这仿佛不是他左宗棠的性格——过去他从来就不是这样，他也肯定不会，也不屑于这样谨小慎微地去观察别人，但是现在，正如他自己感觉的一样，他也在有意无意地变了。这就是官场，这就是让那个无数人梦牵魂萦的官场，而一旦涉足其中，又往往不得不抽身隐退的地方。左宗棠虽然不是刻意去追求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却已经上了这条船。

左宗棠不知道该在心里怎样评论自己，难道人到中年就真的变得圆滑世故了么？就连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可笑，不过，人到中年，大多数都有如此地含义或悲哀，而在这一方面给左宗棠刺激最大的就是堂上那一班风流倜傥的黑发少年。仿佛只有

他们才能擎起大清王朝的大梁似的，未来的世界只属于他们的。

自数月以前，长沙城被太平军围困之后，每天都不例外，巡抚大堂之上都照例会有这样一片混乱。大家需要有这样一个机会，坐下来交流一下昨日的情况，也需要这场适度的混乱平息一下自己越来越绷得紧紧的神经。

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时辰之内，左宗棠就发现了这群官僚们心中隐藏的巨大惊恐与不安。正如暴风骤雨来临之前的蚁群一样，惶惶然，匆匆忙忙，急躁不安。但却不知道自己这样的忙乎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甚至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考虑自己的窝往哪里搬，是搬向高处，还是搬到低洼地。

这些人全都吓坏了，由此，左宗棠自然想到太平军从广西到湖南始终所向披靡的原因：这就是因为，在追逐一群连方向都找不准的蚂蚁时，如果再不能大获全胜，那么就只能说明这支军队不够称之为军队了。

猛然之间，左宗棠感到自己的目光与另外两道目光，落在同一张表面平静自若，而内心早已惊恐的脸上，而在此时端坐在大堂之上的张亮基也似乎看到了这张脸。左宗棠在心里点了点头，这是最需要镇定和清醒的人，总算还没有陷入混乱。

很显然，张亮基也从左宗棠的眼神中读懂了许多东西，他向左宗棠轻轻地笑了一下，虽然在此之前他们从未有见过面，但左宗棠相信，张亮基已经认出了自己。

整个堂上的混乱还在继续，与外面的炮声比起来，这混乱

尤其让左宗棠感到可怕。只见张亮基把帅案上的砚台盖揭起来，又重新盖上，这个小小的动作已经让偌大的巡抚大堂立刻变得鸦雀无声。

张亮基开口问道：“昨日，各处防务如何？”

只见一人闪出报道：“北门被长毛偷袭，已被打退。”

接着又是另一人报道：“南门曾有过长毛刺探。”

“东门平静。”

“……”

昨夜，除了少数几股敌人偷袭，大体上还是一个平安之夜。对于每一个汇报防务的人而言，都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城外的炮声仍然不断，他们又被这炮声所吸引。而这时惟一没有回答张亮基的就是左宗棠。他向左宗棠点头，又开始寻问其他的问题。虽然只是轻轻地点点头，却让左宗棠体会到了莫大的安慰。

大堂之上又开始议论纷纷，七嘴八舌，有的要枪，有的要枪械，还有的要求赶快补充兵源。有相当一部分人要求张亮基就在大堂之上处理，张亮基也都一一处理就绪。

左宗棠在一旁冷静地观察着，他看到张亮基的果断决绝，相比之下，更加显出这一班群僚的平庸。但是，堂堂巡抚，如此事必躬亲，总让人觉得不是一个任事之才，左宗棠想，林则徐绝不是这样处理公事。他这样想着，不由在精神上流露出一点点不满和骄矜，而当他自觉这种恃才傲物的表现来得太快时，已经晚了，张亮基已经看清了左宗棠的表情。

张亮基在心中念道：“果然是名不虚传。”他一边听着下属的执管钱粮的职司汇报着钱粮的支出情况，而心思却更多地转向左宗棠的身上：就凭在这大堂之上，毫无掩饰的表现出自己内心的不屑，就足以把左宗棠和这些惊惶失措的庸碌之辈区别开来，完全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

还没等下面一个满脸胡须的总兵开口，张亮基就先发问了，他说：“请左先生谈谈御敌之策，如今长沙吃紧，防务混乱，愿听先生明示。”

胡子总兵噘了噘嘴，没有说什么，虽然这是他早已准备向张亮基回报的事情，然而，张亮基却不愿再听了。因他已经听腻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在这种场合点他左宗棠的将，的确有些出于他的意料之外，但大堂之内所有听说过没有听说过左宗棠的人的眼睛一齐转向了左宗棠，左宗棠没有感到丝毫的压力，恰恰相反，却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所有人的眼神都在探询地审视着这个今天才头一次出现在大堂内的面孔，而张亮基的探询中却是包含着某种期待，这让左宗棠猛然想起与林则徐的惟一一次会面。一想起林则徐，左宗棠就信心百倍，他很平静地说：“依左某愚见，防务整顿，首先在内，然后才是在外。”

话音刚落，便听到有人说：“一个教书的私塾先生，也配在此大谈防务？”

大家又一齐把目光转向这个说话的人，这个人名叫向荣，自从广西兵败之后，他一路追随着太平军进入了湖南，又在太

平军合围之前率部进了长沙城。所谓“追随”，那是向荣就在打不敢打，又不能不打，最后索性就与太平军保持着一种非敌非友的关系。向荣对此还颇为得意。因为在大败之后，他手下重新集结的兵力除去病缺，一直没怎么减员，真可谓为大清朝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了。但在左宗棠看来，这种打仗，如其说是在打仗，倒不如说是护送太平军一路入湘更为准确些。

如果是在平时，左宗棠就会立刻反唇相讥，但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又碍着坐在上面的张亮基的面子，左宗棠便对此充耳不闻，开始侃侃而谈。他说道：“左某今天初来乍到，但还是能感觉到战事吃紧，长毛兵临城下，四城靠近城门的民宅，已经拆毁了十之八九，各处守备征用民财也是各自为战，武器钱粮随时支取，如此种种，左某以为实为忧患。”

左宗棠稍微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全场的反映，又继续说道：“左某以为长沙城之大，而物犹未足，如此征用支取，使物不能尽其力，民不能尽其资，长此下去，等到长沙熬成一座空城的时候，后果也就不可而知了。”

这时那位胡须总兵开始大放厥词了，他冷冷地说：“书生之见，不拆房子，那这城还怎么守？”本来，他刚才就对左宗棠妒恨在心的，现在又听他说起拆迁民房的事，更加触到了他的痛处，就忍不住嚷开了，但是话已出口，这才想起坐在大堂之上的张亮基也是“书生”出身，这才把话咽了下去，没敢再说。

左宗棠突然怒道：“你是何许人，竟敢咆哮公堂，朝廷大

事，长沙守务，也能容你胡乱撒野？”

这胡子总兵竟被左宗棠吓得大气不敢出。本来向荣也很为胡子的几句吵闹得意，以为正可以以此来煞一煞左宗棠的威风。从前，虽然他人还远在广西，但关于左宗棠的种种传闻，向荣还是听到了一些的，这些传闻向来都是口噪相传，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地就走腔去调了，神乎其神，这就更使向荣不满。无论如何，一个穷教书匠，能有如此之大的名声，那么有能耐，为什么不会得到朝廷的重用呢？

向荣于是反问道：“左宗棠，难道这里就是你咆哮的地方吗？”

经向荣这么一问，大堂之上顿时空气紧张起来，黄冕和长沙守备江忠源都为左宗棠捏了一把汗——那是因为自向荣率部进入长沙以来，竟莫名其妙地，桂军与长沙城内的守军时有摩擦，以地域分，向荣是广西的；以民族分，向荣又是满人，有此两点，似乎都与长沙城原来的秩序格格不入。此时左宗棠的一席话，便将这些矛盾给挑起来了。

坐在巡抚大堂之上的张亮基，见此情景，不得不发话了。他说：“向提督，现在不是讨论谁咆哮公堂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在讨论长沙守务。左先生，请直奔主题。”

所谓各打五十大板正是如此。张亮基在拦住向荣的同时，也告诫了左宗棠。但向荣以一个提督的身份与左宗棠一个举人同时受训，就已经算够拂面子的了，然而他也只能在心里咬牙切齿，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左宗棠心中有数，他知道虽然表面上是各罚五十大板，而实际上张亮基还是拉了自己一把，不过谁也不能说张亮基拉偏了，左宗棠能深深体味到这一点，他非常感谢张亮基。他便借着张亮基给他的台阶，继续说道：“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需要设一处军需总局，一切军需事宜，统一调总局支付，其他人员都无权干涉，包括张大帅。”左宗棠说到这儿转向张亮基一拱手道：“您也不必过多过问。只由军需总局到时候向您汇报情况即可。”左宗棠又转向堂上诸位道：“有此军需总局，诸位大人便可各司其职、专心防御，最终消灭长毛。”

其实，主题并不复杂，只不过左宗棠想到了人所未能想的，而一语道破之后，又不得不令所有的人，包括张亮基在内，对眼前这个身材并不魁伟、中年发福的布衣左宗棠另眼相看了。

可是，向荣心里很不服气，他说：“没听过这样的新名堂，设个什么军需局，多支一份官银俸饷，就能退了长毛？”

声音并不高，但却是一副怪腔怪调的，听起来总让人觉得刺耳。

左宗棠道：“向提督，左某之策固然不足以击退长毛，但或许比以所谓围追堵截为名，而将长毛赶到其他的省里要强一些吧？”

“你……你……”向荣没有想到仅仅是一名穷教书匠的左宗棠，竟敢对自己反唇相讥，并一开口就戳到自己的痛处，因此，一时语塞竟说不出话来。

左宗棠接着说：“依提督大人高见，长毛集结长沙，是将他们赶往湖北还是赶往广东？”

“你，你这匹夫！”向荣无以对答，只得撒野骂了一句，并一步靠近左宗棠，右手已经抓住了腰刀的把子。

江忠源一看不妙，立刻跑过去隔在两人中间，并迅速地一把拖住了向荣的手腕子。这时其他人也如梦初醒一般纷纷过来解劝，黄冕则拉着左宗棠到一边去了。

张亮基厉声喝道：“向提督，左先生是本官请来策划长沙军事的，当此危机时刻，各位当齐心协力，不可自相抵牾，而使敌人有可乘之机……”

“张大人，向某昨夜偶染风寒，现在身体不支，恕不能奉陪了。”向荣没等张亮基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道。说完之后，立刻就转身拨开人群，迈步向堂外走去，走到门口，他又突然站住了，想想不服气，还是扭过来，狠狠地瞪了左宗棠一眼，然后按着腰间的刀柄快步走了出去。

就在这一瞬间，左宗棠突然感到有些茫然，他想，或许自己会永远这样不受欢迎了。

不过，这倒使张亮基一反常态丝毫没有了倦意，因为自长沙城被围以来，难得有今天晚上这样清静的情况。多年来他已习惯了在夜深人静之时集中精力处理军政事务，张亮基又想起今天左宗棠在大堂之上的表现，很显然，这不是一个久居人下的人；左宗棠今天只是小试牛刀，初露锋芒，在今后的日子里，恐怕不仅是长沙的防务，将来整个湖南，也未必能装得下

一个左宗棠，难怪林文忠在世时对此人十分器重，胡林翼也大力举荐，看来，他们的确没有看错人，好一个左宗棠，不但会使整个湖南的局面扭转过来，而且还将会影响整个中国的命运。

张亮基正在沉思之时，忽然听得门外有人，他问道：“谁？”

“张大人，湘阴左宗棠先生说他有要事找您，现在就在门外等着。”是小书童的声音。这小书童十二三岁年纪，不但伶俐，而且比许多年龄大一些的仆役还要勤勉许多，每次张亮基在书房工作到深夜，都是他侍候的。

张亮基听了小书童的报告，立刻答道：“快快有请左大人！不，不，还是我自己去请吧。”

左宗棠没想到，张亮基亲自出来迎接自己。虽然他想到张亮基现在肯定还不会休息，但他没有想到张亮基会对他如此客气，左宗棠是为了感谢今天张亮基在堂上给自己的帮助，才连夜见张亮基的。同时也可以探一探这位张巡抚究竟是何等人，值不值得自己全力辅佐，左宗棠在心里还有一条破敌的妙计。

张亮基远远地就开口道：“季翁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得罪，得罪。”

左宗棠一听，这位巡抚大人竟称自己为“季翁”，而且如此客气，实在让他感到有些意外，眼前这样子，倒不像是今天张亮基在大堂上没有帮他，反倒是他帮了张亮基似的。

其实，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张亮基继续说道：“季翁，今天的事，实在令人惭愧。说起来季翁是我一再敦请之下，才勉为其难出山相助的，我张某是代朝廷请贤纳士的，理应对季翁礼遇相待，不曾想竟然生出这么多的尴尬难堪局面，张某实在愧对先生！”

张亮基的这一番表白，不但大大地出乎左宗棠的意料，而且也让他感动不已。

左宗棠道：“大人此言，要活活折杀宗棠。”

张亮基道：“不，季翁，我张亮基的话出自肺腑，当今天下，想求得像季翁这样的人，实在太难啊！”

在左宗棠的生活当中，没有少听过别人的夸奖甚至是溢美，与所有人一样，他也同样喜欢听这样一些话，纵然这里面有不少是不实之词，听在耳里，心中也觉得别人有许多地方言不由衷而被吃捧得不自在，他也决不会对说话人心生嫌隙，更何况，凭他自己的经历，左宗棠可以确信张亮基这些话的确是出自内心的，与那些溢美浮饰之辞相比，听在心里，就完全是两种感觉。左宗棠甚至有些奇怪，在这世上竟然还真的碰到了和自己一样的一把年纪而仍能以赤子之心待人的人，实在是今生有幸，遇到知音，此生足矣！

左宗棠道：“大人待宗棠一片至诚，宗棠实在是没齿难忘！”说着，左宗棠就一边整了整衣冠起立，走到张亮基面前，双手抱拳，一躬到地道：“左宗棠愿肝脑涂地，不负朝廷，不负大人厚望！”

纵然是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也只是深躬而已，这就是左

宗棠！

张亮基在心中暗暗称赞：这就是与众不同的左宗棠。事实上，直至现在，左宗棠只上跪过天，下跪过地，中跪过父母，再就是跪过林文忠，除此之外，还有谁能值得左宗棠一跪呢？

张亮基道：“常听人说，湘阴左宗棠只拜为人德望，不拜官阶爵品，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自古以来，幕僚对主帅，总是要行跪拜之礼的。只是在后来熟识以后，才能免除的。左宗棠这是第一次见张亮基，也只是鞠躬而已，的确非同常人。

左宗棠坦然一笑，张亮基的话语间竟然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甚至有几分欣赏与向往，左宗棠说道：“左某一介狂徒而已，恶名早已远播……”

很显然，这是左宗棠的自嘲、自负，这样的“恶名”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张亮基认真地说：“季翁，有时候我真有些羡慕你。”

左宗棠道：“左某乃一介寒儒，并常常狂傲自负拒人千里之外，有何羡慕的？”

张亮基道：“正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样，官身也是身不由己啊，一入官场，喜怒哀乐皆不由己出，红顶花翎戴在头上，倒不如先生活得洒脱自如。官场混淆昏浑，如果不是朝廷不得不倚重先生来支撑这危机局面，我张亮基说什么也不敢劳先生大驾了。”

左宗棠一听，苦笑了一声道：“这么说吧，完全可以用一

句谚语来说明这一事实，那就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我左宗棠笑傲山林已久，自然想有一个为国家尽忠的机会，但却多有磨难；大人为官日久，想起山林中的清新也是很自然的，但大人恐怕也不知山林之痛、之恨啊！酷政苛吏，日相盘剥，要做平头百姓，有山林之乐也必然有山林之忧。高居庙堂之上，无忧无虑，才会有山林之向往。”

左宗棠的一席话，直说得张亮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颇不是个滋味。他没想到左宗棠竟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来，竟连那半真半假的玩笑话也不放过，这回算是彻底领教了，不过，张亮基可以感觉到，左宗棠在说这些话时，与白天和向荣说话时的态度明显地绝然不同，由此可见，亲疏远近，左宗棠是清清楚楚的划分得明显，与传说中的时时处处与人抵牾为乐的左宗棠形象还是不尽相同的。

张亮基也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季翁啊，官也有官之苦呀，尤其是在你没有为官的时候，你是不会想象得到的。”

的确，左宗棠已届不惑之年，还没有亲身为官的体会，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因为，左宗棠还清楚地记得，湘江舟上，他与林则徐相见时的情景，类似这样的悲哀，他也曾在林则徐的身上看到过。

张亮基似乎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因为他还不能准确认定左宗棠是否能真正理解自己的情感，但左宗棠脸上的同样的悲哀神情倒是触动了他的心事，他似乎感到有些疲惫。

白天大堂之上的一切已经让他心力交瘁。自他来到长沙任

上，所有的暗淡与不如意都一齐向他袭来，两省的大员要员们因太平军或逼或赶，也都自愿不自愿地聚到了这个原本不小的省城，所有的矛盾都显现出来。白天大堂上的事情只是一次预演式的爆发。张亮基预料，这只不过是矛盾暴露的开端，许多时候，张亮基在心里甚至有点感谢太平军。因为如果不是有他们在城外夜以继日地攻城，将这孤城之中的所有人的命运都“押解”到这一条船上，那种官场中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还不知要激烈到何种程度，也显现不出忠奸优劣来。

但是，这样的话，他又怎么跟左宗棠说呢？让张亮基大为惊讶的是，左宗棠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比他还看得清楚。于是，他说：“季翁，你如果在官场，也同样会很不如意的。”

这话乍听起来，似乎不是那么悦耳，但还是说得左宗棠心里热呼呼的。以前，他只在胡林翼那里也听过同类的话，再就是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周贻端，如今张亮基这句话也让左宗棠感到遇到了知己。他说：“大人，当今的长沙城，是战？是守？大人可有良策？”

张亮基一听，心头一阵狂跳，他立刻预料到左宗棠定有退敌之策。便乘机说道：“季翁如有退敌之计，还望速速相告，也好让我见识见识。目前，我还是没有考虑成熟怎样退敌，说来不怕你笑话，到目前为止，我作为湖南的父母官，对退敌之策真的还是一筹莫展，故而再三敦请先生。”

张亮基说完，眼睛热切地盯着左宗棠，那渴望的神情是怎么也装不出来的。

本来左宗棠来时，脑海里只有一个宏观的思路，经过这么一天后，原来那宏观的思路也愈来愈具体化了。已基本形成了一整套方略了。见张亮基这么一说，便更是胸有成竹了。但他却故意提出要与张亮基下棋。张亮基不知就里，也不便抹了左宗棠的面子，只好和他一起到棋盘跟前。

其实，左宗棠并不是真正的以娱乐之心去下棋的，他一边与张亮基对弈，一边从棋盘上就道出了他的退敌之策。

张亮基看呆了，也听呆了。

他惊奇地发现，在自己麾下的所有文士武将当中，没有一个人能与左宗棠相比的。看到棋盘，张亮基仿佛已经能听到见官兵喊杀连天以及太平军哭爹叫娘的狼狈叫喊了。

张亮基彻底地服了左宗棠，他非常高兴自己没有看错，并有幸与之结识。于是他首先起身与左宗棠相互跪拜了，两人的眼中竟然都是泪水涟涟。

张亮基的心中宽慰了，左宗棠的心中欣慰了，正是“宝剑锋从磨利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左宗棠终于有了扬眉吐气、一展鸿图的机会了！

第八章 辅佐中丞有功，深得国藩赏识

长沙舟中，林则徐忽然起身指向窗外：“宗棠，那边岳麓山头，两颗将星比翼生辉，莫非是足下和我吗！”

左宗棠与曾国藩彼此都是久闻其名，而未见其人。太平军撤出长沙后，曾国藩一到长沙想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左宗棠。

在张亮基的府里，一见到左宗棠，曾国藩就感到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压力：仿佛站在自己对面向自己拱手问候的不是一个高级幕僚，而是一个当朝宰相。在左宗棠举手投足之间，分明有一种擎天柱地的优势感，这种感觉与生俱来，绝不是左宗棠表面的彬彬有礼可以冲淡的。恰恰相反，这种礼貌更加强化了左宗棠的狂傲。

曾国藩不由得在心里暗暗想道：难怪现在已经有人说，“大清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以后的事实无不证明了这一点，证明了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赏识没有看走眼。

自咸丰十年八月领兵出征起，左宗棠正式被朝廷起用，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以后，就由四品京堂候补提升为地方大员——开始任命为浙江巡抚，继而又任命为闽浙总督。此时的左宗棠已经五十岁有余。

经过多方准备，朝廷有意拿下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南京），要打天京，就必须首先攻下杭州，然后对天京形成合围之势，最终夺取天京。

杭州之战是晚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大战役之一。这千斤的担子就搁在浙江巡抚、督办浙江军务的左宗棠身上。几年来，左宗棠与太平军少壮派将领李世贤一直是战场上的敌手。你打败过我，我也打败过你；你了解我的路数，我也熟悉你的打法，左宗棠手下有几百名生龙活虎的亲兵，李世贤身边也有众多翻江倒海的护卫。常常是为了争夺一处城池，甲方攻进去了，过不了几天，乙方又打过来，形成了一种拉锯式的战斗，可谓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就在左宗棠被朝廷任命为浙江巡抚时，经过几经争夺，左宗棠也才好不容易把遂安城拿下。这次左宗棠一改往日的打法，专心收复城池，却不能固守，这样正好给了太平军善于流动作战的便利。城池得而复失，反复争夺，老百姓更是深受其苦。所以自乐平接敌以后，左宗棠便采取了稳进不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的打法。乐平、浮梁、婺源、遂安等地都是拿下来就站稳脚根，得而不失。左宗棠对每一个将帅都一再叮嘱“慎之以图”，对于进得快退得快的，他

都作为经验教训告诫将帅们，从而使他们明白用稳进来打败太平军的道理。锋锐当避则避，切不可不计无谓的牺牲硬拼硬打，在兵力单薄、粮草艰难的情况下，左宗棠的打法无疑是切实可行的，是灵活机动的。

同治元年四月，左宗棠与李世贤两军，在江山南边的清湖镇遭遇了，两军都摆开一副决战的架式，非大干一场不可。这一仗果然打得天昏地暗，互不相让，幸亏有广东省守将顾云彩从侧翼驰援，打了李世贤一个措手不及，最后只带了几名护卫落荒而逃。左宗棠的几名亲兵在蔡十斤的带领下，看准了李世贤的逃生之路，策马穷追不舍，李世贤的爱将彭老七领着数十骑也誓死保护着侍王。这两小支人马抛开了大部队，以少数对少数，其情形并不比千军万马的大会战缓和多少，一个要死死咬住李世贤，一个要生生保住李世贤；逢山山过，逢水水过，这个没命地跑，那个没命地追。无奈太平天国的人马流动习惯了，跑得快，而亲兵们一步落伍，步步退后，渐渐地拉大了距离。蔡十斤也不敢久久地追赶，只得沮丧而归，不无遗憾地叹息李世贤又一次从眼皮底下溜跑了。那个追悔就别提了。

匆忙之间，李世贤收拾残部，退守金华，从此，便不敢轻举妄动了。而左宗棠自出山入赣，两年有余，从李世贤手中一连夺回了九座城池，两次大败李世贤于赣东浙西。此时，浙江省的太平军号称三十万，能够连连将他击败，左宗棠心里也就踏实了许多，也使他对今后的用兵之法，心中更有底了。

身为统帅的曾国藩每当想起浙江形势，总是喜忧参半，喜

的是左宗棠虽然是初次带兵，却战绩不凡，没有辜负自己乃至朝廷寄予的厚望，只要浙江的仗打得顺手，早日拿下杭州，就可以“送君入瓮，收网取鱼”。将赣皖苏浙的太平军悉数赶往天京，再四面合围，与之决一死战，说不定就可以大功告成了；而忧的是，他也知道这个李世贤十分难以对付，左宗棠也只能尺进寸进，小有战果，就像池子大、水面宽，很难网住这条“鱼”。曾国藩也只好权就清湖之捷，专程向左宗棠祝捷，称赞他独挡一面，捍御强寇，同时也代左宗棠向朝廷请功。曾国藩想，这无论是对于朝廷还是对于左宗棠，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年夏天，左宗棠所部大举进攻驻守在衢北的太平军，每日攻陷其堡垒三十余个，衢州便成了左宗棠的暂时指挥中心，如若不守，浙江的形势，将会大为逆转。衢州一定，左宗棠便有精力对付淳安、索昌，进而图严州，窥金华，望杭州。这就是说，衢州一役也是关键所在，左宗棠攻下了衢州，然后才可实施这番策划。

左宗棠的大军一出衢州，龙游、汤溪、兰溪相继攻下。但就在此时，李世贤却瞄准左宗棠进兵龙游之际，绕过来又扰淳安，进而犯遂安。如果不是从湖南调来魏喻义的一部补上这一空当，堵住李世贤，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与此同时，左宗棠的其他各路官兵捷报频传，光复城池很多，余姚、姚溪、索昌等地相继攻下，官兵士气大振。而与此同时，屯兵在皖境的曾国藩和李鸿章就相形见绌了。他们所拥

有的兵力都是数倍于左宗棠，却始终驾驭不了局势，常常是与太平军还没交锋几下，就要请求救援。虽然天京已被清军围困，但太平军还时常从外面打围，因而造成围军的巨大损失。皖南的太平军又重新集结，并一举攻陷宁州，徽州也就岌岌可危了，随时都有遭到攻陷的可能。所以，清军所面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身为统帅的曾国藩，在祁门也很难存身，不是讨救兵，就是要粮饷，多次向左宗棠求助，就连他自己也感到太偏劳左宗棠，过意不去。为此对左宗棠的器重也愈来愈明显。事实上，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器重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于曾国藩的每次求助，左宗棠都是竭尽所能，以所辖之地之粮饷以济之，出其麾下之奇兵以济之。就连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都感叹左宗棠的相助之情。曾国藩也说出了内心的话，他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相比之下，李鸿章的用兵就更不用提了，本来，天时地利人和他都占尽了，可他就是没有良好的表现。小小一个安庆，他久攻不下，而徽州复又告急。他带领着几万人却无所作为。有人说，李鸿章只知道保存自己的实力，有意让曾左几个湖南人领着湘军去与太平军拼杀，他专等攻下天京那一天，坐收其利。

这年冬天，左宗棠部攻克了上虞、嵊县、绩溪，不久，又收复严州。可令人痛惜的是，曾国藩重兵把守祁门，却守不住。太平军攻城一紧，他就吓得破了胆，弃城而逃。如果不是

左宗棠急调王文瑞军往援，重新又将祁门夺回，曾国藩也就成为流寇了。

当然左宗棠的部将中也有打了败仗的，甚至英武上将也有失误的时候。这年年底，整个左宗棠的部队防线忽然出现了漏洞，差点丧失了军机。譬如，左宗棠所部在攻打汤溪时，由于攻城暗道被太平军发现，以至全功尽弃。左宗棠告诉部将要历一事长一智才好，攻不下汤溪倒还不是大事，就怕这一耽搁，浙江整个局势有了变化，那可就误了天京一役的大事了。蒋益澧诚惶诚恐地承认自己攻城不力，接着就掉转头去打援，又设埋伏，擒住太平军部将李尚扬，这才攻破西门，永康又被攻下；而东阳、义乌之敌遁走；浦江、诸暨的太平军接着也投降献城；桐庐、绍兴两地的百姓与左宗棠的军队里应外合，也很快破城了，守城的太平军大败而逃，整个浙东好比一地的残花落叶，来回几个横扫，都被扫光了。杭州的太平军为之大震，聚集各部于富阳、余杭一带负隅顽抗。

左宗棠平生最喜欢结交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善纳其言，故而用兵如神。婺源的夏忻素为名士，很早以前就给左宗棠写信，分析浙江的形势，建议他如何用兵。此时夏忻再一次来信，备述拿下杭州后，万万不可忽视胜利后的各种隐患，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就是要迅速铲除安徽各地的太平诸王，否则，杭州就很难守住。左宗棠采纳了夏忻的建议，令刘典、王文瑞将八千人防皖，刘培元、王得榜驻军开化、淳安，形成犄角之势，这样部署就万无一失了。紧着又开赴富阳、余杭、杭

州。

带兵打仗多年来，左宗棠从来就不仅仅考虑军中补给粮饷，而且还十分注意当地百姓的生计安排。连年的兵荒战乱，城池失而复得，地方官谁忠于职守，谁贪枉法，鱼肉百姓，左宗棠心里都有一本帐。尤其是对于那些只顾自己逃命不顾百姓死活的人，他都一一记着，只待有朝一日给他们以奖优惩劣。在繁忙的军务当中，他还要兼顾地方公务，所有的州县都要作全盘的合理安排。地方文官走散了的，他便从部属中抽出善于做地方公务的人留下来，同时，在浙江地方贤达之士中挑选多人分别治理各地政务。许多州县由于战事几进几出，满目疮疤，社会经济萧条，左宗棠就布以告示，动员大户捐赈，同时还实行军屯助耕地，耕牛和种子都统筹安排，许多靠吃野菜的穷苦人家，就连许多堪称小康的温饱人家，也有不少成了饥民，正在啼饥号寒。左宗棠非常体恤民情，多次向朝廷如实奏报说：“有骨肉死亡在侧，相视莫不动其心者，哀我人，竟至如此。”

面对此情此景，左宗棠在自己的军队也有数月欠饷未发的情况下，还总不忘从富绅中筹措款项购粮以救难民。就在左宗棠的部队开赴富阳前线的那一天，各地都出现了百姓自发地送行场面，那些老弱妇孺都赶到部队面前拜别泣谢，口口声声称赞左大人是救命恩人，是老百姓的好父母官，今生今世没齿难忘左大人的恩情。

同治二年三月，宁波军攻下萧山，杭州在望了。然而盘踞

在杭州的太平军仍然在作最后的挣扎。他们一心要保住天京的南大门富阳和北大门余杭，死守杭州，遥卫天京。左宗棠麾下的将领蒋益澧、魏喻义、王文瑞、高连升、刘典等领兵合力攻打富阳。蒋益澧因前一次攻汤溪失误，这此他如出山猛虎，身先士卒，高连升也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直杀得太平军望风而逃。

这时两线战事又起，婺源、徽州、祁门、浮梁和景德镇都警报频传。幸亏左宗棠采纳了夏忻的建议，妥善地安排了兵力扼守，才能让大后方有惊无险。

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杭州之战，从国治二年开春攻萧山打富阳开始，到同治三年三月攻下省府为止，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很大一部分太平军将领见杭州难守，天京也并不是固若金汤，他们都纷纷有了自己的打算。有一部分有南下的趋势。从战略意义上讲，左宗棠不会松懈这个缺口的，对打好这场围歼战，左宗棠是充满信心的，也是充分做好各种准备的。五月，朝廷作出了长远安排，要倚重左宗棠在浙江打出的军威，把福建的兵权也一齐交给他。左宗棠在任浙江抚巡的两年后，朝廷又一道圣旨任命他为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这时的左宗棠已是年过半百了。但自从他四十七岁真正出山以来，短短的几年之内，从四品帮办军务而三品太常寺卿，继而二品巡抚，最后到一品总督，真可谓是官运亨通，升迁之快实为历史罕见。本来按照封建科举制度的惯例，进士没有及第是进不了仕途的，而这时候的满清王朝也不得不在非常时期破了先例，非进

士出身的左宗棠这时却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了。而且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从进士的阶梯按部就班爬上去的进仕之人。

其实，这位在国家多事之秋，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左宗棠，无论是朝廷任命他为浙江巡抚，还是闽浙总督，他都没有在衙门里呆过一天。千斤的担子压在肩上，并且越来越重，他哪里有闲暇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呢？

四月，朝廷一道圣旨，仅过四个月，左宗棠就攻下了富阳，让好些坐在北京的官爷们，多少有些惊诧，不由得从心里叹服：左宗棠果真是一个人才！

又过了两个月，李鸿章揣度形势，认定是结束按兵不动的策略的时候了，便指挥淮军也杀上了战场，攻下了苏州。官军四面出动，捷报频传，先后将汤溪、金华、兰溪和诸暨等城池都攻克下来，浙东浙西的形势一片大好。太平军似乎到了一蹶不振的地步，处处挨打，慕王谭绍光也在关键时候被部下所杀。左宗棠部的杨昌浚、刘典、黄少春、刘明澄、高连升诸将都愈战愈勇。太平军中早已形成了一种谈左色变的局势。摆在祁门的第一张牌，用以增强曾国藩实力的王开琳、王文瑞也发挥左家军的威力，把那里封锁得连一只苍蝇也难以逾越。杭州城实实在在地成了一座孤城。左宗棠已早有与杭州城内的太平军决一死战的决心。

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左宗棠手下的一员大将刘典的母亲死了，刘典不得不赶回湖南宁乡老家奔丧，大战前夕，左宗棠少了一员大将，这确实对他很不利。肩上的压力重多了。不过代

领刘典军的黄少春也是一员虎将，左宗棠心里总算有一些慰藉。

初冬时节，在富阳城里，左宗棠召集各路将帅开会，研究作战方案，很透彻地分析了杭州之战敌我双方兵力的布置，地形特征等，作了战前动员，明确了要打杭州，首先必须打余杭，先去其犄角。因太平军在余杭布置了不少人马，太平军康王汪海洋坐镇余杭。相比之下，双方的军事实力，左宗棠部还要稍逊一筹。但左宗棠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总是再三运筹，对各个方面都作以比较，从不盲目，从不对任何一个细微末节存侥幸心理。他把兵力一算，一核计，觉得少了，就立即又从蒋益澧部急调几个营的兵力来驰援余杭、杭州。最后，左宗棠决定亲自去余杭坐镇指挥，将士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

左宗棠非常平静，只见他伸着两个巴掌，轻轻往下一压，叫大家不必为他担心，他说：“大家不必多虑，要知道此次的成败，关键就在余杭，只要拿下余杭，那么杭州也就是时间迟早的事情了。如果我不了解余杭兵情地形，叫我如何指挥呢？我去实地巡视，身边有那么多亲兵是干什么的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余杭我是去定了的，当然，我的安全你们也是要负责的，你看怎么样呀，蔡十斤？”

蔡十斤一听，立刻向前跨上一步，拍着自己的胸脯说：“大帅请放心，我蔡十斤愿为大帅赴汤蹈火，确保大帅的安全！”

众将士是非常了解左宗棠的，知道他是从来不愿意躲在后

面指挥，因为在左宗棠看来，那样的指挥无异于盲人摸象。其结果只会招来失败。因此，将士们再没有多说什么了。

杭州的西南面是富阳，东北两测是余杭，从富阳到余杭，必须通过杭州地界。余杭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那儿直通嘉兴、平湖，从皖南的接应也要绕到那儿去。因此，左宗棠非得要去看个明白，以便自己调兵遣将，攻城打援。

为了安全起见，左宗棠既不坐轿，也不骑马，就夹在军队中间步行，没有半点形迹。到了余杭，左宗棠还说要到最前方去。这下最苦的就是他的亲兵，他走到哪里，亲兵就要跟在哪里，在路的两旁，一两里处总要有人搜索着，警惕着。一会有人从海盐、海宁方向赶来要见左大帅，又过一会，有人从嘉兴、湘乡方向赶来要见左大帅。这时间总是捷报频传：平湖、乍浦、海盐、海宁和湘乡、嘉善、澈浦等地的太平军纷纷瓦解，降的降，跑的跑，左宗棠听了，自然很高兴。

但是，高兴归高兴，左宗棠从来就不大喜过望，忘乎所以，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总是认为两军对垒，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此时他最关心的是皖南援路是否真正的堵严。左宗棠的担心不无道理。果然不出两天，有人来报，形势急变：昌代、淳安、遂安一线出现了大批从皖南来驰援杭州的太平军。这样一来，左宗棠的后路出现了严重威胁。

作为一个统帅三军的高级将领，左宗棠的心中非常清楚这一局势的严重性，他火速地赶回富阳进行部署，命魏喻义屯兵严州，喻得成屯兵金华，戴奉聘屯兵衢州，又派王开琳直逼淳

安，加强后路。正面战场上，余杭、杭州同时开战，形成一个钳式攻城的形势，不让余杭、杭州互为犄角。打援的部队也到处开花，见太平军的援军就打。王开琳、黄少春在遂安的昏口与太平军的援军遭遇，太平军本来没有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又被赶回江西。

正在此时，李鸿章的淮军也纷纷出战，抢夺战功，客观上也与左宗棠形成了合击之势，淮军也一连攻克了几个城池，太平军面临着湘军、淮军的双重夹击，只得夺路逃命，退回皖南婺源去了。也有往江西玉山方向败走的。

是时，左宗棠赶到杭州城下，指挥部队将所有的炮都对准杭州城进行猛烈轰炸，守城的是太平军听王陈炳文，他没想到左宗棠的攻击如此之猛。余杭方面听说也难以支持，守城将士的信心也一落千丈，军心涣散。城外大炮的吼声不断，城里的太平军被打得到处藏身，在隆隆的炮声中早已吓得胆战心惊了。二十一日午夜，东城和南城的城墙被轰塌好几丈的缺口。隔着城墙，只听得城外杀声震天，太平军一个个都惊心动魄，人人开始意识到与城共存亡的时刻到了。左宗棠站在架炮的山头了望，他笑着说：“将士们，请手下留情，别把城里的总督府和巡抚衙门给轰塌了，我还要到那里去料理公务哩！”

在太平军占领江宁杭州的时候，曾经晓谕百姓，凡是满人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作为俘虏处理，并由太平军四面看守着，不许乱说乱动；而汉人则允许回家，还在每家每户的大门上写着一个大“顺”字。一时之间，在当时拥有八十万人口的杭

州城里，满眼皆是“顺”字。

然而，时隔不久，官军又打进城来了。众人见了面谁也不敢料定官军来了会怎么着，心里都在想着那一个“顺”字，可千万不能让官军看见了。

炮声越来越紧，喊杀声也越来越近，杭州城的百姓也在惊恐中过日子。天京城里，洪秀全不采纳弃城出走、另觅建都之地的建议，把太平军后起之秀的青年将领都召回天京，试图孤注一掷，扭转败局，于是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汪海洋都相继回到天京。

此时的杭州战事正吃紧，而洪秀全却让李世贤丢下部下将士十万余人在杭州弹丸之地，群龙无首，遥控不灵。他人在天京，心系杭州，商议大事也没精打采。这时，富阳失守，谭绍光殉难的不幸消息相继传到天京，奏响了太平天国的第一曲哀乐。洪秀全忧病交加，从此卧病不起。尽管青年将领李秀成仍然斗志昂扬，不把这一些小的失败当一回事，还在调动十万大军，誓与官军决一雌雄。陈玉成也意气风发毫不气馁，愿再立新功。而李世贤却有心把部队拉到福建去另辟基地，与石达开遥相呼应，希望能由此出现转机，以图东山再起。

此时此刻的杭州城，虽然已是群龙无首的困守，却仍是一条龙，全军上下无人言降。因此这就决定了在天京陷落以前，杭州是最大的决战战场了。

在这两军生死存亡攸关的时刻，左宗棠深知军队的纪律亦是战争成败的决定因素之一，因此，在战前动员时，一再重申

军纪，奖罚分明，将弃守城池的布政使林福祥、署提督米兴朝诛于军前；而闽军将士秦如虎在攻打榆州时功勋显著，左宗棠则奏请朝廷任命为浙江提督。还有许多将领都分别加以论功行赏。对于守城失职的将吏分别给予充军、削职的处罚，而对于那些以身殉职的地方官吏，均奏准朝廷予以抚恤。

在战事繁忙之余，由于军饷粮食紧缺，左宗棠又勘定厘税规约。吏事张弛，决不苟且。按照大清王朝的律法，宁波海关为巡抚留有余银八千两，左宗棠也一并移作赈济军需。

左宗棠说：“今日之我，无需于此，该款可裁。”

杨昌浚进言道：“如今仗打得如此之惨烈，地方事务还是先缓一缓再说吧。”

左宗棠却坚定地说：“不行，这不是那种能缓一缓无关紧要的事。这是关系到能否鼓舞士气的事，有了士气的仗就好打了，否则，是龙也会变成蛇了。”

就在这时，疫病流行，左宗棠因操劳过度，身体支持不住，连续几天都很少进食。他的亲兵蔡十斤常常为此担忧，但他知道左宗棠的脾气，又不敢过多地流露。在余杭被攻占之后，左宗棠的部队逼近杭州，他又写信给曾国藩，敦促皖各路大军迅速攻占广德、昌化，再进孝化、窥湖州。李鸿章的淮军也开始进攻无锡。曾国荃的部队则加紧对天京构成合围之势。逼太平军齐守杭州。可是太平军都仍然不降不走，不得已，左宗棠只得再次发起强攻。高升加逼近风山门，杨昌浚同时也叩响了北门，康国器攻东门，魏喻义则在城西北郊安营扎寨。

太平军守将汪海洋守不住余杭，又龟缩到杭州，并打了一次埋伏战，左宗棠的部队小有挫折，三百余将士身陷城外，给左宗棠来了一个下马威。当然，这对于统帅三军的左宗棠来说，他是不会把这样小挫折放在眼里的，这对他来说，可以说是九牛一毛的。但他仍然不会忘记吸取失败的教训。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哪怕是一次小小的失败，他都会从中悟出一些道理来。

李鸿章的淮军投入战斗后，相继攻下无锡、宜兴、溧阳，这样官兵的声势就越来越大了。英国人戈登的洋枪队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曾国荃有了强有力的后援，攻打天京的信心随之倍增。恰恰相反，太平军首领李世贤部已失去了原来的那种如狼似虎的势头了，往昌北逃窜，被驻守在淳安、遂安的左宗棠部队所阻遏，又只得往溧阳逃去。可是刚到溧阳立足未稳，又被李鸿章的淮军打得七零八散，往湖州逃去。

杭州城内的太平军，由于李世贤被洪秀全召回了天京，城内将士没有了主心骨。而海宁的蔡元吉却早已投城倒戈了，城内的另一个太平军将领陈炳文眼看大势已去，便派人到李鸿章的军营来请降。李鸿章也还算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虽为当朝重臣，决不能为贪人之功而援人以柄，被人贻笑，他知道此处受降人应当是左宗棠，遂令太平军使者往左宗棠军营约降。不料城内有变，降清的部将被康王所杀，消息传到左部，左宗棠只得下令发动强攻。适逢倾盆大雨，电闪雷鸣，太平军惊恐不已。经过几个时辰的激烈战斗，城池终于攻破。但是，却仍

然没有看到出城投降的太平军，因此，官兵也不敢贸然入城。午夜时分，城中人声鼎沸，太平军打开北门，正准备一齐涌出城去，却不料被左宗棠部迎头痛击，经过几个时辰的肉搏拼杀，直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尸体填满了城中的沟壑。汪海洋率残部疾走瓶窑，左宗棠强支起病体，指挥亲兵营猛追，汪海洋于仓促之间抵御不及，溃败于德清、武唐。

杭州城就这样在血雨腥风中攻破了。

消息传到北京紫金城，朝廷一派欢欣鼓舞祝捷气氛。当即传旨，诏加左宗棠为“太子少保”，赏穿黄袍马褂，全军将士均各有奖赏。直到此时，当了两年多衙外巡抚的左宗棠这才真正进入杭州城，开始坐镇理事。

杭州既破，天京战役在即。仗是越打越大了。军队也必须不断扩充、补员。在杭州战役打响之前，左宗棠的军队已由万余人扩充到三万余人，刘典在浙江本地急募急训的一万余乡勇也投入了战斗。除了用于外围屯扎接应外，打杭州就用了二万兵马。剩余一万作为预备队，随时听候调遣。

战后的杭州城一片萧条破败，八十万人口的城市此时只剩下八万，其余的都早已跑了，摆在左宗棠面前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杭州城被官兵收复后，逃亡在外的人陆续地回来了许多，人口又在急剧上升，由于田地荒芜，经济萧条，一时之间百姓的生活都难以为继。大量赈济灾民的工作摆在左宗棠面前。

一天，左宗棠来到西湖，整个湖南上竟没有一只游船。他

忽然想起有人建议他学习夷人自造火轮于西湖之上试航。泱泱中华古国，何时有自己的铁炮船，何时才有自己的海防呢？想到这里，他兴味索然地离开了西湖，又来到灵隐古寺，寺内香火稀少，偶有三两个善男信女求神拜佛，念的祈求上苍保佑切不可再降兵祸。左宗棠突然触发了乡愁，想到了远在湖南湘阴的家人，想起了自己曾在兵荒马乱的时刻捡回的小女儿小芳。几年来，他一直忙于军务政务，竟连家书也很少写，有家却不能顾。虽然年俸也有几万两，却是多用于军务政务了，用于家事的却是微乎其微，胡林翼看不过去，出面请湖南衙门每年给柳庄拨款三百银，如果不是这样，贻端夫人恐怕真是要讨饭了。而现在的左宗棠，既有湖南的家小要照顾，又有浙江的千万黎民百姓要抚恤。这个父母官肩上的担子真的不轻松啊！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首先摆在面前的便是粮食问题。大军无论开发到哪里，都是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食你是巡抚也好，你是总督也罢，你是统帅三军的大帅也同样如此，你就是当今的圣人，也是同样要面对这个现实，首先必须想尽千方百计加以解决的。左宗棠从灵隐寺归来，就一直在思索着这个问题。他又想到了让地方富绅伸出援助之手，共度难关的办法。于是他找来几个有代表性的本地仕绅，放下官架子，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当他走到滨湖大街，见一处药铺门面很大，装饰也甚是豪华，令他这位总督大人、三军统帅大吃一惊，问了问身边的仕绅，他们回答道：“这就是胡庆余堂药铺呀！”听那口气便知，

这一家是杭州城里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首富了。一位年过古稀的长者还告诉左宗棠，药铺大老板胡雪岩还开有阜康钱庄，京沪、杭州、福州、镇江、宁波、武汉等地都有他的典库，实力雄厚得很哩！

左宗棠一听，来了精神，忙上前去问药铺管事的：“请问，你们的大老板在家吗？”

管事的回答说：“胡老板这几天都不在这里。或许过两天就回来了。现在很有可能还在上海。”

当时仕绅们私下里告诉管事先生，说这位问话的就是当今巡抚总督大人左宗棠，管事的一听，大惊失色，忙上前施礼，并请左大人到里面去休息喝茶。仕绅们也告诉他不妨进去看一看，都说这儿可是杭州城的一块牌子，可谓是商界骄子，连翰林先生在他面都要谦称为学生。

左宗棠听了，果然有一种看一看的欲望，就带着自己的一行人走进了那偌大的院落。一看，果然不同凡响，到处都是金碧辉煌，亭台楼阁，仿佛一处皇宫。东边是一溜十三座雕梁画栋的花楼，座座都是小巧玲珑的，两边一处是书阁，更是豪华。左宗棠不觉有些奇怪，太平军进入杭州后，怎么就没有将这些穷奢极侈的富户给烧毁了昵？

管事先生说：“那是因为听王陈炳文住在这里，侍王李世贤也曾经住在这里，要不然，肯定这里早已成为一堆瓦砾了。”

左宗棠又问：“胡老板一家人，怎么就住这么多楼房？”

仕绅们看了看管事，也不知道能不能如实相告。只见那管

事低头不语。心里在想，但愿他们不说为好，可是又不敢有什么表示。左宗棠扫了一眼那位欲说又止的仕绅，那目光让人有些不寒而栗，便有一个冒冒失失的说了。

仕绅说：“这十三座花楼，藏着胡大老板的二十四金钗，胡大老板抽牙签点着谁，谁那一晚就可以进镜阁胡老板的卧室去，正如皇帝的三宫六院。”

左宗棠一听，立马在自己的脑海里勾画出了一个可憎的纨绔子弟的形象，心中不由得生出一种厌恶。但他没有忘记自己这次出访的目的，也就没说什么。最后他对管事的说：“这样吧，请你尽快将胡大老板找回来，就说我左某有事找他商议。”

管事的连连点头说道：“是，是，一定，一定。”他那悬在嗓门的一颗心总算落下去了。于是，毕恭毕敬地把左宗棠一行送出了屋子。

果然，没几天，胡雪岩听说杭州城被官兵收复了。巡抚大人正在找他，也就不敢怠慢，匆匆从上海赶回，当天就到巡抚衙门求见左宗棠。

只见这位胡大老板四十开外年纪，从外貌上看，也并不像浪荡公子，没有那油头粉面。左宗棠又在自己的脑海里，对这位胡大老板的印象作了些修正。胡雪岩也早已听说这位左大人治理地方非常关心民众疾苦，也就自然在态度上多增加了几分敬意。刚刚坐定，左宗棠也没有跟他客套，就开门见山地说：“胡老板，浙江地方连年兵祸，民不聊生，我请你来是希望你能为拯救苍生出力的，但愿你不会使我失望哟！”

胡雪岩没有一点犹豫，回答道：“承蒙左大人抬爱，胡某愿对这项事业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左宗棠听了，觉得这个人倒还豪爽、痛快。于是他继续说：“目前灾民们最需要的是粮食，短期内很难筹积那么多，左某正在为此犯愁呀！”

俗话说，明人不用细说，响鼓不用重槌，这胡雪岩就是一面响鼓，当即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左大人，胡某愿暂筹二十万担，以解燃眉之急，不知是否够？”

左宗棠听了，真是有些大喜过望，又不禁有些疑虑地问道：“二十万担？胡老板，咱们可是军中无戏言啦！”

胡雪岩道：“数量是不成问题，就是不在杭州，下面各州县都有，如果能集中起来，我胡雪岩决不食言。”

左宗棠道：“那好，就这样一言为定，我派人去调运。我还想请胡老板做浙江粮台，不知胡老板是否愿意？”

胡雪岩道：“左大人，请恕胡某不敢从命，我胡某生来就是生意场中人，只会做生意，做官，我自知不是那种材料了。”

胡雪岩的理财能力，左宗棠早已知道，行军打仗时，他用不着这样的人，现在挑起政务的担子，理财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他正需要这样一位既善于理财，又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人来作自己的坚强后盾哩！因此，他一再诚请胡雪岩不要推辞。

胡雪岩在这种盛情之下，只好说：“既然左大人如此垂爱，以后左大人需要我干什么，只管吩咐，我愿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左宗棠说：“先给我二十万担粮食以解燃眉之急，待我将地方粮款筹齐后，再付给你。”接着，他便把这项赈济工作全盘托付给了胡雪岩。

胡雪岩领命而去，果然不负重托，把赈济放粮的工作做得有条不紊。左宗棠看在眼里，喜在心头，非常庆幸自己结识了这么一位实业家。

杭州之战结束之后，军务更加多了，首先是湖南带出来的军队需要整编；而在宁波收编的军队也比较繁杂，也需要进行整编筛选；要及时配备编制，加强管理；自己麾下的三万人马，分布在各处防守；而太平军也在到处出击，天京之围尚未到最后的攻坚阶段，李秀成没有半点退却的迹象；安徽、江西、浙西、苏北随时都有战火重燃的可能。李世贤、汪海洋还在离杭州不远处经常出击骚扰；福建方面的军务也落在左宗棠的双肩之上。要想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当巡抚、总督，看来还不是一时半会的事。虽然早年也曾在张亮基和骆秉章幕下做过几年高参，但与此时所挑的担子相比，却是在质上起了变化的，惟一相同的就是都要日理万机的工作着。自进入杭州以来，他就没有吃过一顿安心饭，睡过一夜舒心觉。

刘典从湖南老家奔母丧返杭州的当天，左宗棠就立即召集将帅开会，商议全面出击扫平太平军残部的计策。

同治三年四月，从枚平、德清开始，一仗接一仗地打，先把武康、德清收复。而湖州又有李世贤把汪海洋、黄文金、杨浦金、陈炳文等众头目纠集起来，又形成了一支足可以与左宗

棠部相抗衡的力量，人数仍在数十万之众。但是，他们的致命弱点就在于没有统一的部署，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统一的指挥，都是各有打算，各自为政。有想去安徽的，有想去江西的。

左宗棠通过多方掌握情况，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及时部署几路大军对湖州形成合围之势。太平军趋入江西玉山，左宗棠的部队紧追不舍。有一部分太平军南逃入闽。就这样打来打去，还是跑的跑，追的追，在几个省的范围内绕着圈儿。集结在江西的李世贤、汪海洋曾经在一个时期内把整个江西闹得乌烟瘴气，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朝廷为此曾忧心忡忡。此时，左宗棠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地分析着形势，他认为江西的太平军仍然有回援天京的可能。从战略上讲，应该就地拖住太平军，使之无法增援天京，并就地消灭之，使天京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城，孤城久困，不攻自破。于是左宗棠决定将大仗小仗都转移到江西战场上来，浙江赣东这是一条狭长的地带，左宗棠便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地势，经常组织伏击战。

同治三年五月，洪秀全终于在风雨飘摇中结束了他的天国美梦，结束了他的短暂帝王人生。他的嫔妃们也树倒猢猻散，纷纷走出天王府，各奔东西了。太平天国的最后丧钟敲响了，太子瑞福也早已作好了出逃的准备，无心继承帝业，天京城里血雨腥风的屠杀，使他对这一伙千岁们大失所望。所谓天父的言辞，在他看来全都是欺世殃民的神话。所谓的神谕，归根结底就是欺世，作为太平天国的幼主，他从来没有从他的父亲洪

秀全那里领受到为天下穷人讨还公道的洪略大志，他经常处在精神恍惚与失望的痛苦之中。倒是有一次与叔叔洪仁轩谈起那部《资政新篇》时，一时有些清新之感，似乎太平天国可以据此进行一番整顿，重振朝纲。但是最终遗憾的是，竟连撰写《资政新篇》的洪仁轩也不敢对太平天国的治理抱有多大的希望了。洪福真认为摇摇欲坠的太平天国已到了病入膏肓的境地，不可救药。杨秀清与韦昌辉的相互残杀内讧，已经动摇了太平天国的根基。如今，父王撒手西去，这个就连框架也一齐垮了下来。

天王西去，太平天国沉浸在余痛之中，而官兵的大规模攻坚战也同时打响了。曾国荃部为攻坚部队的主力。一种不祥之兆困扰着许多太平军的将领。

经过几天几夜天昏地暗的恶战，天京再一次被浸泡在血泊之中，大部分太平天国将士并没有死在官军的刀下，而是跳城的跳城，自焚的自焚，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穿上天父赐给的“神衣”，其本质仍然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到头来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许多人直到死还以为他们全部会追随天父升到天堂上去了，坐在上帝的膝下，回想着他们在世间曾经有过的均平富、去卑尊、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光荣一生。他们就这样带着无限的自豪感满意地去了。

东王杨秀清为了争夺的帝位，要将自己的“九千岁”的法码再加足到“万岁”上去，因而被天王处死。他死后，还能有洪秀全为他遮盖，说他是升天了，还将他的忌日定为“东王升

天节”；天王自己死了，还有他的臣民为他祭奠，见他升天；而天京城破之后，这些枉死的几万人又有谁为他们点燃心香一瓣，祈祷他们的灵魂安息呢？这是一个何等的悲哀啊！

太平天国的主力瓦解了，但太平军的大旗仍然在到处飘扬。

李世贤、汪海洋折入福建汀州，一连下了龙岩、南靖、漳州几座城池，战火一直漫延到福建。

十月，以幼天王洪福真被俘为标志，太平天国就算基本结束了它最后的一段历史。

浙江、安徽、江西、江苏以及天京的所有胜利，在朝廷的功劳簿上大树特树一笔，左宗棠被诏封为伯爵。他再次上疏固辞，朝廷不许，还加封赐号为“恪靖”。后来，“左恪靖军”的战旗打到陕西，打到新疆，打到东南沿海，打到琉球台湾，打到镇南关，打到越南交趾，所到之处，“左恪靖军”的旗号无不使敌人闻风丧胆。

太平天国虽已基本了结，但沿海地区海盗活动日益猖獗，渐渐地对内地构成了威胁。左宗棠向朝廷奏报地方治安问题，对此深感焦虑。浙江民众不仅面临着生活的艰难，又屡为盗匪所骚扰，兵事刚刚平息，又有匪事为患。

左宗棠想到这里满目苍夷，百废待兴，很想为浙江地方谋些实利，但朝廷却命他马不停蹄南下闽地，继续追剿太平天国残部。左宗棠身为闽浙总督，只得服从朝廷的旨意。临行前，左宗棠将这里的安抚工作交给了蒋益澧和杨昌浚二人。一切交

待就绪，左宗棠便与诸将帅出师入闽了。杭州这边，该胡雪岩办的，胡雪岩也正在不遗余力地日夜操劳。

然而，一路行军走来，令左宗棠心里不安的则是沿途饥民载道，哀鸿遍野，情景恻然。村野鸡犬寂然，黎民菜色如故。左宗棠常常从轿上下来，问寒问暖，还多次草就书函令地方官吏火速办理赈济。自己带兵过境，也尽量不给百姓带来负担。因此，行军途中，左宗棠一直是沉默寡言。

第九章 幕府充满戎机，主政尽显才华

太平军兵劫江南，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挥兵横扫江浙皖湘的，竟然是个 40 多岁的农夫。

行军途中，左宗棠似睡非睡似梦非梦，往事如过眼云烟

……

柳庄大门上“闭门谢客”的条子取下了。一天，有人在大门外叫门。孝宽正在和弟弟一起玩，他不敢去开门，因为他最怕那些叫花子。在他的意念中，叫化子是会把小孩拐走的。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自从烧书以后，爹爹也是很少会客的，听妈说，大门外贴上几个字，就是“谢绝会客”。可他还不知道，门上的那几个字早已取下了。

叫门声叫个不停，并且还叫着他的名字，这是谁呢？孝宽这么想，还是一个女孩的声音，难道是哑巴小妹吗？不对，哑巴小妹被虞绍南叔叔接走了，再说，她也不会说话呀。但是孝宽还是应了一声，可在没有弄清是谁时，他是不会开门的。

门外，虞绍南本来是高兴兴地把小芳送回来的，没想到

吃了闭门羹。他又让小芳叫门，他想让左宗棠一家人大吃一惊：哑女开口说话了！捉迷藏的游戏不能再玩下去了，那毕竟是小孩子家的事，大人是没有这个耐心的。大门仍然紧闭着，虞绍南就大声嚷开了：“开门吧，孝宽，我是你虞叔呀！”

孝宽一听是虞叔叔，心中一喜，忙去开了门，门外除了虞叔叔外，还有哑妹妹，孝宽心里有些乐意，他连忙拉着小芳的手就喊着“爹爹、妈妈”，往里面飞奔。左宗棠两口子一听是哑巴女回来了，也喜得直往外奔，在门口撞了个正着，贻端一把将小芳抱在怀里，小芳竟高声叫起了：“爹爹、妈妈。”贻端一听竟喜泪长流。

短短的半个月，小芳说话的能力就基本上恢复了。老郎中将哑女的病情摸得很准，下药也很对症，小芳是在受了大惊吓的刺激后，发声系统的神经由于过度紧张，而受到损伤。几个月里，要虞绍南给他服了七剂中草药，并且经常带她到树木葱笼的山林中去活动，让她身心舒畅，神经得到了很好的休息。果然不久，便发出了类似语言的声音来，接着就回忆起一些常用字的发音来了。她急着要回家，虞绍南和老中医一商量，也就只好将她送回来了，并对他家交代尽量少刺激她，避免受惊吓，让神经充分得到恢复，就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正当虞绍南与左宗棠夫妇说着话，突然又有人敲起门来，虞绍南在里面问道：“谁呀？”

门外一个陌生的声音：“我是巡抚衙门骆大人派来请左宗棠先生的。”

“骆大人，请左先生？”虞绍南问。

“是的，这里还有骆大人的一封亲笔信。”

门不得不开了。虞绍南一看是一个挂刀的司马，不敢往里让，接过信在门口看了看信的抬头和结尾，问道：“骆大人，湖南巡抚骆秉章大人？”

“不错，正是骆秉章大人。”

在门口站久了，不让别人进屋也说不过去了，虞绍南只好把客人让进来，又叫左宗棠出来。左宗棠以礼相待，把司马让入厅堂，看着信。贻端一看是公事往来，上了茶后便进里屋去了。可一听又是请左宗棠去为地方办事，心里就有些不以为然了。当然，并不是她总是让男人守在自己身边，而是再也不想让他干那些让人记仇找麻烦的事。在家务农自食其力，自由自在、平安度日该有多好，即使清贫一点，也是心安理得的，干什么官差？看来，这官还是不做的好。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夫妻二人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左宗棠不想应骆大人的邀请，他是认为那儿不可能有他更大的施展空间，虞绍南也沉默不语。虽然司马仍然在不时地催促两句，左宗棠因为碍于情面没有直说。贻端也就站在里屋门口听着他们的谈话，如果左宗棠答应了，她就要出来加以阻拦的。

左宗棠在考虑拒绝出山的语气和方法。毕竟骆秉章不仅是一个堂堂的巡抚大人，而且已经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是父母官中最上层的一个，不说是一个“请”字在先，就是不说请字，让你跟着衙门的司马走一趟，你又哪敢违抗呢？

左宗棠正这么想着，虞绍南却在一旁说道：“还是有请司马先回去，就说我家三哥与家人商议后再定。”

可是这司马也不是轻易就被打发了的，想必他也是在奉命行事，身不由己。他忙陪笑说：“我很有自知之明，我的官阶太低，让左先生受委屈了不是！”

左宗棠一听急了，他的确没有这层意思，便说：“不，哪里的话，司马可千万不要冤枉我呀，这事可不能信口开河，必须得慎重考虑。请司马先回去，我想这事还得从长计议。”

司马也不好强人所难，只好告辞。骆秉章“一顾”柳庄没有结果。

骆秉章在巡抚衙门里等了三天没有消息，等了五天后，仍然没有湘江柳庄的消息，半月过去了，仍然不知道左宗棠“从长计议”得怎样。骆秉章又把司马叫去再一次仔细地询问了一些情况，并问他是否开罪于人。司马说，绝对没有，骆秉章心里明白，大凡可用之材总是不会轻易出山的。也许司马说他的官小了，请不动人家也不无道理，哪能差一个司马去请一个贤达人士的呢？想到这里，骆秉章有些后悔自己考虑不周。不过，事已至此，只能采取补救的办法了。

这个补救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我骆秉章亲自出马。

本来，骆秉章是不甚了解的，在那样的穷乡僻野，怎么会有书香世家，奇人隐士呢？例子只是从胡林翼、郭嵩焘等人请过，知道陶澍七十岁与当时三十岁的左宗棠成了忘年之交，并成为姻亲；早几年林则徐大人那么礼遇左宗棠；前些日子曾国

藩还写过信，想请此人出来帮办军务。这么多阶梯都摆在他的脚下，可他就是不往上爬。他真地像人们传说中的那么有才吗？或是我这池塘太小，藏不下他这条大鱼呢？骆秉章这么想着，就在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那就是自己亲自去看一看的念头。

这天，骆秉章没有跟任何人说，不骑马不坐轿，不带随从，独自一人出了长沙。他心里有两种想法，一是怕看出左宗棠不是人才后，也好不了了之。二是怕自己亲自去或许也请不动人家，那样兴师动众的也有失他巡抚大人的体面。因此，便打定主意来一次私访，摸一摸底。上了大路来到一处荒无人迹的破庙，骆秉章走了进去。出来时，就成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模样，只见他左手拿着一根打狗棍，肩挎一只破米袋，胡子也有意地几天不刮，这位巡抚大人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这副模样，觉得没什么破绽了，这才笑着上了湘阴大道，往东乡柳庄方向而来。

走到一棵大榕树下，在一个摆水果摊的小贩面前，骆秉章上前问道：“请问先生，到柳庄怎么走呀？”

小商贩一见这叫化子问路竟也用了个“请”字，便觉得有些奇怪，又见他不进吃食店，也不去路过的住户人家，而是直奔柳庄，更是有些疑惑不解。可是转念一想，有许多叫化子只讨高门大户的，还不是一两个铜钱能打发得了的。这么想着，小商贩也就觉得不怪了。

虽然柳庄是一个田庄，但却时常是书声琅琅，那是因为左

宗棠的亲戚朋友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他的门下就学，多的他也不收，只几个实在的亲戚至交的孩子。农事之余，教他们的子弟，做几篇诗文，仅此而已。因此便有那么几个学生每逢双休日便来听课。这时正在大门外的大槐树下读书背书。

骆秉章一副乞丐打扮来到柳庄门外，一见那大门朝南开着，住屋却是东西向，半边瓦屋，半边是茅屋，若不是院中那几株梅花树二月之间还有花香扑鼻，这一处山庄也就平平常常并无异样。他抬头一看，见门的上方书写着“柳庄”两个大字，他一看便知道这位左先生是习过《北海法华寺碑》的。笔锋刚劲饱满，堪称作家。他想起这位左先生曾作过录誉懿，果然一笔字确实出众。读书人爱那好字，谓之敲门砖，也就爱那写得一手好字的人了。骆巡抚对这一手字有些动心。

大槐树下的书声，把这乔装打扮的巡抚大人吸引过去了。孝宽这时正在滚着一只铁桶箍做的铁环，领着弟妹滚到大门口来了。猛然见到这胡子拉茬的老头子，孝宽、小芳都害怕了。而这老头子还要往门里迈，孝宽忙带着妹妹叫哥哥孝威，孝威觉得父母不在场时，自己有当家的责任，就把弟妹拦在身后，自己在最前面拦着这叫化老头，高声叫喊着：“妈妈，叫化子到我们家来了！”

贻端出来，一看果然有个不三不四的人进来了，像母鸡护着小鸡一样，四个小孩子全归到她的羽翼之下，贻端也没有请坐，只说了声：“老人家到这边来了？”

孝宽趁这当儿，一溜烟找他爹去。叫化子老头拱手道：

“左夫人，打搅了！”

貽端惊奇地问道：“你认识我家三爷？”

老头回答说：“哦，左先生原来排行老三呀，久闻其名，不过在下还不认识。”

这时只见孝宽拽着他爹来了。老头又抢先问道：“哟，左先生在实心实意当农民？”

左宗棠拍了拍手，回答道：“对呀，种了几亩地，喂了几头猪，要做的事多着哩。怎么，老人家今天到我们柳庄转一转呀？”左宗棠一边说着，一边在观察着，掂量着，他突然发现了那不会化装人的破绽：那胡子是故意蓄着的，因为后颈上、两鬓间、眉目上下修边幅的人工痕迹瞒不过他。他为什么故意将自己化装成这副模样呢？不妨听一听他的谈吐便可猜出个八九分来。

果然，这老头看了墙上的字画，禁不住说道：“这满堂的名家字画，着实有些书香门第的味道啊！”

貽端夫人这才意识到礼节，忙说：“老人家请坐。”

这老头也不客气，说请坐就坐下，事实上他很早就想坐下歇息的，只是想到自己如今装扮成的这副模样，不便自作主张，左宗棠示意夫人去取钱，又把旱烟袋装满了一斗递给老头，老头谢过，说他不会这玩意。

貽端取过钱来，拿了两枚递给左宗棠，左宗棠说：“老人家嘛，多给点，这少了。”

貽端又一枚一枚地往左宗棠手里，数到五枚，貽端示意足

够了，老头在一旁笑笑，装作没看见，眼睛迅速地向这边撇过之后，又回到字画上。突然一幅对联引起了老头的兴趣，他不禁自言自语地念道：“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他一手捻着那茬胡子，笑了笑，说道：“左先生平生志向不小啊！”

左宗棠道：“老人家过奖了，我只不过对书画有一点爱好而已，没事的时候就乱涂几笔。来，老先生到我柳庄游学，别人来给一两枚钱，你老人家来了，按每年十二个月份，一个月份一枚钱，这样可以了吧？”

老头并没有高高兴兴地接钱，而是口中念念有词说道：“孔子三千弟子，孟子三千贤徒，先生江南名士，请三千再加三千。”

左宗棠一听，愣住了，他看了看夫人一眼，半晌不知道如何对答，夫人也很讶然，不知游学先生究竟何许来头。只听说过一些怪道人和尚之类的，云游四海，也许他就是这一类人物吧。

左宗棠在想，就算这眼前的老头是游学先生，那也是大有来头的，决非等闲之辈。于是，便收取手中的钱，连忙请老头上坐，问老头道：“老人家，您这是打哪里来呀？”

老头道：“从东边过来的。”

左宗棠又问：“是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呢？”

老头答道：“哪里来就到哪里去。哪里有文章，哪里有字画就到哪里去。老朽平生就爱文章、字画，刚才看了这些东

西，都是当今政界学界名流人物的字画，甚是佩服。”左宗棠也想趁此机会摸一摸老头的底，便说道：“这么说，老人家都认识这些人？”

老头答道：“略知一二，如果老朽没有看错的话，这两幅中堂和大门上的字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想必是左先生自己的翰墨吧？”

左宗棠心里一惊，对眼前这位老叫化子不得不肃然起敬了，他连忙站起身来，拱拱手说道：“请老先生指教。”

老头也不含糊，就开始评论起来：“笔走龙蛇，似有千钧之力，只可惜这力都用在种田耕地上了。”

左宗棠一声惊叹，“啊！”地一声。

接着，老头又指着“制怒”两个大字，说：“林少穆的字你也有？不错，不错，这儿还有他给你写的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少穆先生不愧为国家的肱股之臣啊！只可惜他一生还是看错了一个人。”

这下，左宗棠心里似乎明白了几分：这老头没准是衙门的什么人，说不定比上次来的那司马的官还要大些。于是他便转身朝夫人贻端丢了一个眼色说：“夫人，快去做晚饭吧，我与这位老先生好好叙一叙。”

贻端也明白了八九分，便径直走进厨房里去了。但是，他心里却在暗暗叫苦：这老先生口也开得太大了一点，三千上面再加三千，这哪是游学化缘呢？

可是这老头却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们游学化缘是不

上人家饭桌的。”接着，他又指着一幅篆联，念着：“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这是什么典？”

左宗棠道：“这是曾国藩先生所题，命我书写的。”

老头道：“哦，涤公的词学绝了。”

左宗棠听了，更是吃惊，他想，这老头连当朝名臣的字都如此熟悉，恐怕真的不是等闲之辈了。

这老头一味地卖弄着他的知识，其目的就是使对方多少能看出他的身份来，也好让鱼儿上钩。

贻端夫人添上热茶时，试探着说：“老人家也一定是官场中人吧？”

老头“哈哈”一笑道说：“左夫人真会开玩笑，哪有穿得这么破破烂烂的当官人呀！”

左宗棠接过话茬说道：“自古以来都是人不可貌相，你就不要作弄我们泥脚杆子吧？”

老头一听，心中暗自高兴，他要的就是这句话，于是便随即发挥道：“嘿，左先生也真的会说话，世上哪有你这样的泥脚杆子呢，你也不要唬弄我这游学的老头子。”

看来这浮子还动得不明显，鱼儿还没上钩，游学老头又指着林则徐的字画说：“少穆公的近况，先生可曾知道？”

左宗棠若有所思地追念道：“他老人家早已作古了，何谈近况。”心里在想，这人真怪。既然他对少穆公如此熟悉，难道还不知道他早已仙逝了吗？

这老头却假装惊讶道：“什么，林公作古了？唉，他曾交

给一个人一个书匣子，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他希望这个人能出来为国担当起安邦守疆的重任，可是这人到如今还不出来，真是有负林公啊！”

左宗棠听了，默默无语，他知道老头是在说自己。

老头一看，是火候了。于是接着说：“左先生也许不知道吧，林大人在弥留之际还做了一件常挂在心头的大事呢。”

左宗棠道：“老人家，左某身住穷乡僻野，关山重重，我一介布衣，哪知朝中大事呢。”

老头一听更来劲了，他喝了一口热茶，说：“林大人口嘱遗折，由他儿子林聪彝代笔，向咸丰皇帝上书，为朝廷推荐一名绝世奇才。”

左夫人贻端不知原委，急忙问道：“这个人是谁呀？”

老头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是一个人叫‘五画生’的人。”

贻端也没有看丈夫的脸色，继续说：“伍画生，一个姓伍的人？”

老头不由自主地看了看左宗棠笑道：“左先生一定知道‘五画生’是谁，可是那位仁兄却厮守着他那‘世外桃源’，以为国事家事天下事，没有他的事，以为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贻端继续说：“应当是匹夫有责吧。”

老头摇头叹息道：“是呀，本来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是这位仁兄，他偏偏匹夫无责，你有什么办法？”

左宗棠坐在一旁，他哪能听不出这话中之话，弦外之音

呢，不过他也假装糊涂，好像啥也不懂，嘴里也顺着貽端的话说道：“书上倒是说‘匹夫有责’的。”

这时，老头子心里可真的有些着急了，你不说穿，人家也装糊涂，无可奈何。于是，他只得破釜沉舟了。他说：“左先生，恕老夫直言，您的确有负林则徐林大人了！”

貽端这时还没缓过神来，她在心里纳闷，这位游学先生怎么突然说出这样没有章法的话来，他那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左宗棠的心里也在想，这人真的给人一种神妙莫测的感觉，这些不被人所知道的事情，他怎么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呢？无疑他是衙门里的人，而且官位也在三四品以上。所以他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假装糊涂，静观这老头的言谈举止，并仔细加以揣摩分析。对老人刚才的话，也干脆还以沉默。貽端也总觉得这老头有些玄，琢磨不透，穷追不舍地问：“老人家，你的意思……”

这回老头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连连叹息道：“我一个游学的叫化子能有什么意思，就知道林公交给那人一件东西，也不知道他老人家临终向圣上进言推荐的人荐得值不值？”说完又拿起桌上的那十二枚铜钱，放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又放回原处，淡然一笑。那笑声有些古怪。

貽端还以为这老头是嫌钱少了，但是又觉得这本身就已经破例了，还能破例到什么程度呢？平日里季高打发讨饭的也就那么三五枚铜钱。而今天破例拿出十二枚还少了？也没有跟季

高商量就又大胆地往床上放了十枚，够他一家人两天的生活费，这样的自作主张，她还是很少的，拿在手里掂量也不轻啊！

就在这时，左宗棠突然大声一笑，伸手将贻端手中的钱收进了自己的兜里，对老头说道：“巡抚大人，中丞老兄，再别玩障眼法啦！”

“哈哈！”老头也大笑不止：“够意思，够意思，老兄竟这么抬举我一个叫化子，让我做起了巡抚大人，看来我这个游学先生今天做得值，值！”

贻端又紧追不舍地问：“那您是谁？有像您这样的游学先生吗？”

左宗棠收敛了笑容，很认真地说：“骆巡抚光临寒舍，左某不胜荣幸，有什么吩咐，只管说出来，小民洗耳恭听，匹夫究竟有什么责，怎么尽责，请巡抚大人指教。”

对于左宗棠的推测，贻端还是不大相信，于是继续追问老头道：“请问老人家，您究竟是什么人？”

可是那老头对贻端的发问，似乎像没有听见一样，他只顾与左宗棠对话：“请你出山，为湖南的百姓办点事。”

左宗棠微微一笑，他想，果然不出所料，原来是巡抚大人亲自来作说客呀，但是他的主意早已打定，他是不出山的。便仍然假装糊涂地说：“好，我左某为湖南百姓尽一点微薄之力，三千加三千，六千就六千。”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那二十二枚钱放到条案上，又对贻端说：“去拿钱吧。”贻端听了，真的准备

起身去拿钱去。

只见那老头连连摇摇头说道：“不，不，这钱嘛，我是一文也不要的，我要的是人，一个能为国为民出力的人。”

左宗棠也一本正经地说：“实在对不起，巡抚大人，让我出山之事就免提了吧。我已早断了这个奢望了，不信，你问贻端，让她告诉你，我是怎样地坚决断了这一念的。”

这次贻端倒是心领神会，忙问老头道：“您是想让季高出去为你办事呀？”

骆秉章说：“不是为我办事，是为国家效力。”

贻端接着说：“他已经绝意仕途，连书都烧了，不出这湘乡大门了。”说完，她转身到书房取来了几本被火烧过的书给老人看。

骆秉章也假装很吃惊的样子说：“哟，还真的不错呀，烧书明志，佩服，佩服，反正林公现在已作古了，他能不能瞑目与左先生已是不相干的事了。”

这下，可像击中了左宗棠的痛处似的，他支支吾吾地说道：“这……我……容我再考虑考虑吧。”

骆秉章心想，这“皮球”怎么打气也鼓不起来，看来，这位仁兄好像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待我回去后，再看我怎么请你！只见他拿起那根打狗棍，背起那只讨米袋，起身要走。左宗棠与贻端都忙上前去留他吃饭，他不从，留他住宿，他仍然不从，就如那济公和尚一样，还继续演他那曲戏，疯疯癫癫的，打拱作揖后，便扬长而去了。那钱，一枚没取。最后，还

说：“敝人寒舍在长沙，有朝一日，是要请左先生光临的。”

左夫人贻端从条案上拿起铜钱赶紧几步，要让老头把钱拿走，左宗棠一拂手，将她拦住说：“你也真是的，不想想，人家巡抚大人要你这几个铜钱吗？”

贻端有些不解地问：“季高，你是怎么看出来这老头就是巡抚大人，而不是游学先生的呢？”

左宗棠胸有成竹地说：“这还用问，你以为我真的变成书呆子呀？我在书房里听孩子们跟他说话，他竟连《秋声赋》都背得出来，吃衙门饭的人，吃百家饭的人，能有几个人读过《秋声赋》的呀？进到堂屋来之后，你看他，什么林大人、胡林翼、张亮基他都认识，而且就连林公与我的湘江夜晤的事，还有林公临终遗折的事，他都知道，我看他呀，本来也装得不像，但也许是有意让我猜想出他的身份。”

贻端仍然是有些不服气地说：“仅凭他的知书识字，就能说明他是巡抚大人吗？”

左宗棠道：“你呀，也不动动脑筋，你没想想，这林公向圣上推荐人的事，是一般的人能知道的事吗？更何况是一个游学先生，那就更不用说了。”接着他又问贻端道：“你知道这五画生是谁吗？”

贻端连连摇头说：“不知道。”

左宗棠便说：“我这个左字你会写吧，你写写看。”

贻端这时才恍然大悟地“啊”了一声。

骆秉章已经走远了，孩子们也都围了上来，这个问：“那

个叫化子走了？”那个说：“这个游学先生怪怪的！”贻端抚摸着这几个小脑袋，对他们说：“人家可不是什么游学先生，人家可是湖南的这一个哩！”说完就翘起了一只大拇指。回头又对左宗棠追问道：“季高，你到底怎么决定呀？”

左宗棠道：“怎么决定？还是两个字：不去！什么匹夫有责无责的，还是做我的湘上农人省心。”其实，左宗棠嘴上是这样说，而在他心里早就有一团燃烧的火焰——他怎能忘记林公给他的重托呢？他怎能眼看着我中华古国任凭西方列强的践踏，而袖手旁观呢？他只不过对庸才当道、朝廷腐败感到气愤，感到痛心！

巡抚大人骆秉章亲临柳庄，虽然没有请出左宗棠，但起码让左宗棠绝意仕途的思想动摇了。难于决断的问题也实实在在地进入了他的思虑之中。

回到长沙的骆秉章，一等又是十几天过去了，仍然没见到左宗棠的身影。他突然又似乎想起自己也没有告诉人家门号，长沙这么大，让人家到哪里找去？不过，又一想，不对，他既然已经猜测到我是巡抚大人，那为何不到巡抚衙门来找我呢？不过，最让他回味的还是在左宗棠家里演的那场戏，这左宗棠果然名不虚传，才思敏捷、智慧过人，只是这架子也太大了。一点，既然已经猜测出我是巡抚大人，可仍然还是不肯“就范”，那么，他真的无意于仕途吗？如果真的如此，那就得采取非常措施。采取怎样的非常措施呢？骆秉章想来想去，苦于无策，他忽然想起，一千五百年前的前秦王符坚派人去西竺请一位译

佛经的高僧鸠摩罗什到中原来帮助译经，西竺不放，符坚不得已，第二次便派了三千人马去将其“请”来。于是，一个“智劫”的计划便在骆秉章的脑海里形成。

阳春三月，就在骆秉章二请左宗棠后的一天，左宗棠出嫁到陶家去的大女儿孝瑜，抱着那个刚刚两岁的外孙，哭哭啼啼地突然来了。

女儿是娘的心头肉，貽端还没等女儿坐定，就惊恐地问道：“先别哭，怎么啦？慢慢说。”

孝瑜好不容易制住哭泣，说道：“陶桃出事啦！”

正在这时，左宗棠也从外面进来了，一见女儿这副模样，忙问道：“怎么回事呀，你从哪儿来？”

孝瑜仍然在哽咽地回答道：“从家里来呀，爹，陶桃……陶桃他被抓走了！”说完又止不住呜咽起来。

貽端忙从女儿怀里搂过小外甥青青，问：“陶桃出了什么事？”

孝瑜清了清喉咙说：“安化筹资办学，要大户人家拿银子，出谷米，取名叫‘捐输’，陶桃门大户大，要他捐谷子一千担，陶家说是门大户大，可是家业不大呀，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和谷米来，就说他抗捐。”

貽端气愤地说：“陶家名气不小，江南大户，可陶公一辈子廉洁奉公，那几个官饷都让他买书买掉了，哪里有钱捐这个输！”

左宗棠也觉得非常恼火，不过事已至此，他觉得当务之急

是要先救出陶桃，便问道：“是什么人来抓的，抓到什么地方去了？”

孝瑜回答说：“省衙出的传示，人抓到安化，解押到长沙去了。”

左宗棠对女儿安抚一番，他说：“你不要哭，待爹爹想办法要人去，没有银子谷米捐就抓人，什么王法呀！”

贻端都觉得这事不是那么容易办的，就对左宗棠说：“季高，这事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还是慎重些好。”

左宗棠气愤地说：“慎重什么，救人要紧，我先去一趟长沙！”

贻端问：“你找谁去？”

左宗棠道：“找巡抚衙门！”

左宗棠一路快马加鞭，八十里地不到两个时辰就到了长沙城，他也不下马就直奔巡抚衙门，下马后正准备把马拴到树上，可那马却自己往衙门里走去，左宗棠口里嘟哝着往里追了几步，衙丁挡住问他到哪儿去，他指着马说：“马，我骑的马！”

衙丁们相视一笑地说：“没事，没事，这马知道自己该回厩房去的。”

左宗棠愣了半天，似乎还没缓过神来，他不禁问道：“什么？这马可是我租来的呀，走丢了怎么办？”

“不要紧，不要紧，租马人不会找你的。”

左宗棠正在纳闷。衙门里前呼后拥地出来人了。左宗棠一

看，走在前面的竟是游学先生，他一想，全明白了，心里很气愤，可是人已经到了衙府门前，总得要把事情弄个清楚。只见骆秉章向他拱手道：“左先生，请原谅，这也是让你给逼出来的呀！”

左宗棠也不与他寒暄，就直奔主题地问道：“人呢？”

骆秉章慢条斯理地说：“左先生，别急嘛，人，我一定会将他‘完璧归赵’的。”说完，他一个手势，让手下人去请陶桃出来。不多一会，从旁边的会客厅里走出了“抗捐”的陶桃。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左宗棠跟前说：“岳丈大人，你怎么来了？”

左宗棠一看女婿不像是被抓来的，倒像是请来的上宾，他气也不是，笑也不是，便没好气地说：“他们把你抓来了，我不来行么？”

骆秉章连忙在一旁赔礼道：“左先生可千万别见怪呵，文毅公是文章大户，而不是银两大户，请相信，游学先生这一点还是懂的。”

左宗棠气呼呼地说：“好一个游学先生，直说吧，你打算怎么着？”

骆秉章道：“左先生可不要动肝火哟，有陶公子在其当面，咱们还是到寒舍小叙吧。”

左宗棠不得已被骆秉章带着到他的“寒舍”去了。在骆秉章府邸，推杯把盏，酒过三巡，骆秉章仍然在劝酒。左宗棠说：“骆大人，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酒我已经喝得差不多

了。”

只见骆秉章不声不响地走到香案前，取出用绸子包着的印信，往左宗棠面前一放，直截了当地说：“请你做我的幕僚，走出你的世外桃源，为湖南的父老乡亲尽一份心，尽一份责任。”

左宗棠还是那股子傲劲，说：“我作匹夫，不想作官，我要回家去，尽我为人之夫、为人之父的那份责任。”

骆秉章也认真地说：“作了我的幕僚，还要你两头牵挂呀，把夫人接到府上来嘛！”

左宗棠觉得骆秉章像是在开玩笑似的，他正色道：“这恐怕不行，她也不习惯。”

骆秉章也不跟他较劲，以守为攻地说：“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湖南最大的一颗印已经交给你了，整个三湘父老乡亲的命运就在你的手里。”

左宗棠默默地注视着骆秉章，没有吭声。

骆秉章继续说道：“大印在你的手里，你要去要留，要写个什么公文，自己写了，把大印一盖就行了。有了这个，你到哪里都畅通无阻，别人想阻拦你也拦不住。我比你年长近二十岁，要说请你出山，一颗诚心，一片苦心也确实到位了。如果先生执意要去，我留不住，那我也不好强人所难，明天亲自送你回去好了。”遗憾与惆怅之情流露无遗。

古宗棠见了，也不由得心里一沉，顿时也感觉到自己未免有些过份了些。但他仍然在思索之中，并没有马上表明自己的

态度。

骆秉章出去了，不明原委的陶桃，问他岳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左宗棠压低声音告诉自己还未涉人世的女婿说：“他们为什么说你抗捐，将你一绳捆到长沙来了呢？”

陶桃也如实地说：“其实，只是开始在家里的時候样子做得凶，在路上，在这里对我却是挺好的，倒完全没有要惩罚我的样子，让我吃这么好的饭菜，睡这么好的床，简直就像他们请来的上宾，我可是在这里享了几天福！”

左宗棠道：“孩子，你还不懂，他们就是想把逼出来，要我为他们做事。”

陶桃有些不解地问：“要你老人家当官，有什么不好呢？”

左宗棠叹了一口气说：“唉，官是那么容易当的吗？我不愿受这个顶子的约束啊！”

翁婿二人正说着，骆秉章又进来了，他出去想了半天，觉得正面的激将法不奏效，就用反面的激将法。就对左宗棠道：“左先生，你来时骑的马是我的坐骑，你还是骑着它回去吧，令婿我用轿子送他回安化，你看怎样？”

毕竟，左宗棠还是左宗棠，虽然有刚烈的个性，但也是饱读诗书，通情达理的人。他不能总是将别人的一片好心当作驴肝肺，终于说出了骆秉章等待已久的那句话：“承蒙大人抬爱，我就先留下来试试看吧。”

骆秉章心头一喜，双目闪光，深深地点了点头，没有多说话，二人相视良久，真的有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感觉。

不过，最后左宗棠还是提出了他的一些条件：一不带兵打老百姓；二不坐堂理官司；三不叩头递手本；四在伸张正义时，不得受别人指手划脚来牵制；还有最后一条，他不受官聘的限止，超脱是非，说不干随时不干。

骆秉章想了想，也只好苦笑一下答应了。其实他是这么想的，好不容易让这个“骡子”答应留下来，你提什么条件我都先答应下来，让你先安心下来再说。

从这一天起，左宗棠正式入幕视事。然而，在那狼烟四起、遍地干戈的现实中，哪有真的摆脱是非的，更何况是官府的衙门里，这里本身就是充满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地方，多少人只要一陷进了这个圈子都是身不由己的。既然是面对这样的现实，那么也就需要适应这种现实。巡抚衙门乃是全省运筹的中心，不可能像买回柴米油盐那么简单；这是一个一言九鼎的地方，不是茶余饭后聊天的处所。在这里，左宗棠成了大大小小所有行动的调度指挥，他实际上参与了出谋划策。成为这里最高层决策中心的一员。而且因为他书读得多，情况了解得清楚，思路敏捷，兵机熟悉，筹划得宜，骆秉章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衙门里事无巨细，他都要与左宗棠商议后，最后定夺。

久而久之，衙门之内便有了对左宗棠的各种称呼，比如：“老师”、“二大人”“左抚台”等等，接踵而来的也有一些不怀善意的说法，如“一印两官”，认为湖南的巡抚大权实际上已操在左宗棠手里。但是由于他办事得力，什么复杂的局面他都能应付自如，在整个衙门内，没有一个人不对他心悦臣服的。

就连骆秉章每次见到他，甚至也不顾等级让道于他，并且从来不在放权的问题上有所保留。这么看来，左宗棠应该说在巡抚衙门是春风得意的。虽然还没有明确的身份，但是声望极高。

身居巡抚衙门，手握大权的左宗棠却也时常想起，在张亮基幕府里办事的一些往事。他还记得，张亮基对他也是非常信任的，省境之内，一切州县公事均交给左宗棠一手处理，那一年的幕府生涯，可谓是日理万机，呕心沥血，然而，到头来仍然是志不得伸，名不得显，还无端地结下了许多冤仇，又不免有些怅然若失，徒感伤悲。这回被迫再出山，骆巡抚又和张巡抚一样，大小事务，都全权交给我左某来处理，自然也不能辜负众望。

时值长沙上下数十里已被太平军所控制，左宗棠真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靖港官军战败，湘潭又在吃紧。太平天国一把大扫帚横着扫过去，又直着扫了过来。正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长沙城究竟怎么守，骆秉章是两只眼盯着左宗棠。虽然左宗棠无职无衔，然而却大印在手，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国乱之日，也就当仁不让了。湘军统帅曾国藩拿不定主意，可是仗却是要打的，但又不知怎么打。召集将士聚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还是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主意。许多人都主张先打靖港一役再作定夺。惟有左宗棠持不同意见，他坚决主张先攻下湘潭，切断太平军南路。曾国藩最后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率部由北路北上靖港出战太平军水师，彭玉麟、塔齐布等率师南取湘潭。湘潭一战是关键，直接关系到长沙的

安危，左宗棠慎重地策划一番，众将也都认可，谁知北边靖港一战没打好，曾国藩觉得无颜面见江东父老，想投江一死以谢国人。左宗棠赶忙去靖港将曾国藩迎回长沙，促膝长谈，稳定下军心，也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了。而湘潭之战却捷报频传，入幕视事不到一个月的左宗棠在湘潭一役中成了将中之将，帅上之帅，全军上下无不叹服他的战略英策。于是大局得到了迅速的扭转，太平军的锐气大减。骆秉章立即上书给朝廷，为左宗棠论功请赏。

本来，谋划战守是带兵人的事，而左宗棠既非戎伍军人，又没有任何官衔，打了湘潭之后，接着又计划攻打江西，以解救处处被动挨打的曾国藩，然而衙门的公事中毕竟地方事务繁多，需要通盘计划的太多，左宗棠只得日理万机，为骆秉章挑起这副重担。

这时，前方战事吃紧，而筹兵、筹粮、筹饷也是当务之急。地方财政拮据很久，这确实是一个烂摊子，与其说左宗棠日夜操心战守之事，倒不如说他更为这理财之道呕心沥血了。虽然湖南是鱼米之乡，但地处中原，要支持五省兵事，羽檄交驰，兵饷两绌。可是多少年来湖南就没有一个章程可循。赋税混乱，贪官污吏又混水摸鱼，百姓不堪重负，早已怨声载道。偌大一个湘潭县，税政只得一年四千两，真是杯水车薪。湘潭如此，其他各州县更是可想而知。

千头万绪乱如麻，左宗棠在这种混乱拮据的财政中，求实求变。咸丰七年，左宗棠披肝沥胆写出了整顿财务的意见书，

希望骆秉章让他甩开手干。骆秉章也明白，国乱思良将，乱世出忠臣。作为一省的父母官拿不出几条具体的措施，但他却很会用人，让每一个人都各得其所。特别是他“三顾柳庄”请出了左宗棠，又大权下放，让他放开手脚干，着实让湖南的局面得到了控制与扭转。左宗棠也理过财，但那是在柳庄自己的家里，充其量也就几十吊钱的家当，而现在却是几十万大军，全省的财。幸亏他读了不少的经世致用的书，懂得走出衙门，深入各州县去多作实地调查，于是，便有了解决各种危难的办法，诸如改漕章，增税入，减农赋数百万，从而使府库存银急剧增长。在左宗棠的经营下，两年多功夫，库存纹银就达到了三千万两，兵精粮足，百姓也安居乐业。骆秉章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又是给他褒奖，又是给他请功。左宗棠一时之间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办事人过去还要请示巡抚大人，可现在都走直路，直接找左宗棠了。原来左宗棠向骆秉章提出的那五条要求也渐斩地烟消云散了。

第十章 为办福州船政，缓赴陕甘就任

飞骑接二连三地驰入大营，骆秉章眉头渐解，突然，他起身向端坐在一旁的左宗棠长躬一拜：“左兄真神也！”左宗棠沉默良久，欣然大笑。

湘阴低华岭虞绍南的家门前，一匹快马停下。信使问道：“请问这是虞绍南先生的家吗？”虞绍南此时正在院里劈柴，一看是快马信使走进来，忙答道：“是，是。”

信使递过一封盖有湖南巡抚官印的信函说：“这是左大人写给虞先生的信，湖南巡抚专程派我快马送来，望虞先生接信后，速去闽浙总督府。”说完，转身又绝尘而去。

虞绍南一听，是左宗棠写给他的信，心情无比激动，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望着信使远去的背影，虞绍南这才突然缓过神来，忙拆开信一看，知道左宗棠再也不是柳庄那个赤脚草鞋、喂猪放牛的三爹了。果然如乡里人说的那样，他的头都快顶着天了。但是，他仍然没有忘记生死至交、患难与共的朋友，左宗棠在信中，言辞恳切地邀请虞绍南去当幕客辅佐他。

虞绍南手里拿着信，掂量了许多，去还是不去，他一时难以定夺，于是他当天就放下手中的活，直奔柳庄而去，找左夫人周贻端来决定此事。

这一天，柳庄的大门没有关，虞绍南远远地瞧见贻端嫂子披着一块花布巾，在烈日下晒什么东西。他也远远地叫了一声“嫂子”，贻端抬头一看，也不由地高兴地叫喊道：“呵，是绍南兄弟呀！”虞绍南走近一看，见她晒的全是土果子，什么红枣呀、豆子、芝麻的，活脱脱一个农妇！贻端便高兴地把这位稀客迎进屋里去。

屋内，孝威、孝芳兄妹正在埋头读书，一听是虞叔叔的声音，立刻放下书双双迎到院里来了。如今的孝威已是堂堂的男子汉了，虽然有些单薄，却也透着青春的活力；孝芳也已满十五岁，已是亭亭玉立，出落得十分俊俏，还是那么憨厚可爱。本来，她留在虞绍南的印象里的只是一个小哑巴女，如今，却是伶牙俐齿，能说会道了。

虞绍南望着孝威问道：“孝威侄不是在衙门做事吗，今天也回来了？”

从头年起，孝威就在省城的厘金局谋了一份差事。因为他从小就在严厉的家教与文化氛围的熏陶下，衙门里的事倒也做得得心应手。但孝威却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对在家里的母亲总是放心不下，在外呆了一段时间后，总要抽出时间回来看看母亲，看看弟妹们，并辅导弟妹们读书。于是，他答道：“是的，虞叔，这两天是公余时间，我回来看看娘和弟妹们。”

坐定之后，贻端给虞绍南湖了一杯茶，正待问虞绍南最近有没有福建方面的消息时，虞绍南却已经先开口说开了，他说：“嫂子，今天湖南巡抚派专人送来了三哥的信，他让我去他衙门做事，你说我该不该去呀？”

贻端说：“季高既然叫你去，你就去呗。”

虞绍南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信递给贻端，一边说：“信你先看看，我去是可以，不过，我有个条件。”

贻端一边看信，一边回答说：“有什么条件，虞叔你就直说。”

很显然，贻端还以为虞绍南要向他们提出别的什么要求，但没料到虞绍南却说：“我要嫂子和我去。”

贻端笑道：“虞叔，我想，还是你先去，我暂时不去为好。”

虞绍南说：“你不去可不行，我不能眼看着季高不近人情也不管呀！”

贻端答道：“这话从何说起，季高不近人情？”

虞绍南说：“战场上，不便带家眷，那还说得过去。可如今坐在总督衙门时，难道也不能带嫂子去过三年五年的，他近人情吗？”

贻端笑道：“嗨，绍南，你……”

虞绍南继续说道：“孝威、孝芳都可以一起去。”

孝威一听，忙摇摇头道：“本来我也很想去看望一下爹，但是厘金局那里总是忙得很，实在走不开。”

虞绍南本来就是柳庄非同一般的客人，他与左宗棠可谓是生死交的朋友。常言道，熟不拘礼。也没什么客套可讲的。当即就给贻端他们母子当家作主起来，安排贻端与孝芳去福建的事，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说：“除孝威公事脱不开身，其余的全部都可以去。”小芳听了高兴得跳了起来，非要妈妈答应去不可。孝威也在一旁鼓动，他也觉得妈妈苦了一辈子，身为总督夫人，还没有享受过一天总督夫人的福，于是他说：“去吧，妈妈，我帮您到巡抚衙门去说一声，让他们派人送你和妹妹一起去。”

几十年来，贻端也是住过衙门的，她总是觉得衙门里有许多方便，没有住在乡下自由。她说：“官府的规矩太多了，不是我们乡下人住的地方。”

绍南说：“不要紧的，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住几天不就习惯了么。”

贻端仍然坚持说：“不，绍南，那时候，张亮基、骆秉章的衙门，季高要我去住，我也都是只住几天就回来了，长沙近，要去要回方便，福建可就不比长沙了，路途那么遥远，我还是不去的好。”

小芳一听，急了，她噘着小嘴说：“妈，你就不关心爹一个人在外，没人照料他的生活啊！你不去，我去！”

绍南也说：“小芳说得对，你就不关心三哥在外的生活？”

贻端叹了一口气道：“唉，季高又没话让我去，我去干什么呀？”

绍南更是趁虚而入，他说：“怎么样，我说对了吧，就是季高不近人情，没有言语一声请嫂子。不过，请嫂子放心，我送你们娘儿俩去。”

贻端还是若有所思地说：“我看还是你先去吧，我以后再说。”

绍南说：“什么时候再说呀？你以为就是这左邻右舍吗，谁以后能来接你，千里迢迢，十天半月也难走到。嫂子，你就听我这一回吧，季高这些年出生入死，战斗在沙场，是不是缺了只胳膊，少了条脚，你也不知道，你就真的那么宽心？”

绍南的这句话倒真的说到点子上了，其实在贻端的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季高这么多年战场上拼杀，是不是给他的身体带来了什么残疾。但贻端是一个非常有涵养的女性，她只不过没有说出来而已。

小芳也情急不过，在一旁催促道：“就是嘛，妈，你就不惦记着爹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吗？你瞧我现在也长大了，什么事都可以干，爹的身边可是要人的啊！”

这孩子几年前就要跟爹爹去，她怕爹爹总是吃饭取一双筷子，太寂寞了。这几年来，她跟着母亲学会了各种家务，烧茶做饭，洗衣浆衫，铺床叠被，待人接物，还学会了女红，更善于梳妆打扮。贤淑的母亲带出了俊俏的女儿，单看她那一头秀发，就知道是贻端夫人教会她怎样用刨木花去揉，去洗的，整得这么乌黑油光，柔软如丝，真是人见人爱。那高高隆起像塞进了两个包子似的胸脯，那十指纤纤白如玉的双手，那一脸天

真的憨笑，谁见了不爱？又学会了会体贴人的心肠，去照顾他爹的生活是再好不过的了。这些年来，贻端还教她读书识字，甚至还能填词作诗，女儿家不适宜拿枪杆子，拿笔杆子总还是能行的。

就这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终于说服了贻端。次日，虞绍南与孝威一起专程赶往长沙巡抚衙门，借了些银两，要了两乘轿，就护送着贻端娘儿俩上路了。

途经界头铺，当年那棵大樟树还是那么茂盛，但此时此刻，大树在小芳的脑海里却是依稀模糊了。是什么和大树勾连在一起呢？她似曾记得，又记不清了。她也没有时间去那记忆的天地里搜寻，只想着福州是个什么样子；总督府的大门也许比她们家的大门大好多好多倍；爹爹是瘦了还是胖了，或许又苍老了许多……

经过半个月的艰难奔波，终于到了福州。这一天，左宗棠正在总督府里忙着处理公文，府丁报告说，夫人和小姐到了。左宗棠一惊，他急忙提起官服的下摆，匆匆地就往外迎去。一见绍南也来了，他明白了，一定是绍南越俎代庖干的，不过，他也知道绍南的一片良苦用心，自然也就不能怪他，就把夫人和儿女送到后院他的住室。小芳还撒娇，在爹爹的怀里哭了鼻子。左宗棠揉了揉这个已经不是小女孩的小芳，忙替她揩干了眼泪，让她别哭。左宗棠说：“都已经是大孩子，还哭鼻子，让别人看到了多不好意思呀！”

小芳被说得破涕为笑，躲到妈妈身后去了。这一夜，左宗

棠先与绍南商谈事务，交待工作，仿佛有千万件事情要等着他虞绍南来处理似的，可虞绍南想到的是，人家夫妻长期分居，好不容易相聚了，这第一晚上，哪里该有自己说话的份呢？尽管已是老夫老妻了，但毕竟不是常年在一起呀，便笑着对左宗棠说：“公事明天再谈吧，我早该休息了。”

左宗棠也顺水推舟地说：“一路风尘，让你劳累了，那你就先歇息吧。”

常言道：小别胜新婚，更何况是长年不在一起，自然少不了如火如荼的一番恩爱，贻端更是情意缠绵，让左宗棠似乎又回到那青年时期一样。双方尽兴之后，贻端见左宗棠没有缺胳膊少腿的，也就放心了，便依偎在丈夫的怀里甜甜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小芳一起床就见衣架上挂着一件黄马褂，小芳不喜欢这颜色，不屑一顾；但是当她看到墙上插着的那枝花翎时，却被那鲜艳的颜色给吸引住了，她拿在手中对她爹爹说：“爹爹，这东西挺好玩的，给我吧？”

左宗棠笑道：“哎呀，孩子，这可不行啦，这可是当今皇上御赐给我的，可是比这头上的乌纱还要贵重啊！”

小芳一听，咋了咋舌头，赶忙还给爹爹。

自坐镇福州以来，除了还有零星的土匪要动用军队以外，战争基本上暂时告一段落了。左宗棠虽然军功显赫，但他对政务也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在左宗棠看来，保护国土不受外辱，比安定内部、殄灭异

已更为重要。因此，他到福州的头一件事，就是领着地方众官员到文藻山宫巷去祭扫林祠，用林则徐抗英毁烟的英雄业绩与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来激励他们图强、振兴、大办实事的思想。他一直把林则徐作为最崇敬的老师看待。在去林祠的路上，他想起林公在湘江舟上与他说的一席话——那是师长对他的淳淳教诲，每每想起，仍然记忆犹新，回旋在耳。林公告诉他，中国的振兴在于肃贪倡廉、励精图治、固疆强国、学夷制夷。左宗棠对此都一一铭记在心，身体力行。战争的拼杀，让他懂得，之所以兵家能分出胜负、强弱，一在精神、斗志；二在武器装备。当然，军事上的谋略暂且不论。西方列强之所以敢对中国包藏虎狼之心，无非就是船坚炮利，武器装备精良。国人虽有勇气，但以拳脚刀矛去与洋枪洋炮相拼，凭血肉之躯与敌人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总是落下无谓的牺牲。所以，林公要他胸怀华夏，放眼世界，打开国门。看看外面；因而左宗棠对《四洲志》和《海国图志》都认真研读过多次。魏源作为一个湖南老乡，歿于杭州任所。左宗棠把他和林则徐一样，看作是自己的老师，在杭州时也曾为他修墓。

所不同的是，今天来祭林祠，对于左宗棠来说，还有一番感恩的情结在内。因为咸丰皇帝为樊燮案对左宗棠进行考核时，那几封最得力的推举信函奏折中，就有林则徐临终时向道光皇帝的遗折，力荐左宗棠奇才可用。遗折中说他：“才品超冠，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胸罗古今地图、本朝国章、精通时务，谙经世致用之学，实为栋梁之材。”所以当大队人马过

了风雨桥后，来到宫巷，还在那高高的门槛外面，左宗棠就跪了下去，吓得众官员们一个个也连忙下跪，一时之间从林公馆门前直到宫巷巷口，跪了一地的官员。那位门房也惊慌失措，不知怎么回事，忙着跪下去迎接，后来才知道这是总督大人来祭拜他的恩师。一时之间便成为福州城内街头巷尾的美谈……

左宗棠日夜思虑图强之道之时，杭州传来喜讯，小火轮试航西湖成功了。左宗棠十分高兴，带着夫人、小姐和随员，还有虞绍南一同去了杭州。

试造小火轮的事是早在天京攻下之后，战事平息之时定下来的。一贯对洋枪队持警惕态度的左宗棠便迅速地将其遣散。洋人将领德克碑、日意格想不通，跑来见左宗棠说：“左将军，你们中国有句话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仗一打完了，就将我们一脚踢开？”

左宗棠朗朗笑道：“二位将官言重了，我左某可不是关门派哟，中国闭关自守久矣，国家老大，思想陈旧，坐井观天，总是落后挨打，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样吧，如果二位将官不嫌弃，愿意帮我做点事，我还是欢迎的。”

德克碑说：“要我们留下来替你做事？我们能为你做什么事呢？”

左宗棠道：“能，你们完全可以做几件你们能做的事。”

“哦，我们能做什么事，请将军明示。”这两位洋人不仅已习惯汉服，而且也学会了一些汉语。

尽管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热心推崇者，但在当时，所谓的“洋务”二字都还没有出现，而“洋务派”一词也是后来产生的。因此，他这时就把试造小火轮的设想跟这两位洋人说了。

这两位蓝眼睛、高鼻子的带兵之人并不是工科出身，但他们倒认为此事并不难办。英、法、美、德等国，当时的造船工业方兴未艾，不要说是小火轮，就是庞大的兵舰也早已在海上横行了，回到本国去请几位造船的技师来，倒也不是难事；只要有银子，购几台母机来，也是办得到的。两个洋人就心有灵犀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叽哩呱啦说了几句洋文，有了共识后，便与左宗棠达成了协议。于是，借师助剿的事一了，几个洋人便留在左宗棠手下当起了造船的“包工头”。

闽浙总督大人到了，浙江衙门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可左宗棠却只在巡抚衙门稍事休息后，就由德克碑、日意格两位着汉服的洋人领着去了西湖，只见那小火轮乘风破浪在湖上横冲直撞，鼓起的大浪拍打着湖岸，直乐得左宗棠连声称赞。小火轮能造出来，大兵舰也一样能造出来，其原理是一样的。开办船厂的想法，便在左宗棠的脑海里油然而生。建立水师保卫海疆的思想也逐渐形成。

然而，左宗棠毕竟不是那种头脑发热的人，他明白，要办成一件有意义的事，并不是凭主观意想的那么容易，尤其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国库空虚、民力不济。办船厂，首先要有一个好地方，好船坞，还要有大量的机器设备和相当熟练的技师。所有这一切都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作后盾。白花花的银子哪里来？左宗棠犯愁了。

为了做到心中有数，左宗棠回到总督府后，立刻就叫德克碑等人预算了一下费用，除地皮不在预算之内外，其中包括技师的工资，机械设备和原料的采购的支出费用。当天晚上德克碑就预算了一个大约的数目是每年需三十万英镑，造船用的机器设备、钢材原料大都要从英国法国进口。左宗棠一听，心中沉闷了半天，也不支声，德克碑眨着那对蓝色的眼睛，望着左宗棠，也不知道他是认为难办呢，还是觉得太容易了。小芳在一旁听着也弄不清这三十万英镑是多少铜板。她问道：“爹爹，这三十万英镑是多少铜板呀？”

左宗棠答道：“就是把福州城里三坊八第几条街全能买下那么多铜板。”

小芳瞪着眼睛说道：“那不是要几千万两银子么？”

左宗棠说：“没错，就是这个数目。”

入夜，左宗棠冥思苦想这一笔巨款的来源，转辗反侧难以成眠，突然他想起了一个人——胡雪岩。听杭州的官员说，仅那“胡庆余堂药铺”，就有两千万两本钱。左宗棠心里一亮，对，就去找这个财神爷去。

说找就找，翌日，左宗棠就和虞绍南一起上了湖滨大街。小芳也跟着去了。来到胡庆余堂药铺，管事先生一看是总督大人驾到，赶忙迎上去说：“左大人，里边请，胡老板刚从福建回来。”

胡雪岩一听是左大人，也赶忙迎了出来。虞绍南和小芳一

进大院，就大吃一惊，这房屋竟是如此的富丽堂皇！小芳悄悄地问虞绍南：“这里住的，是不是皇帝的弟弟？”

虞绍南一听，觉得小芳问得很有趣，虽然知道这不是皇帝的弟弟住的，但到底是谁住这里，他也没搞清楚，于是，也只得含糊其词地回答说：“虽然不是皇帝的弟弟，但这入最起码也很有钱。”

宾客落座以后，胡雪岩吩咐上了最上等的茶，左宗棠就开门见山地说：“财神爷呀，想造几条大船，这经费问题还是想请你帮帮忙，有困难吗？”

这左大人叫一声“财神爷”可不是闹着玩的，胡雪岩心中有些诚惶诚恐，他感到不敢当。便问道：“左大人要造什么船呀？”

左宗棠似乎在开玩笑地说：“造铁甲兵船，能打大炮，能与洋人的船一比高低的船。”

胡雪岩道：“是吗，铁甲兵船，造价可是够大的呀！”

左宗棠道：“怎么？果然有些难了吧，造不起，也就干脆罢了，也是我一时幻想而已。”

胡雪岩道：“既然左大人有了这个设想，那也一定是有一些道理的，不妨给胡某以明示，虽然是有些难度，但总是事在人为的嘛。”

左宗棠一听，这财神爷有口气了。便把富国强兵，兴办水师，保卫海防的道理讲了一遍。正说着，几个花枝招展、俊俏十分的女子经过门口，叽叽喳喳朝花楼那边走去。左宗棠一

看，对胡雪岩问道：“这些娘们都是你的？”

真神面前也烧不得假香，胡雪岩喃喃道：“是的。”

左宗棠继而幽默开了，他说：“你是几千岁呀，享受这样的荣华富贵？”

这话的确有些带刺，但听那语气又没有太多的责备。胡雪岩便自解嘲地说：“什么荣华富贵呀，无非有几个臭钱，有钱人都大致如此。也难怪太平天国要闹了。”

左宗棠哈哈大笑道：“太平天国一闹，你就跑，现在我又来闹了，你往哪里跑呢？”

胡雪岩道：“左大人言重了，左大人来，我胡某哪里会跑。”

左宗棠突然像是严肃起来似地问道：“胡老板，请你如实讲来，你这万贯家财是从何而来？”

“左大人，这……”

“你不必叫我大人大人的，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喏，绍南也是这么叫我的，叫我季高吧，朋友之间嘛。”

“不敢，不敢。左大人真会开玩笑。”胡雪岩真的有些惶恐。

左宗棠又问虞绍南道：“绍南，你叫我什么来着？”

虞绍南笑道：“季高、三哥、三爹，我可是乱叫一通呀。”

胡雪岩道：“那怎么行？你们是老朋友，老乡亲了，叫习惯了，我可是……”

“可是什么？”左宗棠道。“你可是我的财神爷，不过，我

是你的父母官，杭州人都管你叫什么来着？”

胡雪岩道：“那都是钱在作怪，不作数的。”

最后，左宗棠与胡雪岩达成了每年投资三十万英镑造船费的协议。

回到总督府衙门，左宗棠让周开锡造出详细预算。周开锡既是左宗棠湘南湘阴的同乡，又是左宗棠的学生。对于老师交代的事情，他自然额外细心。周开锡预算出，一年需六十万两以上白银，以五年计算，大约需要三百万两才能见到第一艘船下水。数量之大，实在令人吃惊，左宗棠心里只有胡雪岩那儿的一点底，他还是大胆地奏请朝廷拨款，想一鼓作气，开始造船工作。

然而，令左宗棠出于意料之外的是，奏折到了京城之后，满朝文武为此争论不休。当时朝廷内正有一种购雇轮船的倾向，左宗棠想，通过自己动手造船，完全可以一兴百兴，由此便可带动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举多得的好事。而购船雇船则要花费很大的费用，买回一两条船，但国人却还是一无所获，始终不会制造船只了，何从谈起富国强兵？于是左宗棠大声疾呼：“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己动手制造！”遗憾的是，朝廷的一班文武大臣，响应的却是寥寥无几。左宗棠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强盛，而我堂堂五千年文明古国，就没有一个什么革新振兴起来么？早年，日本就把中国的《海国图志》用重金买下，拿去出版，印了二十一版之多，供他们研究。国外尚且如此，能写出《海国图志》的中

国，反而在那里争论不休。闭关自守这么久了，至少已经比其他西方国家落后一个世纪了，此时还不迈开大步追上去，更待何时？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已经有过的无数惨痛事实的教训。长此以往，真的是国将不国了。

每当想到这些，他常常为此夜不安寝，食不味甘。这江山、这社稷，正如一只行驶在大海的船只，究竟要驶向何方呢？夜里，他常常辗转反侧，通宵失眠。貽端自然不知道他究竟急些什么，虽然她也不失为知识女性，但对于国家大事，她毕竟接触得很少，孝芳更不理解她爹忧愁什么。左宗棠便和虞绍南谈起自己的心思，尽管能产生共鸣，但毕竟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值得欣慰的是，胡雪岩对他左宗棠提出的要求，总是尽量满足，交代的使命，也是竭尽全力，然而，朝廷对造船的计划，却迟迟没有答复。

朝廷的争论愈演愈烈，完全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并成为虎门销烟的抗英斗争引起朝廷一场激烈的争论以来最大的一次争论了。那是道光二十年的一场争议，争议的主题是围绕着林则徐的功过是非，争论的双方都各有其词，结果还是主和派占了上风，抗英英雄林则徐落得个撤职查办，发配边疆；这一次是要在福州建造船厂，训练水师，需要朝廷数百万两的银钱，从而再一次引起了朝廷的争论。

此时的大清王朝，仍然是守旧派的势力占着主导地位，就连晚清时代中国的第一条铁路——由外资兴建的淞沪铁路，也有人说是，铁路乃是一大“公害”，是一个怪物，硬是将它给拆

了；郭嵩焘从武汉第一次坐小汽轮回到长沙，也有人认为那是不祥之物，一把火将汽轮给烧了。保守派的势力实在根深蒂固，不信，请听一听来自北京的一帮要官的论调：

“哼，湖南又出了这么一个左宗棠，崇洋媚外，辱没祖宗！”

“依我看，这个人就是好大喜功，好出风头！”

“这个左宗棠，也不仔细掂量掂量，平时一条木船都没造成好，不是漏水就是太沉，经不起半点风浪，这下还玄些，要造铁甲兵船，这不是明摆着拿着国库的银子往水里丢么？”

更有人担心的是：“就凭那些钉过几只渡船划子的小工匠，就想造出巨型海轮？岂不是开玩笑吗？”

“我看啦，八成是这个‘湖南骡子’发了昏，要么就是林则徐借尸还魂了。”

所有这些话都传到福州，左宗棠忧心忡忡地，但他并没有过急地在皇帝面前与之论理，他怕皇上听后，更是没有了主张。

一时之间，国人舆论哗然，各大报界纷纷报道这一消息。上海《申报》报道：闽浙总督拟造大型兵甲之船，再次引起朝野纷争，誉之者以为，此举乃爱国之举、富国强兵之举；毁之者以为，此举乃不自量力，徒费官银……

当朝重臣李鸿章虽然早已倾向辟建水师，但他却主张只向外国购买船只，而反对自力更生建造。不过，他在对待左宗棠的策略上，来了一个软手段，他知道左宗棠正是当朝的风云人

物，不宜与其正面交锋，对于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李鸿章首先想到的是万岁后面的老佛爷——慈禧太后，他便伙同英国大使威妥玛及赫德上校，游说慈禧太后，说什么中国自强的道路在于广泛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新方法，而枪炮火药、轮船器械则以购雇为宜，这位主宰着当时国家命运的老佛爷听了，也未置可否，这事便就在这里悬着。

左宗棠获悉之后，连夜挥毫上奏，力陈己见，左宗棠在驳诉威妥玛时说：“陆地之战，彼之所长，亦我所长，我有过之而无不及；若论海战，彼有舰船，而我尚无，若将制何？”

军机大臣文祥也在这场空前的廷争之中，当着慈禧太后的面，慷慨陈词支持左宗棠的主张，并当众宣读了左宗棠的奏折。左宗棠在奏折中写道：“……铁路可造，则水师可建，与洋技师划清责任界限，各负其责；一传授造船技术，二传授驾驶技术，水师常年操练，严于风纪，则可恃为常胜之师……”

左宗棠在这道奏折里，洋洋洒洒数千言，历陈购船之弊与造船之益。一道奏折读得满场文武百官鸦雀无声。

李鸿章想提出反对意见，又怕别人说他与左宗棠同床异梦，便不露声色地用眼角扫了一下慈禧太后。老佛爷此时也面露难色。不过，慈禧太后的心思是可以理解的，国势日下，府库空虚，三百万两银子，一年一个三百万，三年就是九百万了，连续几年下去，国库还能拿得出来那么多银子吗？雇船该是多么简捷方便的事呢，雇过了手立刻就可以使用。造船，也不想，造船该要投入多大的人力、财力呀！你左宗棠就有绝

对的把握造出船来吗？

很显然，这种沉默表明，参与廷议的六部大吏们大多数都认为左宗棠的陈述是正确的。拟定批复实行，但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钱，没有钱，说得再好也是一句空话，谁能作这个主呢？沉默良久，文祥再次打破沉寂，他向李鸿章问道：“李大人意下如何？”

本来，李鸿章早就想发表自己的看法，只是碍于老佛爷的面子没有抢着发言，这回既然有人问了，就更是不会含糊了，他说：“大家知道，现在国库贫乏，动辄数百万两，哪里能拿得出来呢？还是请老佛爷明断吧。”

这个李鸿章真不愧有些老奸巨滑。自己先提了个头，又把皮球踢到了慈禧太后，他早已窥视到太后那一脸的难色了，现在再把这个皮球踢过去，他已是胸有成竹了。他心中早已胜券在握，这次廷争是不会败下阵的。

这时，只见一名内侍贴近西太后，在她跟前耳语了几句，西太后便与奕亲王一前一后地出去了一阵子。回到九卿房后，西太后便问：“福建造船，每年所用多少银两？”

李鸿章忙不迭地回答道：“一年需要三百万两，一年吃进一个三百万，三年、五年能否造出船来尚且不知。”

慈禧开口道：“虽然三百万两不是个大数，可也不是个小数啊！”

李鸿章一听，更是觉得自己有把握了，他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又开口说道：“老佛爷明鉴，国库能有多少个三百万

呀！”

这奕亲王是西太后的妹夫子，他对左宗棠一向都有好感，认为他是一心为国，于军于政都堪称奇才。在举国图强、力求振兴之际，正是放手让左宗棠这样的忠良之臣大干一番的时候了，怎能被捆住手脚，左一个困难，又一个不可为之呢？听李鸿章这么一说，奕亲王也没有吱声，只是向西太后递出一个轻蔑不耻的眼色，西太后先是低头寻思了许久，然后又环视了全场一周，见众臣都在静候决断，她看着文祥说：“左宗棠忧国忧民，建厂造船用心良苦，他的奏折义正词严，言词恳切，语出致诚，国库虽然紧张，但是该办的事还是要办啦，就依了他吧，众卿以为如何？”

西太后话音刚落，全场顿时就沸沸扬扬了，文祥更是心情激动不已，连连叫起“好”来，奕亲王却不声张，只是侧视着李鸿章，察看这位堪称一言九鼎的直隶总督大人的脸色。毕竟老佛爷是一言九鼎之尊，船局计划便付诸实施。李鸿章虽然也是不动声色，但那脸色却是苍白无血。

朝廷的批复用快骑传到了闽浙总督府，左宗棠像当初打下天京一样高兴，他抚髯长笑；直将贻端、孝芳和虞绍南都笑傻了眼。

左宗棠大声叫道：“圣上英明，太后英明！”

福州造船的事总算一锤定音了，左宗棠又想到了办学堂，让洋人传授造船、驾驶船的技术，要有人学呀，有人学，要有一集中学习的地方，学习的地方，在那时就称之为学堂。

这天，德克碑找来了几个他本国的技师，按照左宗棠的要求，编造出了一套船厂设备明细表和一份造船技师花名册。技师、教官由德克碑按照左宗棠的条件、规定去聘请，机器设备则分两个部分购办，一部分由德克碑等人去英法等国负责购买，一部分由上海的胡雪岩设法购买，各自分头行动去落实。

这样，一个大型船局，真的就这样白手起家了。不难想象，起步的困难与艰辛，但左宗棠没有退缩，他似乎早已胸有成竹，事事当机立断。他首先带上技师、建筑人员满城去勘测选择厂址。最后在马尾港罗星塔下划出了一片土地。在山头上辟了一块地，建了一所学堂，在港水深处的滩头划出一块船坞，说干就干。

在福州城至马尾这条路上，平时总是行人稀少，冷冷清清。如今，却变得异常热闹，车水马龙，运砖瓦、木料的，运石灰、沙石的，扛着行李包来到的工匠，扶老携幼来看热闹的，络绎不绝。萧条已久的榕城，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繁华的大都市，那粗大的榕树似乎也格外精神，枝繁叶茂，翠绿葱茏，古老的福州城沸腾起来了。

虞绍南带着小芳，按照左宗棠的嘱咐，风风火火地赶到上海，找胡雪岩落实机器设备采购事宜。

这一日，到了上海，很顺利地找到了“阜康钱庄”，但是胡雪岩却是难寻，正是急中风遇到了慢郎中——你急他不急。无奈，虞绍南只好坐在钱庄的帐房里干等，管事先生看他像有急事非得见他们老板不可，只得告诉他到“小花园四号”去看

看，或许在那儿能找到。

从外滩沿着四马路一直到静安寺，没用多时就走到了。从那儿又往南拐，再一问，可就有些难了，“小花园”在上海，大概是老少皆知的，可是这“小花园四号”一问出口，便招来了一些怀疑的目光，虞绍南也不知什么原因，心中好不纳闷，他身边带着一个长得十分标致的十五六岁的姑娘，惹得路人都投来疑惑的目光，那目光分明是告诉虞绍南，说他是一个拐卖良家女子的皮条客。小芳也对这种眼神感到很不自在。

到了“小花园”当口，问一位老者，老者先告诉他这儿就是小花园，问“四号”在哪里，老者忽然停下脚步，上下地打量了一下他们，说：“你们找四号？”

虞绍南回忆了一下，认定没有记错，便肯定地回答道：“没错，就是小花园四号。”

这老者心中有些纳闷：向来到“小花园四号”去的人，都是坐着轿子和黄包车，或是八人大轿抬着去的那些人，怎么眼前这两个穿着普通的外地人也找“四号”呢？他一看这一老一少，叹息地摇了摇头，像是很不情愿地往那朱膝大门的院子指了指，随即离去。虞绍南忘了问这管事先生，这“四号”的主人是谁，不得不又赶上去再叨唠地问一句老者道：“请问老先生，你知道这‘小花园四号’的主人是谁？叫做什么名字吗？”

这下，直问得那老者更是狐疑，既然来找“四号”怎么又不知道“四号”的主人是谁呢？老者的眼睛又很自然地落到小芳的身上。

虞绍南只好如实相告他，他是来这里会一个朋友的，到他的钱庄去没会着，有人告诉他朋友可能在这里。

老者一听，长长地“哦”了一声，这下似乎心中的疑惑解开了，忙答道：“姓赛，叫赛二爷。”

虞绍南领着小芳，来到“四号”门外，一对大石狮子在门的两旁，上面还有两只大红灯笼，小芳便问道：“虞叔，怎么这个人家，大白天的点着灯笼，这灯笼怎么又挂那么高，是不是这是上海的规矩？”

虞绍南一看，似乎心中有些底，但一时也没跟小芳解释，走上前去便敲起门来。

许久，一个老妈子将大门上的门豁开了一点，问他找谁？虞绍南问：“这里是赛二爷的家吗？”

老妈子答道：“是呀，你找谁？”

“我找阜康钱庄的胡老板，在这儿吧？”

“啊，是找胡老板呀，请你们稍等一会儿。”说完又将小门关上了。

不一会儿，果然胡雪岩出来了，一看是虞绍南，连忙跨出大红门，上前施礼道：“哎呀，原来是绍南兄呀。”

虞绍南指着身边的小芳介绍道：“这是左大人的千金。”

胡雪岩道：“见过见过，到过胡庆余堂药铺。”

这胡大老板既不陪客人回钱庄，又不把客人往里带。虞绍南也不计较，掏出几张机器设备清单，就准备在大门外谈。里面传来娇滴滴的女人声音，随后，门开处，走出来一位如花似

玉的大美人，一见他们在外面谈话，轻移三寸金莲走了过来。说道：“嗨，我说胡老板，既然是你客人，干吗不进去，就站在外面呀，这怎么行呢，快，有请，这位姑娘是……”

胡雪岩似乎有些尴尬道：“啊，这是闽浙总督左宗棠大人的千金，这位是总督府的虞绍南先生。”

“哎呀呀，真是贵客临门，快请进，请进。这位小姐实在是很美啊！”那女人是知道什么叫美的，能让她这么赞美别人，实属不易。小芳仔细端详着眼前的这个女人，的确被她的美怔住了。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美丽，只能说是天仙下凡，倾城倾国，正如玉石雕就，晶莹透亮，娇嫩欲滴，自己仿佛真的不能与之相比。

胡雪岩赶忙凑合道：“就连赛二爷都称赞左小姐的美，我看今天是大美人与小美人碰到一起了。”

虞绍南听了，被弄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便悄悄走到胡雪岩跟前耳语道：“怎么，这就是赛二爷？”

“没错，京沪两地鼎鼎有名的赛二爷。”胡雪岩答道。

绍南瞅着小芳，小芳更是莫名其妙，那眼神里充满着很多疑问。

胡雪岩又悄悄地对虞绍南说：“这就是京沪交际场中最著名的赛金花。”

这时候，胡雪岩便觉得在这里谈公事不妥，便要领虞绍南回阜康钱庄去，便和赛金花耳语了几句，就把客人直接领着从旁边的东房走出小花园四号，一抬手，他的高级专用轿车便来

到了跟前，他亲自帮客人打开车后门，待客人坐定以后，自己坐到驾驶室旁，便对司机说：“回去”。小轿车便一溜烟上了大街，直向阜康钱庄方向而去。

胡雪岩从口袋里掏出清单瞄了一眼，倒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便笑笑对虞绍南点了点头，说：“好说，好说，我照办就是了。”

就这么短短的两句话，让虞绍南心中的石头落地了，这时，他才有心思从车窗里往外看了看市容。小芳也是头一次坐小轿车，觉得很新鲜，也很舒服。大上海，在她那纯洁的心灵里留下了几片淡淡的云彩，一路上，她心中总是想着那位仙女“赛二爷”。

直到回到福州，虞绍南与小芳这一老一少才解开了“赛二爷”之谜。原来她就是名噪一时的京华名妓“赛金花”——《孽海花》一书中的女主角傅彩云。就连那些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们也纷纷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这“赛二爷”的烟花院，可非同一般的烟花柳巷，即使你能一掷千金，那扇小门也不一定会为你所开。曾几何时，这里是洪钧大人金屋藏娇的地方。洪钧作古后，这里便是商界巨子公共藏娇的地方。自然胡雪岩便成了这里的常客。

不过，左宗棠倒也不觉得奇怪。胡雪岩不是说过“有几个臭钱的都这样么？”那么，他胡雪岩就更不例外了。只要他能为国出力，为朝廷效劳，为我这船厂助一臂之力就行了。至于他个人的私生活，他爱怎样就怎样。于是左宗棠便拍着虞绍南

的肩膀开导说：“这些小事就由他去吧，他不比我们，他是商人，他会为我们船厂采购到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的。明天，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了，学堂可以招生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福州城里的年轻小伙子们都跃跃欲试，萨镇冰、严复都报了名。跟随父亲到福建做生意的广东少年詹天佑、邓世昌也都报了名。

林则徐的孙子林泰曾也被录取。

第三天，船政学堂就在福州西湖荷花池旁边的一块绿茵茵的草地举行了开学典礼。

第十一章 五十上阵督师 西域把酒临风

十年生聚，当左宗棠头顶闽浙两省总督顶戴时，已经是半百之人了。把酒临风，左宗棠第一次老泪纵横。

十月的天空艳阳高照，秋高气爽。虽然是在江南，但毕竟已经到了晚秋，略带寒意的阵阵秋风卷起片片落叶，在空中盘旋飞舞着，给人一种不可言喻的萧瑟感觉。

年逾半百的左宗棠，在马尾山后已经伫立良久，静静地望着山后的福建船厂厂基沉思着。

福建造船厂正在筹建之中，开工已有几个月，可是左宗棠却要走了。多少年来一直能为中国有自己的造船厂而奔波劳累、呕心沥血的左宗棠，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实现他办船厂的愿望。如今，这才刚刚开始于实施中，他却又要走了，怎能不让他从心底涌起丝丝的哀愁？

看着那刚刚开始动工的船厂，左宗棠就像一个母亲看着自己刚刚满月的孩子一样，不忍离去。福建船政局早已融入了他的灵魂，在左宗棠看来，富国强兵之路即在此。

昨日，左宗棠接到圣旨：调任陕甘总督平剿西北回民叛乱。接旨后，左宗棠的全身几乎都凉了。

左宗棠无奈地摇了摇头，他哪里知道这又是一场战争的结果？

陕甘一带本系回汉杂处之地，民族之间本应情同兄弟手足，然而兄弟之间的不和也是时而有之的，本不足为奇，但自清廷执政以来，对回族实行严苛的歧视与高压政策，加之地方官员腐败颞顽，处理纠纷不公，挑起回汉矛盾，致使民族之间的不和日渐加剧，再加之太平军的余党赖文光又与回民领袖张宗禹合流，歃血为盟：“同生死，共命运”，发展成为一支新军，并且大部分都弃步为骑，实力迅速扩大，起陕甘，出华北，长驱直入，官兵对之无可奈何，处处防剿，屡屡败北。他们在河南许州分成两股：一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在中原一带出没；而另一支由张宗禹率领，潜回陕甘，网罗回民，这两支军事力量被称为东西二捻。朝廷派往陕甘的督抚一级大臣，往往只知道用高压手段，就不知道怎样因势利导，与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各项施政也与民族利益相矛盾。直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一些民族首领又不能配合地方政务，为民谋利，而是趁混乱之际利用民怨，聚众闹事。地方官员一味采取血腥镇压手段，回民不堪忍受，起而反抗，致使地方连年处于镇压与反镇压的战祸之中。

多年以来，陕甘的督抚都不善于在体恤民情，减轻百姓负担，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上下功夫；同时又由于不懂

治兵之道，因此每逢战端，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许多地方官吏只知道为官一任，尽量满足自己的私欲，以个人的欲壑为先，而对地方却干不出几件好事，上任的官差，如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结果还是每况愈下。

西北局势严峻，回民军骁勇善战，远征西北必然困难重重；但左宗棠并不是怕困难的人。左宗棠就是左宗棠，左宗棠就是一个铁骨铮铮，从不向困难低头的硬汉子，他首先想到的是福州的船政局，自己费尽心机，历经艰辛筹办起来的，自己一去很有可能就会夭折于襁褓之中，多少心血就会付之东流。虽然自己已经写了奏折让钦差带回朝廷，请求延缓一二个月的时间，但不知朝廷是否会恩准。自己一走，这船政局交给谁最为稳妥呢？将军、总督公务繁重，并且调动频繁，福州的船政局必须有一个固定的主持大局的人。这个合适的人选在哪里？

想到这里，左宗棠轻叹了一口气，紧蹙双眉，下意识地捻了捻胡须。

一抹夕阳洒在闽江之上，辉映出黄昏的余辉，闪着层层金黄色的粼光。马尾山后的这一片土地，是左宗棠和几个洋人技师百里挑一的理想之港。这里距离海口 50 公里，面临闽江，群山西拱，西岸地形十分险要，易守难攻。左宗棠看着看着，仿佛未来船政局的大好蓝图就在眼前……

随从们都静静地站在左宗棠的身后，没有一个人出声，都怕打扰了左宗棠的思绪，他们知道，左大人自接到调任的圣旨后，心情就一直不好。可是天色已经实在太晚了，随从们相互

交换了一下眼色，便有一个上前对左宗棠说道：“大人，天色不早了。”

左宗棠似从梦中惊醒，抬头看了看天，心想，是该回去了。只见西边的天际剩下夕阳最后的一抹余辉，晚霞的红晕也快要消隐了，一群乌鸦从群山中飞出，“哇哇”地叫着，说不出的萧杀凄凉。左宗棠颌首道：“好吧，回去。”

如遇大赦的随从们，像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左宗棠打道回府。一路之上，左宗棠将心中筛选已久的名字，像电视镜头一样在大脑里，一个个地再一次的过滤了一遍，最后，焦点定格在沈葆祯身上。

这个沈葆祯不仅声誉不错，威望较高，而且也热心于师夷制夷之道，办事也颇具魄力，如果让他来主持船政，必能担此重任。并且，恰巧他现在因奔母丧，卸去了江西巡抚的职位，现在也正在原籍福建。他应该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了，但是，又怎么去说服他呢？

左宗棠在沉思中已不知不觉到了府中，他匆匆地用过饭，便进了书房，现在没有人敢打扰他，大家都知道左宗棠情绪不稳定，都小心翼翼的，惟恐出了什么差错，整个总督府一片宁静。

左宗棠在书房里奋笔疾书，给沈葆祯写了一封信，邀他任总理船政大臣。然后，又写了一件奏章，申报朝廷推举沈葆祯主持船政事宜，以防止受地方官员的制约与牵制。奏章写完后，左宗棠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在心里暗暗叫道：“沈葆祯，

福州船政就拜托给你老兄了！”之后，他又快步走到榻前，取下挂在墙上的宝剑，抽剑在手，只见寒光四射，弹一弹，清脆悦耳，悠悠然如龙泉之声。左宗棠笑了，很自然地笑了——这是左宗棠的秉性，他一向都是很自信的。这支宝剑伴随着他度过了大半生，经历过无数险境，又常常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这支宝剑就像左宗棠最知心的朋友一样。每逢大事，它总能给他以智慧和勇气。宝剑未老，左宗棠也未老。他这年才54岁，54岁又怎么啦，54岁的左宗棠依然能保持那么一股热情，仍然能将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国家的自强与奋进之中。

“姜尚不也是八十高龄还在辅佐文王吗？我左宗棠还只五十四岁哩！”左宗棠自言自语道。

月上三竿，夜已深沉。

晚秋的月色冰冷地泻在几案上。一阵夜风吹过，左宗棠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他忽然想到：金戈铁马，征战多年，何时才能休兵？

左宗棠不敢多想下去，也不愿意再沿着这条思路想下去。他努力地将自己的思维扭转过来，他又很自然地想到了沈葆楨，想到了德史碑，想到了胡雪岩，想到了福州船政局。

夜更深了，左宗棠终于熬不住，斜躺在榻上和衣而睡。而在外面伺候的人也早已倚着门框进入了梦乡！

当东方刚露晨曦时，左宗棠就醒了，这是他多年的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他又取下剑准备在庭院中起舞。

他轻轻地推开卧室的门，立即就看到了睡在过道上的下人，左宗棠心里很是过意不去。秋夜的凉风中，下人就这样缩成一团过了整整一个晚上。左宗棠见他睡得正熟，又不忍叫醒他，便又返回卧室，拿起自己的披风给下人盖上。可是下人却又醒了，他揉了揉眼睛，首先看到了左宗棠，又看了看身上的披风，顿时大惊失色，刚要跪拜谢罪，却被左宗棠伸手拦住了，并对他说：“以后再别这样等了，早点去睡吧。”

下人一听，的确有些受宠若惊，于是又千恩万谢，左宗棠又道：“你现在回去歇歇吧，过一会儿再叫你。”

下人走后，左宗棠便提起宝剑，在秋日的晨风中舞了起来。剑风随着晨光流动，左宗棠的人和剑一样锐利依然。

舞过一趟剑路之后，左宗棠已经是汗流浹背了。他不由得摇了摇头，在心中叹息道：“看来我左宗棠真的老了，的确不比当年啊！”回到房中，早有仆人打好了水等待着他的洗漱。左宗棠匆匆洗完之后，叫来一个家人吩咐道：“立即将此信送到沈葆祯府上，越快越好，还有，必须带回他的复信。”家人领命而去。左宗棠又叫来一个家人吩咐道：“立刻去请德克碑先生到这儿来议事，我在客厅等候。”家人又领命而去。

左宗棠回到自己的书房，小心翼翼地将奏章封好，派专人快马星夜兼程送往北京。做完这些之后，他才静了静心，走到客厅中，下人便将茶沏好，自己在客厅中踱着步，等待着德克碑的到来。不一会，便有报道：“大人，德克碑先生到。”

左宗棠精神一振，向门口看去，德口碑已快步走了进来。

左宗棠与他握手寒暄之后，分宾主落座，家人捧上浓香的热茶。德克碑用他那不算标准，但还算流利的汉语问道：“左大人这么早就招我来，一定是有什么急事吧？”

左宗棠看着德克碑点了点头，说道：“德克碑先生，现在请你来，是想让你立刻去一趟上海，请日意格先生和胡雪岩先生到这里来。”

“哦，去上海，为什么这么急？”德克碑迷惑地问道。

左宗棠便将朝廷下旨让他调任的事说了一遍，最后他说：“福州船政局的筹建工作，必须在我调离之前完成，不然的话，就很有可能功亏一篑，故此，请先生尽快赶到上海，邀请日意格与胡雪岩二位来共商船厂大计。”

德克碑的脸上早已喜形于色了，他在心里正打着如意算盘哩：好，好极了！你左宗棠一走，这福州船政局迟早还不是我们法国人的？于是他欣然从命，即日就赶赴上海。

左宗棠早已从这位洋人的面部表情看透了他的心思，他心里比谁都雪亮。法国人，英国人，所有西方列强的洋人，都不会真心帮助中国人发展造船业，只是因为福州船政局的创办已成定局，阻挠不成转而又图谋控制，企图以自己的特殊地位来操纵船政局，使船政局在中国名存实亡，甚至成为他们手里的工具。左宗棠暗暗在心中冷笑一声，不动声色地继续与他讨论船厂和筹建事宜，心中更加坚定了让沈葆楨主持船政的决心。

这不仅因为沈葆楨是一个中国人，更因为沈葆楨是一个极有主见、极富个性、极有民族气节、警惕性也特别高的人，只

有将福州船政局交给他，左宗棠才真正放心得下。这也是左宗棠一贯的主张，他向来就坚持民族工业的独立性，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扰。

德克碑告辞之后，左宗棠便在焦急地等待着沈葆楨的回信。正如当初，胡林翼、骆秉章、贺长龄、林则徐等人说他左宗棠是一个人才一样，左宗棠认为，沈葆楨也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真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

尽管左宗棠向来都是恃才狂傲的，但他仍然懂得怎样认识人才，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沈葆楨的家离福州有一段路程，预计信使不会回得很早，左宗棠明明知道是这样，但是他还是坚持等着。

天将晌午了，左宗棠的确有些困顿了，刚要歇息一会儿，便有家人来报：“福州将军与巡抚求见。”

左宗棠走到门前，见将军与巡抚已一前一后走来，向他拱手道：“左大人好。”

左宗棠还礼，三人一阵寒暄之后，分宾主坐定，下人送上刚沏的茶。福州将军先开口道：“听说朝廷又要将左大人调任陕甘总督，平息回民叛乱？”

左宗棠黯然道：“是这样，我最不放心的就是福州船政局，此去恐怕耽搁，因此我已上书皇上，请求缓行，待办妥船局事宜后，再行启程。”

巡抚道：“左大人筹办的船政局，乃利国利民、富国强兵之举，决不可半途而废啊，我已与将军大人都上书了，请求朝

廷恩准左大人缓行。”

左宗棠一听，非常高兴，问道：“此话当真？”

二人微微点头道：“奏章早已派专人送走。”左宗棠听了，心中安定了许多，有了这两位部属的奏请缓行的折子，那么无疑给自己的缓行加了一份法码。筹办船政局的事也就多了一份保障，他心底里感谢这两位部属，当然这里没渗透半点个人因素，只是为了福州船政局能够顺利地建成。

两天过去后，去沈葆楨那里的家人回来了，也带回了沈葆楨的亲笔信，左宗棠迫不及待地拆开信一看，非常失望。原来沈葆楨知道办船政局之难，正如李白的诗词所写“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样，他假以母丧不应参与政事为由，婉言谢绝。

左宗棠心里很着急，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他知道沈葆楨是个人才，人才难得，正如当年陶澍公发现我左宗棠一样，有必要放下自己的官架子，不妨仿效一下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聘请诸葛亮。同时还要上书朝廷力荐沈葆楨。左宗棠在第二次书信请沈葆楨出山被拒绝后，就带着虞绍南亲自登门拜访了沈葆楨。

左宗棠这次来面请沈葆楨自有他的道理。因为他手里还有最后一张底牌——那就是林文忠公林则徐大人生前交给左宗棠的那些东西。你沈葆楨不是林公的乘龙快婿么，难道就会见此无动于衷吗？

这天，左宗棠与虞绍南一起来到沈家门前，只见柴扉紧闭，左宗棠上前轻轻地敲了敲门，沈夫人出来开了门，见是衙

门里来的，但不像前两次来的府丁，沈夫人将他们迎进屋之后，便把沈葆祯从菜园子里叫了回来。

左宗棠也没有拐弯抹角，就开门见山地请沈葆祯出山主持船政。而沈葆祯却仍然是面有难色地说：“有劳左大人驾亲临寒舍，实不敢当，理应前去效力，只是这……”沈葆祯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已是重孝在身，再加之贱内又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我沈某实在是无能为力呀，还是请……”

“还是请你！”左宗棠知道沈葆祯那后半句话是“另请高明吧！”因此，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以不容更改的口吻说了这么四个字。

沈葆祯一听，也只好直说了，他说：“实话说了吧，官场我早已看破了，不想再陷进去。还请左大人宽恕！”

左宗棠无奈，只好将来时让虞绍南带着的那包东西拿过来，递到沈葆祯的手中，沈葆祯以为是礼物，拒不接受地说：“左大人，我沈某从来不受别人的礼物，还望海涵。”

左宗棠非常认真地说：“这不是礼物，也不是我的东西，是你们家的东西，我现在是完璧归赵。”

沈葆祯接在手中，有些疑惑，他看了看夫人，夫人也是莫名其妙，不知左宗棠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沈葆祯仔细地打量着这包东西，问道：“这是什么，左大人就直说了吧。”

左宗棠说：“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沈葆祯也只好打开，一看，原来却是一包陈旧得发黄的书

籍，文牒之类的老古董。

“这……”沈夫人在一旁纳闷道。

左宗棠见火候已到，该是说话的时候了，便大声说道：“夫人，这是令尊大人林文忠公在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和流放新疆时的一些耳闻目睹的政事要览、地理札记，这是一个有心报国人的笔记呀。我在长沙湘江之舟上拜见他老人家时，他曾对我谆谆教诲，告我西北边疆的国土之重要，希望我能为国尽力，一旦有事就要确保边防，以求西北一隅之长治久安。目前，朝廷鉴于西北有事，无人派遣，圣旨下达，命我移督陕甘，怎奈马尾船局方兴草创，这也是一件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我也不能就这样半途而废，撒手不管呀，只得回复圣上，缓期交结，安排妥当之后，再行赴任。所以今天特将林大人的重托交还给他的子女，你们如何处理此事，与我左宗棠无关，葆祯兄你就看着办吧。”左宗棠的这一席激将之词，直让沈葆祯听得目瞪口呆。圣上之命，谁敢不从？如今左大人那将赴任的西北，正是自己岳父生前之托，而今他因船局之事，不能如期赴任，朝廷怪罪下来，谁能担当得起？

沈葆祯不禁看看夫人，夫人也看着他，二人都相对无言，沉吟良久。而当他们醒悟之后，却已不见左宗棠二位了，忙走出柴扉一看，只见两匹马已绝尘而去。

左宗棠回去之后，正为“三顾不获”而苦恼着。第三天却收到沈葆祯的来信，接受了左宗棠的邀请，答应于第二年六月母丧期满赴任。并一再对左宗棠表示歉意。

左宗棠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了。他知道只要沈葆楨答应了，他就一定会尽力而为的，福州船政局交给他，左宗棠完全可以放心了。

与此同时，奏请缓行也得到批准，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就等德克牌、日意格和胡雪岩的到来。

十一月末，三人终于姗姗而来。并带来了《合同规约》、《条款协议》等文件。左宗棠对此都认认真真一一复核之后，便进一步商定有关船厂、学堂以及工匠住房工程，由日意格负责寻找中外的富商包办。同时又着手在福州办了一个名叫“求是堂艺局”的学堂。挑选质地聪颖的子弟入学，学习英、法语言以及造船、驾驶等方面的知识。左宗棠还亲自制定了《船政事宜十条》和《艺局章程》，从根本上确定了有关船政和学堂的规章制度，大局已定，左宗棠又该重跨战马远征西北了。

在内忧外患下的满清朝廷，接连向福州下了三道圣旨，催促左宗棠直接赶赴陕西。左宗棠手捧着三道圣旨，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深知自己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处境，由于自己一向清高桀傲，不愿同流合污，因此他相当孤立。而朝廷在这多事之秋，又无人担此重任，他又恰如中流砥柱。然而此次西征平乱，钱饷却并没有着落，他曾多次上奏强调两件事：其一就是要兴屯以解决军粮，其二要切实保证军饷以稳定军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朝廷却并无片言只语的答复，只管催他启程。

面对这样的处境，左宗棠仰天长叹道：“皇上，太后啊，你只知道催我出兵，我又用什么来养兵呢？”此时的陕甘，早

已是千里荒芜弥望，白骨累累，炊烟断绝，无论粮饷的供应还是后勤转运都是如此的困难，惟一可行之计就是依靠朝廷中枢，让全国的富有省份支持，才能保证平乱所需的开支。

但是，这些都不是左宗棠一个人所能办的事。左宗棠素来刚直不阿，藐视同僚，即使是与湘系的曾国藩也是素来不通音信，而与淮系的李鸿章则更是积怨已深。统治集团内部政治上的尔虞我诈、嫉视、掣肘和孤立，往往比军事上、财政上的困难可怕百倍、千倍。此行西征，左宗棠随时都有被攻讦诬陷和落井下石的危险。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但是，左宗棠毕竟就是左宗棠。他的意志总是常人所难以比拟的。如果是遇到困难就低头，就妥协，一味地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那就不是左宗棠了。

左宗棠是一个永远充满着自信，永远对生活充满着兴趣的人。就连一向对他心存芥蒂的李鸿章也不不得不对他心悦诚服。因为他是自学成才的强者，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他完全可以恃才放旷、傲视天下。

左宗棠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怕死、不服输的人，左宗棠就是这样一个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

左宗棠在向朝廷发出奏折后的第三天就率部向西北挺进。虽然他还放心不下襁褓中的福建船政局，忧心台湾的海防，也一时难以割舍这一段闽浙之情，但远出西征更是势在必行，没有过多的思虑余地了，并且此时已在西征途中，他把这一切都暂时搁置一边，满脑子里都是平叛、西征。左宗棠就是这么一

个人，提得起、放得下。放下这一头，为的是拿起更重要的那一头。

连续数日的急行军，加之天气骤变，左宗棠偶染风寒，病了。

这天晚上，亲兵送药进帐，见左宗棠披衣坐到桌前，仔细观看面前的地图，这亲兵名叫钟伍，约三十七八岁年纪，已跟随左宗棠多年，当亲兵已近十年，凭十年来的经验，他深知这种情况下是万万不可冒昧上前打扰主帅的，否则极有可能惹得主帅不悦，甚至还会挨一顿臭骂。

正在进退两难的钟伍，忽听得左宗棠一声咳嗽，虽然声音不太大，却有一种震慑人的威力。钟五心头一惊，手中的托盘一颤，药碗也跟着一滑。钟五连忙用手挟碗，一摸碗，药已经不热了。此时，他才下了决心，急走两步到左宗棠跟前，轻声唤道：“老爷，该吃药了。”左宗棠从沉思中抬头来一看，原来是钟伍送药进来，也就没有发脾气，只是淡淡地说：“放下吧。”

钟伍惶惶然，应了一声：“是。”便轻轻地放下药碗，纵然他有胆子说话，也只能暂且按住。

钟伍退出后，左宗棠又开始在心中思考起几天来一直困扰着他的难题。西北地区，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知己不知彼，正是兵家大忌。此次招募，调集湘军太过匆忙，部队中良莠不齐，又极少有熟悉地形、并可出谋划策的人。

左宗棠在脑海里反复思考着可供对这一难题提供帮助的

人。幕僚、故友、同乡一个个像电影镜头一样在脑海里浮现。突然，有一个人在他脑海里定格了——王柏心！

这是一个与左宗棠惺惺相惜的故友，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心思细腻，为人谨慎，虽然蛰居乡野，却也仍然心忧社稷。也曾做过林则徐和前陕甘巡抚罗文俊的幕客。这人现在就在监利，离西征必经之路的流口极近。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对陕西情况非常熟悉，并且善于出谋划策。

左宗棠想到这里，脸上又露出了他那自信的微笑，立刻铺纸提笔给王柏心写信。

钟伍又放心不下地回来看看左宗棠是否入睡，却发现他端坐在桌前，奋笔疾书，灯光下，远远地看着，白发似乎少了许多。钟伍眼中满是激动的泪水，心语道：“老爷真的没老多少，看那身板还挺硬朗哩！”

次日大军离开了黄州。左宗棠传令继续急行军，限期七天赶往汉口，然后作短暂的停留。此时左宗棠风寒痊愈，精神状态极佳，整个人又像一张紧绷了弦的良弓一样，随时都会向敌人射出一支有力的箭。七天之内，王柏心的回信已到，王柏心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左宗棠的邀请。

尽管王柏心没有在回信中谈到他已经为左宗棠准备有充足的资料，但左宗棠却似乎能料到，这位赋闲已久的故友必定会令他满载而行的。

刚好七天头，西征的湘军已驻扎在汉口城东。左宗棠顾不上休息，只带了钟伍几个亲兵直奔约定地点——白云观。这是

城南的一座道观。观内持事的老道是王柏心的尘外至交。

王柏心长久不得志，不得已蛰住家中，现在左宗棠对他如此看重，更何况他素来对左宗棠的为人钦佩有加，心里常将左宗棠视若当世少有的大英雄，这次左宗棠有求，焉有不尽全力之理。在白云观内，双方都如约而至，左宗棠说：“此次西征出师仓促，全仗柏心兄指点一二啊！”

王柏心垂手肃立道：“左兄此言实让王某难以承当，王某此生若论知遇之恩，惟有左兄。王某不才，甘为左兄效犬马之劳。但愿我一介乡村野夫的肤浅见解对左兄有所帮助，何谈指点？”

接着，王柏心就对左宗棠讲了官兵与捻军的几次战役情况、回民变乱情况。二人谈着谈着，不知不觉天色已晚，便就在白云观吃起了素席，席间，左、王二人继续谈着西北的军事形势。

左宗棠胸有成竹地分析大局，王柏心佩服得五体投地，二人正谈得投机，只听禅房门响，定神一看，却是一小道人来点灯。

夜色未深，左宗棠辞别无根道长与王柏心，王柏心与无根道长目送着左宗棠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之中……

此时的左宗棠体力大不如从前，加之在浙江时患的痢疾从没有根治过，高寒的西北地区，漫天的狂风和黄沙，自己的身体支撑得住吗？生平以来从未到过陕甘。风土人情不熟，地形不熟，敌情不熟，怎么与回民军打仗呢？想到这里，左宗棠不

由得皱了皱眉头。但他又仿佛看到李鸿章正冷眼看着他打败仗，同僚们也都等着他吃败仗的消息，左宗棠又不由得紧握双拳，咬了咬牙，暗自想：李鸿章，你就等着瞧吧，我左宗棠不平定西北，誓不回师！他走到床前取下墙上的宝剑，拔剑出鞘，寒光四射，剑未老，我左宗棠也没老！

左宗棠用手轻抚着剑，目光灼灼如焰，早已下定决心了。深秋的夜晚，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地面上。和三年前接到调任陕甘总督时一样，左宗棠竟又斜倚床榻和衣睡去。但左宗棠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一到西安就被一种“湘军不如淮军”的论调所包围，而这种论调，正是陕西巡抚乔松年等人散布的，非常明显，这是想挤走湘军，让淮军来镇压回民起义。乔松年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李鸿章把持湖广富庶之地，却不顾朝廷“以兵事责西北，以饷事责东南”的旨意，也不顾自己曾向左宗棠许下代为筹措军饷的诺言，一心想看左宗棠的笑话。

出类拔萃的能力总是会遭人妒忌的，清高孤傲的性格，更是让人敬而远之。有这么一把硬骨头的左宗棠，绝不会阿谀逢迎。刚直不阿的左宗棠，早年就与李鸿章由于每每的政见不同而积怨很深。

但左宗棠并不在乎这些，他仍然还是以大局为重，自己走自己的路。谁说湘军不如淮军？左宗棠并没有计较这些流言蜚语，而是准备以实际行动做出成绩来给别人看。左宗棠并不是一个说空话的人，他总是说到做到。

左宗棠首先攻打董福祥所部的饥民武装和以董志原为基地

的陕西义民，肃清陕西，然后进军甘肃，这是他的第一个目标。然而，大战在即，粮饷却仍未到位，左宗棠真的急了，在他的麾下，都是与他共过生死、共过患难的子弟兵，他们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他们都甘愿为左宗棠出生入死，左宗棠不能看着他们忍饥挨饿，白白地辛苦流血牺牲呀！

左宗棠经过几日几夜的苦思冥想，仍然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筹措粮饷的办法来。于是，他咬破中指，写了血书向朝廷请饷，请求朝廷不要相信乔松年的流言，慷慨陈说西北之艰苦，用兵之难。

光绪皇帝与西太后接到左宗棠用血写的奏章后，不得不对此引起了重视，急令户部与李鸿章筹措充足的军饷以支援西北，不得有误，立即执行。

朝廷这次真的动怒了，一味推诿的户部与冷眼旁观的李鸿章，也不得不为西北的筹饷用点心思了。可是左宗棠却等不及了。他急需打一个胜仗来鼓舞一下士气，安定军心。

在左宗棠的大军到来之前，入陕甘的官兵极少打过胜仗，湘军刘基、杨岳斌都折戟沉沙，就只剩下刘松山苦苦支撑着局面。军中的流言已经散布很广，而制止流言的最好办法就是用事实说话——打一次大胜仗，做出成绩来。

左宗棠首先打的便是董福祥所率的饥民武装，这些饥民都是不堪忍受陕西驻军，对一贫如洗的他们进行强取豪夺，因而才聚众起义的，最终形成了一支饥民武装，他们的首领就是董福祥，非常擅长运动战。

这天，左宗棠得到快马报告，董福祥率领的饥民武装在攻打了定边，抢了粮仓之后，转入了清凉山一带活动。左宗棠心里暗想，好一个董福祥，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正愁找不着你，你倒送上门来了。这次不把你剿灭尽，我左宗棠誓不回师！当下传令：“快去请王柏心先生。”属下飞快去了，不一会，王柏心就到，左宗棠快步迎上去，王柏心问道：“左兄，有何吩咐？”

左宗棠便将自己准备打董福祥的想法说了一遍，最后强调说：“王兄对此有何妙策？”

王柏心沉思片刻，说道：“董福祥部皆为饥民，打起仗来人人玩命，个个凶悍异常，并且游击四方，踪迹不定，与其主动出击，倾巢而觅，不如引蛇出洞，让其自投罗网。”

左宗棠一听，非常高兴，说道：“真是知我者王兄也，王兄之策竟与我不谋而合，但不知有什么具体好办法？”

王柏心略略停顿道：“饥民之所以造反的主要原因就是缺粮，那么粮草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命根子，必然会牵动他们的心。可命一将率一班人马，佯装远送粮草路过清凉山，声势造大些，使人尽知左家军所需之粮草，而其中多装沙石。这些饥民闻讯后，必然会来劫取，然后派一大将随后而来，将之困入山中，待那边少数粮食吃尽以后，必然会自己投降，这样董福祥军就可破了。”

左宗棠一听，紧紧地拉住王柏心的手，用手一握道：“王兄，看来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王柏心忙道：“左兄言重了，微积不敢在左兄面前称英雄了。”

左宗棠微微一笑，一股豪情油然而生，似乎又回到刚入军中时的岁月。他抽剑在手，只见寒光一闪，茶几的一角已被砍下，他大声说道：“董福祥可破也！”

第二天清晨，左宗棠召集所有将领，在大营内开会。左宗棠首先讲道：“董福祥现在已攻下许多城池，抢了粮仓，潜逃入山了。猖獗至此，我等皆不得安宁。况且我军到此地两个月以来按兵不动，众人已是议论纷纷。在此之际，我军要一鼓作气打败董福祥，重振我湘军风采，兄弟们有没有信心！”

“有！”下面是犹如雷吼一般的回音。

左宗棠满意地点了点头，说了声：“好，兄弟们听令！”他首先抽出一支令箭，对刘典道：“命你率 1000 人押运粮草，从山下经过，一路之上将马尾上缚上树枝，多起风尘，并沿途擂鼓呐喊，以造声势。如果遇到董福祥部的袭击，须拼命抵抗，再不敌而退，将粮草留给他们。切记，粮草中大部分以沙子代替。”

刘典道：“是，请左大人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遂领命而去。

左宗棠又转向刘松山道：“刘将军，这一仗让你们辛苦了。”刘松山是与左宗棠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湘军了，须发已经斑白了。他站起身，拱手道：“谨听左大人的吩咐，属下万死不辞。”

左宗棠深情地点点头说：“刘将军，你可远随粮草之后，见敌人劫了粮草即赶杀过去，将其逼入山中，然后迅速将其围困在山中。”刘松山领命道：“是。”正欲转身，又被左宗棠叫住，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刘松山脸色微变，随即又恢复正常，领军而去。

最后，左宗棠对其余众将道：“其余众将官，随我镇守中军，安抚流民。”

正是隆冬时节，由于连续的战争，到处都是流民，他们饥寒交迫。左宗棠一边设赈局，招收流亡人口，组织开垦荒地，并命令各州县吏和军营将士都一一效仿收集难民，设法把他们遣送回原籍，或就地安置，一边焦急地等待着刘松山的消息。

果然，刘松山率部将董福祥围困并迫其投降，又杀了许多降兵，董福祥被擒。这正是左宗棠最后交待给刘松山的。

就在刘松山战胜董福祥回来时，朝廷的军饷到了，左宗棠论功行赏，又开了一个庆功会。

庆功会上，有酒，有肉，虽然不是很多，但将士们心中却很高兴。

左宗棠与大家同桌吃饭，他的碗里有三片肉。他夹第一片肉时说道：“吃这片肉的时候，不要忘了陕甘老百姓还在流亡，还在吃苦！”就将这片肉放在嘴里慢慢地细细嚼完，又夹了第二片，士兵们都呆呆地看着他。

左宗棠又说：“吃这片肉的时候，不要忘了陕甘地区的贫困，我们的条件还很差。”说完又将肉慢慢放在嘴里，细细地

嚼。

士兵们眼中噙着泪水。左宗棠夹起最后一片肉说：“吃这片肉的时候，不要忘记死难的兄弟们。”又将这片肉慢慢地吃下。

这时的士兵，早已泣不成声了。因为他们知道作为一军之主帅，左宗棠是怎样与士兵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的，怎样对士兵嘘寒问暖的，怎样以自身给士兵最感人的关怀和鼓励。他们都学着左宗棠那样慢慢地、细细地将肉放在嘴中咀嚼着。

从此，在西北的艰苦生活中，左宗棠的菜里始终只有一片肉。

怎能说左宗棠是孤立无援的，他在朝中受排挤，被孤立，但他在这里，却受到士兵们的爱戴，能说他孤立？能说他无援？军饷是异常艰难的，然而他仍然拨款用以赈济灾民。运购种子、农具、耕牛，按户发放归耕的难民。他还多次捐出自己的俸禄给难民。

谁有这样的情怀？惟有左宗棠。

是夜，左宗棠传令下去，通知三军：东捻就在附近一带活动，各部须严加防范，如有东捻的袭击，须速报来，同时派出侦察人员，了解东捻军的行动。左宗棠将这一切布置就绪后，又开始思索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是先剿东捻还是先西行北上？

朝廷下诏是让他任陕甘总督，他本应早早上任就职，完成了灭西捻和回民民军任务以后，左宗棠即可宣告万事大吉。可

是东捻尤存，这又是一个祸患！

东捻临近中原心腹要地，并且非常活跃，而中原又是西行征战所需粮草运输的必经之路。中原不保，殆害无穷。

左宗棠本就是一个深谋远虑、顾全大局的人，他向来就不计较那些蝇头微利。“保西北而舍中原，岂不是本末倒置？”他心中这样默默念叨。

思索良久，左宗棠最后还是做出了决定：征剿东捻！

于是他立即草拟了一份奏章派人日夜兼程送往北京。西太后一见左宗棠的奏折，欣喜万分。本来，左宗棠是不能轻易动用的一枚棋子，如果不是西北告急如此忙乱，慈禧也不愿意把左宗棠派出去。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是功大遭恶，好容易把湘军势力压下去，惟有左宗棠这样清高孤傲、恃才旷放之人，才有可能既用湘军，又不重湘军，洋人那边也全靠李鸿章打点，而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素有睚眦，这次若是成功，也算制造一个机会解解二人恩怨。如果左宗棠真的不中用，不妨做一个顺水人情，就让李鸿章慢慢收拾他。

慈禧就这么想着，打开奏折一看，是左宗棠主动请缨征剿东捻。沉吟良久，慈禧最后下定决心，准奏了。

于是，一道御旨下来，授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却不令他即刻西行北上，就算默许他在汉口盘桓。

接着，又一道御旨，责成两江总督曾国藩派一大将前往西安火速解围。

此时的左宗棠正忙得不亦乐乎，他既要筹措军火、经费，又要试图摸索出一条对付骠悍骑兵的办法。最终制定出：“讲求阵法，先制其冲突，而后放枪炮，先立定脚根，而后讲击刺”的战术，并传告下去，通令三军。

没过几天，部队就与捻军遭遇数次，左宗棠从战斗中看出，捻军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骑兵，并且这些骑兵骠悍善战，又熟悉地形，步兵的确无法与之抗衡。

左宗棠针对这一情况，反复思考，决定要“以东营、步队当贼马，而以马队操其步。”这就是说，要对付捻军，必须“以骑制骑”，左宗棠从各部步兵中挑选一批，训练骑射，购买战马。而战马也一时难以买齐。一个月下来，才买到战马几百匹，这数目与东捻作战姑且可以以巧取胜，但西捻军有上万铁骑，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左宗棠这次真的遇到难题了，他非常清楚，东捻是在跟他玩“蘑菇战术”，现在西捻虽然围攻西安失利，但却渡渭水北上，很明显他们是要与回民起义军联合。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以后的麻烦就更多了。

东捻可以交给湖北巡抚曾国荃的新军和剿捻主将李鸿章。而最重要的是如何对付西捻铁骑。然后即行北上，以免夜长梦多。左宗棠不禁吟起了曹植的《白马歌》来。这篇《白马歌》是他自幼就喜欢的，如今这在远征的途中吟诵起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吟着吟着，左宗棠不禁灵感触发，他想西捻军的骑射之术

固然高明，但毕竟不能与今日的西洋火药相比。对，要对付骑兵，惟有火药可取，也可行。

于是，左宗棠以最快的速度让朝廷从国外进口了火药与枪支，还改装了劈山炮 38 门，安于战车之上。

左宗棠下令，对捻军作最后一战。连续发动了滨州商河大战和济阳玉林镇之战。张宗禹部彻底瓦解。

捷报传到京城，朝廷上下一片欢腾。

第十二章 屠城待命肃州 筹划西征事宜

李鸿章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是他的北洋水师要员居然不得不由左宗棠的学生、部下担任。

文祥端坐在书案旁，双眉紧蹙，他正在读左宗棠发来的密函。如今的文祥可算是当朝第一权臣了，他身兼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蒙圣上提携，去年又授予体仁阁大学士。而对于这位已经年届六十六的老臣来说，他却没有一点喜悦的心情。恭亲王奕诉虽说还任总理衙门大臣，但自从与西太后的矛盾日益加深并公开化以后，他就懒于公务了。因此，作为总理衙门的第二号人物文祥就被推到了前台。在此以前的文祥，却并不怎么引人注目，而仅仅以他满洲贵族和后党要人的面目为人所知。如今由他来主持总理衙门的事务，正是恰如其分了。西太后对这位当年竭力疏请“两宫垂帘，亲王辅政”的皇亲好感犹存；而恭亲王对这位“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信任有加。文祥就处在这种安全又危险的境地之中。

文祥看完了左宗棠的密函，放在案几上，伸手端过盖碗，

抿了一口茶。然后靠在圆椅背上，回味着。但他并不是在回味这好茶，而是在回味左宗棠的密信。

他突然倏地坐了起来，重新拿起左宗棠的信，仔细地读了起来：

俄人久踞伊犁之……惟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理亦在势。以目前情形言之，中国兵威且未能加于已定复叛之回，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机窃取？虽泰西诸国亦知此为不韪，环敢遽肇兵端。然既旅焉思启，必将不夺不履，恐非笔舌所能争也。荣候深入无继，景都护兵力本单，后路诸军，久战迁延之役。兵数虽增，仍多缺额，且冗杂如常，并无斗志，望其克复要地，连赴戎机，实无把握，并虑徒增扰累，以后更苦无从着手。甘、凉、肃及敦煌、玉门，向本广产牲畜，自军兴以来，捐派频而人民耗，越站远而牲畜空。现在仅存之民，已皮骨俱尽；屯垦之地大半荒芜，年复一年，何堪设想？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之狡谋，必先定回者；欲收伊犁，必先收乌鲁木齐。若乌城克复，我武威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俾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遽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则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遣使奉国书，与其国主明定要约……彼如知难而退，我又何求？即奸

谋不戢，先起兵端，主客劳逸之势攸分，我国立于不败之地。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宜度外置之。到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若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就饷事而言，西征诸军，各有专饷，如肯樽节支用，无一浪费，无一冗食，或尚可支。今乃以拥多兵为名，不战而坐食，惟知取资民力，竭泽而渔，不顾其后，往事之可睹者已如斯矣！欲重新整理，非亟求实心任事之人，重其委寄，别筹实饷，于肃州设立总粮台，司其收发，并将各军专饷归并为一，相其缓急，均其多寡应之不可；非核其实存人数，而尤非收回各军专奏成命不可。此亦宜及早绸缪者。要之，要务不在预备处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择出类之将；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城。

文祥放下密函，沉思片刻，叫人备轿。下人便侍候他穿上大氅，戴好风帽。带上左宗棠的密信，出了值房，走到二门外上的轿子，说道：“去恭王府。”

恭亲王奕诉端坐在书房里，面含微笑地把玩着一把折扇，这扇子以檀香木为骨，一面是白色的宣纸，绘着水墨山水，只见空山绵绵，云雾缭绕，上面写着“六如居士信笔”，下面盖着小印；另一面是镀金鹅黄纸面，用流畅的行书写的一首唐

诗：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落款是：正德辛未大暑，“唐寅”，下面盖的是“伯虎”的朱文印章。听到脚步声近了，他收起折扇，抬起头，仍然微笑着望着随太监一起进来的文祥。文祥低着头走进书房，随即一撩袍服，伏地三叩首地说道：“卑职参见王爷金安。”恭王忙道：“博川客气了。”并示意太监扶起文祥。

待文祥坐定之后，太监上了茶。恭王对太监说：“都到二门外侍候着。没话不许进来。也不许旁人进来，客人一律不见。”太监应了声“喳”，便退了出去。

恭王这才转过身来，看着文祥，脸上仍然保持着微笑说道：“博川，你来可有什么急事？”

文祥忙拱了拱手道：“听说王爷玉体欠安。卑职今天特来给王爷请安，另外……”

“好，感谢了。”恭王打断了文祥的话，“难得博川有这份心，我领了。来，你看看我最近得的一把扇子如何？”

文祥听了恭王的话，只得把后半截话咽下去。恭敬地接过恭王递过的扇子看了起来。文祥虽是满洲贵族，文章才学并不差，对于文物古玩之类颇有研究。他一见恭王给他的扇子，便知是一件上好的古董。略一审视，便说：“好扇，好扇！确是

唐伯虎的真迹。真是至宝啊！”一面双手托住扇子，还给恭王。但恭王却笑而不接，对文祥说道：“博川既然喜爱，本王就送你作一个纪念吧。”

文祥一愣，忙将扇子放到茶几上，连连说道：“卑职不敢。”

“嘿，”恭王露出不快的表情，“你若不收，本王可就要生气啦。”

文祥连忙起身，向恭王鞠躬道：“卑职谢王爷赏赐。”

恭王扶起文祥道：“博川不必如此，坐吧。”接着便一脸严肃地对文祥说：“你可曾看出这把扇子的应景之处么？”

文祥一时有些愣住了，没有明白恭王的意思，恭王看他一脸迷茫，就拿起扇子，打开说道：“博川请看，西北雪峰，妖雾弥漫，辛未之年，变乱迭起。”停顿了一下，恭王又将扇子转到另一面，继续说道：“‘白虎’在后覬觐，这‘春风’何时才能度过玉门，吹到‘孤城’？”

文祥一听，竟一时语塞，正在发愣，恭王又叫道：“博川，你不是来探病的吧？你带来的药方呢？”

“王爷怎么知道的？”文祥惊奇的问道。

“博川，你可别忘了，我还是总理衙门大臣，来了什么公文，我不一定亲自去办，但却一定要知道哟。”

文祥一听，心中暗喜：他还没有想到这位退居“二线”的恭王竟还是那么关注伊犁事件，看来用兵有望了。于是拿出左宗棠的密信，双手递给恭王。

恭王接过信，从头至尾细看了两遍。读罢将信放在茶几上，右手抚在上面，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就一言不发地坐着。

恭王并不是在发呆，他是在看了左宗棠的信后陷入了追忆和思索之中：他想起了同治四年（1865）阿古柏初入新疆之时，上表朝廷，声言“助中国讨贼，治理边疆，报效朝廷”云云，而朝廷终究未发现其野心，还下旨抚慰。孰料在同治六年，他就自立为汗，建立起什么“哲得沙尔国”。同治十年，农历辛未年，他便侵占吐鲁番、乌鲁木齐，并与英、俄暗中勾结，阴谋夺取全疆。而俄人也趁火打劫，侵占了伊犁。朝廷这才着慌，急令荣全赴伊犁交涉，催促逗留在甘肃高台的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出关，会同驻扎在甘肃安西的哈密帮办大臣景廉收复乌鲁木齐，又会直隶总督刘铭传率军援甘，出关相助。但成禄却畏缩不前，刘铭传又托病不至，景廉孤军不支，荣全又交涉不下来。朝廷无奈只得令左宗棠派干将接替成禄，可肃州激战正酣，左宗棠也爱莫能助。恭王是竭力主张收复失地的。但西北将士的表现却非常令他失望。今年初，奉调援新的张曜、金顺、额尔庆额三军共一万七千余人进驻哈密，局势才算稍稍稳定。但让总理衙门和恭王最头疼的不是调兵而是选将。恭王和文祥都私下认为论谋略，论才干，左宗棠是最佳人选，然而，左宗棠却又是汉人。

现在，恭王读了左宗棠的信，为其深谋远虑所折服。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原来的看法：收复新疆，非左宗棠莫属。

漫长的思考之后，恭王终于开口了，但他却没有讲他刚才的想法。而是以询问口吻问道：“博川，你看左宗棠这封信谈得怎么样？”

文祥道：“王爷，你以为呢？”

恭王道：“我看，就可以据此上奏，你说呢？”

文祥暗喜道：“全凭王爷定夺。”

恭王点了点头。

“那，左宗棠……”文祥是想说：左宗棠能否担此重任？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是涉及到“满汉大防”的禁区，所以说了半截，又把话咽了下去。

其实，文祥就是不说出来，恭王也知道文祥的意思，他苦笑了一下，指着密信中筹用粮饷的一段文字，对文祥说：“左宗棠这番话说得太对了，本王想保举他专督粮饷。依我之见，这职责远在统兵御敌之上啊！”

文祥听懂了恭王的一片良苦用心，起身就拜道：“卑职这就回去，草拟奏折去。”说罢就要走。恭王叫住文祥道：“博川，带上扇子吧。”

文祥连忙跪下，又是三叩首，谢道“卑职叩谢王爷赏赐。”

肃州城下的大营里，左宗棠正在声色俱厉地斥责林雄。就在当天早晨，暴动回民据守的肃州回城刚刚被官军攻下，林雄却拒不执行左宗棠的屠杀令。得到报告的左宗棠大为震怒，就将林雄调回大营问话。

“好一个大胆的林雄！”左宗棠一拍帅案，“三个月以前，

你贻误战机，攻城不克不说，连累我军将士伤亡惨重。当初，本钦差念你自剿捻之时便随我征战，不忍见罪，准你戴罪立功。你也还不负众望，英勇可嘉，本钦差原想不予追究，谁料你又抗命不遵，私放暴民，难道你想造反吗？”

左宗棠的话音刚落，大帐里的其他将军、参谋、幕宾都下意识地看了左宗棠一眼。这样的话在那个年代可不是玩笑话。咸丰、同治两朝，“造反”一词最为流行。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道光皇帝带着“金瓯不全”之憾，病逝于圆明园。咸丰帝即位，到了腊月，广西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整整咸丰一朝，没有哪一天不被“发匪”的消息所困扰，咸丰帝也是带着满腹的遗憾死去的。但他比他的父亲更惨，道光皇帝还是堂堂正正地死在自己心爱的离宫，而咸丰不但没有死在同一座宫殿里，反而眼睁睁地看着它烧毁在八国联军手里，他只能无奈地死在承德的避暑山庄。

小小的载淳即位，这便是同治皇帝。这位小皇帝和西太后一样，本打算享受一下平定“发匪”，天下太平的快乐，哪里料到，就在同治元年，又爆发了“陕甘回乱”。而当太平天国刚刚覆亡之后，继而又起的捻军，又搅得这孤儿寡母多年不得安宁。专吃“平叛饭”的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大清王朝的忠良们，几十年来也忙得不亦乐乎。

这些当朝国之精英们是最痛恨造反的。

现在，左宗棠明言怀疑林雄造反，给当事人及旁人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林雄跪在地上，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大人明

鉴，卑职自随大人从军以来，总以国家朝廷为重，忠心可昭日月！”

左宗棠道：“那你为何抗令不遵，私放暴民？”

林雄道：“大人，您明察秋毫，最能体恤民间疾苦。可您该进城看一看，城里剩下的都是老人病残，孤儿寡母，哪里还会兴兵作乱？您下令屠城，卑职实在难以下手。”

“放屁！一派胡言，本钦差何时下令屠城的？我是命进城诸将不可懈怠，士兵须警戒如常。再挨门逐户进行甄别，凡涉嫌叛逆者必须拿下是问，审问明白后再报给本钦差，依钦定专条或斩、或绞、或羁押、或流放。若遇负隅顽抗者，可当场处决。总之，务必仔细检查，不得使奸民漏网。你怎么就不提本钦差保护安善回民的命令呢？”

林雄道：“大人所言自是不差，但以卑职围城之时，破城之后的所见所闻，实在不忍心严逼追剿。陕甘回民本因赃官害民而反，都是被逼上梁山啊！朝廷应以‘抚’政为主，可……”

“放肆！”左宗棠震怒了，“你敢指责朝廷！你要将皇上、太安置于何处？你呀，你真是狗屁不懂！”

左宗棠真恼怒了，他不能想象这个随他平定发匪出身的湖南老乡，这个一贯忠于朝廷的老部下，竟然会为乱民说话。他气得浑身发抖，狠狠地一拍帅案道：“林雄，你再敢胡言，军法从事！应该承认，你所说的也有道理，这次陕甘回乱确系贪官所害，侵吞赈济粮款而起。而朝廷哀怜灾民，痛恨贪官，早

已把他们革职查办了。并且晓谕天下，令那些操守不严之官心惊胆颤。你说回民们为抗赃官而起事，那么赃官既除，理应安份守纪，躬耕度日才对。可你见到了哪一个回民归顺朝廷，回家做安善良民的？他们哪一个不是得寸进尺，气焰嚣张，依旧与朝廷作对？现在朝廷出于无奈，命本钦差率大军进剿，乃是为了吊民代罪、保护良善。本钦差再三劝谕逆回归顺朝廷，怎奈他们冥顽不化、负隅顽抗。本钦差不得已而用兵。更何况据本钦差所知，这些逆回与西窜之捻匪暗中勾结，根本就是起兵造反，对抗朝廷，这些你都知道吗？

林雄跪在那里，一动不动，沉默不语。

左宗棠沉吟片刻，一挥手说道：“将林雄革职查办，暂且羁押。待本钦差奏报明廷，再行处置。押下去！”

诸位将领都面面相觑，心想：何苦呢，左帅！不过，他们又想，左帅本就是钦差大臣，处置这么一个小级别的将官，还需要上奏朝廷吗……

河西走廊的春夜还是有一些丝丝凉意，左宗棠坐在寝帐之中。正望着满桌的文稿发愣。他本想抓紧时间起草奏折，把肃州大捷早日上奏朝廷，然而他的笔却怎么也落不下来。或许是感觉不好，或许是头绪不清。但他自己觉得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这样过。他只觉得心烦意乱，便屏退左右，一个人坐了良久，想慢慢理一理自己的思绪。

左宗棠回想起，自同治五年受命西征以来，出的事实在太多了。就战事而言，在不算长、更不算短的七年中，胜败也都

三；军人习惯劳苦，打仗更有战斗力，且免久闲，致生事端，容易生病，此利其四。

这一夜，左宗棠的大帅帐中灯蜡通明。

翌日，屠城开始了。湘军和楚军的士兵在肃州全城出没，他们闯进每一户人家，盘问每一个人，搜查每一座建筑，由于左宗棠说过：“如有负隅顽抗者，可就地处决……不得使奸民逃脱。”所以，湘军楚军将士便动辄指责田民负隅顽抗，随意杀戮。

固然，三湘子弟远离家乡，千里奔波为国讨贼，本属艰苦，而自左宗棠入陕甘平乱以来，粮饷多不能按时解送，三军早已怨声载道。如果不是左宗棠自奉甚薄，以身作则，素有廉名，完全凭他的个人魅力才使三军安定，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对捻军作战以及平息回民义军的胜利，直到今天的肃州大捷。在这陕甘荡平之日，湘军、楚军的将士们再也按不住满腔的委屈和愤懑，他们要发泄、要报复、要为七年来埋骨西域的三湘子弟报仇；要为自身这七年来所受的创伤与委屈求得平衡……

这些三湘子弟们，心中所想到的理由实在是太多了。即使没有任何理由，军人的本性，胜利者的惯例也会驱使他们去杀人。甚至他们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是在杀人，只知道这是在执行命令，是在用力地挥舞着手中的屠刀，寻求一种使自己心理平衡的刺激。在他们的眼前，许多粘手的红色的液体喷出来、溅出来、流出来，许多大的、小的软绵绵的形体倒下去、扑下

去，甚至断为几截……

将士们在街上跑着、冲着，用刀、用枪、用火枪消除一切阻碍他们前进的东西。他们只要看到有东西就要抢过去，要么砍于乱刀之下，要么就据为己有。现在的肃州回城里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本来，他们也并不想抢东西。他们来的时候就抱定“捐躯西北，以平回乱”的信念。侥幸不死者有何求？索性放纵一回！反正上峰也有令，就是错杀也是难免的！

整个肃州城里，没有了活着的人，只有活着的士兵！

左宗棠在大帐里布置完成战役后的善后事宜，把将士、参谋和幕僚都屏退了。他要安安静静地起草上奏朝廷的奏折。他对于肃州城里所发生的一切毫不感兴趣。军士的杀人，特别是杀犯上作乱的“逆回”那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是在执行皇上的谕旨，同时也是执行他一等恪靖伯、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督办陕甘军务钦差大臣左宗棠的命令。只要军士们不抗旨、不违令，他就不去管那么多了。此时的左宗棠早已知道，自陕甘督师以来，他不知什么时候就得了一个“左屠夫”的“雅号”，但他却并不介意。他自信只要无愧于朝廷，无愧于社稷，杀几个乱民正是在做臣子的伤内之事，那些无知草民的毁谤决不会影响他的忠良形象。

左宗棠当时没有意识到部下屠杀肃州城里的全体百姓，无论如何是他毕生的一个大污点。

左宗棠对于写文章也是非常自负的，每当起草奏折时，总是亲自动手，从不让幕僚代笔。今天，他要写的是奏报陕甘平

乱的报喜折子，更不能让别人代笔了。经过昨夜彻底的深思，已经构思出了一篇出色的文章。现在，他要把这篇文章写出来，要让它成为他左宗棠这半生的杰作，流芳百世。

同治十二年，左宗棠都是在攻打肃州、处理善后的忙乱中度过的。肃州大捷后，他移行辕于肃州，一方面处理善后事宜，休整军队；另一方面，秘密地派出精兵出关，侦察沙俄和阿古柏军队的详细情况，包括兵力分布、被占地区的地形、资源、人口状况等等。他逐渐地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对于收复新疆的计划也越来越成熟了。虽然他知道新疆是边防重地，朝廷决不会让他这个汉人挂帅去收复，但他却仍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总觉得终有一天，他要统兵出关，收复这块失地。同时，他也对朝廷的情况作了深入细致地分析：首先，朝廷已经决定收复新疆，调兵没有问题，关键在于选将；其次，如果派满洲贵亲挂帅，朝中似乎没有合适的人选；但如果要汉人挂帅，朝廷能否破一破这个先例，下这个决心呢？这可是要改他满族祖宗成法的大事。当年咸丰帝出于早日平定“发匪”之乱的愿望，抱着平定者必为满人的想法，许下了“攻克金陵的首功之人封王”的诺言。哪知道最终攻克天京，夷平匪乱的却是三湘的文士曾国藩兄弟。这给北京紫禁城里的孤儿寡母出了一道大难题。因为自清圣祖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后，为防止汉人拥兵自重，曾下诏不许汉人封王。皇宫内院里为此为难了好半天，最后还是迫于舆论的压力，给曾国藩封了候爵，曾国荃封了伯爵。这还是事成之后的封赏之事，戒心尚且如此

之重，而收疆之事尚未筹划，就更不会让汉人插手了。但一旦朝廷无计可施，还是会委以汉官重任的。再次，遍观天下，当今的名将屈指可数，曾国藩已于去年病逝于家中，其弟弟曾国荃也早已卸职还家，不再掌兵。除去曾家兄弟之外，可称帅才惟有他左宗棠。更何况曾国藩生平毁誉参半，既有平定“发匪”的不世之勋，也有数不清的败绩。这一点是无法与左宗棠相比的。其他如李鸿章、沈葆祯都驻守海口，关系重大，不可轻易调动，而左宗棠又正督师陕甘，有地理之便，这一点是其他封疆大吏所不能比拟。出于这诸多原因的考虑，再加之他已接到上谕，命他督办关外粮饷转运，于是，左宗棠便在肃州加紧筹划西征事宜。看来，西征一役恐怕已是非他左宗棠莫属了。

隆冬季节，左宗棠在肃州接到同治皇帝的圣旨，皇上和太后对左宗棠平定回民之功给予嘉奖，对他调度得当，进兵有方给予了高度评价。另外，因回乱已平，着取消钦差大臣衔，但又晋升左宗棠为东阁大学士。对于平回有功将校，也各有封赏。正当全军将士欢欣鼓舞地庆祝之时，左宗棠却与前来宣旨的官差在一间密室里谈话。

这是一处四面都有高墙围着，并且戒备森严的处所，昏暗的室内，只有一只红蜡闪着火光。左宗棠与官差坐在一张小桌两旁，低声地说着话。按理说，朝廷的官差本是低级官吏，是没有资格和左宗棠这样的一品大员、封疆大吏平起平坐的，但这个小小的官差这次却负有特殊使命，左宗棠为了保密起见，

就特意把他带到了密室。

小官吏伸手到怀里摸索了半天，掏出一个红绸子包裹来递给左宗棠道：“这是卑职临出京时，文祥大人差人让我带给您的。”

左宗棠接过绸包，官差便很知趣地告退。官差出去后，左宗棠把绸包轻轻打开，只见里面是一把折扇和一封书信。他展开折扇，只见这扇子以檀香木为骨，一面是白色的宣纸，绘着水墨山水，只见雪峰连绵，云雾缭绕，落款是“六如居士信笔”，下面盖着小印，另一面是镀金鹅黄纸面，用流畅的行书写着一首唐诗：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落款是“正德辛未大暑唐寅”，下盖着“伯虎”的朱印。这扇，正是恭王赐给文祥的那把折扇。再打开折扇，却全是文祥的笔体。左宗棠便预料到信中必定涉及到重大事务。忙凑到烛光下细细地看了起来，信中写道：

左帅主管：

京师一别，转瞬经年。早闻左兄西行以来，捷报不断。鉴园主人为兄贺喜，并赠古董名扇一把。书画精妙大可品味。又闻兄更欲西行，将抵酷暑之地，此

扇则可为兄振风坚志。洵可宝也。

弟关白川再拜

很显然，这封信是用隐语写成的，需要解释的是：“鉴园主人”指的是恭亲王；关白川则是文祥自称，因为文祥老姓为“瓜尔佳”氏，可用汉姓“关”代替，而“白川”与文祥的字“博川”谐音。

左宗棠是何等聪明之人，一阅之后，已经明白文祥转赠恭王赐扇的意思，也看明白了文祥暗示他将命他对新疆用兵的意思。可是这扇子里又有什么含义呢？他再次打开扇子，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好半天，方才一拍脑门，终于醒悟过来了，他大叫道：“左宗棠啊左宗棠，你怎么这么笨！”

就在左宗棠深为恭王良苦用心而感动时，朝廷却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寒来暑去，转眼到了同治十三年初冬。在保定直隶总督府的后书房里，新晋武英殿大学士的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正倚在圈椅上看军机处的咨文。眉宇间不断显示出焦虑的神情。

出仕以来，李鸿章可谓是平步青云，不到五十岁便接替了他的恩师曾国藩，做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虽然同为总督，但因为直隶有拱卫京畿的重大责任，因此，直隶总督的地位要高于其他七位总督，这对于偏爱揽权的李鸿章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两封军机处的文件摆在李鸿章的案头，一是总理衙门给皇帝《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里面叙述了一件令李鸿章大为震惊的事。原来，这年春天，有一艘日本民船在海上遇到风暴，为了避风停泊在台湾的一处港湾里，由于一些小事与当地一些土著族人发生争端，日本人横蛮无理，酿成冲突，土著人激于义愤，杀了船上的日本人。消息传到日本，日本政府大为震怒，于是派遣西乡从道为统兵，率兵船入侵台湾。日本兵船虽然没有现代装备的先进武器，但与台湾的土著人相比，还是要先进得多。而台湾土著不堪被外夷欺侮，愤起还击，并报告了地方官吏，朝廷为此急派船政大臣沈葆楨为督办台湾等处海防事务钦差大臣，赴台湾处理善后事宜。沈葆楨竟不顾我军大胜日本的事实，与日本统兵官西乡从道订立抚恤条款。七月，日本派大久保利通为专使到京师谈判，索取赔款白银 50 万两，并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而后日本军才从台湾撤出。

李鸿章越看越气，把书案一拍，怒喝道：“这个沈幼丹，太不像话了！”而当他读到“溯自庚申之衅，创巨痛深。以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而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频见而未见者也。倘遇一朝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时，不禁连连称是。奏疏后半部分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措施。李鸿章都一一仔细阅读，读完以后，沉默良久。作为洋务派的新一代中坚分子，他早就筹划建立现代化的海防力量，怎奈人、财、物都受到重重制约。今天，总理衙门的这篇奏疏又触动了他这一隐痛。

思索良久，他又拿起第二份文件读了起来，这是江苏巡抚丁日昌拟订的《海军水师章程》六条。大意是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以期三洋联为一起，意在整饬海防，力求实际。军机处最后注明，这两份文件已一并交给东南各省督、抚、将军 15 人，命其详细筹议，限一个月之内复奏。

看完这两份文件，李鸿章陷入了沉思。

一提到海防，就让人有些头痛，这是清政府的一大忧患。自鸦片战争以来，与西洋各国的战争都发生在沿海。

道光二十年，林则徐查办海口事务，在广东虎门收缴烧毁了英国人的鸦片。结果英国人借机挑起了战端，攻打广州不下，转道北上，陷定海，威胁津京，清廷大为震动，与英人议和，缔约赔款，还开了割地之先河。咸丰六年，英法联军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又广州，陷天津大沽，直逼京师，逼得皇帝出奔热河，竟驾崩于避暑山庄，并将圆明园用一把火化为断墙残壁。

可如今，小小的“岛夷”日本也敢在大清帝国面前挑衅。而堂堂泱泱大国竟不能还击，还要赔款，这岂不是奇耻大辱吗？

李鸿章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在书房里踱着步。他又不禁想到了自己，想到自己在江苏时，便留心洋务，举办实业。只因为剿匪频繁，让自己不能专心如此。如今，自己官居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正是施展抱负、大兴洋务的好时机。他筹办洋务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让国人自强，强兵、强军，

进而强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海防，设立水师。

这一年的冬天，出奇的寒冷。

肃州的行辕里，左宗棠只穿了一件粗布棉袍，一边用呵气暖着手，一边起草着文书。不一会儿，左宗棠隐隐地听到有马车疾速奔来，忽然停下，然后就是一阵忙乱的嘈杂声，接着有一个人飞跑着冲向书房，“轰”地一声撞到门上，左宗棠正待发怒，忽听得门外那人报道：“禀大人，军机处六百里加急文书！”

左宗棠一怔，忙放下手中的笔。一开门只见一个亲兵跪在地上，双手高捧着一只木匣。左宗棠伸手拿过木匣，转身进了屋。他有些疑惑，什么文书，这么紧急？

亲兵待左宗棠接过木匣进了屋，就起身要回值班室去。刚走没几步，就听得书房之中左宗棠那悲痛欲绝的哭声。直吓得这个亲兵忙一转身回到书房门口，想问一问，但又不敢问。他想，文书里讲的肯定是朝廷大事，哪里是我们小兵可以乱问的呢，如果是关系到大人，那就更惹麻烦了。于是决定不问。可是他听那哭声越来越厉害，还是忍不住往里瞅了一眼，不瞅则已，这一瞅，倒把亲兵吓得魂飞魄散，不由得倒退了好几步。

亲兵看到，军机处的文书放在案上，左宗棠跪在书案前，一边叩头如捣蒜，一边嚎啕大哭，左宗棠的哭声惊动了行辕里的众人，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向书房围拢过来。

刘锦棠、徐战彪这两个左帅的爱将走在最前面。他们也很纳闷，走过来问了亲兵，便登上台基，凑到书房门口，小心翼

翼地叫着：“大人，大人！”连叫了几声，左宗棠不但没有反应，那哭声反而越来越高。二将只好硬着头皮进来。左宗棠显然知道他们进来了，但却丝毫没有止住哭声的意思，只是伸手将军机处的文书递给他们二人。二人接过文书一看，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陪着左宗棠痛哭起来。

军机处的文书只讲了一件事：当今皇上已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甲戌初五日驾崩，立醇亲王之子，入继大统，为嗣皇帝。并奉上谕，各省将军、督、抚、都统不必进京叩谒梓宫。

兰州城与全国所有的城市一样，这一年的冬天，都被笼罩在一片肃杀之中。

身着素装的左宗棠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他搬来一把椅子，面壁而坐，静静地思考着。他早从最初接到讣告的极度悲痛中恢复过来，他现在要仔细考虑一下今后的形势。这对于他个人乃至收复新疆的大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在他脑海里冒出来的疑问就是：同治皇帝年仅 19 岁，怎么就会突然撒手人寰呢？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或重大的变故呢？是先天体质不佳，还是突发急病而亡？并且还是在新婚燕尔时期，尚无子嗣，却为什么由“载”字辈的近支入继呢？而且说明是继承文宗（咸丰皇帝），那么，同治皇帝的继承人呢？

苦思冥想的左宗棠，终于想通了一件事。那就是立新君之事必由慈禧太后来决断，只有立“载”字辈的幼主，她才能继续垂帘听政，执掌朝纲。如果立了“溥”字辈的，那么，她就

成了太皇太后，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再垂帘听政了。这么看来，今后的大政方针还是由这位西太后来确定。

左宗棠想到这里，心里稍有点宽慰。因为他知道，慈禧太后虽然对洋人有些畏惧，但也异常仇恨他们。而新疆事件虽然有英、俄、两国的背景，但主要的敌人还是阿古柏，它本是一个原为藩属的小国。对于这一类东西，慈禧太后是从来都不会留情的。只在奏章里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并指出不会与洋人发生冲突，太后就会同意的。而惟一的问题，仍然是粮饷的供给。自从朝廷用兵西北以来，军费的开支一直都很庞大，虽然仿效一半“发匪”时的制度，令西南富庶省份运输粮饷，但一来路途遥远沿途损失很大，二来各省督抚，也并不一定都与左宗棠一心，多有怠慢，延误甚至不发粮饷的，这是最让他伤神的事，就地取粮，也是困难重重，西北本来就很贫困，略微富庶的只有河西走廊一带，可那里偏偏又是土匪猖獗的地区。没办法，只好在官军控制的地区搜刮，而当地百姓又极端贫困，早已经无饷可筹，无粮可征了。

想到这里，左宗棠又不禁皱起了眉头。不过，在他心目中倒是有一个既定的办法，但这个办法一旦公布出来，他怕遭到来自朝廷内外和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压力。京师的气氛却与外地大不相同，既有悼念的悲痛，又有庆贺新正的喜悦，还有一股常人难以觉察的紧张。

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职在拱卫京都，因此他就要入京待命，尽管这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但已成为惯例，也没有什么

“命令”可待。因为京都重地从来说是戒备森严。自大清入关两百多年来，还没有人在国丧期起事造反，逼进京师的。或者说，即使在平时，也几乎没有人能够祸乱京师。当然，这要除洋人以外。而今天下变乱纷纷，京师的戒备更是严而又严。太后和皇上尽可以高枕无忧。可是皇城里的人们，上至两宫皇太后、各家亲王，下至文武百官、黎明百姓，都放心不下，都在想，都在忧。李鸿章却是踌躇满志，他刚刚复奏了军机处的咨文，在奏折里面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知道这个计划的实施会引起轩然大波，但他坚信这是造福天下的大好事，因此要调动一切关系为他助威。这次进京，他就要大大的活动一番。

李鸿章在筹划他的大事，文祥也在为同样的大事而大动肝火。原来军机处交东南各省督、抚、将军 15 人复奏的咨文，各大要员已经按时复奏来京。文祥不厌其烦地一一阅览，结果既在预料之中，又大出意料之外。因此他忙带上 15 份奏折赶到恭王府，要与恭王商议。

然而，此时的恭亲王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商议国家大事。原来在同治皇帝执政的最后一个年头里，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凌辱。事情的起因来自他那不争气的儿子郡王，这个小畜生竟敢教唆同治皇帝到八大胡同去逛妓院，恭王知道后，赶忙带人去制止，却惹得龙颜大怒，第二天就下诏革除他世袭亲王的爵位，除为郡王，降为贝勒。其实恭王与同治皇帝的矛盾始于是否修复圆明园这件事上，由于恭王反对修复圆明园，因而同治皇帝早已对他心怀不满。郡王之事只不过是借口而已。幸亏没

过多久，慈禧太后便下懿旨，赏还他们父子的爵位。

经过这一番的大起大落之后，恭王的心里早已凉了半截：皇帝意气用事，太后反复无常，而今同治皇帝驾崩，却立醇王之子即位，老七那个没脑子的居然爬到他的头顶上去了。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去？因此，到底见不见文祥，恭王尚在犹豫之中。

第十三章 转战甘肃四境 西征平定叛乱

在甘肃境内，左宗棠遭遇劲敌，连失大将，生平第一次遭逢败绩。心情压抑的他大肆屠杀回民百姓。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左宗棠明显地憔悴了，眼睛红了，身体也消瘦了许多，白发也增添了许多……

但，左宗棠是压不垮的。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

一切又从头开始，左宗棠又该继续完成他的精忠报国的未尽事业了。他的下一个目标是陕西陇东回军。

同治八年二月，左宗棠突出奇兵，用声东击西和引蛇出洞的战略，又兼用大炮，夺取了董志原等城堡及庆阳府，剿平了以董志原为基础的号称十八营的陕甘义军。至此，他平定陕西、陇东回民义军的任务已基本完成。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左宗棠此时开始组织军民开荒、挖沟、疏渠通河，督促耕织，这时，他正在挖渠的军民队伍中，这里帮一把，那里凑一阵子，一会儿指挥这里运土，一会儿又

指挥那个地方铺桥，如两军对峙时，指挥千军万马出击一样。所不同的是，这次这位将军身着的是便装，身上还沾了不少的泥土。

固然是残冬已尽，春天的脚步已经来临，但仍然是春寒料峭，已足以令人发抖。而年近花甲的左宗棠却仍然有一种不服老的精神，与军民一起身体力行亲自参加劳动。

这是何种的情！这是怎样的一种爱！这是怎样的一个高尚的人格！这就是左宗棠，整个大清朝廷独一无二的左宗棠！

这时，一位副将见左宗棠干得十分卖力，满头大汗，披风也脱在一边了，不禁为左宗棠担心起来。忙放下手中的铁锹，走过来对左宗棠劝道：“大人，你就回去歇着去吧！”

左宗棠没有理他，继续埋头忙他的。副将只有苦笑了。此后，便接连不断地有人碰了壁。于是，大家干得更加卖力了，因为惟其如此，他们才觉得对得起这位年届花甲的老人！

天近晌午，要开饭了。这时有一士兵匆匆来向左宗棠报告道：“大人，有一队回民军撤出来，说是要向大人投降。”

“哦？”左宗棠一听，略一沉思，问道：

“多少人？”

士兵答道：“六百余人。”

“都在哪里？”左宗棠继续问道。

士兵回答说：“西城门外。”

左宗棠立刻命令道：“马上带我去。”

“这……”士兵犹豫了。

“怎么了？”左宗棠不解地问道。

士兵道：“大人，你……你就穿这一身衣服去吗？”

“对，就穿这一身衣服，不行吗？”左宗棠一摆手就上了马跟随而去。到了城外，左宗棠见有六百余名回军，被官兵押着，有一个将官正在审问。一见左宗棠来了，大家都大吃一惊，谁也没料到左宗棠竟然和一个农夫一样，就这样来审问降兵。

士兵们都要准备施礼，左宗棠摆了摆手示意他们罢了。就直走向那一位领头的回军面前问道：“你们真的是来投诚的吗？”

那回军头领一看左宗棠如农夫似的，貌不惊人，以为他一定是平庸之辈，便大声说道：“我们是来见左大人的，而不是来见一个农夫的。”

将士们一听，怒喝道：“放肆，左大人就在你的眼前，还不快快跪下施礼？”

回民军一听，个个都有些吃惊。那领头的向左宗棠略一施礼，从容说道：“左大人，我们都是庄稼人，家里有老有小，不想再打仗了，很想回家种地，故此特来向大人述明。”

左宗棠朗朗说道：“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当然欢迎。”并就此机会向他们了解了一下回民军的一些情况，便让将士们将他们安置下去，组织复耕。此端一开，其他的很多回军听说不想打仗的都可以重新耕地，便又陆陆续续地有一些投诚的。

时间就在这样的日子里过去了一个多月，陕西、陇东的战

后调整工作，在左宗棠的指挥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没过多久，左宗棠又匆匆移师乾州，因为甘肃省内的回军集团，就如几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因此，目前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全力对付这四大回军。

在乾州，左宗棠将部队进行了充分的调整和休养，让部队养精蓄锐，因为他知道，甘肃境内的回军要比陕西的难以对付些，自己的部队，长年征战，必须做这样的调整和休养。以便更加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对付这四大回军集团。

与此同时，在部队操练之余，开荒屯田种地。春天到了，部队如果能自给自足，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事了。甘肃的地形甚至比陕西更为复杂，军需物资的运输也更困难，这就需要部队自己拥有田地和粮食。在乾州修整、屯田三个月后，左宗棠便留下一员大将镇守乾州，以保证将来征战时期的粮食供应。而大部队却开往泾州驻扎。

目前，左宗棠面临的一个对手就是马化隆，他盘踞在金积堡。这是一支强大而剽悍的回军，以擅长打硬仗而出名，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以及长期作战的打算，必须有一名得力的干将来打这个仗。

这个任务交给谁呢？

左宗棠思索良久，终于最后决定，这任务仍然交给刘松山——他可是自己的老战友啊！

左宗棠命令道：“传刘松山将军进帐。”

片刻之后，刘松山到了。

看着刘松山，左宗棠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这位老将原为曾国藩部将，跟随自己到西北，南征北战戎马半生，常常是最艰巨的任务、最重要的担子都落在他的肩上，而每每在最关键的时刻总能屡建奇功，可是官职却一直不是很高，此次平定甘肃之后，一定要向朝廷为他请功，给他加官进爵。

当然，这些都在左宗棠的心里，没有说出来，他不是喜欢在人前说这种话的人。他只是开门见山地向刘松山谈了马化隆的一些情况，表达出自己想让刘松山攻打金积堡的意思，刘松山非常慷慨地接受了任务。

刘松山与左宗棠一样，有一股不怕苦、不畏难的精神，越是困难的时候，他就越是向前。刘松山对左宗棠说：“请大人放心，我刘松山不打败马化隆、攻下金积堡，就不回来见您。”他拍着自己的胸脯，很激动地向左宗棠表白自己的决心。

此时，左宗棠更加激动，他只觉得没有更好的话语来表达自己此刻的感激之情，只是说了一句：“又辛苦你了，刘将军。”

刘松山道：“堂堂七尺男儿，理当为国效劳，何患一役？”

为了更有把握地打好这一仗，就必须制定出详细的作战计划。左宗棠又传令王柏心进帐，三人便在一起讨论起来。

王柏心道：“大人知道，这个马化隆擅长打硬仗，因此不可与之硬拼，而应该避其锋芒合击而围之，消耗其兵力、物力，等其疲惫后再击之。”

左宗棠连连点头称道：“对，王兄说得极是，对付马化隆

就是要拖而不打，围而歼之。”

刘松山听了，有些不服气道：“马化隆就那么厉害，我就不相信，他再厉害，也能抵得住我们湘军么，我才不信那个邪呢！”

王柏心继续说：“马化隆部不仅剽悍善战，而且地形也非常熟悉，常言道，行山虎难斗地头蛇呀，他马化隆可是生于斯，长于斯，我们却是初来乍道，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地理位置都不熟悉，就必须三思而行啊，以免中计。”

左宗棠捻着须道：“古人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刘将军，你就在下桥屯兵，我们对马化隆形成合围之势。”

刘松山领命而去，左宗棠又与王柏心谈了许久，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略，这才各回自己的营房去了。左宗棠立刻就命人开始挖壕沟、筑长墙，要把马化隆围在圈内，并逐渐缩小包围圈，最终达到总攻合围的目的。

十一月初，左宗棠到了平凉。他依然如故安抚流民，大力屯田垦荒，开沟挖渠，组织耕织，加强部队的操练。所有这些都是为攻打金积堡作的物质准备。

在金积堡，马化隆部经常试图突围出去，但多次都被刘松山给顶回去了。

翌年初，经过多方准备，左宗棠觉得攻打马化隆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命刘松山主动出击，刘松山早已按捺不住了，一接到左宗棠的命令，便立刻对马化隆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但是金积堡内兵足粮多，各种军事设施也都比较充足。马化隆的部队

也异常顽强。因此，当刘松山的湘军一批又一批地冲上去时，金积堡内便放出了一排排的弓箭、滚石、灰瓶、擂木，湘军也排排地倒下去了。

整个金积堡前，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刘松山暴跳如雷，就亲自挂帅上阵，用他那浑厚的声音喊道：“兄弟们，跟我一起上！”便一个箭步冲了出去，士兵们再想阻拦已经来不及了，家也都做好了死的思想准备，都准备誓死拿下金积堡。

刘松山亲自冲出了阵营，早有人报告了左宗棠。左宗棠心里很着急，但是要想阻拦刘松山已经来不及了。刘松山带着老湘军如下山的猛虎，一边高声呐喊着，一边冲了上去。虽然，刘松山已经有些老了，但却仍然是威风凛凛地冲在最前面，一马当先冲上了云梯，登上了城头，突然一排乱箭射来，刘松山被射成了一个刺猬，惨叫一声倒下城去……

主帅受伤，部队再也顾不上攻城了，将士们慌忙护送着刘松山就回营了，与此同时，当左宗棠看到刘松山从城头上掉下来时，大叫一声“不好！”他差一点晕过去，刘松山可是跟随自己多年的老干将，看着他受伤了，左宗棠心里怎能不像刀绞一样难受呢？当湘军士兵抬着刘松山回来时，左宗棠就半道上迎了上去，只见刘松山双目紧闭牙关紧咬，脸色苍白地昏迷不醒，左宗棠上前一把握着刘松山的手，急切地呼唤道：“刘将军，刘将军。”

听到左宗棠的呼叫，刘松山悠悠醒来，朦胧中他看到了左宗棠正在自己的身边，眼中就充满了泪水，只是断断续续地说

了一句：“左……大……人……，金……金积……堡……”话未说完，便停止了呼吸。

左宗棠悲恸欲绝，抚着刘松山的尸体痛哭不已。

怎能说英雄无泪？

眼前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的确很少流泪，但此时此刻却成了泪人。这也难怪，左宗棠与刘松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不仅仅是老战友、老部下的感情，更是一种兄弟般的同生死共患难的真挚的感情。

自然，人已经死了，是不能复生的，左宗棠惟对刘松山给以厚葬，藉此慰藉自己的灵魂，还亲自为死去的英灵守护三天三夜。左宗棠失去了这样的一员爱将，对他心灵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他想，总有一天，我要将马化隆的头颅带回来祭奠这位死去的灵魂！

湘军中的另一将领，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接替了刘松山的职位，继续攻打金积堡。不过，这一回吸取了上次刘松山失败的教训，再不那样强打硬攻，而是多来了一些佯攻，尽量消耗马化隆的物资资源。

在一个城堡内，物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马化隆的部队无论怎么骁勇，也有被拖垮、拖累的时候，当初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时要求给他时间，使其能从容布置；西太后还嫌五年时间太慢，而左宗棠却坚持“非五年不可定”。左宗棠知道，战争有时是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战争需要时机，他会忍耐，他会等待最佳时机。

年初，刘松山攻打金积堡是一次失败，他左宗棠不会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也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因此，在刘松山战死之后，左宗棠便下令部队不得擅自出击，平时没有紧急战事就屯田、开荒，多挖沟濠，对金积堡作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果然，马化隆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经常派出一些小部队出来骚扰，但却没有一股冲出去的，都被左宗棠的部队给顶回去了。

左宗棠在积蓄、在等待，他在等待马化隆精疲力竭之时。时机一到，一声令下，让自己的部队一鼓作气拿下金积堡，啃下这块硬骨头。

当然，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等待。正在此时，左宗棠的妻子病故于家中。噩耗传来时，左宗棠正在忙于安置流民，组织垦荒。他是多么想回去，再看他结发妻子最后一眼啊！然而，他却不能回去，他也没有回去。他知道自己这关键时刻，自己作为主帅在军中的份量。

刚刚失去爱将，接着又失去妻子，给左宗棠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明显地憔悴了，眼睛红了，脸上也瘦多了，头上的白发又似乎增添了许多。

左宗棠在营帐内悲痛欲绝，老泪纵横。回想起五年前，与周夫人及全家在汉口分手，就好像是昨天的事情，当时妻子强打精神，劝慰左宗棠不必挂念家中，等他打完仗回来，再重新欢聚。至今那温柔熟悉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回荡……

周贻端本是一个十分贤淑、善良的女人。她从小就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与文化熏陶，她的一言一行都是合乎礼法的，治理家庭也是有条有理，教育子女是既慈爱又严格，待人接物却又是那样和气温良。

而左宗棠自觉是个穷书生，父母亲一辈子穷，后来自己骤然飞黄腾达，高官厚禄，但他却不愿妻子和儿女们过奢侈的生活，所以他把朝廷发给他的俸禄，大部分都散发给族人邻里，或捐给受灾的百姓，有时还作为军用，而寄回家中的钱却是微乎其微。

对于这件事，周夫人从不过问，更没有任何怨言，每次见面或是来信，也从不提家中琐碎小事，以免让左宗棠心烦；而总是问问军中生活和他个人的身体状况。

左宗棠回忆起刚结婚时，寄住在周家西楼，与妻子贻端一起研读经史、地理，每当遇到难题，她总是立即为他从书架上找到资料，然后亲手送给他手中，微笑着问他：“你看是这些吗？”

那时候，自己虽然是赘居周家，但由于贻端对自己体贴入微，常常用爱来抚慰他，周老太太也没有对他另眼看待，从而使他感到那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往事依稀，那些永远抹不去的记忆，真是绵绵不绝，历久弥新。

在安化陶家坐馆教书时，每当夜深人静孤枕难眠时，想起家乡的妻子儿女，左宗棠就会情不自禁地抚摸妻子贻端绣着家

乡风景的枕头，口中默念着妻子吟作并绣在枕头上的那首美丽的小诗：

小网轻舟系绿烟，潇湘暮景个中传。
君如乡梦依稀绕，应喜家山在眼前。

可是，如今乡梦也还有，在梦中昔日家山也能依稀可见，然而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妻子周贻端，一个贤妻良母，自己忠实的、永恒的伴侣凄然离去，去到一个遥远、渺茫的地方，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她那温柔和熟悉的身影了，左宗棠的心头顿时感到异常的空虚与孤独！悲伤之余，又觉得十分内疚。他深深感到自己有了地位，有了官爵，有了俸禄之后，却没能使妻子在生前能生活得更好一些，能和她尽量地在一起多相处一段时日。现在想到了，可是现在已经晚了，这种内疚已经无法补偿，只能永远地埋藏在心底。

左宗棠的思绪又回到了柳庄，那是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照在书桌上，他从一本书中忽然见到妻子抄写的一首乐府诗：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濯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江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左宗棠正在看着，背后忽然传来“嗤嗤”的笑声，妻子贻端慌忙把诗夺过去，笑道：

“好一个大胆的牛郎，为什么要偷看我的诗？”

左宗棠先是一怔，然后恍然大悟地说道：

“好一个粗心的织女，原来在暗中怨恨我呀！”

说罢，夫妻二人相识一笑，贻端指着窗外的月光，轻轻地问道：“你可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左宗棠抬头望了望窗外，思索了一会儿，忽然一拍自己的脑门，哈哈大笑道：“呵，原来今天是‘七七’牛郎织女相会期。”

贻端也报以莞尔一笑道：“恰好你今天从安化回来，使我这个凡夫俗子立刻变成了天上的织女！”

屋内便传来了更响的笑声……

由于左宗棠出生时，老祖母的那个梦，全家人都知道左宗棠是天上的牵牛星座，后来左宗棠长年在外，特别是在安化陶家教书时，与妻子总是聚少离多，熟读诗文的贻端因思念丈夫，便情不自禁地抄录了那首汉乐府的名诗。因为那首诗是以牛郎织女的故事为题材的，表现男女相爱而不能相会的愁思情结。

那天晚上，夫妻二人谈了许许多多，他们从天上的牛郎织女故事，讲到了人世间的夫妻典范，平日里他们常以梁鸿孟光

作比，对唐明皇李隆基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也很羡慕。

左宗棠曾对自己的挚友胡林翼说：“我的妻子周贻端，或许美貌不及杨玉环，但是，她的豁达大度，心胸开阔胜过杨玉环十倍！”

左宗棠说这话是有所指的。那就是周贻端劝说左宗棠收下她的陪嫁侍女张茹这件事。

张茹原本是周贻端的陪嫁侍女，由于贻端生性善良，待人宽厚，从不以婢仆看待张茹，二人形同姐妹，感情十分融洽。后来，左宗棠接受了妻子的建议，将张茹纳为妾之后贻端仍然一如既往地爱护着这位同样贤惠的张茹妹妹，她们的相互敬重、姐妹之情一直保持了一辈子。

夫妻二人还反复吟唱《长恨歌》中的结尾那几句，并发誓：生生世世为夫妻，永不背离！

左宗棠想到这里，悲不可抑，禁不住立刻提笔给儿子写信，嘱咐他们要认真仔细地安排周夫人的后事，最后还特别提醒儿子说：“在你母亲的墓穴旁边，留一个墓穴，以备父老死了之后安葬……”

由于左宗棠与周夫人在生前曾多次共同盟誓：“生不相离死同穴。”为了寄托哀思，左宗棠写了一篇催人泪下的《墓志铭》，在这篇《墓志铭》的最后，左宗棠写道：

珍禽双飞失其侣，绕树悲鸣凄凄厉。

人不如鸟翔空弥，侧身南望徒□際。

往事重寻泪盈袂，不获恁棺俯幽墓。

人生尘界无百岁，百岁过半非早逝。

.....

.....

但是，左宗棠没有被悲伤所压垮。他在巨大的悲哀面前挺下来，每日里依旧和士兵在一起忙，他以事业上的繁忙来填补心中的伤感，只在夜里睡觉前偷偷想一想。不过，这一想，就很难以入睡了。想起和结发妻子的恩爱，而今花落人亡，就不免老泪纵横，妻子死了，自己竟没能见他最后一面。

这是一种何等的悲哀！

但是悲哀归悲哀，他还必须好好地活下去，还有多少事情等待着他去办，还有多少问题需要他去解决。要平定陕甘，还要建造船厂，还要.....还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在这期间，左宗棠的部队经过几个月的修整、劳作，不仅战斗力又有了提高，而且后勤保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此时的左宗棠已经是兵精良足了，而马化隆的回民起义军却是疲惫不堪，粮草、武器都已极度匮乏。

时机成熟，左宗棠不能再等了。

又是一个晚秋的季节，又是一个枫叶飘零的时候，金积堡已围得水泄不通，飞鸟难越。马化隆正是困兽犹斗，作最后的顽强抵抗，因而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金积堡内弹尽粮绝。马化隆知道大势

已去，再抵抗也是无济于事，便决定以自己的投降来换得城中将士与百姓的安全。

马化隆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左宗棠，说明了自己的投降之意，希望不要累及城中的回民，然后将自己反绑了，一个人出了城，向官兵的大营走去。左宗棠收到信后，冷笑了两声便将信撕得粉碎，他的眼睛已经熬红了，刘松山的死，老湘军的阵亡，还有爱妻的去世，都一股脑迁怒于金积堡，迁怒于马化隆，左宗棠在心里早已发誓，要以牙还牙，血债必须血来偿。

当马化隆来到官兵营中时，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就被关进了大狱里，左宗棠要抓住马化隆的家属一起杀了来祭奠刘松山。

马化隆一走，金积堡里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左宗棠一声令下：“出击！”积蓄已久的官兵找到了发泄的对象，投降的与不投降的，当兵的与不当兵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尽情地杀了一通。官兵势如破竹，没费多大功夫就攻下了金积堡。

刘锦棠遵左宗棠的命令，拿到马化隆的家属及其部下1800余人，都将其关进大牢，单等第二年春天处死，用以祭奠刘松山。又将堡内回族一万余人，分陕回、甘回与土回，在出堡时，男女肩头各背一条草绳，以便识别。凡背草绳的男子，年龄在六十岁以下，十二岁以上都全部处死。

一时之间，金积堡内血流成河，怨声冲霄。失去了理性，没有人性！左宗棠已完全将仇恨全部注入到了这些无辜身上，用以发泄心中的怨气。

这是一个寒冷的隆冬。

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黄昏。

该送的送走了，该杀的都杀了。

左宗棠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踏上了金积堡的城头，只见那密密麻麻的尸体，殷红殷红的鲜血已在冬日的寒冷中凝固了。寒风之中，一杆破旗被吹得瑟瑟发抖。冬日的暮色抹在这一片尸体和红色的冰土之上，说不出的凄凉，说不出的悲惨。

惨无人道！这竟是左宗棠做的！

这就是战争——但这不是战场上拼杀的战争，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流血。也许你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但这的确就是左宗棠——一个非常懂得安抚、爱护老百姓的人做的。

是什么原因使他变得如此冷酷？如此残暴？

左宗棠站在城堡头上，欣赏着这一幕悲剧，他只觉心中有了一种莫名的快慰。

就在这时，尸体堆中忽然有一个人动了动，接着就传来一阵揪人肝肠的啼哭之声，这声音在寒风中响彻云霄。一个小孩——七八岁的小孩，从血泊中爬了起来，一边哭喊着：“爹，娘。”一边在尸体堆中翻看，寻找着自己亲人的尸体。不一会，便在死尸堆里找到了，坐在那里，揉着眼睛哭了起来。

左宗棠或许是良心发现，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走过去，俯下身刚要和小孩说几句话，谁知那小孩一看到他，就像看到魔鬼一样，连连向后退去，边退边仇恨地说：“你，你别过来，你这个大坏蛋，就是你杀死了我的爹娘的，我恨你，你这坏

蛋。”

就在这一瞬间，左宗棠的心里激起了巨大的狂澜：是呀，是自己使这个小孩失去了亲人，无家可归的——不，不仅是这一个小孩，而是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他不知自己到底是错还是对，不过，左宗棠仍然还是左宗棠。纵然是错了，他也不肯说出来，也不肯改正。

左宗棠就这样木然地站在尸体堆中，看着这些尸体，也看着这个小孩。一只乌鸦在头顶上“哇”地一声飞过，啼破了黄昏的寂静，在这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的城头显得无比的凄凉悲壮。

面对此情此景，不知左宗棠的心里是否有那么一点点的失落与愧疚？没有人能够知道。这时，一名副将走进来说道：“大人，该回去了。”

左宗棠猛然一惊，他想，是的，我该回去了，但那个小孩呢？他已经没有了亲人，没有了家，让他回到哪里去呢？良久，左宗棠终于说道：“把这个小孩带回去，洗一洗，送给哪一家殷实的家庭抚养吧。”

副将领命而去，左宗棠一个人回去了。路上，他边走边想，我究竟是对还是错？夕阳的残照披在他的身上，投下一道长长的孤独的影子。

处死马化隆以后，左宗棠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天，他带着几个随从，想去散散心。来到一片旷野上，冷冷清清的，看不见一点绿色，似乎到处都没有生气。左宗棠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气说道：“你们看，这地方如果有树该多好啊！”

天气突变，刚才的灿烂阳光已被满天乌云遮盖，远处风烟滚滚，白天像是变成了黑夜，黑得让人都感到有些窒息。这黑暗渐渐地向左宗棠压了过来。空中好像到处都是沙子的气息。突然有人惊叫道：“不好了，大人，沙尘暴来了，快回去吧。”

自征战西北以来，左宗棠对风沙也经历了不少，但这样规模宏大的沙尘暴还从未见过，他也无计可施。说是迟，那是快，就在他们谈话之间，沙尘暴就已经飞快地到了他们背后。一个对此很熟悉的人忙喊道：“快趴下，快趴下，大家手拉着手贴在地面上。”众人依法行事，猛然之间就觉得不见对面之人，头顶上狂风怒号，拼命撕扯着人的衣襟，如果不是都手拉着手，只怕是在地上都趴不稳了。

半个多时辰过去了，沙尘暴才过去，大家都说：“好险！好险！”都起身整了整衣服，却发现衣服里全是沙子，头上的帽子早已不知吹到哪里去了。

左宗棠站起来，整整衣服说：“这沙尘暴怎么就这么厉害呢？”

一位侍从说：“西北干旱，因而多风沙，又没有树木加以隐蔽，因此，时常便有沙尘暴出现。”

左宗棠点了点头，就与随从们一起回营了。第二天，左宗棠下令进驻静宁，每人都拿一根柳枝去，众人都不知做什么，但都觉得有些疑惑，也不敢多问，只得照办。若大的军营，人人都手执一根柳枝，军营竟成了细柳营。左宗棠又下一道征讨

檄文，号令进军河州回军。部队一路开来，左宗棠命令每到一处，就将手中柳枝插入泥土中，浇上水，以待日后柳绿成荫，造福子孙。

谁也没有料到，左宗棠这一手还真奏效，多年以后，他们部队行军中所栽的柳树真的成材了，为后来的人们贡献了一片绿荫，自然也减少了风沙。因此，有人后来写诗赞颂左宗棠：

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天，左宗棠率军到达静宁，立刻着手准备进攻河洲的回军。这里的回军首领是马占鳌。左宗棠一方面让刘锦棠尽快作好防务准备，以防沙俄的入侵，一方面指挥部队对河州的回军发起猛攻。

金积堡既然能够拿下，很自然地给河州的回军在思想上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但左宗棠没有想到，太子寺一战，马占鳌采用了奇特的“黑虎掏心”战术，射杀清军一员大将，清军大败。

左宗棠正在焦急忧愁之时，马占鳌却写了降书派人送到官军的手里。此时，左宗棠正准备向河东撤守，而统兵的山西道台却出乎意料地收到投降书，半信半疑，对送帖人说，你们如果是真心投降的话，就回去告诉你们的首领，立刻挂起免战牌，双方停战，再派人到安定大营去见大帅，请求安抚。

马占熬得到这一信息，立即召集各头头去见左宗棠。他本人表示愿意前往，各头目都不同意。最终决定，派头目的儿子先去。于是，马占熬的长子马安良、花寺马永瑞的长子马如蛟、洪门马万有的长子马福才等共十人，当时被称作投诚的十少爷，第二天便赶往安定去见左宗棠。

左宗棠接到降书对此深信不疑，他认为这是真心诚意的投降，不是缓兵之计，欣然同意接受。左宗棠对这十个来降的人说：“很好，很好，我们欢迎你们的父亲真诚悔过，率众归顺。回去告诉你们父亲，叫他们不必害怕，我在兰州等待他们的到来。”

马家十少爷回到河州，马占鳌就按左宗棠的指示，召集众人讨论之后，与马培真、马永瑞等十二人赶往兰州。左宗棠赏了他们六品军功的顶戴，让他们戴罪立功，之后，又单独召见马占鳌。谈话之中，左宗棠觉得马占鳌还颇有点才能，便与马占鳌谈到天明，并由马占鳌推荐了诚实可用的人员，实行“以回治回”的自治政策来治理河州。

刘锦棠也果然不负众望，马到成功，在小峡口击破回军，西宁马桂源兄弟败走东川，逃入巴燕戎格。刘锦棠奋勇再战，击破向阳堡，杀死了马寿筹。马桂源兄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交城投降，但为时已晚，仍然被处死。

在兰州，左宗棠设立甘肃制造总局。就在此时，沙皇开始大规模地入侵我新疆地区，左宗棠忧心忡忡，上书总理衙门，陈述收复新疆的重要性，并同时指出，要收复伊犁，就必须首

先攻克乌鲁木齐。

不久，马文禄部投降。到此为止，甘肃境内的四支回民起义队伍，已被平定三支，只剩下肃州一地在苦苦坚持了。左宗棠命刘锦棠率部攻打肃州。城破之后，全城回民被屠杀殆尽。甘肃遂告平定。正如他自己所预料的那样，整整花去了五年的时间，此时的左宗棠已经六十一岁了。

然而，新疆的那一片失地，却仍然在等待着他去收复。

西部理政，民族问题首难；西部用兵，运粮问题首难。

早在太平军、捻军在关内南北呼应，与清军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中亚细亚的安集延国看着内乱的大清王朝，已是岌岌可危了，便想趁火打劫，向新疆下手了。

1864年，即同治三年的夏天，安集延国就开始侵入新疆，攻占了南路八城，不久又占领了北路的乌鲁木齐。

七年的时间过去后，大清王朝无人过问；安集延国的将军阿古柏为了达到永久占领新疆的目的，于同治九年，公然开始在新疆各地征收地税，并命令汉回人民一律遵照安集延人的风俗，剪去发辫，改变服装，这分明意味着——新疆已成为安集延人的天下。

常言道：蚊蝇逐臭。沙俄早已对新疆垂涎了，见阿古柏毫不费力地占领了新疆大片领地，怎么肯甘心落后呢，遂于同治十年五月派兵侵占了伊犁，还扬言要替清政府代管乌鲁木齐等地。

如今内乱已经平息，是该考虑新疆这一大片领土的时候

了。

清廷首先任命荣全为伊犁将军，让他带兵收复伊犁；又派景廉带兵收复乌鲁木齐。但是他们都难以承担这一历史重任。正好左宗棠已平定了陕甘。朝廷多次向左宗棠征询收复新疆的策略。

于是，左宗棠与荣全为承担收复新疆失地的重任走到一起了。

这天，他们二人一起散步。左宗棠看着眼前的景色深有感触地说：“西域的春天总是这样萧条呀！”

“是啊！季高，你还是受不惯陕甘的春寒么？”荣全问道。随着谈笑声，两个锦帽貂裘的人缓步登上一座土丘，强劲的西北风扑打着他们的大氅、风帽和胡须。荣全虽然年轻许多，但看起来他却有些支持不住了，一面扯起大氅为旁边的左宗棠挡风，一面说：“左前辈，看这风……”

“哈哈”，左宗棠迎着凛冽的寒风仰天大笑道：“荣候，依老朽之见，倒是尊驾这位骑射出身的‘巴图鲁’不如咱这南蛮耐得住西域的寒风啊！不过咱们出来得久了，是该回去了。”荣全听了左宗棠这话不禁苦笑一声，裹了裹大氅一路小跑地下了土丘。

按照清朝制度，全国除了有“省”这一级行政区划分外，还划分了五个将军辖区，在那里，将军是最高军政首脑，伊犁本是这五区之一，将军之位自然是显赫的要职。可是自从同治十年沙俄出兵侵占了伊犁之后，这伊犁将军就成了一个险缺，

恶职。身为满洲贵戚的荣全，就凭着他高贵的血统被太后和皇上委以重任，命他“署理”伊犁将军。字虽只多了一个，可危险和责任却成倍地增加在他身上。而更令他为难的是，朝廷责令他办理与俄国交涉伊犁的事务，这要远比让他纵马骑射困难得多。而左宗棠刚才的一席话，就真的戳到他的痛处了。

虽然左宗棠觉得自己洒脱，不过话一出口，也觉得有些不妥，他自从镇压了太平军以后，先在东南筹办洋务，继而又调任陕甘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所谓钦差大臣就是直接代表皇帝行使职权，更何况当年来陕之初，他就对荣全等满洲贵族非常不满。钦差大臣讽刺一下当地官员算什么，况且又是微服出行，私下交谈，但问题就在于钦差大臣偏偏是一个汉人，这满汉之别可算是左宗棠在官场中的第一尴尬。虽然出仕很晚，但也为官几十年了，左宗棠对此也是心存芥蒂，不易释怀的。

左宗棠赶紧几步，对荣全说：“荣候，左某备几杯薄酒为将军挡寒。将军若不嫌弃，请到敝府一叙。”

荣全一听，赶忙谢道：“老前辈相邀，敢不从命。”

二人便携手直奔马夫走来。马夫在寒风中缩着脖子、跺着脚，见二位主人快步走来，急忙迎上去问道：“请问二位大人去何方巡视？”

左宗棠把大手一挥道：“回营！我要与将军大人痛饮几杯。”

马夫早就盼着左宗棠说这句话的，便麻利地侍候他们上了

马。左、荣二人扬鞭策马，绝尘而去。左宗棠的行营里到处是湘军的兵勇，他们纷纷向疾驰而去的二位大人行礼。钦差行辕就在后面的大帐之内。左宗棠与荣全围坐在一张矮几旁，两个火盆里新添的炭烧得正旺。尽管左宗棠一再热情地招呼他，但是荣全还是很少将筷子伸向那几样简单的酒菜。他知道左宗棠自奉甚薄，也知道数万湘军将士还在浴血奋战之中，更知道左宗棠请他“踏青”、“小酌”不过是借口，是闹台的锣鼓，好戏还在后边，但他不动筷子的真正原因，还是受不了左家菜里作主料的湖南辣椒。荣全一边呷着河西的烈酒，一边在心里骂道：“这个左屠夫，嘴辣，手辣，就是他家的菜也这么辣！”但表面上还是一个劲地恭维着。

酒过三盅，左宗棠停住了筷子，面色严肃地对荣全说道：“荣候，老夫有一事请教。”

荣全也赶忙放下筷子，拱手道：“钦差有何事，但问无妨。”

左宗棠道：“老夫想请将军讲一讲与沙俄交涉讨伊犁之事。”

荣全一听，心中暗暗叫苦：真是哪壶不开偏提哪壶。怕他提这件事的，他还是提起这件事。可是刚才的话已经出口，人家问的又是自己职责内的事，他不得不硬着头皮讲了交涉的全部经过。

听着荣全的讲述，左宗棠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了，两只手紧紧抓住膝盖。在他面前，仿佛呈现出塔城谈判桌上俄国特使

的强盗嘴脸，仿佛听到了“文明世界”的外交官的疯狂叫嚣。荣全最后说：“这根本不是来会谈，而是敷衍。我本打算将伊犁赎回，花点钱就花点钱吧，只要能了却此事，几百万两银子算得了什么？”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低头呷了一口酒，却并没有注意到左宗棠轻蔑的眼神，还有那鼻子里轻轻的一声不屑的“哼”。

荣全又接着说：“谁料，俄人王顾左右而言他，净扯些地方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后来听说，”荣全说到这里，突然压低声音，凑近左宗棠道：“俄人会谈归伊犁是假，借机缓兵是真。就在会谈期间，他们竟在伊犁增兵几万！”

左宗棠往后退了退，避开了荣全那张白皙的贵族脸，他虽然一点也不喜欢这位将军那毫无沧桑的脸，但却对他话中讲到的俄军的动向很感兴趣，他问道：“将军可曾上报朝廷？”

荣全道：“我不仅将此事上报了朝廷，同时还陈述了本将军的看法。”

荣全满以为会搏得左宗棠的一番赞赏，却没想到左宗棠没有一点反映，他很有些失望。因为在左宗棠心里，像他这样一个纨绔子弟，是不可能有什么高见的。

整个席间，左、荣二人就在这种不冷不热的交谈中吃酒。

第十四章 收复新疆失地 边陲西域永固

一个是当朝首辅，一个是封疆大吏，清廷两位中兴重臣，于公于私，各有心事。

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在情形并遵旨密陈各折片，所称关外应先收复乌鲁木齐，而南之巴、哈西城、北之塔城均应置重兵以张犄角，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防大有所妨，所见甚是……

恭王对见不见文祥犹豫了半天之后，觉得还是应该见一见为好，遂传话出去：“有请。”文祥这才进了恭王府。

参见过恭王后，文祥便将来意说明，恭王听说各地大臣共呈上 15 份奏折，便皱起眉头。文祥见状，心中暗叫“不好”，便忙说道：“王爷不必烦恼，卑职已经把这些折子都看过了，只是有些事情实在重大，故而要禀报王爷。”

一听文祥这番解释，恭王这才放松下来道：

“都怎么讲的，说来听听。”

文祥道：“此次各省督、抚、将军、都统的复奏，都赞同

加强海防。”

恭亲王一听，脱口问道：“这么说，是举国一心喽？”

文祥答道：“从奏折上看是这样。但目前西北吃紧，东南告急，因是外夷逼迫，一个是‘海防’，一个是‘塞防’，这孰重孰轻，孰急孰缓，孰先孰后，各大要员可是各有主张啊！”

“他们都是怎么讲的？”恭王一听文祥提到了西北军，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文祥一看恭王来了兴致，也很高兴。他说：“他们大致上分为三派。”

恭王一听有些糊涂了，问道：“怎么又是三派呢，不就是海防与塞防么？”

文祥解释道：“是的，一派认为海防重要，有浙江巡抚杨昌浚、两江总督李宗羲、湖广总督李瀚章、福建巡抚王凯泰、江西巡抚刘坤一，还有督办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楨，他们都强调海防为当前第一要务，要求优先筹办海防。”

恭王接着问道：“那第二派呢？”

文祥答道：“第二派以为重在江防。主要代表有长江水师统领彭玉麟、两广总督英翰、安徽巡抚裕祿，他们都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整饬江防。”

恭王听着没有吱声，只是点点头。

文祥又接着说：“而第三派则以为重在塞防，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有湖南巡抚王文韶、山东巡抚丁宝祜、江苏巡抚吴元炳、漕运总督文彬。特别是王文韶，建议朝廷全力注重西征，

收复新疆失地。”

恭王一听，支持塞防的就这么几个人，心里便有些不悦。他又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忙问文祥道：“对了，直隶总督李鸿章是什么意思？”

文祥一听连连摇头，说道：“卑职今天就是为李鸿章而来。”说完，文祥就抽出了一份折子，呈现给恭王道：“还是请王爷亲自看一看他的折子吧。”

恭王有些迷惑地接过折子，看了起来。李鸿章这份奏折名为《筹议海防折》。前半部分写的是他完全赞同学习西洋技术，兴办新式海军，还提出了许多“求富强兵”之法。直让恭王看得连连点头，还不时赞叹着。文祥在一旁心想，王爷，你别急哟，还没到你赞叹的时候咧。

果然，恭王越来脸色越难看。看罢，恭王沉默。他把折子又重新折好，轻轻地放在桌上。文祥见恭王没有反应，忍不住了。他来到恭王面前，拿起李鸿章的折子，轻声问道：“王爷，您看……”

恭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道：“这些折子可曾入奏？”

文祥道：“尚未入奏。”

恭王点点头道：“即刻入奏，全凭太后、皇上定夺。”

文祥一听，心里凉了半截，还想追问。恭王看出了他的焦虑，笑着说：“军机处少问一个人。”

文祥茅塞顿开，连忙告退。待文祥走后，恭王拿起桌上的盖碗，狠狠地往地上一摔，看着四处飞溅的瓷片，他从牙缝里

挤出三个字：

“李——鸿——章！”

这时的李鸿章正在后海边的一座豪华宅院里拜见醇王。对于朝中走红的人物，李鸿章是从来都不会放过的。此时醇王不但一跃为当朝的第一权臣，更是当今万岁的生身父亲，俨然是太上皇一般，李鸿章是不会放过每一个巴结的机会。另外，在海防问题上，李鸿章也需要找一个特别有力的靠山，一个能听自己使唤的靠山。

醇王刚刚带着一家人从王府里搬出来。这全是由于蒙太后眷顾，立了他的儿子为新君，于是他的醇亲王府便成了“潜龙邸”，臣子不能居住。堂堂皇帝生父只好举家搬迁，另择府邸。虽然新府诸事尚未安顿，但这并不妨碍醇王接待来客，尤其是像李鸿章这样的客人。

在新府的后殿里，李鸿章正向醇王呈献礼单。醇王乐呵呵地接过来，一边打开，一边对李鸿章说：“少荃，这又何必？你真是太客气了。”说着，往礼单上一看，说道：“哎，这是……”醇王从礼单里夹出一叠纸来。

李鸿章抢上一步，赔笑道：“这是卑职的一篇奏折，请王爷指点。”

醇王很好奇，他从来就没有见过送文章礼单的。于是把礼单放在一旁，郑重其事地把文稿打开，仔细地看了起来。李鸿章献上的正是他那份《筹议海防折》。醇王看过一遍后，不禁连连点头。他转过身来对李鸿章说：“少荃此议，于情动情，

奈，金顺只能求左宗棠出面调停，而面对左宗棠，景廉又大讲他的难处和苦衷，最后要左宗棠从嘉峪关内给金顺采运这些粮食。左宗棠吃了一肚子气，刚刚回到行辕，就有官差来报，说金顺来领军粮时，声称景廉刁难，他们要自寻生路，竟强领了38个营的粮饷。左宗棠一听，勃然大怒，立刻派要员前去交涉，此刻左宗棠正在等候回音。

左宗棠的内心极为烦乱，多少事都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他又想到了成禄——这个乌鲁木齐的提督，被朝廷委以平乱大任，朝廷拨给他大军、粮饷，让他出关收复失地。可是他偏偏是个怕死鬼。赖在高台就是不动。更令左宗棠愤怒的是成禄尸位素餐，冒领军饷，还克扣军饷。他的部下士兵只能领一半的实饷。那被克扣的部分就很自然地全部落入了他的腰包。

左宗棠怒火中燃，他想，一定要参掉这个酒囊饭袋。他把火盆里的火炭拔了拔，又想起了景廉。

这个身为钦差大臣，代表着皇帝督师的人，在他身上有太后和皇上的无限信任。然而面临苦战大战，他竟还在大讲成法、论兵书，强调什么祖制如何如何，毫无统帅三军的才能和气度，还为了粮饷小事与副职争执，成何体统！更让左宗棠痛恨的是，新疆的镇忠道本属陕甘总督管辖，而景廉到任以后，就派员督管镇忠道，不许陕甘总督插手。干涉左宗棠的职权事小，而封锁消息、影响军事部署可是大事！此外，这个景廉也贪赃枉法，冒领军饷，他的军队空额竟超半数，而军纪极差。

左宗棠又往大盆里扔了一块炭，捻了捻手，在心中默语

道：“这个人也不能留。”突然他心里又冒出了“袁保恒”这个名字。左宗棠在心里实在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骂他，本来，这个袁保恒是朝廷指派给左宗棠的副手，但他丝毫没有副手的样子。时时事事都爱自作主张，根本不把左宗棠放在眼里。甚至还公开指责左宗棠在攻克肃州之后的候旨休兵，说督办屯田为“畏缩不前，贻误战机”，还扬言要招募其父的旧部为先锋军入疆，大有“取而代之”之意。这自然是被自诩为当今第一帅才的左宗棠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对于朝廷，左宗棠也是有许多地方心怀不满的。近日接到的京报上登载了台湾事件与朝廷处理该事的上谕，左宗棠看了异常愤怒。那一天，居然当着下属和幕僚们的面，大骂了一顿沈葆楨，骂他是卖国贼，是林文忠公家的败类；说保荐他的曾国藩是老废物，没有眼力，连一个丧权辱国的污吏都分辨不出；甚至说，当年林文忠公被这个贼子给骗了，错把女儿嫁给了他这个混蛋，说着说着就动了真情，流下了眼泪，后来竟大哭起林则徐来，说自己是天下第一无用的人，眼睁睁地看到林文忠公的故居被俄人糟蹋，竟不能光复，是枉读了他老人家的诗文，辜负了他老人家的厚望，枉学了他老人家的精神。一时之间，竟把那些下属和幕僚们都吓得目瞪口呆。

想到这里，左宗棠又不禁自惭起来：自己已经是年逾花甲之人，竟然还是那么意气用事。还像当年在张亮基、骆秉章幕府那样，活脱脱的一个狂徒！

正在这时，帐外的亲兵轻轻地报了一声：“大人，折差到，

军机处六百里加急文书。”

左宗棠不由得心里又是一惊：“怎么又是六百里加急？”这正是军机处下的密谕。左宗棠迅速打开看了一遍，又火急起来了。口里连连说道：“误国，误国啊！”

军机处六百里加急文书写道：

“……刻下情形如可暂缓西征，节饷以备海防，原于财用不无裨益，惟中国不图乌鲁木齐，则俄人得步进步，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回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一带。关外贼氛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势未有能。现在通筹全局，究应如何办理之，着该大臣酌度相宜，妥筹具奏……”

一阅之下，左宗棠顿觉事关重大。忙定下心神，把谕旨仔仔细细地再读了两遍，心里不觉又惊又喜。惊的是不知哪个封疆大吏竟如此不知事理，提出放弃新疆的荒唐论调来。大清王朝两百多年以来，还从未曾随便割让过疆土。自道光皇帝割让了香港以来，虽然屡有割地之事，但每一次割地，必然是天下震动。被迫割地尚且如此，如果是主动放弃偌大的新疆，岂不是要激起更大的事变么？左宗棠斩钉截铁地说：“此议万万不行！”

不过，同时也有一喜，喜的是太后没有贸然采纳此议，出于慎重要他左宗棠陈述己见，而且密谕中的词句是偏向塞防一

方。他在心里也这么暗想道：说不准这上谕就是文祥大人拟的。

左宗棠大步地走出营帐，对门外值勤的亲兵说：“速请徐占彪、刘锦棠二位提督。”不一会，徐占彪、刘锦棠就赶到了左宗棠的大帐，一进门，二人异口同声地说：“督帅，是不是朝廷下旨出兵？”

左宗棠把密谕递给他俩说：“这是朝廷给我们的密谕，你们看吧。”

徐、刘二人接过密谕，也摸不准左宗棠的用意，但也不敢多问就一同看了起来。左宗棠则在一旁静静地观察着他们二人的动态。不一会儿，两人便跳了起来，徐占彪性子急，先开口道：“督帅，这是什么话，难道咱们辛辛苦苦打到这儿就白打了吗？”

刘锦棠是读书人出身，毕竟比徐占彪要稳重些，他拉了一把徐占彪，走到左宗棠跟前说：“督帅，这放弃新疆，专注海防之议未免偏颇了些，恐怕是行不通的吧。”

左宗棠故意不看二人，耷拉下眼皮，长舒一口气道：“唉，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啊！”

刘锦棠追问道：“那么，督帅您准备怎么复奏呢？”

左宗棠仰望着天空道：“复奏，自然要体恤朝廷的苦衷，班师东进喽！”

刘锦棠心中暗自疑惑：督帅今天怎么啦？说话拿腔拿调的。怎么和平日里的督帅判若两人？那气壮山河的气概哪里去

了？莫非是督帅在有意地试探我们？刘锦棠这么想着便站在一旁暂不出声。

与刘锦棠不同，徐占彪全然没有这样的心计，早已是怒不可遏了。他冲到左宗棠面前怒吼道：“督帅，你今天是怎么了，您大概是老糊涂了吧？你怎么能置祖宗的基业，还有咱们楚军将士的血汗于不顾呢？更何况您为了打叛回、打新疆、打阿古柏，六十多岁的人了，还亲临前线，指挥我们奋勇杀敌，报效朝廷。怎么你今天……”

左宗棠假意打不起精神来，把手懒懒地一摆说道：“不提那些啦，如今是保住海防要紧。”

这下更把徐占彪给急坏了，他一把拉住刘锦棠说道：“刘提督，督帅今天真是糊涂了，这可是至关重要的事啊，您快去劝劝他吧！”

刘锦棠一斜眼，正瞧见左宗棠在偷眼看他，又见徐占彪急得都快要哭出来，心里不禁想笑，他强忍了忍，也故意逗他说：“徐提督，督帅说得也有道理啊……”

“什么？您也说有理？”徐占彪瞪大眼问道。

刘锦棠瞟了一眼那一脸惊诧的左宗棠，答道：“是呀，督帅说得就是有理。如今朝廷有海防之患，是万万顾不上西北的，既然难以收复，收复了又难以管辖，还不如不收复的好，以免兴师动众，劳命伤财。督帅，您说是不？当年您经营福建，大有基础。如今筹办新式水师，您也定会被朝廷倚重，不过……”

毕竟是读书出身的人，刘锦棠的这一关子，倒真的把左宗棠给逗起来了，他急忙接过话题问道：“不过什么？”

刘锦棠见这一手真的奏效，便故意不紧不慢地说道：“不过督帅已不比当年，上了年纪，怕是经不起海上的风浪哟！沈幼丹不是在督办海防吗，他又是福建船政大臣，还是干脆保荐他为水师提督，咱们兄弟也去帮办一下……”

“你放屁！”果然不出刘锦棠的意料，他的话还没说完，左宗棠就叫了起来。刘锦棠这时实在憋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左宗棠却没看见，一边在帐里来回急走，一边怒吼道：“沈葆楨，卖国贼！也怪我当初有眼无珠。如果现在再让他督水师，那还不如把水师办到日本去呢！还让老夫保荐？呸！待老夫收复新疆以后，我一定要除掉他！还说什么我老了？我真的老了吗？我不比你们差！”

左宗棠骂得正起劲，忽见刘锦棠笑个不停，徐占彪像个呆子一样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俩。顿时像明白了什么似的，再不说什么了。

刘锦棠终于止住了笑，努力挺直身子，向左宗棠施了一礼，说道：“督帅，恕锦棠无礼。您这场戏，是不是……”

左宗棠一屁股坐到马扎上，自己也笑了起来，刘锦棠趁机说道：“督帅，阿古柏不可不打，新疆不可不平，西北不可不保啊！”

只有徐占彪还没有回过神来，依旧张着大嘴傻看着左、刘二人说：“督帅，您们这到底是演的什么戏呀？”

左宗棠看了一眼刘锦棠，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之后他说：“占彪、锦棠，新疆我是一定要打的，西北我也决不会放弃。当然朝廷的苦衷我们也得体谅。刚才都是玩笑，你们二人真不愧是我的得力干将啊！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要和你们商议一下，如何向朝廷复奏呢。”

徐占彪一听，精神抖擞，左宗棠又叫道：“徐占彪！”徐占彪答道：“卑职在。”

左宗棠道：“你久居西北，熟悉贼事。今天你要好好讲讲贼情！”

徐占彪答道：“是！”

“刘锦棠！”

“在！”

“你回乡养病数月，对东南情形多有知晓，今天你就谈谈国势吧！”

“是！”

“我们三个人就一气呵成把这个折子赶出来吧。”

光绪元年初春的一天，左宗棠推脱了刘锦棠去踏青的邀请，一个人留在大帐里对复折做最后的润色。自督军陕甘以来，左宗棠就坚持住在军营里，即使现在是备战时期，相对安宁，他也没在肃州城里长住，也是在军营的帐篷里住得多一些。

左宗棠对拟就的奏稿，看了又看，总是觉得不够满意，气势不够。他思虑再三，提笔在前面加了一段文字，追述乾隆数

次平定新疆叛乱，最终巩固了新疆的统治。左宗棠想：太后虽然对祖制从不放在眼里，可对祖宗还是敬畏的。更何况太后对于自己有利的祖制并不排斥。所以，把乾隆爷抬出来还是会管用的。

紧接着，折子写到了新疆的地理地位，回顾了周、秦、汉、唐各朝故史，指出其衰弱都是从丢失西北开始的。左宗棠觉得仍然不够充实，于是再一次提起笔写道：

今若画地自守，不规复乌垣，则无总要可扼，即乌垣速复，驻守有地，而乌垣南至巴里坤、哈密，北至塔尔巴哈台各路，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民屯，招徕客士，以实边疆，然后兵渐停撤，而饷可议节矣。

左宗棠写到这里停下笔来，略一沉思，继续写道：

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敌进尺，非独陇右堪虞，……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安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关，亟宜熟思审处者也！

一气写完这段文字后，左宗棠这才觉得神气十足，非常满意。再往下看时，却又不快起来，原来以下奏折所写的是筹饷

问题，刘锦棠问筹饷的事，只知道向左宗棠要粮要饷，左宗棠只得亲自起草这一段。提起粮饷之事，左宗棠不由得又头疼起来。他觉得如今打仗，兵不用愁，愁的就是粮饷。曾国藩曾说过：天下最好的兵是湘南人。而今天的湘军、楚军都掌握在左宗棠的手里，不仅如此，只要他左三爹振臂一呼，三湘子弟要多少有多少。可是打仗要钱，人要吃粮。为了这一粮一饷，左宗棠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督师西北以来，左宗棠明显地衰老了，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这完全是为了筹办粮饷累的。现在写折子又写到了这件事，他不由得心里一阵烦躁和不安。

左宗棠“啪”的一下，把笔往桌上一搁，伏在书桌上，两眼呆呆地看着前面，思绪万千，心潮起伏。

此时的左宗棠已经是六十四岁的老人，要说老，倒也不是很老。而如今大清用人是资历第一，六十多岁的一品大员是再平常不过的了。比如文祥，比左宗棠的年龄还大，但却是正当红。然而，左宗棠却是带兵打仗的，这对于一个六十四岁的人来说就有些困难了。他本想扫平回乱之后就解甲归田，去过安逸的生活，或在京，或在家，当然他最理想的还是“柳庄”那种田园生活。当然以他对朝廷的贡献，是会得到尊贵的丧礼和谥号的，人活一世，草木一春，图的就是名标青史。

有的时候，左宗棠真的有放弃的念头，不是放弃新疆，而是自我放弃。因为自他西征以来，他的家庭也经受了许多的痛苦和打击：同治九年，他的夫人周贻端在湖南家中病逝；同治十一年，长子左孝威来西北看望他，与他做促膝长谈，当晚宿

在左宗棠的营帐里，由于帐篷漏风，左孝威染上了风寒之疾，但他看到六十多岁的父亲不畏负寒，也就没敢提。谁料左孝威一回到家，就卧床不起，第二年竟也病故了。连遭丧亲之痛，左宗棠肝肠寸断，悲痛欲绝。

想到这里，左宗棠止不住喟然长叹了一声，鼻子一酸，眼窝湿润了，一滴老泪落了下来。“啾嗒”一声，泪水打在文稿上，左宗棠赶忙用手去抹。忽然，“新疆”两字跃入眼帘，他不觉一震，陡然严肃起来。他叫着自己：“左宗棠啊左宗棠！你好糊涂啊，竟置太后、皇上的恩典于不顾，置万民的疾苦于不理，你有什么资格带这花翎顶戴，穿这一品官服？有何颜面去见文宗、穆宗两位皇帝啊！”

于是他擦了擦眼睛，重新抖擞精神，又奋笔疾书起来。他一气写成数行，指出海防用款完全可以自己解决，而西北用兵，则非指望其他省份的助款不可。目前西北的饷银不是多，而是奇缺，各省的助款多有拖欠，不要说匀款给东南沿海，就是自给都是很困难的，然后，他又分析了新疆的局势，俄英动向、阿古柏的状况，陈述了进军的方略。最后，左宗棠写道：

臣本一介书生，承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久为生平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

此时的左宗棠已是泪流满面，不能自己……

京师的初夏，景色宜人，恭王府的花园里更是百花盛开，姹紫嫣红。在浓阴深入的一座亭子里，恭王和文祥对坐在石桌旁，正把酒长谈。

养心殿进行廷议。军机处与户部、总理衙门的尚书、大臣就海防、塞防问题，当着皇太后、皇上的面展开讨论，几乎所有的大臣都主张加强海防和江防，而对于西北，或主张固守原地，或主张放弃新疆。只有文祥支持左宗棠的意见，强调“以乌垣为重镇、居中控制，南钤回部、北抚蒙古，接以备御英俄，实为边疆久远之计。”

所幸的是，主持当朝大政的西太后竟采纳了文祥的保荐，决定起左宗棠为帅，出师西征，收复新疆。当时文祥跪在殿中都傻眼了，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过了许久，直到慈禧太后再一次叫他时，方才醒悟过来，连磕了几个响头，高声谢恩。尽管满朝文武毕惊，但也无可奈何了。

刚一回家，文祥就接到恭王的请帖，请他过府赏花、赴宴。文祥不敢怠慢，匆匆上轿来到了恭王府。

尽管恭王今天没有参加廷议，但他对廷议上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为文祥高兴，也为左宗棠高兴，更为江山社稷高兴，他非常感慨，没想到慈禧太后在关键时刻竟然能如此深明大义，为国着想，为江山社稷着想。他频频地与文祥干杯，他开始有些飘飘然了。而文祥也不知在养心殿里叩多了头，还是舒心酒也喝多了，头也感觉到有些昏昏然。他们的心中还有一丝焦虑，他们焦虑的是西征的道路艰险异常，身为汉人的左宗

棠挂帅，这可是大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啊！

光绪六年三月下旬的一天，一骑驿马飞驰而至，跑进了兰州城，直奔总督衙门，驿马轰的一声倒在地上，幸亏马背上的驿卒机灵，一纵身跳了下来，三步两步地来到总督的大门前，一边拍着大门，一边大叫：“上谕！八百里加急传递！快开门！左总督接旨！”

左宗棠在香案前行过三拜九叩的大礼，把上谕打开，高声朗读。陕甘总督府的大小官员都跪在堂下静静地听着。

“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在情形并遵旨密陈各折片，所称关外应先规复乌鲁木齐，而南之巴、哈西城，北之塔城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防大有所妨，所见甚是……”

左宗棠清了一下嗓子，又继续念道：“着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念到这一句，他凑近上谕，仔细看了又看，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叫一声：“臣左宗棠叩谢皇上、皇太后龙恩！愿皇上、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

兰州、陕甘总督衙门的议事厅。

湘军和楚军以及其他部队的将领都坐在一起，大家谈笑风生，畅叙着平回乱的旧事，也在猜测着这次左宗棠召他们来的安排。

张曜，这位嵩武军的统领，坐在一旁的位子上，一边带着笑容看着代左宗棠招待客人的刘锦棠，一边想着心事。这个张曜本是浙江的士子。自咸丰时期朝廷批准开办练团以来，他就

招募团勇，投身入朝廷的平叛大业，多年的征战，使他已成为一个成熟老练的青年将领。虽然实际年龄只有三十三岁，但看上去却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得多，他不仅有一份文人的儒雅，更有一位大将的虎威。自从朝廷命他助师西北以来，他就忠诚赤胆地执行朝廷之命，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出关屯军艰苦万分，他都非常体谅左宗棠的难处，用心抚慰士兵，但大兵们毕竟是大兵，不可能完全像张曜那样通情达理，幸亏张曜平时带兵有方，善用文武一张一弛之道，士兵们肯听他的话，才没有酿成不测。

然而，张曜身上的压力仍然很大。左宗棠命他率军屯田，这就是令他最头疼的事了。当时的清军，主力早已被团练武装的劲旅所代替，而这类地方团练武装，最拿手的是擅长守卫他们的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家乡是桑梓之地，“必恭敬止”，没有敌人打上门来，他们就各安其业，而一旦有叛乱的入侵，他们就会拿起刀枪，抵抗贼寇。团练的将士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朝廷恩准收编为经制之师。也就是编为正规军，但是，编为正规军以后，他们就不自由了。就以嵩武军为例，本是河南的团练，自从改为经制之师之后，就被派到这大漠荒滩来了，所以兵士们的抱怨也是正常的事情。

不过即使是被派往西北大漠，只要有仗打有敌杀，兵士们也就耐得住艰苦，可偏偏左宗棠又按兵不动，只让他们加紧操练，屯田积粮，实在让人有些想不通了。张曜只好向士兵们解释，然后身先士卒，开荒种地，选种募农。今天张曜奉命来开

会，一方面想聆听左宗棠的进兵方略，一方面也想向左宗棠请战，干脆出征上阵，省得那屯田之劳，躬耕之累。

而这时的左宗棠却正在总督府的后营劝着他的爱将刘典。刘典本是左宗棠楚军的老将领，后来升到京师为官。当初刘典进京时，左宗棠还与他挥泪告别了一番。刘典虽然不可堪大将之任，却也并非等闲之辈。左宗棠行军打仗，刘典帮他筹粮筹饷，安抚后方，刘典一调走，左宗棠既有怀念，又有委屈，他实在太需要刘典了。

当上谕委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左宗棠就立刻想到了刘典。在接到朝廷上谕的那天晚上，左宗棠就上奏疏请刘典为帮办，代理陕甘总督事务。朝廷出于对左宗棠用兵的支持，立刻派刘典赴兰州听用。可是当左宗棠见到刘典时，不禁心中一惊，只见刘典消瘦了许多，面色也不好，交谈之中，方才知刘典已患病多年。左宗棠默然良久，刘典见状，为了缓和左宗棠的忧虑，就故意岔开话题，谈起了往昔在一起共事时的旧事。左宗棠把手一挥说道：“不要再瞎扯了，老刘，咱们兄弟还用说这些闲话吗？更何况大兵待发，也没有时间了，待新疆平定之后，班师回朝时，咱们回长沙去，在岳麓山摆一桌，咱们再慢慢闲聊。”

刘典一听，正色道：“阁帅，此师不可兴啊！”

左宗棠大吃一惊，瞪眼盯着刘典。刘典也不辨护，只是顿了顿，不慌不忙，从容对答道：“闲聊，卑职不是劝你不进兵西北，收复新疆。而是说你不可再随师出征，再冒这个风险

了。”

左宗棠道：“此话怎讲？”

刘典道：“阁帅可知海防与塞防之争？”

左宗棠道：“当然知道，不过，具体情况怎样，老夫不在场，只受军机处的密谕专咨奏了一本。那篇折子我自认为很好，改日你也可以看看……”

“阁帅！”刘典打断了左宗棠的话，“您可知放弃新疆一议为何人所提？”

左宗棠道：“不知道啊，要是知道是哪个家伙，老夫早就参上一本，让他永不叙用！”

刘典一听，连连摇头，冲着慷慨激昂的左宗棠一摆手，左宗棠见这一副架式，非常奇怪，忙问道：“老刘，你告诉我，究竟是谁，我不会真的参他的，我只是觉得此议有些荒谬而已。”

刘典长舒了一口气说道：“李少荃！”

这下，可把左宗棠惊呆了，半晌无语。

刘典又对左宗棠说：“阁帅，李少荃还办了一件事，本不想告诉您，怕影响您的情绪。但又事关西征大计，卑职又不得不讲。”

左宗棠道：“我听着哩，你说吧。”

刘典问道：“阁帅是不是委托胡雪岩在上海向洋人借款助饷？”

左宗棠道：“老刘，这消息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刘典道：“在京城知道的，这事也是李少荃知道后告到朝廷的，现在是他李鸿章参您啊！据我所知，兵部近日就要下咨文，专问此事。阁帅，您可要有思想准备呀！”

左宗棠一听，脸色铁青，他不知道这事是在哪里走露风声的，当初自己办这件事时是慎之又慎，非常机密的。此时的左宗棠双拳紧握半晌，才强颜欢笑道：“老刘，你刚提到我不能出师西行，究竟为什么？”

刘典一拱手：“阁帅，恕卑职直言，您现在有四难。”

左宗棠惊道：“是哪四难，快说来听听。”

刘典清了清喉咙讲道：“帕夏略有全疆，又有英、俄两强虎视我土，阁帅一旦出兵，惟恐列强以保护侨民、商队为名，挑起事端，引起外衅纠纷。此为一难也。”

左宗棠一听，觉得有道理，点了点头，又问道：“那么，第二难呢？”

刘典道：“朝廷开海防、塞防之专议，实属无奈，如何调兵遣将，守我疆土，乃朝廷大计，现在虽然采纳了阁帅之议，塞防、海防并重而先顾塞防。阁帅此行此举虽壮我中华声威，可阁帅您聪明一世，却真的是糊涂一时啊！”说着，刘典便凑近左宗棠，压低声音说：“这‘满汉大防’您就忘了吗？”

左宗棠连连点头“哼！”了一声。

刘典继续说道：“阁帅，您现在可是众望所归，但同时也是众矢之的，若万一不慎出了差错，一世的英名可就不保了啊！此为二难也。”

刘典顿了顿，又接着说：“如今朝廷艰难，国库空虚，兵饷难筹，而西域之地又遭逆贼蹂躏多年，万民失所，千里赤地，颗粒无收，粮秣不济。且新疆地博万里，又大漠横阻，道路又少，水源奇缺。以阁帅之智，料事极神谋事极周，相信这些您都会考虑到的。但人算不如天算，万一大军失陷于戈壁，那就是前功尽弃了。功败垂成之忧不可不虑呀，此为第三难也。”

左宗棠道：“说得好，快说那第四难呢？”

刘典又继续说：“阁帅已年逾花甲，勤劳国事多年，对苍生社稷可真比诸葛武侯于汉蜀‘鞠躬尽瘁’了，然阁帅已身缠数疾，起居之间，多有不适，万一……阁帅，恕卑职鲁莽，万一不测，阁帅自会当认为一人事小，而朝廷功业，万民的期望却是大事啊！阁帅您……”刘典越说越激动，竟站了起来，向左宗棠一抱拳道：“卑职所陈四难，并非只是为卑职求得苟安，而完全是为国家大业，为阁帅一世的英名着想啊！不妥之处，还望阁帅教导！”

此刻的左宗棠，也激动地站了起来，上前一把抓住刘典道：“老刘啊，你的一番苦心，老夫我心领了，老夫只有一句话，足可以平四难，定新疆，你想听么？”

刘典道：“请阁帅赐教！”

左宗棠道：“就用林文忠公的两句诗作为自勉吧？”

刘典道：“哪两句诗？”

左宗棠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刘典发誓道：“请阁帅放心，我刘典就是埋骨西北，也要辅佐你，平定新疆，收复失地！”

谈话至此，左宗棠把刘典拉到前厅。众将一见，呼呼啦啦地就跪倒一大片，异口同声地说：“卑职参见钦差大臣！”刘典一看，忙闪在一旁，左宗棠面色庄重地说道：“诸位将军不必多礼，请各归本座。”众将这才回到座位上，左宗棠又把众将介绍给刘典，诸将一听是帮办大臣，代理总督事务，又忙一起参拜，刘典刚要止住他们，忽然有亲兵跑了进来禀报道：“禀钦差大人，上谕到！”左宗棠闻报，慌忙率众接谕。

众人在香案前向上谕行过君臣大礼之事，左宗棠便宣读上谕。众将听了，莫不惊诧，原来左宗棠为了肃清掣肘官吏，淘汰怯阵将军，上疏弹劾成禄、景廉和袁保恒。这是朝廷拿问成禄、景廉、袁保恒回京的谕旨。诸将一听莫不在心中暗道：“这左大人真厉害，一弹一个准，真是笔刀威风也不减当年啊！”

左宗棠读完口谕，冷冷地看了一眼跪在前排的成禄、景廉和袁保恒，说道：“三位大人就请遵旨行事吧！”三人早已吓呆，快快地退了出去。

大家回到正厅，左宗棠居中朗声说道：“进兵西域，收复新疆，进而讨还伊犁，复我金瓯，这是太后、皇上钦定的大策。诸军将校既承蒙龙恩，惟有竭力杀敌，方不负圣望。本钦差虽已年过花甲，气血衰弱，但既受皇恩，定尽心办事，即使埋骨大漠也无憾了！本钦差既蒙皇上委任，督管新疆诸方事

务，则陕、甘、新疆各府、州、县官员均应听从命令，决不可擅自行事，变乱军纪。功成之时，自当奏明皇上，各有封赏。若此战败北，由本钦差一人向皇上领罪。到时候并不要囚衣槛车，老夫当以一死报偿皇恩民望！”

左宗棠的一席话，直说得诸将热血沸腾，齐声说道：“大人肝胆相托，我等万死不辞！”

左宗棠一听，也非常激动，他说道：“好！传本钦差令，各军暂歇兵三月，力行休整！”

诸将一听此言，都把脸沉了起来。左宗棠道：“各位将军不要急于求成，仗，有你们打的。老夫自有安排。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休整军队，现在朝廷调各路大军、马、步、炮队共计十五六万，不过由老夫看来，实数充其量有十余万，而能战者也不过七八万人，各军将领要切实查核，上报实额，一来可以为国家百姓节省粮饷，免转运之苦，二来可使本钦差胸有成竹，有利于调动布置。”

诸位将领这才频频点头，气氛缓和。左宗棠接着道：“各军实额人数查清后，还要淘汰冗员，凡老、弱、病、残者，品行不端者，凡暗通叛党者，凡结党抗命者，均须用心剔除。还须将各人心志调查清楚，是否愿意随大军西进新疆，其心诚志坚者，编任留用；其游移不定或不肯西进者，立刻遣回原籍。这样，部队的人数就会减少许多，但战斗力却更强了。望各军将佐切实执行，若有虚报者，本钦差定斩不饶。”

左宗棠对后面几个字特别加重了语气，令各位将佐的心中

一惊，张曜为了打破紧张的气氛，起身向左宗棠施礼问道：“请问阁帅，对于那些老实敦厚、不愿回籍的人怎么安排呢？”

左宗棠一笑道：“张提督这话问得好，依老夫之见，此类士卒，报国有志，杀敌无能，既不能随军西进，还可驻军屯田嘛！”他又停顿了一下说：“近来有些将士按捺不住了，纷纷要求请战，可是没有粮草怎么战？不说战，恐怕连行都行不了！由此可见屯田一事事关重大，一可解我大军无粮之难，二可安善良民，无论回、汉、维哪一个族，凡有良民愿回乡复垦者，均一齐耕种，如此民心安而军粮足，军心可定，民心可定。怎么会有进军不胜之理？”

话音刚落，台下一片欢声雷动，左宗棠继续说道：“各军裁汰冗员，力行屯田之后，还要勤加演习，务必使各军精益求精，要使我们每一个士兵都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不仅身强力壮，而且能吃苦耐劳。大漠之中，缺乏食水，诸军少不了要负粮、负水前进。演习之时，尤以督促演习负重之法，切勿偷懒。”

众将一听，连连称是。左宗棠接着说道：“诸位将士就此回各驻地执行去吧。”

众人纷纷退下。

第十五章 战功卓著 官至军机

春风不度玉门关。湘阴老家，夫人展开家书一看，上面左宗棠赫然写道：“此番自忖断不能生还……”

就在左宗棠回京后的第三天，朝廷就下诏，任命左宗棠为军机处大臣，并在总理衙门上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参与朝中的政治、军事、外交大政……

众将退出之后，左宗棠一下坐在圈椅上。他实在是太疲劳了，毕竟他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又有疾缠身。看着坐在圈椅上喘息的左宗棠，刘典一时不知所措，左宗棠向他摆摆手说：“没什么，老刘，终归到了年纪，不要紧的，休息片刻就会好的。”

看着左宗棠那样子，刘典不禁流下了两滴清泪，他哽咽着嗓子对左宗棠说：“阁帅请放心，我刘典一定要为您分忧解难，您就放心地西征去吧，我一定不会辜负阁帅的重托，做您西征的坚强后盾。”

与前一次的指挥攻城不同，左宗棠第二次去肃州是坐镇督

师。更何况左宗棠花甲出征，凶多吉少，他自己也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看待移营的，他要行辕移至肃州，督促新疆军事，他抱着战死西北的信念，处理着总督衙门的善后事宜。这一天，他忽然又命人把刘典找来，刘典匆匆赶来，问道：“阁帅，一定是有什么急事吧？”

左宗棠笑道：“老刘呀，我今天要移交一笔巨款给你哩！”

刘典有些迷惑地问道：“阁帅一向廉洁奉公，不取私财，哪来的巨款？胡雪岩借的那笔洋款近日已经交割明白了，莫不是……”刘典见左宗棠诡秘地一笑，便半道打住了。

左宗棠似有不快地说道：“老刘，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于是拉起刘典就往外走，并说：“你随我去看一看就明白了。”

于是，左宗棠与刘典二人各带着随从来到衙门的库房，找到“平”字房，左宗棠命人开门，下属核查了半天，先捧出一个大册子，对左宗棠说道：“阁帅，这是‘平’字房建库以来的帐目。”左宗棠接过来，顺手递给刘典，吩咐道：“开门。”

下属又将门打开，左宗棠拉着刘典就往里走，刘典一看，原来是银库，就更是有些糊涂了。左宗棠也不解释，命人清点银两，二人在一旁坐着看着，下属点查了好几个时辰，方才来报道：“禀大人，白银三十八万四千五百一十八两。”左宗棠一听转向刘典说：“老刘，咱今天把这一笔款如数交付给你了，你可要重新点清啊！”

刘典看了半天，根本摸不着头脑，便问道：“阁帅，您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出戏呀？”

左宗棠笑道：“老刘，你可知这陕甘总督有一个兼职么？”

刘典问道：“这兼职是什么？”

左宗棠道：“这个兼职呀，就叫‘茶马使’。”

刘典一听，似乎有些明白地问道：“是不是专管回民、维民、蒙古各部与我以马市茶事务之职？”

左宗棠连连点头答道：“是呀，你可知道吧？兼顾‘茶马使’还多一份俸禄呢！老刘，朝廷待我们不薄，正俸之外，应当一毫不取，今蒙朝廷恩典，多赐此俸，宗棠我愧不敢领啊！如今老夫要出关督师，只怕万水千山，一去难归，这三十多万两银子，老夫就留给陕甘百姓，切切记住，万不可用作西征军费，要待下任总督时，交点清楚，以备西北急需之用！”

刘典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

光绪二年三月中旬的一天，一等恪靖伯爵，协办大学士兼陕甘总督，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左宗棠正式移驻肃州行辕。他将遇到他一生中最艰苦、最困难的一场战争，同时也享受到他一生中辉煌的成就。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夏天，整个肃州城沉浸在一片欢快之中，城中行营的军帐里，左宗棠睡得正香，亲兵与送折的官差正在发生争执，吵闹声越来越大。突然，左宗棠在帐中厉声吼道：“吵什么？不知道本钦差在睡觉吗？”

亲兵只得进帐回禀道：“大人，有专折投递公文。”

“混帐！”左宗棠披衣而起，“既是重要公事，怎敢不传？”

“小的是看大人天明才睡，小的想……”

“想什么，想耽误我的军务？”左宗棠一边蹬靴子，一边说：“北疆虽已克复，帕夏毙命，可仗还没打完呢！”

不一会儿，亲兵便将折差带了进来，折差禀报道：“军机处加急文书，请大人亲自拆看。”

左宗棠伸手接过文书，折差便告退了，他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道密谕。左宗棠的脸色骤变。

事情还得从收复北疆说起。

清军按左宗棠的策划，依计进军北疆，刘锦棠用计歼灭了阿古柏、白彦虎驻守乌鲁木齐的主力，又配合金顺、荣全所部袭取了玛纳斯，短短的三个月之内便光复了北疆，消息传来时，左宗棠正和下属们在吃饭，一闻此报，都一起欢呼起来。

此后，左宗棠命刘锦棠、张曜二人歇兵过冬，肃清残匪、以图南疆。而遭到严重打击的阿古柏，急于向他的英国主子求救，英国人于是多方面通过英国使节，打算“调停”战事。而此时国内也有山西巡抚鲍源深，库仑办事大臣志刚上奏，请停西路之兵，免生外衅，而刚刚出使英国的郭嵩焘也致信国内，赞同英国人出面调停，说什么机会难得。朝廷遂将鲍、志二人的意见和总理衙门的信函密谕左宗棠，征询他的意见。

本来，近年督师新疆以来，左宗棠每次接到上谕、密谕、咨文都会感慨万千的，有时甚至还会热泪盈眶，他感谢太后的信任，皇上的信任，朝廷的信任，竟不以他为汉官外臣视之，而常常以国家大事咨询，他也每每苦心筹划，竭尽所能，详细上奏。

但是，今天看了这份密谕后，却和以往任何时候都不相同，左宗棠生气了！督师三年来，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休养生息，一战而平北疆，再战而固北疆，正待积蓄精力，收复南疆，却有如此之多的跳梁小丑跳了出来干扰他的大政方略，他怎么会不气呢？左宗棠越想越气，越想越怒，他叫来亲兵，对他说道：“你们都给我站好岗，本钦差要起奏折，闲杂人员不得入内，违者惟你等试问！”

坐到大帐案前，左宗棠奋笔写道：“帕夏为我必讨之贼，若要乞降，许至肃州！”他又略略沉思了片刻，把奏请新疆设立行省的一段文字也加了进去，这样，既有规复方略，又有善后之谋，他自我感觉良好、完善。正准备加以润色，忽然一阵眩晕，左宗棠便倒在地上了。

亲兵们在门外一听动静不对，进帐一看，不由大惊，刚要来抢救，左宗棠却又挣扎着起来，指着奏稿说：“快，快令人誊写，拜发，拜发……”便又昏倒了。

亲兵们，七手八脚扶起左宗棠到大帐里的床上休息，并迅速请来郎中，两个时辰后，左宗棠又恢复了正常，他又迅速地写好了奏折。

朝廷的复议又很快下来了，批准了左宗棠所奏的一切事项。

接着，便是前线的捷报也传来了。刘锦棠智取达坂，袭取喀什噶尔，整个新疆光复了！穷四年之功，大业终于告成了。

光绪五年春，一群官吏、仕绅来请左宗棠为新建成的“新

疆昭忠祠”题字，左宗棠对此类事情从来都是当仁不让的，可是他今天却半天想不出好联来。最后，他奋笔一挥，写成了一副集句联：“日暮乡关何处是，古来征战几人回。”

写罢，左宗棠只觉得眼眶一热，流下了一行浑浊的热泪。

左宗棠班师回朝了。远离了天山白皑皑的冰雪，远离了山脚下青青的草原，还有那天山上飘来飘去的白云一样的羊群。身着戎装的左宗棠捻着长长的胡须，坐在向东奔驰的车上，忽然觉得心中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激动情绪，他把左手从胡须上抽了回来，右手的折扇一合，双手同时握住扇柄，用力一拍，问道：“前面到了什么地方？”他并没有收回他那向前眺望的目光，声音缓慢而有力。

“大人，我们现在正通过均儿固子，再有一个时辰就到了玉门关。”一个亲兵答道。

“玉门关？”左宗棠不觉重复了一遍，猛然大声命令道：“部队停止前进！”

一瞬间，“停止前进”这四个字像流星一般从队前飞到队尾，忽然又是一阵狂风卷起了层层尘沙。左宗棠看着那飞扬的尘沙慢慢地落下，他静静地坐在车上，思绪又回到几年前，自己率十万大军在风雪交加的腊月，让人抬着自己的棺木进入新疆的情景：狂风怒吼，金石皆鸣，沙石扑面，马嘶雪舞，自己也是坐在车内，连夜入关，夜不成寐。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那种悲壮。在皇帝面前立下的军令状，在群臣面前信誓旦旦的决心，在妻儿面前强忍住的泪水，

自己将要面对的是有凶悍的沙俄支持的叛逆分子。虽然，在将士面前依然是那么刚毅自信，虽然自己几十年的军旅生活早已磨平了胆怯和失败的阴影，但是左宗棠毕竟也是人啊，他左宗棠也是有血有肉有泪有情的人呵！万一自己在新疆无功而返，损兵折将，自己将何以面对太后和皇上，何以面对苍天及天下的黎民百姓呢？所以，在几年前过玉门关时，他生怕自己掉了眼泪被将士们看见，就命令部队连夜过关，杀向新疆，并没有想到能不能再过玉门关。

或许他左宗棠真是上界的星宿临凡，自有上天的保佑，吉祥与洪福都是与生俱来的。几年来，在千里戈壁的沙漠里，自己曾多次亲征临阵，冒着大漠的风沙和反叛者的枪弹，终于一寸寸地收复了国土，尽管令左宗棠感到莫大的遗憾与愧疚的是伊犁还在俄国人手中，但毕竟大的局势已定，胜利仍然在自己的手中，左宗棠想到这里，“霍”地一下站了起来，也禁不住豪情万丈。想当龙卢城飞将李广一生战功赫赫，却在六十多岁时被敌军所围，毅然抽刀自刎，而我左宗棠现在已近古稀之年，依然于国家、于民族有着重大功绩，我左宗棠不仅不枉为堂堂七尺男儿，而且还会善始善终。

左家军军纪严明，左宗棠现在突然传命停止前进，虽然护送他回京的一千铁骑不知道自己的统帅为何命令停下来，但他们却依然勒马伫立，静静地看着沙尘扬起又落下，静静地看着自己的统帅。

忽然一匹战马长嘶起来，那嘶鸣声在戈壁的空旷里传得很

远很远。高昂的马嘶一下子将左宗棠从沉思中拉了回来，左宗棠举目向前，古老的玉门关像两扇叠在一起的石壁，那么高耸，那么雄壮，关上几朵白云在炎炎的烈日下飘飞，又使这座关隘显得那么苍老，那么苍凉。

左宗棠依然没有回头，手臂一招，大声命令道：“火枪营，全部上满膛。”这个火枪营是左宗棠在进疆之前，用自己的家私从英国商人手中购来的枪支组建而成的。在这次剿叛战斗中，大量缴获了敌人的枪支后，又对火枪营进行了整编。这次回京，他只带了最精锐的一部分，预备在给太后和皇上表演时亮相的。

一阵杂乱的火枪装弹声过后，又是一片宁静。左宗棠用清晰的声音命令道：“全体官兵，向后转。”而他自己却还是目视着远处的玉门关，没有转身。军官立刻将命令传了下去，一干人马刹那间全部面西而立，只有左宗棠仍然保持原来的方向。

左宗棠命令道：“举枪向伊犁方向——”

几百枝枪指向了伊犁方向的天空。沉默了一会儿，左宗棠又猛地一转，与自己的士兵一样面向一个方向，大声命令道：“放！”

“轰隆隆，轰隆隆！”震耳欲聋的声音在苍凉的戈壁上空回荡，回荡，仿佛那雄浑的玉门关也摇晃起来了。

左宗棠又命令道：“继续前进，过玉门关一律不得停留，地方官员一律不予接见。”下达完命令，左宗棠转过身来，回到了自己的车上，静静地坐在那里，静静地注视着前方，马蹄

声又急骤而有节奏地响起，左宗棠想：“这枪声就是凯旋的礼花——那些在伊犁城内的黄头发黄眼睛的俄国佬是否听到了？”

伊犁——左宗棠一想到它，心中就不免又抹过一片阴云，尽管自己是凯旋而归；但这么一归，伊犁将是怎样的命运呢？以伊犁为据点的俄国佬又将会怎样地蠢蠢欲动呢？自己这是不是像岳飞当年班师回朝那样，“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呢？

就在这一瞬间，左宗棠的豪情便被熄灭了许多，他长叹一声，喃喃道：“此次西征，伊犁或许就是我终生不可换回的错误。不过事已至此，也只能就这样将错就错了。左宗棠也只得看着在架前那用金筒装着的回京圣旨又一声叹息道：“吾将遗恨终生矣！”

古人早有“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而过了玉门关，经河西走廊，酒泉边塞，沿祁连山东进，依然是茫茫的戈壁和沙漠，偶尔有些用沙石和泥土堆砌而成的小围子，那便是驿站，但驿道两旁都是一排排的白杨树，这也是左宗棠当年进疆时，命令士兵种植的，有专人进行灌溉并加以保护，几年过去后，虽然小树并没有长成大树，但左宗棠此次归来，却已是夹道的火候，青青的白杨叶迎风摇曳，哗哗作响的声音，像一位位小姑娘在欢声歌唱，左宗棠的心情也随之放松下来，不再让部队连续行军了。有时在城镇停下来后，也换上便装，带上自己的几个家将幕僚。到处走一走，逛一逛，熟悉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这天，左宗棠把部队在酒泉驻扎下来后，便和自己的幕僚

易方等人一起游玩，在一座山脚下，又遇到了自己的一座生祠，左宗棠在西北转战多年，因他极爱民众，而深受当地民众的爱戴与尊敬，因而为他立了许多生祠，所谓生祠就是供奉的庙宇。这一次，又见到了一座，大家都不觉得奇怪了，左宗棠笑着对易方说：“你平时不是很喜欢吃肥肉吗，我的供祠里有的是，就送给你一些吧。”

左宗棠一行就这样说着笑着走进了生祠，忽然发现左宗棠的神像下，供奉的不是平常食品，而是一堆翠绿的树叶，左宗棠大怒，就命令士兵将生祠拆掉，这时，当地的官员微笑着走过来，对左宗棠说道：“大人，您可知道这树叶从何而来？”

左宗棠摇了摇头，答道：“不知道。”

地方官员说：“这些树叶是左大人您以前命令士兵种植的树上摘下来的，每天都有四周的乡民送上新叶换去旧叶，以此来表达他们对您的爱戴与崇敬。”

左宗棠闻言大喜，马上下令停止拆祠，并请地方官向当地百姓深致谢意。

而今的左宗棠依然是那种秉性，直率豪爽，虽然已年近七旬，又是当朝重臣，可是还是那样喜形于色，怒形于色，溢喜怒于表相，泄爱憎于言词。在边疆，虽然他作为统帅或地方最高权力者，无所顾忌，但回到了京城，在那权力倾轧的中心，他这种耿直无忌的性格无疑就是他最大的缺陷。

在这以后的几日内，左宗棠在酒泉设计了两座楼亭和一座白塔，白塔是为了应急，为当初随左宗棠参加平叛阵亡的将士

而修建的，这两座楼亭却是应当地名士和民众的要求，左宗棠为此题名而建的。

前面是清励楼，左宗棠题联道：“圣人之清，有如此水；取醉翁之意，以名我亭。”

在甘肃这一带，左宗棠凭吊了风土人情，并没有影响他进京的时间，七月中旬他已翻过陇山跨过黄河、内蒙古沙漠，继而进入直隶，京城已遥遥在望了，左宗棠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即将见到太后和皇上的喜悦与不安，于是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京城。

但是，就在他渡过通向北京的最后一道河流——永定河时，一幅令人触目心惊的景象又呈现出在他的面前。

七月的北京，正是雨季，而连年暴雨成灾，发源于太行山脉的永定河因河道狭窄，水流凶激，加之河堤长年失修，官府无钱无力，这年雨季给永定河两岸的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就连一向较富裕的华北平原，也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和繁荣。左宗棠站在高处，望着洪水汹涌而来，冲倒房屋，冲毁庄稼，老百姓都拖儿带女纷纷逃离自己的家园，另谋生路，却没有官府的任何照应和救护。

破败凄凉的景象让左宗棠悲从中来，满脸泪水，他没想到在皇城脚下，竟会出现这样的景象，民众是国家之本啊！没有民众，这天下何以支撑？这皇城脚下的民众，生活都如此艰辛，那么，由此更不难想象天下的更多民众了。

左宗棠只有闭上眼睛，任凭自己的痛心之泪尽情地流淌，

他不禁又想起了自己一生中最敬重的恩师林则徐，正是他在自己三试落第后，给自己的关怀、提携与激励，正是他把新的有关战备计划、资料和重托交给自己，从而使自己实现了为国尽忠的抱负，也正是他不顾个人的身份，与其他官员一起亲临黄河治理现场，造福子孙。如今，恩师已去，再没有这样的人了。

的确，左宗棠有着一颗爱戴民众的心。在他的心里，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那就是一定要治理好永定河，维护皇城的根基，让永定河两岸的人民安居乐业，让大清王朝万代千秋。

然而，回到京城，等待左宗棠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这景象给他带来了满腹的惆怅与失望。

这是光绪七年的十二月，北京城里仍然是春寒浓浓，虽然临近春节，这是中华民族的重大传统节日，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财政废弛，大量的对外赔款，朝廷内外都被一股失败和悲凉的气氛所笼罩，即使有左宗棠在新疆的重大胜利传来，也只不过给死气沉沉的朝廷打了支强心针，喜悦的气氛正如昙花一现般很快就消失了。满清政府此时正如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已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了。北京的街道依然是冷冷清清，一片萧条，没有多少过节的气氛，做官的失望，老百姓又无钱，谁又愿意强颜欢笑呢？即使是身在皇宫的两宫太后，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穷无尽的珠宝，但她们主宰的天下却是一片混乱，民众怨声载道，四周的列强又虎视眈眈，她们也不可能高枕无忧了。

自督师新疆以来，左宗棠告别京师整五年时间了，五年来，他是在怎样的艰难中，打了一次又一次的胜仗，收复一片又一片的失地的啊！今天他终于又回来了，回到了告别了五年之久的北京，左宗棠回来了，上至太后，下至百姓，都以高兴的姿态迎接他，对于晚清时期来说，在各个方面焦头烂额的情况下，左宗棠的新疆胜利不仅仅是打击了分裂，加强了朝廷的权威和统治，同时左宗棠对朝廷的忠贞，以及他那超人的智慧和能力，都是对朝廷的一种安慰和寄托。也许以后的情况也会因左宗棠的归来而一天天地好转起来。在两宫皇太后及众大臣的心里，似乎都有这种企望，的确有些望眼欲穿的感觉：即使是左宗棠的那些政坛宿敌，都对他寄予了厚望。比如李鸿章也私下对自己的幕僚说：“左宗棠这次回京，以其深受众望的才干和资历，应能一转当前颓唐之气而有所作为。”接着，他又叹了口气说道：“只是左公的脾气太刚烈了。让人难以相处。”

正月底的一天，左宗棠从西直门进入皇城，这一天风和日丽，西直门城楼上旌旗招展，彩带飞扬，朝廷专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在这里为左宗棠接风洗尘。北京城的老百姓也敲锣打鼓地赶来欢迎左宗棠的凯旋归来，并都想一睹这位赫赫名将的风采，以期扫一扫笼罩在他们心头上的一抹阴云。

在皇城之下众人的心里，左宗棠的形象如同在西北一样，早已随着他在战场上的频频捷报与阵阵凯歌而神化了。人们争相传言，奔走相告，说他左宗棠就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是玉皇大帝派下来专门辅佐大清王朝，匡扶正义的。

东方破晓，晨曦刚露，威风凛凛的西征凯旋的左家军就出现在西直门外的草地上，中间的一杆大旗上写着斗大的“左”字，旗下面一匹骏马昂首嘶鸣，马上的老者穿着一身戎装，带着一顶黑边花翎帽。额下，银须飘飘；胸下，大腹便便。只见他用力勒着马缰，在马的嘶鸣中，仰望西直门，眼里也露出一股凛然的正气和感慨万千的情绪，他，就是大清朝总督新疆事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按照先锋哨的报告以及朝廷的安排，他今天在西直门正式进城。

左宗棠跨着战马立于城下，城楼之上的李鸿章也早已看到了左宗棠。一见他一挥手，一声礼炮冲天而上，“轰隆隆”震得天摇地动，两扇城门大开，锣鼓声、鞭炮声喧天而来。左宗棠一抖缰绳，大声道：“进！”

几十匹战马簇拥着他，不快不慢地拥向西直门，刚到城门下，就听得又是一声炮响，紧接着又是噼哩啪啦的鞭炮声响了起来，在一股浓烈的硝烟中，左宗棠骑着马，威风凛凛地进了西直门，两旁的百姓立刻就拥了过来。有的拿着用丝绸做的大红花给左宗棠戴上，有的为左宗棠牵着马缰，到处都是欢声笑语，那气氛比节日的气氛更浓烈，更活跃，更耐人寻味。

“左大帅班师回京啦！”

“沙俄被左将军打得一败涂地！”

“左大人回来了，我们有望头了！”

似乎有些出于意料之外，左宗棠没想到自己这么受民众的爱戴，他对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左宗棠看

着那一张张真挚的脸，再也控制不住那激动的热泪，他不住地向人群挥手致意，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是啊，此时此刻的左宗棠的确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站在西直门城楼上的李鸿章，本想在左宗棠进城时就上去迎接他，而当他看到左宗棠被欢迎的人群所包围时，就不得已止住了前进的脚步，那张苍老的脸上似乎露出难以觉察的嫉妒，旋即便隐去了，他静静地看着那边，脸上竟是一副的木然，在他的旁边，那个拿着驿帽的太监，看见李鸿章不动任何声色，他立即就猜到了李鸿章的心思，于是便大骂起来：“有什么了不起的，立了一点战功，就趾高气扬，不就是一个外驻臣子吗？”

很显然，这个太监是在骂左宗棠在人群中的风光了，但他那尖细的声音早被人们的吵吵嚷嚷的声音所淹没，但李鸿章却听得清清楚楚，他一愣，连忙转过头来，微笑着对太监说：“请公公不必动怒，外臣进京是难免要炫耀一番的，这是包括他左宗棠在内也无法摆脱的。”李鸿章说完，忽然一抬头，收起了笑容，对旁边的中军命令道：“让左大人接旨！”

中军听令，连忙奔到人群附近，高声喊道：“圣旨到，请左大人接旨！”

虽然此时左宗棠很激动，但“圣旨”还是听得很清楚的，他急忙下马，推开人群，向中军这边走来。老百姓一听圣旨到，也就自动让了一条道路，左宗棠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手拿拂

尘和圣旨的太监，便抢步上前，跪倒在台阶上。

太监把拂尘一扬，尖声叫道：“左宗棠接旨！”

接着便抖开幅卷，念道：“奉天承呈运，皇帝诏谕：钦差总督新疆事务大臣左宗棠不顾年高，为国效命疆场，平定叛逆，光复国土，威震四海，劳苦功高，特赐予宅府一座，并准其休官三日，在京文武百官一并往祝贺。钦此。”

在左宗棠的心里，皇帝历来就是他最神圣的信仰，他甘愿将自己的全部热血，甚至生命都奉献给朝廷而无怨无悔，固然，这与长期以来的文化熏陶有关，同时也是受他最敬爱的恩师林则徐的影响，因为林则徐也正是这样一个愚忠之人，与南京名将岳飞也是很相似的。为国家，为朝廷，他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因此，当左宗棠接到了这一圣旨后，又一次感动得老泪纵横，连忙叩头，哽咽着说道：“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

左宗棠谢过皇恩以后，站了起来接过圣旨，抬起头来，擦了擦眼泪，对随从说：“来人，赏银百两给这位公公。”

谁知，那太监一听，顿时变了脸色，冷冷地说道：“一百两？你不是在哄小孩子吧，恭亲王的故居贤良寺仅值一百两？我也知道左大人，这几年在新疆两袖清风，无所积蓄，这一百两我也不要了，大人年岁已高，还是留着做后事用吧。”说完，这位太监就甩袖而去了。

左宗棠气得浑身发抖，但他也知道当今朝廷太后主政，而

宦官内官正是炙手可热，要不然也不会如此嚣张。然而左宗棠还是压不住心中的怒火，他大喝一声：“站住！”

正在这时，却有一只手伸了过来，轻轻地抓住了左宗棠的胳膊说：“左大人何必与此等小人一般见识呢？”

左宗棠一转头，正碰到李鸿章那张似笑非笑的脸，这张脸他太熟悉了，虽然他从内心里憎恨这张脸，然而也不得不佩服这张脸，这个李鸿章虽然与左宗棠明争暗斗了几十年，但他毕竟也还是个人才。

左宗棠想到这里，一抱拳道：“啊，原来李大人呀，几年不见了，别来无恙？”

李鸿章也忙还礼答道：“托大人洪福，在下还能静淡过日，但不如左大人，奋暮年之余烈，横戈疆场，收得国土，名扬天下，实在是可敬、可喜、可贺呀！”

左宗棠连连摇头道：“哪里，哪里，李大人过奖了，那都是托太后、皇上的洪福，托我大清的吉祥，我这个当臣子的只不过尽了一点微薄之力而已，谈不上什么可贺的了。”

“哈哈”，李鸿章一阵大笑道：“大人太谦虚了，这可不是我个人对你的恭维，就连太后都夸你呢？这不，在下就奉太后懿旨，特地到此来迎接大人，并赐给大人御酒三杯。”

左宗棠一听，又连忙跪下，口中说道：“谢太后恩典。”

左宗棠接过御酒，连干三杯后，便与李鸿章并肩一起走下西直门，李鸿章看到左宗棠因喝酒而激动的红脸，心中一动。他们都一齐上马，向朝廷赐给左宗棠的弘仁寺的公馆走去，他

们也谈论了这几年来各自的一些情况，忽然李鸿章把话锋一转道：“左大人可知中俄伊犁条约已经签订？”

左宗棠一惊，问道：“是什么时间签订的？内容怎样？”

李鸿章一看左宗棠这样子，暗自得意，他不紧不慢地讲述了《中俄伊犁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及其主要内容。左宗棠脸上的阴云越来越浓，他没想到朝廷竟在他离开新疆之后，又背着他议和，更没料到议和的结局竟是那样地令人不可想象。他也曾在班师回朝的路上就有一种不测的预感，果然这种预感已经应验了，他知道朝廷内有那么一帮对夷曲意奉迎的小丑。他本想利用回京后就面见太后和皇上的机会，陈述新疆实情，让太后、皇上采纳自己的意见，赶走俄国佬，收复伊犁，置省新疆，看来这些已成梦幻了，他不由得从心底涌起一股悲哀与愤懑。

历史常常会有很多的惊人相似之处，这与南京小朝廷之于岳飞简直就是如出一辙了。所不同的是，满清王朝还没有像南宋小朝廷那样丧心病狂加害忠良。不过，在左宗棠心里多少还是掠过一丝的寒意。李鸿章看着左宗棠那一脸的沮丧，心中暗自有几份幸灾乐祸。他心里想到：你左宗棠又能怎样？你左宗棠也不可能有什么回天之术！

左宗棠也非常清楚，李鸿章现在告诉他《中俄伊犁条约》的意思，他猛一勒马，狠狠瞪了一眼李鸿章，又一松马缰，与众随从纵马而去，把李鸿章抛在后面老远，李鸿章还是那样微笑着望着左宗棠的背影。就在这时，李鸿章的中军官凑了上来

轻轻地说：“这个左宗棠也太狂妄了点，全不把大人您放在眼里。”

李鸿章仍然是轻轻一笑道：“没想到他已是近古稀之年的人了，还是那种‘湖南骡子’的脾气，真是越老越紧。哼，我倒要看看他能在北京城里风光多长时间。今天，我们就已经杀了他一个下马威。”

是夜，一朵乌云从西边的天际无声地滚了过来，并且愈来愈大，压住了本来就很暗淡的月光，一阵冷风吹来，满院光秃秃的树枝杂乱地摇晃着发出杂乱的声音，使那惟一亮着的灯光也觉得凄凉，这凄凉的灯光也随着这阵风轻轻地抖动着。

左宗棠站在窗边的桌前，听着外面的风声，看着蜡烛的抖动，又回想起李鸿章转述的有关《中俄伊犁条约》的内容，还有后来自己又了解到的一些议和情况，他的确感到痛心疾首！然而，他也知道，这已成定局。在他心里还是这么想：太后、皇上都是圣明的，只怪自己的国家太软弱、太无能！想到这里，左宗棠决心以自己的热血来维持大清的名誉，来使大清奋发。

左宗棠又重新回到座位上，毅然提起笔来，向留守新疆的刘锦棠写信，在信中他写道：“……伊犁何得一块荒土，后道相庇以安，不料议和如此结局，言之腐心……虽然紧要关节，已多就我治国之策，然总算差强人意……君等要明当前之形势，不可有丝毫的松懈，而为豺狼所趋。新疆之安，实为国家之安，社稷之安也，尔等肩负如此之重任，切不可辜负朝廷，

辜负国人之厚望也……”

左宗棠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完之后，他放下笔，猛地推开窗户，又是一阵冷风吹来，左宗棠的头脑似乎又清醒了许多，他又自言自语地说道：“今天我就去见太后和皇上了！”这时，东方已经破晓，远处的天空也露出了鱼肚白，这是左宗棠回京的第一个晚上，这第一个晚上竟然就是一个不眠之夜。

当听到一连串的“宣左宗棠上殿”的声音后，左宗棠便是一路小跑走进紫禁城，当一个清脆的童音在他头顶上响起时，他禁不住在心中一颤道：“这便是自己梦牵魂绕的声音啊！”

龙殿之上传来了：“左爱卿，赐座。”

左宗棠连连说道：“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左宗棠躬身站起来，慢慢坐下，又慢慢抬起头来，看着龙椅上坐着的那个小孩，明眉皓齿，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心中便有了一阵莫名的激动。想当年，自己进驻陕甘时还是一个六岁的小孩，如今长大长高了许多，并且越来越显出帝王之相，这真是我大清的洪福啊！

左宗棠禁不住再一次泪流满脸，在陈述完自己进军新疆以来的情况后，又把昨晚自己写好的有关以后新疆的长治久安以及发展方略的奏折呈上给小光绪皇帝，在这份奏折里左宗棠再一次强调新疆置省的重要性。光绪皇帝接过奏折只瞅了一眼，就把它放到案几上。之后，光绪帝对左宗棠大加赞赏了一番，并对他给予了大量的赏赐，让他好好休息后留在京城，辅佐朝政。

当然，左宗棠也知道，光绪帝虽然名义上执政，但因为他的年龄小，一些重大事件仍然是两宫太后裁决，所以，他在上殿之后，能见皇上一面，并当面陈述自己的观点，呈上奏折，也就心满意足了。

翌日，左宗棠又分别与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见面。慈安太后接见他时，由于他过于激动而又一次流下了泪。慈安太后很欣赏他的忠贞，见左宗棠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便问道：“左爱卿，你为何落泪？”

左宗棠道：“禀太后，臣本来有眼疾，又在长途跋涉的军旅中，受到风沙的吹打，现在看到太后吉祥，心中激动就流出了喜悦之泪。”

慈安太后又问道：“平日，你用什么办法防止？”

左宗棠答道：“平日里，臣常戴眼镜。”

慈安太后和蔼地说：“那你就带上眼镜吧。”

左宗棠伸手到口袋里摸索眼镜，因流泪没有看清楚，并且心情激动，一不小心眼镜掉在地上摔碎了。慈安太后见了，即刻命太监取来咸丰皇帝用过的一副墨镜赐给左宗棠。左宗棠一再叩谢太后恩典。要知道这种恩赐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自然也轰动了朝野。

见慈禧太后时，慈禧太后考虑到左宗棠已年近七旬，又有疾病缠身，单身一人无人侍候，多有不便，就把自己年仅 18 岁的一个侍女赏赐给他做侍妾。

左宗棠又一次感动得老泪纵横。

不难想象，满清政府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对左宗棠这位南征北战老将军是何等赏识和倚重，很希望他能给岌岌可危死气沉沉的清王朝带来一线生机。

于是，清廷就在左宗棠回京后的第三天，就下诏任命左宗棠为军机大臣，并在总理衙门上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参与朝中的政治、军事、外交大政，以示对他功勋卓著、威望崇高的倚重。

可以说，这是左宗棠人生辉煌的顶点了。一时之间，有人为之喝彩，有人羡慕，有人嫉妒，但实际上，对左宗棠来说只是一场梦的开始。

本来，朝廷之内，在对左宗棠是否调入京城来的问题上，就有过一场很大的争论。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官僚害怕左宗棠回来后，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因而多以“边疆应以智勇者守”为借口，极力阻挠左宗棠进京，而以军机处领班大臣文祥为首的一批渴望中枢秉政者能振作起来，维护民族权益，改变曲意“和夷”的外交方针的朝野人士，希望能以左宗棠“锋颖向敌”的精神风貌和威望，来改变朝廷对外“因循自诿”的积习而力挽狂澜。

文武百官大多数都纷纷上书朝廷，要求调左宗棠进京辅佐朝政。

在奏折中他们纷纷表示：“当今大清不可一日而无左宗棠也。”

当左宗棠在朝廷决策机关任职的消息传出之后，许多关心

国事的人都深感振奋，被称之为最好的消息。左宗棠的好友，两江总督刘坤一连忙写信给左宗棠，以宋朝的司马光来比喻左宗棠，相信左宗棠能不负众望，开创出大清朝新的局面来。

左宗棠自己也踌躇满志，决心说服皇上和太后，改革弊政，一振中国积弱之势，再现天朝大国之雄风。孰能知道，京城是权力倾轧的中心，大清王朝早已从根基上腐败了，左宗棠被任命为军机大臣，这既是他一生事业的顶点，也是他走向低谷的开端。

深夜，左宗棠站在院里，听着远处传来的更鼓声，心情渐渐地从兴奋中平息下来，他慢慢地意识到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以及挑这副担子的困难，千头万绪，叫他左宗棠如何筹划，如何办理。他越想越乱，一阵寒风吹来，凉气一下子侵入了他的衣领之中，他打了一个寒颤，突然意识到自己毕竟已经是年逾古稀的年龄了，在这春风得意之时，又隐约地在心头掠过一丝的悲哀——人生毕竟是短暂的啊！

就在这时，一阵轻轻的脚步声传来，随着一件貂皮大衣披在了左宗棠的肩上，左宗棠回头一看，看见一个少女低着头站在他的面前，手里捏着衣襟，不安地摆动着身体。她，就是慈禧太后赏赐给左宗棠的侍妾章氏，小名冰儿，是年才 18 岁。

左宗棠把貂皮大衣从身上拿下来，轻轻地披在冰儿身上，威严地说道：“这么晚了，还不快回去睡觉！”

冰儿招起头，望着左宗棠，两眼莹莹有光，那眼中有企盼、有哀怨，更有委屈，她猛一转身，一路小跑回房去了。左

宗棠望着那远去的背影，在夜色中一颤一颤地消失，不由得苦笑起来。

左宗棠很感激太后对自己的恩赐，然而，面对这样一个可做自己孙女的“夫人”，又怎能忍心去伤害她呢？他左宗棠并不是拿不起放不下的人，他也知道，自己和冰儿的名份已定，这是朝廷的旨意，这是太后的旨意，是不可违抗的，任何人也无法更改，但要他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左宗棠的确有些不知所措的。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想把这事拖下去，更何况自己面前面临的是重大的国家大事，这儿女私情理应抛弃于脑后。

第十六章 昔日抬梓出征 今日告老归湖

自古以来有四个常胜将军，汉韩信、唐李靖、宋岳飞、大清左宗棠。

翌日，左宗棠醒来，一睁眼，就看到窗外一片雪白，十分刺眼，左宗棠一跃而起，只见窗台上还飘着几朵轻盈的雪花，他轻轻地一伸手，捏在手里，冰凉冰凉的，握紧，又松开，那柔柔的身影已经不见了，左宗棠忽然想起昨晚的冰儿，那手心里的水珠，不正是冰儿的眼泪吗？就在这时，门被轻轻地推开，冰儿穿着一件绿色的小袄，端着一盆水放在左宗棠的面前，轻轻地说：“老爷，请洗漱。”

左宗棠在那一瞬间就有一种冲动，他很想过去握住冰儿的那双小手，问她冷不冷。但是，当他走近冰儿时，却忽然又板起脸来，拿起冰儿递过来的洗漱用具，面无表情地洗起来，冰儿依旧呆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洗完、穿衣、出门。

当日，左宗棠的心情特别好，因为，朝廷将在今天送来他的新官服和花翎，文武百官也要来祝贺，再加之昨晚上的一场

白皑皑的瑞雪，银装素裹了整个大地，带来了一片清新祥和的气氛，左宗棠更是感到格外的愉快。

这是因为，在清朝，绝大多数官吏都相信天命，都希望自己每进一步都有好兆头。这场瑞雪，在左宗棠的心中就是好兆头，昨晚的一些忧虑也被这晶莹的瑞雪所掩盖。左宗棠看了看家中的各种摆设和布置，又嘱咐了总管几句，便坐在外厅的太师椅上喝着茶，静静地等待着大臣们的到来。

左宗棠刚刚坐定喝了一口茶，就听得一阵马蹄声传来，他很奇怪，现在时辰还早，这是谁呢？就一单骑，大清早的。只听马蹄声在院门前停下，接着，一个仆人迅速跑进来报告道：“大人，文相来访。”

左宗棠一听，又惊又喜，连忙站了起来，快步走出去迎接，刚到门口，就听到文祥的声音，文祥言道：“左大人这次回京主政，实乃我大清之幸也！”

左宗棠一阵感激，忙向醇亲王施礼道：“文相爷言重了。”

文祥一把拉住了左宗棠说道：“左大人，见外了不是，我们之间还讲什么礼套呢？我今天专乘前来，就是想听一听你在新疆杀红胡子的故事。”

在左宗棠心目中，除了皇上、太后以外，真正器重自己提拔自己的人一是林则徐，二就是军机处领班首相文祥了。当年，左宗棠力陈朝廷对新疆用兵，就曾得到过文祥的大力支持。而且左宗棠的许多政见也和文祥的政见相通，往往是不谋而合，这次左宗棠回京，也是文祥的鼎力相助之功。

现在单独提前而来，正显示出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他们相叙了一会儿后，文祥压低声音，轻轻地对左宗棠说：“今天我提前来，一是祝贺大人荣升主政，二是来告知大人一件小事情。”

左宗棠道：“文相有什么事情，尽管直说。”

文祥接着说：“待一会儿宫内宦官来传旨。并赐大人花翎顶戴，大人这次得皇恩甚重，这些内宫就想各得些奖赏。”

左宗棠道：“奖赏自然是少不了，不过……”

文祥笑着打断他的话道：“他们要的奖赏恐怕对大人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呀！”

左宗棠一愣，问道：“他们要多少？”

“十万两银子！”

“什么？十万两！这那里是什么赏赐，倒不如说敲诈！”左宗棠拍案而起，大怒道。

文祥摇了摇头，叹息道：“我知道大人不仅一向刚直，不喜欢逢迎，并且总是两袖清风，但当今乃太后主政，宦官特别猖獗，如果得罪了他们，恐怕以后这路途就不平坦啦，这样，于己于国都不利啊，我今天来，就是想先给大人交个底，万事以忍为重，以和为贵，小不忍则乱大谋呀，这些内官，气势甚为嚣张，我与恭亲王再三斟酌，从中调和调和。”

左宗棠也深知宦官的利害，就在他进西直门时，就已经领教过他们的那种贪婪，虽然一口气总压不下去，但形势如此，他也只得听从文祥的一番好意。正当他们谈论之时，又听得一

阵马蹄声传来，左宗棠知道，第一批重臣来了。他便赶快起来，对文祥说了声，就出门迎接众位大臣的到来。

这时一群大臣已经到了门前，从他们的装束上看，都是二品以上的大员，领头的一人，正是当朝第一权臣，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左宗棠迎上前去，给恭亲王施礼，恭亲王还礼后，率领众官员走进大厅，大家看到了醇亲王在此，也连忙过来施礼。刹时间，一片相互问候的寒暄之声充满了整个大厅。

奕欣向左宗棠一一介绍了各位达官显贵。由于左宗棠在西北征战长达五年之久，对朝廷的某些官员还不是很熟悉。左宗棠与他们施礼问候，也得到了他们的赞扬和祝贺。当恭亲王来到湖广总督官文面前时，左宗棠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当年自己在骆秉章的幕府时，称自己为佐杂小吏，对自己十分冷漠、甚至想借机处死自己的官大人。

左宗棠不等恭王介绍就走过来对官文说：

“官大人一向可好，大人是否还是记得我这个佐杂小吏呀！”

官文刹那间满面通红，手足无措，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恭王一看形势不对，便把左宗棠拉开了，等介绍完在场众人后，左宗棠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心胸太狭窄了，语言过激，于是便过来找官文，希望能有补救的机会，可是官文早已满怀忌恨离开了左府。彼此之间就这样再次结下了不解之仇。

但总的来看，庆贺宴会还是举办得很成功的，虽然有宦文事件的不愉快发生，由于左宗棠这次深受朝廷重视，因而上下

为官者对左宗棠也是异常重视。其间一太监送来官服和花翎，勒索十万银子，最后恭亲王和文祥出面敷衍，减为八千两银子了事。整整一天，在京的大小各官及左宗棠掌管的神机营中所有的翼长、马步 24 队管带，帮操及各处委员、营总官员，都来到左宗棠的住所请安、拜贺，车马盈门，极为拥挤。左宗棠只得接见部分重要官员，其余各员，如无要事，一律辞谢不见。

一天下来，左宗棠已经是极其疲惫，但情绪却仍然很高，这一次的拜祝，是左宗棠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了，也是他事业的顶峰时期。当左宗棠穿着官服，带上一品大官的花翎贺帽，挺着大腹便便的肚子，穿梭于官员之间时，想到自己的前半生郁郁不得志，厅堂之上又是如此的辉煌，既有得意又有沮丧，他在感慨人生之沧桑，也期望上天能给他运气和力量。

这天夜里，左宗棠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的元配夫人周贻端，夫人在九华仙帐里，姗姗来迟，自称他们也不知人间何世，现在看到左宗棠冲杀疆场，收复国土，被皇上器重，被太后器重，并称之为社稷的支柱，辉煌无限，文武百官都来道贺，心中异常欢喜。左宗棠回答她说：“夫人，尽忠报国，乃为臣子天经地义的职责，此番远征能够凯旋归来，全托圣上洪福，这次能得到圣上的重视，自当鞠躬尽瘁，但中国海防极差，国力极弱，外强虎视，自己心焦如焚，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

左宗棠越说心里越激动，最后竟大声喊叫起来，醒来发

现，原来是一场梦。只觉得有人在轻轻地擦试自己腹上的汗水，抬眼一看，原来是冰儿，左宗棠起身，披衣下床，这时，一双白嫩的双手递过一杯热茶来，左宗棠知道冰儿站在后面，他接过热茶来，一饮而尽，暖暖的水流入肚中，使左宗棠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宛如以前自己的夫人周贻端每次在自己生病时，便坐在床边，用她那温暖的目光看着自己一般。

左宗棠忽然转过身来，一把抓住那双细嫩的小手，开口想说什么，抬眼一看冰儿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心里一愣，又赶快放下那双小手。但冰儿的手还是那样在原地没动，似乎还是被左宗棠那双有力的大手握住了，她的嘴也动了动，想说什么，但终究还是什么也没说。

还是左宗棠首先打破了这种沉默，他说：“你先休息去吧！明天，我还要赶赴京郊去督办水利，今天一定要把这奏折写完。”

那语气既像对自己也像是冰儿说的。第二天，上朝完毕，左宗棠正准备收拾行囊去亲自指挥永定河的治水工程，忽然一个太监从内宫走出，大声说道：“太后有旨，宣左宗棠进宫议事。”

左宗棠又惊又喜，以为自己今日的奏折已被太后批阅了，便要自己当面陈述。便随太监来到宫内，见慈禧太后端坐在那里，左宗棠连忙跪拜行礼道：“臣，左宗棠叩见太后。”

“免礼，左爱卿看座。”慈禧平静地说。

待左宗棠坐定之后，慈禧太后便告诉他召见他的原因：原

来，左宗棠一直主张禁绝鸦片，“洋药必当断”正是他的另一施政主张。左宗棠入主军机处后，考虑到当时烟毒已渗入到社会各阶层，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杜绝烟毒是不现实的，于是设想分两步进行戒毒：

首先与外国，主要是英国交涉，将鸦片进口税率由原来的每15斤40多两提高到150两，即先以“加价减瘾”，再循序渐进，最终禁绝。左宗棠早已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奏报朝廷，朝廷亦考虑到鸦片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益，尤其是对其统治非常不利，直弄得财政支绌，左宗棠的这项措施又不至于一下子激怒洋人，就批准了左宗棠的奏折。

但是，刚一实施就遭到英国人的反对，英国驻华公使威尔玛叫嚷着到朝廷来了，扬言要动之以武力，其嚣张气焰一下子就震慑了群臣，这下使得皇上和太后也束手无策，惊恐不安，群臣之中无人敢去应付威尔玛。

皇太后想起了左宗棠，便立即召见他。左宗棠听完慈禧太后的说明后，反倒冷静下来，他仔细想了想，起身对太后说：“启禀太后，臣以为威尔玛只是虚张声势，作为一个国家增收税率乃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并且并没有一下子绝断英国人的财源，当今世界局面，英法争夺矛盾重重，英俄于阿富汗、伊朗也是纠纷不断，因此，我可以判断英国不可能为此大动干戈，并且我们的政令既出，更不宜随意收回，否则，就更加助长了外国人的嚣张气焰。”

慈禧太后道：“左爱卿能与威尔玛当面谈判吗？”

左宗棠道：“禀太后，我堂堂大清臣子焉有不能之理？臣愿为朝廷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就这样，左宗棠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应付威尔玛的谈判任务。望着躬身而出的左宗棠的背影，慈禧太后禁不住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五月的北京已是绿色满街了，微风吹动着树叶哗哗作响，使行走在街上的人们感到了一阵阵的清爽，心情也随之放开许多。被绿树掩映的总理衙门前，站满了手持长矛的兵勇，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就连树丛中的蝉都似乎感到压抑而停止了鸣叫。总理衙门里，时时传来一阵阵如野兽一般的咆哮。中英语言相间，模糊不清。左宗棠和威尔玛关于鸦片进口增税的谈判正在这里举行。当左宗棠耐心地向威尔玛解释增税的原因之后，威尔玛连连用半英半汉的话喊道：

“NO，NO，这可不行，不行！”

左宗棠不露声色地问道：“为什么不行？”

威尔玛接着又用英语叽哩呱啦地说了一通，翻译者译道：“这不符合《中英南京条约》第五款，英方所进出货要缴纳的税金应须同英国商议。”

左宗棠翻开一个文件，指着上面的文字道：“请公使看清楚，这第五款所说的税金是指海关税，而不是进口税，中国没有必要与英国商议，这是中国的主权。”

威尔玛瞪着眼睛，听了翻译的译文之后，脸色骤变，他忽然又喊道：“这不公平，我反对！”

左宗棠又不紧不慢地打开一份文件，慢慢地说道：“光绪

三年，英国借口中国茶叶不如印度茶叶，因而对中国茶叶征收40%的增加税，一时之间使中国江南茶市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左宗棠又把文件一合，大声说道：“难道这也叫公平吗？并且鸦片对中国人民的危害之大，想必阁下不是不清楚这一点吧？”

威尔玛听完翻译之后，似乎有点恼羞成怒了，他站起来说道：“抗议，我抗议，你们这样随意增加税率，是对我大英帝国的污辱。它的后果将会直接引发战争的！”

左宗棠也“霍”地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义正辞严地指出：“这是中国的主权，任何人也不能干涉，虽然中国暂时积弱，但也决不恐惧战争，阁下想必也知道，中国的海军已初步建成，边防更是不可侵犯！”接下来，左宗棠又缓和了一下口气说道：“增加税率，对于你们不列颠帝国也是很有益处的，有了丰厚的税率，中国不是会更能加快对你们英国的赔偿吗？还望阁下三思而行。”

威尔玛听了左宗棠一番话，呆呆地站在那里，无所适从，十分尴尬。

左宗棠趁此机会连忙走过来，微笑着对威尔玛说道：“阁下来中国已经多年了，为中英两国的友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今天，我左某想借此机会，宴请威尔玛先生，以此来表达我对阁下为中英友谊所作的贡献的谢意，但愿阁下不会使我失望。”

此后，左宗棠和威尔玛又通过多轮谈判，左宗棠总是据理力争，不亢不卑，最终使威尔玛和英方不得不同意左宗棠的措施。光绪七年六月一日，总理衙门下文，各海关、督抚按新定

税法征收鸦片进口税。

据说，就是左宗棠与威尔玛第一次谈判时，这位洋人提前到达并领先高踞上座。左宗棠按时到会，看着这洋人得意洋洋地占据着上座，也不知他是懂礼节还是故意如此，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们外国人在本国议会时，难道也是主客不分，上下混淆，随意乱坐吗？”

威尔玛一听马上领会到了左宗棠的意思，只得故意打着哈哈掩饰道：“啊，对不起，我们外国人在这方面是比较随便的，不像你们中国人那样重礼节……”

“未必如此吧！”左宗棠立即对他的话予以驳斥道：“尊贵的大使先生，在你们英国，你能随便坐到伊丽莎白女王的宝座上去吗？如果举行议会时，平常的一个议员能坐到议长的位置上去吗？”

左宗棠一连串的反问弄得这位趾高气扬的英国大使十分尴尬，他只得慢吞吞地站起来，对左宗棠说道：“好吧，这个位还是留给你们的亲王坐吧！”

左宗棠一听，才知道这洋公使并不是不懂礼节，恰恰相反，他对此道理非常精通的，而是故意那样做的。于是，左宗棠继续训诫着：“这个上座是醇王爷的座位，我左某也只能坐在下面这个位置上。你是我们的国宾，是客人，应该坐在客人的位置上去，这才不是主客不分尊卑不辨。礼节问题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是不可忽视的。”

此后，威尔玛在总理衙门会谈时，再也不敢胡乱抢占高座

了，因为那样会被左宗棠骂为不懂礼节，视为野蛮人。

这天，左宗棠处理公务回到府上，依然是满怀喜悦，一进门就让冰儿摆上几碟小茶，拿过一壶酒，独斟自饮起来。几杯酒下肚以后，左宗棠侧眼一看，冰儿还侍奉在自己身后，便让冰儿也坐在一张椅子上，给她斟上一杯酒，对她说道：“来，冰儿，你也陪我喝一杯。”左宗棠的心情的确有些高兴，自他回京以来，本想力图在各方面都有所作为的，谁知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不尽如人意，永定河的治理也不算是十分满意，仅仅在对鸦片的加税上才算取得真正的成功。左宗棠怎能不高兴呢？他看着冰儿，冰儿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坐在左宗棠的身边，陪着左宗棠喝了一杯酒，酒后，便是满脸通红地静静看着他，左宗棠望着冰儿那清纯而又扑闪扑闪的大眼睛，一时之间涌起一股亲切的感觉。这许多天来，只有冰儿总是不离左右地侍候着他，静静地陪伴着他，左宗棠突然一把拉过她的手，温柔地对冰儿说：“冰儿，听我给你讲个故事好吗？”

冰儿注视着左宗棠，轻轻地点了点头。左宗棠放下酒杯，目光注视着窗外，回忆起自己以前的夫人……

“她叫周贻端，是湖南湘潭的大户。我 18 岁，她 16 岁就完婚。完婚后，我便到京城去应试离她而去，这一别就是三年，当我回到家中时，她抱着我哭了许多，她拿出一个香袋递给我，她告诉我，这个香袋她拆了又编，编了又拆十几遍，她说如果我再不回来，她都不知道该怎样再拆编了，我也泪流满面，发誓再也不离开她，我手摸着香袋上的小结，告诉她，这

些小结已经拴住了我的心。然而，由于后来皇命在身，东征西讨转战疆场，夫人竟与我聚少离多，在她弥留之际，我也未能见她最后一面。”左宗棠说到这里，不由得顿了顿，又“唉”地一声，继续说道：

“我的中年，仕途屡遭挫折，因此脾气也很暴躁，每当我莫名其妙地发火时，她总是用温柔的语言来安慰我，抚平我。后来，听家人说，她在弥留之际还在担心我的火爆脾气。此后，每当我冲动时，便抚摸起那香袋上的小结，那冲动的情绪便会平息下来。”

冰儿瞪着大大的眼睛，静静地听着，泪水早顺着脸颊滑下，淌湿了衣襟。左宗棠收回沉思的目光，用手握住了冰儿的手，真诚地说道：

“我左宗棠虽然是一介武夫，但终生难忘夫人的恩情，现在我已逾古稀之年了，我非常感激太后给我的恩宠，把你赐给我，但我不愿以我残老之身来浪费你的青春年华。虽然我们的名份已定，这是太后的懿旨不容更改，然而内心里，我一真视你为女儿，不愿亵渎你的纯洁与温柔！”停顿了一下，左宗棠又用坚定的眼神看着冰儿说道：“你愿意叫我一声爹吗？我听了以后一定会很高兴的。”

冰儿一听，非常诧异地抬起头来，眼神显露出一丝恐惊，她忽然跳了起来，挣脱左宗棠的手，连声叫道：“不愿意，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她一边说，一边用手蒙着脸，转身就跑出了房间。

左宗棠握着她的手，愣了好半天，无奈地摇了摇头。

左宗棠对外国的谈判风格，受到了朝廷内外的一片赞扬，他一改过去总理衙门的卑恭旧习，扬我国威，壮我气势，因而在外国人心中，左宗棠就成了他们最畏惧的对手。

左宗棠在谈判桌连续击败了英国人与俄国人之后。慈禧太后又一次召见了她。这一次慈禧亲自告诉他：“左爱卿向来办事认真，洋人都惧尔声威。”

这是出自慈禧太后之口的言语，也正是对左宗棠在外交史上维护民族利益与国家尊严的功绩的最好见证。

左宗棠入主军机处，参与主政几月以来，在磕磕绊绊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随之而来的也有越来越大的潜伏危机，并且愈来愈趋白热化了。

醇亲王的王府里，醇亲王在大厅里踱来踱去，背着双手想着什么。一群满族官僚散坐在厅内的椅子上，此时此刻他们的中心议题就是左宗棠。

“这个左宗棠回京来参政，除了刚愎自用以外，别无任何有价值的政绩，就以那鸦片增税来说吧，也险些燃起了中英战史，搞得京城人心惶惶。”这是对左宗棠有“积怨”的湖广总督大臣官文所言的。

接着礼部尚书，满人廷煦应和着说：“官大人所言极是，他名曰‘从新鼓铸’，实则把局势搞得一团糟，现在又和俄国人对着干了起来，真不知此公要把我大清置于何处。”

与醇亲王平时最亲近的户部侍郎宝鉴这时竟也对左宗棠大

骂起来，他说：“我看这个左宗棠是老病昏颓，湖南骡子的脾气，做事又臭又硬，简直就把整个朝廷弄得一塌糊涂。”

原来宝鉴与左宗棠在军机处就有很深的矛盾，本来醇亲王是当朝第一重臣，又是满清直亲，因而总揽军机和总理衙门的大政，宝鉴是一个善于谄媚的小人，总是借奕欣之势而狐假虎威。

按照军机处的常规惯例，发言的先后是有次序的，除非是上头召到你，才可以奏对，或者遇到非常重要的事情必讲不可才可以开口说话，一般是不得随便发言的。左宗棠进入军机处，虽然受朝廷恩宠，虽然地位很高，但无论从哪方面都还是不能与醇亲王相比，而左宗棠常常就不照这些陈规陋习办事，往往就遇事越轨发言。宝鉴很不满意左宗棠的行为，为了讨好醇亲王，有一天，他对左宗棠说：“这儿的规矩，总是跟着王爷走的，只有当上头问到你才能开口。”

左宗棠听了，只是哈哈一笑，也没理睬他。第二天，军机处的官员又都上班来了，左宗棠便时刻跟着醇亲王，甚至连他去上厕所，左宗棠也跟在后面，醇亲王很是诧异，就问左宗棠道：“左大人为何总是这样跟着我？”

左宗棠哈哈笑道：“这是宝大人吩咐的，并说这是军机处的规矩。”

醇亲王一听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宝鉴听说后羞得无地自容，从此便对左宗棠更加忌恨了。这次众官集在醇王府，就是宝鉴承醇亲王之意而召集来的。

这时又一官员说道：“时下传闻，说左宗棠主总理衙门以来，每临大事自有主张，而前亲王主总理衙门时，则只有惟惟诺诺，逆来顺受，此种议论，实有损亲王之声誉。”

宝鉴连忙接过话茬说道：“贱民知道什么？醇王之外交，乃以柔克刚，哪里像左宗棠搞得危机四伏，人心惶惶。更何况，现在总理衙门事务大臣还是亲王，各国公使都已上奏朝廷，都希望亲王处理与各国的外交事务，左宗棠在总理衙门的时间不长了。”

醇亲王忽然停了下来，把手中的折扇用力一合，说道：“明日你们上朝奏上几本。我就不信他左宗棠是钢打的，搬不动他。”

几位官员无不心领神会暗自得意。而此时的左宗棠却在永定河治理的工地上。

两日后，左宗棠因劳累过度，抱病上朝，禀奏永定河治理事宜后，正准备就法国侵略印度之事发表意见，却不料遭到了一群大臣的围攻。

原湖广总督官文奏报，弹劾左宗棠，户门之见过深，打击贤能，任事专横；军机大臣、户部侍郎宝鉴认为，左宗棠独断骄肆，自恃清高，不能任人惟贤，有负朝廷重托；礼部尚书延煦更是指责左宗棠，自入军机处以来，不仅无丝毫建树，反而搅乱了许多成例和制度，目空一切，妄自尊大。

本来，醇亲王与左宗棠没有什么太大的隔阂，但左宗棠的所作所为直接地触及到他的地位和权威，再加之，左宗棠在总

理衙门的外交事物上的策略与醇亲王的策略恰恰相反，因此，对左宗棠也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尤其是在查禁俄国人军火粮食资寇之事，使醇亲王处于十分被动尴尬的境地。

就在众臣围攻左宗棠时，醇亲王也出现了。不过没有像其他大臣那样“赤膊上阵”，而是言辞委婉地作了一些陈述。他首先轻描淡写地赞扬了左宗棠的某些政绩，但还是着重地驳斥了左宗棠的外交策略，认为左宗棠的“查禁俄人军火粮食资寇”之议，是左宗棠没有全局思想的表现。

除此之外，李鸿章也趁机而起，大肆攻击左宗棠。更有甚者，有的大臣竟凭空捏造，说什么左宗棠利用修永定河之机，强征当地人力、物力，破坏当地生活秩序。

谁能料到，左宗棠的一片赤诚之心，竟会落下如此结果呢？而最令左宗棠感到沮丧的是，慈禧太后的态度也逐渐转变了，由支持到冷漠，直至最后排斥。

左宗棠哪里知道他实际上是清王朝统治阶级手中的一颗棋子，确切的说，是慈禧手中的一颗棋子。左宗棠退朝后昏昏沉沉地回到府上，他本来就抱病在身，这次的失望，使他的病情更加沉重了。只有冰儿整日地陪伴着左宗棠，照顾着他的起居生活，使左宗棠深受感动。

不久，由于李莲英向左宗棠要五万银两而被拒绝。李莲英便怀恨在心，时刻留心找左宗棠的碴子，以便将左宗棠赶出京城。

找碴子的机会终于来了。

光绪皇帝寿辰这一天，左宗棠上朝迟到了。皇帝的寿辰在清朝叫万寿节，按照清朝的礼仪和制度，这一天，在京的所有官员都必须按时到朝为皇帝祝寿。

左宗棠也深知事情的严重性，尽管他一进宫就请求朝廷给予自己处罚。但宝鉴之流却仍然不肯放过他。当左宗棠刚刚陈述完毕，礼部尚书就站了出来，大声奏道：“左宗棠迟误礼节的行为，正是他平日骄横肆意的结果，理应治罪。”

接着，宝鉴奏道：“左宗棠居功自傲，违误礼节，应给予惩罚，使其引以为戒。”

醇亲王、李鸿章虽没有公开直面，但也认为这是搬倒左宗棠的大好时机。所以，他们不仅默许了宝鉴等人的行为，而且还在背后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与怂勇。

尽管慈禧念其劳苦功高，不忍心一下子抹掉他的业绩，但最终还是下旨免去了左宗棠的总理衙门上行走之职，并借口左宗棠年事已高，让其少参与政事。

左宗棠心事重重地回到府上，只见冰儿十分恐慌地在家里等着他，看到他平安归来，这才稍稍地放下了心，原来左宗棠在朝堂上被一班大臣弹劾一事早已传到了府中，冰儿才知道险些酿成一场大祸，她急忙伏身下跪道：“贱卑不知……”此时的冰儿是在责备自己没有及时叫醒左宗棠，因而使他误朝。因为平常时间左宗棠是受到朝廷特许可以不按班上朝的，而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冰儿也不知道。左宗棠没等冰儿说完，就把她扶了起来，左宗棠抚摸着冰儿那柔柔的双肩，忽然觉得自己心

力疲惫不堪，这柔柔的肩背，不正是自己可以安然停泊的港湾么？

左宗棠又轻轻抬起手来，替冰儿擦去眼角的泪水，看着她那清丽的脸底透出一派楚楚动人的神色，宛如在晨风中刚刚承露的雏菊，又如一只在清秀的水面翩然飞过的蜻蜓，左宗棠不禁看痴了，口中喃喃道：“真像，真像当年结婚时的她。”

左宗棠眼里不禁又浮现出妻子周贻端那与自己恩恩爱爱、相敬如宾、相互欢愉的美好情景。冰儿在左宗棠的抚摸下，心里温暖地涌出一股从没有过的舒服的感觉，她双颊绯红，始终不敢抬起头来，任凭左宗棠那略带点粗糙的手，擦过自己的脸，擦过自己的头发。

“冰儿。”左宗棠轻轻地唤道。

冰儿不敢抬头，也轻轻地应了一声：

“嗯”。

左宗棠又“唉”的一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道：“我真不敢以我这残老之躯，耽误了你如花似玉的青春。”

冰儿猛地抬头，满眶的泪水又夺眶而出，她说：“太后把我赐给大人，实在是我的福气，大人如不嫌弃，冰儿愿陪伴大人一生。”

左宗棠一听，又惊又喜，一把将冰儿揽在怀里，一低头，双唇猛地压在冰儿那鲜红的唇上……

自万寿节事件后，左宗棠在处理政务要事上，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牵制，特别是在对外事物上，醇亲王、宝鉴等人更是

不让左宗棠插手，遇到太后传旨，让大臣们协商要事时，宝鉴等人就不给左宗棠送有关材料，致使左宗棠顾此失彼，毫无头绪，左宗棠深感头痛。

这一天，左宗棠受太后之命，来到总理衙门处理一起英国商人偷税走私事件，因数额巨大，左宗棠坚决要求依法处理，而英国公使威尔玛，却借口“领事裁判权”要和左宗棠、醇亲王等一起出审，企图借机让英商逃脱罪责。

醇亲王是满族亲王，又主持总理衙门，权重位高由他作主审，左宗棠为副审，可是醇亲王不想得罪威尔玛，而左宗棠坚决要求公开审理，以维护中国的主权。当左宗棠义正辞严地驳斥了威尔玛及英商的狡辩，使他们不得已狼狈低下头时，却忽然发现自己收集的事实材料不见了。

原来是宝鉴这个卖国求荣的败类捣的鬼。他明知左宗棠会这样，为了让左宗棠在审判时当场出丑，而派人暗暗地偷换了左宗棠搜集的材料，以讨好威尔玛，打击左宗棠。

这是左宗棠万万没想到的，宝鉴一伙竟为了私人之隙，而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左宗棠气得当场吐血，这时，他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雄心壮志、远大抱负以及雄才大略，在这如泥潭般的官场上，是不可能施展的机会的。

正当左宗棠在府内向冰儿叙说宝鉴等人的卖国求荣之事时，忽然府役报道：“报大人，文相亲王来访。”

左宗棠有些奇怪，最近一段时间里，由于醇亲王等人对左宗棠的攻击，为了避免给这帮人留下左宗棠与文祥拉帮结派的

借口，左宗棠已很少与文祥见面了，纵然是有事相商也是书信来往。今天，文祥亲自前来，必有要事。

果然，左宗棠从第一眼看到文祥起，到左宗棠把他迎进府内，文祥的脸色一直铁青。

左宗棠忍不住问道：“亲王一定有要事吧？”

文祥叹了一口气，反问道：“大人是否得罪了内宫李莲英公公？”

左宗棠略一沉思，猛然想起李莲英曾以为其父祝寿为名，向左宗棠要银五万两之事，当时，左宗棠就一口回绝了，还把李莲英大骂了一通。左宗棠将此事如实地告诉了文祥。

文祥听了，又长叹了一口气道：“真是一言难尽啊！”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左宗棠刚入军机处时讲起。

就在左宗棠入军机处不久，慈安太后突然去世，当时人们只听说慈禧患了重病，都怀疑慈禧能否痊愈，而当慈安太后去世的噩耗传出去后，北京城的人开始还以为必定是慈禧去世了，直到最后得知死者确实是慈安太后时，人们无不大吃一惊。朝中更是有人怀疑慈安是慈禧害死的，其目的是为了独揽朝政。

而最吃惊的人莫过于左宗棠，慈安太后温敦慈厚，平易近人，深得人心，她对左宗棠也非常器重，曾给予过左宗棠许多恩赐；就在慈安逝世的消息传出的当天，左宗棠还在早朝上见到过她，看到她的精神很好，绝没有暴病的迹象。

左宗棠一向就是心直口快，他一听到慈安太后逝世，就连

夜进宫，他的心情万分悲痛，在宫内的院子里走来走去，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怀疑，不觉脱口说出了心中的想法，而没有顾及旁边陪他进宫的太监。

左宗棠说：“今日上朝我还看到太后和往常一样，精神爽朗，语言有力，我不相信是寿终天年的，一定是另有原因！”

常言道，路边说话，草林有人，更何况是在这样的是非之地。左宗棠的这些言语立即就被那位小太监报告了李莲英，李莲英就牢牢的将左宗棠的这一席话记在心上。

但是，由于当时左宗棠刚从新疆回来，正担负着朝廷重任，李莲英是最善于见风使舵的，当时他只是记在心里，并没有说出来，而现在，左宗棠逐渐失势了，他现在看到是落井下石的时候了，便将此事直接报告了慈禧太后。

这可是慈禧太后最犯忌的，她立刻就大发雷霆。立刻对左宗棠冷淡下来。

听完文祥的叙述，左宗棠反而坦然了，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在京的日子不多了。于是喟然感叹道：“看来，京城并非我左某的久留之地啊！”

翌日上朝，左宗棠就奏请告老还乡，退出仕途。朝廷之内，顿时有人欢喜有人忧，慈禧太后碍于左宗棠的功勋与威望，也不得不做一下表面文章，假意挽留一番。但是，左宗棠就是左宗棠，他的去意已决，因为他知道，在京城他没有立足之地，朝廷的气氛与他那远大的抱负格格不入。

左宗棠终于御下了朝廷压在自己肩上的重担，每日在府里

与幕僚们谈笑，并常常陪着三夫人冰儿游玩、娱乐。

不久，左宗棠又上奏朝廷，请求外调，他希望能早日离开京城。朝廷正无以安置这个德高功厚的才臣，也就顺其意，于光绪七年九月，外放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第十七章 自古英雄气短 宗棠瞬息京华

虽然只有九个月，但对左宗棠而言，耳闻目睹，长了一生的见识。

左宗棠在京供职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就被调往南京任两江总督。但心底积压的郁闷却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总和。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皇城圈圈里明摆着是正确的事就是不能去做，为什么像吸食鸦片和卖国求荣这样的事竟无法杜绝。他原以为，只要是在战场上拼杀过的人就都是无所畏惧的。可是现在看来，全错了，最可怕的还不是明枪，而是“暗箭”——官场中的相互倾轧，尔虞我诈，在那些人看来，自己的权势比民族的利益、国家的疆土还要重要。整个官场就像一团理不清头绪的乱线，你越想将它理顺择清，它就越是故意纠缠，直至把你绕进去，在这里，你所做的只有和他们混同一起，组成一团更庞大、更杂的乱线。

出了京城，左宗棠就像逃出了一个尘土飞扬的房子，终于可以在空旷的野外，深深地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了，因而他感

到了一种莫名的快慰，身子好像失去了重量，人也仿佛年轻了许多。

日夜守候在左宗棠身边的冰儿对此也有所察觉，她发现这个年近七旬的老人不但没有被漫长的旅途所拖垮，反而却越来越有精神，走陆路的时候，凡遇风景怡人的地方，他总要下车步行，或吟诗或与一旁相伴的冰儿闲聊；走水路的时候，他也经常披了斗篷，站在船头眺望岸上景物。

几天的路程下来，冰儿隐约感到自己与左宗棠之间的年龄差距似乎越来越小了，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十月的天气已经是寒气袭人了，阵阵朔风卷着树叶飞舞着，远处的山坡上，各种草木的叶子呈现出不同的颜色：黄的、橙的、淡红的、血红的……总之，人们无法用知道的颜色和名字把它们一一标定。高天之上，一行南去的大雁系住了冰儿的眼神，她一直望着它们，直到它们飞过了那富于颜色变化的山坡。

“万里晴沙夕阳西，此心惟有断云知。

年年数尽秋风字，想见江南摇落时。”

冰儿听到身边有人吟诗，才收住眼神，向旁边看去时，左宗棠正笑容可掬地望着她，冰儿不觉又是脸一红，低着头说：“老爷不是在车里歇息吗？我看您旅途疲乏，特意叫他们停车，让您好好睡一会。”

左宗棠道：“人上了年纪，觉就少了，睡不着。为什么不趁这个时候歇一会儿，独自在这里出神？”

冰儿一时答不上来，便反问左宗棠道：“刚才听到老爷吟诗，莫不是您的新作？我去拿笔墨，您给录下来吧。”

左宗棠一面拦住冰儿，一面解释道：“用不着录，这本不是我的诗，我是看着你望着大雁出神，才猛然想起，专门念给你听的。”

“为我……”冰儿的脸更红了，但却并默不作声，她是读过一些诗书，有过一些见识的女子，害羞之余还想着如何应对左宗棠。她说：“刚才老爷说什么‘秋风字’一句我没听明白，不知是什么意思？”

左宗棠只不过是见景生情，随口吟了几句，没想到冰儿竟如此认真，不仅听进去了，还提出了问题，不觉欣喜非常。从根本上说，左宗棠是一介书生，只是由于身逢乱世，才投笔从戎，打太平军、捻军、回军直至后来驱逐沙俄，收复新疆，连年的战事，他也没有机会回到书房里安心治学，但间或有闲暇的时候，他惟一的爱好就是喜欢读书，或找三五个贤士谈结论文。当年，他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的时候，还曾是全书院闻名的才子，只是由于恃才傲物，才一直没有被重用，直到四十岁左右，由同窗故友胡林翼举荐，进入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府，后又到骆秉章的幕府，并屡建战功，逐步升迁才成了朝廷重臣。

寂寞的旅途中，有人向他问诗，使他感到莫大的欣幸，便像私塾里的先生那样，就把这首诗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讲给冰儿听。原来他念的这首诗是宋朝词人姜夔所作，那所谓的

‘秋风字’指的正是秋日里南去的雁阵。

左宗棠讲诗仍然满口作香，可再一看冰儿时却已是泪流满面了。左宗棠这时又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漂亮的女孩即使是在哭的时候也是很美的！他情不自禁地将手放在冰儿的头上，慰抚着她那乌黑发亮的发髻，冰儿哭得正伤心，顺势将头靠在左宗棠的怀里，呜咽起来。

左宗棠对于怀里的这位小姑娘，更多的是怜惜与疼爱，但他却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因为她的身份毕竟是自己的侍妾，而且还是太后赐给的，名份更是不容更改。左宗棠是儒学的继承者，对于伦理纲常之类都是烂记于心的，可现在偏偏要他这个七十岁的老头娶这样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为妾，理智上是很难接受的。

无论是冰儿的品行、才华、相貌以及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都逐渐地使他打消了伦理和名份的观念，他不再觉得有这样一位小姑娘在他的左右是一件难堪的事了，相反，却对她已经有了深深的依恋，倘若一时看不见她那伶俐的身影，听不见她清利的话语就觉得很不自在，就会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总之，左宗棠越来越感觉到了一种和谐，这种和谐超越了一切世俗的观念。

又往前走了一程，太阳落山的时候到了一个渡口。左宗棠吩咐随从找客店住下，整个下午都一言不发的冰儿终于开口道：“怎么不到本地官绅的家里借宿一夜，一路上我们不都是这样过夜的吗？”

左宗棠道：“我不愿再和那些人打交道，赔笑赔礼还不说，还要欠人家的人情。再说这些官绅十有八九都是钻营之徒，言里言外总和你拉关系，今天你借宿一夜，以后他不一定有什么事找着你，或者打着你的幌子到处蒙骗。还不如找个店，自由自在，互不亏欠，哪怕多花些银子包下一个院落，还能落得个清静。”

冰儿听了，不由得在心中暗暗佩服起左宗棠，她向江边望去，点点的渔火和住家的灯光交织在一起，远远近近皆依江势而布，沉闷的流水声使人意识已身处江边了，但山、水和夜混成黝黑的一片，让人觉得只有脚下才是实实在在的土地，稍稍往前半步，就会被江水和黑夜吞噬。

不一会儿，那个找店的人回来了，还带着一个船夫模样的中年人，向左宗棠禀报道：“我打听了几家客店，就是有空床位的店，也容不下这么多人。回来的路上遇到这个人，他说他家有一条大船，可容下十几个人，而且船篷很结实，风雨不透……”

没等那人说完，左宗棠便欣然同意了，自从离别了洞庭湖的家乡，他已有很多年没在船上过夜了。

船家在前面引路，走不多远，上了一个高坡，站在坡上向下望，原来这里还是渔人们的“世外桃源”。坡下是一片平缓的石滩，滩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卵石。船只沿滩整齐地排列着，船有一大半在滩上，另一半在水里，有些船夫亮着灯火，船家告诉他们，好些都是客船，专供旅人吃住。

左宗棠租下了船家的大客船，又租下了相邻的一条规模略小的客船，一行十几个分居两处，倒也很宽敞。船夫和几个妇人忙着去准备晚饭了，冰儿用新奇的目光把他们下榻的这条船里里外外打量了一番，问左宗棠道：“这里能住人吗？”

左宗棠手捋胡须满意地笑道：“怎么不能，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要是能有这么一条船住那真是美到天上去了。这恐怕是船家半辈子的辛苦才挣下来的产业。”

冰儿会心地笑了笑，她觉得左宗棠与她所见的其他的官儿都不一样。星星很低，夜幕下垂着，在暗中时间久了，眼睛已约略分辨出远处山的轮廓，一弯残月在山脊上徘徊，仿佛随时都会掉到山背上去。江水依然只闻其声不见其流，偶尔从船轻微的摇摆中也能感知他的存在。

船夫的老婆把吃剩下的饭菜撤下去，随从用自带的茶具为左宗棠和冰儿沏上了茶，随后便知趣地退了出去，有的就在旁边的那条船里睡下，有的在船前的石滩上守夜。

船篷里只剩下左宗棠与冰儿二人，左宗棠呷了一口茶，对冰儿轻声问道：“你那会儿为什么哭起来了？”

冰儿低着头，没有回答，左宗棠继续问道：

“是不是想爹妈了？”

冰儿点了点头，突然又像想起什么似的，惊惶地抬起头，用力地摇了几下。

左宗棠关切地说：“想就是想了，这也是很正常的，干嘛又要否认呢？不是你这么小姑娘，就是我这么一大把年纪，出

门久了也会想家的。对了，你有几年没回家了？”

半晌，凝神沉思的冰儿才如梦醒一样，左宗棠见她发呆，并没有再问，而是注视着她若有所思的神态。左宗棠没有想到，这个刚刚脱离稚气童真的小姑娘竟然有这么多的心事——她那忧郁的眼神和那咬住的下唇都能替她说话，表白着她的愁苦。

“唉，想家又有什么用处呢？”冰儿发出了和她年龄不相称的慨叹，接着又说：“在宫里的时候，我们姐妹谁也不想家，谁要是因为想家而落泪，就会遭到太监的辖制。时间长了，我们也就习惯了。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前世有过。现在我已绝了回家的念头，就是有时候想往家里写封信，也就算是向爹妈报个平安了。”

左宗棠这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一生当中不知有过多少次生离死别的经历，如今他老了，原以为自己对这些事早已淡然了，可今天听着冰儿的话，心里不禁也酸楚起来，他想到自己不也是宦游在外半世的人吗？有祖坟不能祭拜，有儿女不能团聚，可自己又得到了什么回报呢？自己出生入死半生，最终还不是被别人一脚踢出了京城？想着想着，他的眼眶不禁也有些发热，但他又怎能在冰儿面前落泪呢？他是堂堂七尺男子，他是长者，他还是……他马上意识到这一点，用力张了张眼睛，让泪水化在眼眶里，找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题，他说：“你在宫中就没结交几个姐妹，一起说笑恐怕日子还好过些。”

冰儿望了他一眼，目光有些诧异，然后说：“其实，宫也和官场一样，是个是非窝子，上至嫔妃，下至侍女都分门立

派，谁是东宫的，谁是西宫的，乱七八糟，我又是初来乍到，怎么能弄得清楚，万一攀错了亲，可就有杀身之祸。”

听到这里，左宗棠才似乎有些明白，原来那萧墙之内也不太平，朝堂之上男人争，宫围之内女人、太监争，自己也是初来乍到的，而且不识时务，到别人家里指手划脚，我真是越来越糊涂了，还不如这小姑娘深谙事理。

冰儿见左宗棠半晌无语，以为他是累了，就劝他早点休息，明天还要渡江赶路往南去，左宗棠一听到往南去，不觉眼前一亮，他一把捏住上来为他宽衣解带的冰儿的手说：“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回湘阴老家去看看？”

冰儿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忙缩回手说：“当然愿意，老爷的家就是我的家，况且我还想在老爷家祖坟上磕三个头，让祖宗们承认我的名份呢！”

左宗棠用略带乞求的口气说道：“那我们明天就回家，你看怎样？”

此时冰儿倒反像个大人似的说：“可老爷公务在身，还要到南京上任呢？”

左宗棠道：“这个容易，我立刻给皇上写一个奏折，就说要回乡省亲，请两个月的假，待明年正月再去赴任。”

起初，冰儿有些担心，怕左家上下不能接受她这位“三夫人”，其实左宗棠早就书信告诉了家人，家人也因为冰儿为太后所赐，而左宗棠原配妻子早已归西，而欣然接受了这位宫里来的“三夫人”，冰儿在祖宗坟前磕了头，被族人正式列入家

谱，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觉得自己今生有靠了，但转念一想，左宗棠毕竟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不可能与自己终生相守，又不禁黯然伤神……

然而，在家里没呆几天，圣旨就催他赴任，冰儿只得随左宗棠带着无限的惋惜启程去了南京。

第十八章 暮年有心杀贼 但却无力回天

马尾岸边，面对一海残红，左宗棠手指正东，溘然而逝。

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军统领指挥法军大举进攻越南中国驻军，燃起了中法战争的烽火。

左宗棠对此并不惊诧，他曾对此早有预料，他在江苏已经备战一年，可谓是未雨绸缪之举了。在这一年中，他亲身阅兵勘察不知有多少次，以致于身体衰弱，大不如以前了。但长江海口的江防要塞却越坚固了，增添了新的武器装备，布置了新的舰队阵营，士兵们也都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如箭在弦上——一切经过左宗棠的精心安排，长江天险更是固若金汤。

所谓沿海渔团，就是左宗棠效法林则徐而组建的民兵。沿海一带，熟悉地理、熟悉水性又善于驶船的青壮年很多，还发给军衣、武器和粮饷，实行了全民皆兵，一旦打起仗来，这支沿海渔团就是一支生力军。

吴淞口江面被左宗棠布置得如铁桶一般，两江内陆地区也做好了一切开战准备。连续几天，左宗棠都接到了从广西发来

的战报，战报称法军战火已燃至广西边境，左宗棠深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道理。他立即上奏，让他在湖南招募湘勇，并由他亲自率领，开赴广西以解那里的燃眉之急。

然而，北京的批复久久没有下来，但左宗棠都已经按捺不住了，他派人在湖南招了八个营的湘勇，自己也整天催着冰儿为他收拾行装。冰儿心里非常矛盾，她不希望皇上下达出征的命令，因为她担心左宗棠的身体不能胜任，但当她看到左宗棠急切的心情时，又很希望皇上的诏书赶快下来。她没有一天不辗转反侧地难以入睡，她真恨自己不是一个男人，不能跟随左宗棠一起到前线去。

左宗棠也似乎看出她的心思，近来总喜欢抚摸着她那黑亮紧凑的发髻和她聊一些与战争无关的话题，但冰儿看得出，左宗棠的心并没有在她身上。经常是神不守舍，前言不搭后语的。

左宗棠就这样度日如年，日渐憔悴下去，盼望着出征的命令。可他哪里知道，一贯主和的李鸿章此时正与法国人在天津进行所谓的“和谈”。

忧国忧民的左宗棠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同僚大臣竟然和自己的敌人握手言和。而他仍然天真地希望太后老佛爷和光绪皇上的心是和他想在一起的。

光绪十年四月，左宗棠交卸了两江总督大印，奉诏入京，再入军机，不久，朝廷下诏令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令他急赴福建督师。这次左宗棠再入军机，只住了三个月，以七十三岁高龄挂帅出征，真可谓是“烈士暮年，壮心不

已。”

然而，就在他挥师取得“镇南关大捷”后，中法战争却以法国“不胜而胜”而中国“不败而败”而告终。左宗棠得知这一消息后悲愤无比，但是他已是回天无术，无可奈何。

左宗棠以古稀之年，多病之躯，来到抗法战争的前线，全凭着一股爱国热忱，一腔为民办事的赤心，而今战争结束了，屈辱的条约已经签定了，自己还能做什么呢？

左宗棠就在这种悲愤交加中病倒了。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病榻之上，左宗棠反复吟咏着文天祥的正气歌，此时的他已经几乎双目失明了。泪水汨汨地从他眼眶中涌出，一旁伫立的冰儿不断地用手帕为他擦拭着，可自己的胸襟也早被泪水打湿了。

她轻轻伏下身子，凑在左宗棠耳边说：“老爷，我扶您起来走走，或许会好些。”

“好些？”左宗棠冷笑道，“中国不败而败，只有李鸿章那畜性能过得好些！稍有点儿骨气的中国人也不会好些！”

冰儿继续解释道：“老爷，您保重身体要紧，还是康复之后再议国事吧。”

左宗棠听了，挣扎着从病榻上坐了起来，嘿嘿地笑了两声

说：“现在没有我议国家大事的份了，你还不知道吗？”

左宗棠的情绪一直平静不下来，这时同僚曾纪泽来了，左宗棠的心情稍稍平静了一下，曾纪泽劝他安心养病，排除杂虑，他却给曾纪泽讲了很多他父亲曾国藩的故事，最后说：“令尊大人虽然与我年龄相仿，可我一直把他看成是自己的老师，别的没学会，就学会了他的倔，而且是越老越倔。现在连下场也都和他一样——被人扫地出门啦！”

曾纪泽只是默默地听着，嘴唇闭得很紧。左宗棠又挣扎起来，让冰儿扶他到院子里走走，冰儿答应了。左宗棠抚摸着冰儿的手，很细、很滑，又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说：“这些年来，真难为你跟着我，也没让你享什么福，还总拖累你，你要是不想当左家的媳妇了，不过……唉，圣命难违啊！”

冰儿泪流满面地说：“不，我愿守着您一辈子。”

左宗棠仰面惋叹道：“人要是能重活一次该多好啊！如果真的是那样，我首先要做的两件事就是，彻底赶走法国鬼子，然后我就娶你，办一次非常隆重的喜事，用八人大轿把你抬过门来。”

是夜，左宗棠进入弥留之际，他的手一直在比划着，嘴里不停地喊着“杀”而渐渐地停止了呼吸……

这次，左宗棠真的告别了亲人，告别了曾经生活、战斗了七十四个春秋的人世！

但是，左宗棠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已被世人所公认，他的丰功伟绩，也将永垂青史！